(吉)新登字 01 号

思鲈石

著　　者　俞　前
责任编辑　于二辉　　封面设计　孙晓强
责任校对　前　子　　版式设计　孙晓强

出 版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发 行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印 刷 者　吴县市文化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0.32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206－02778－4/I·171
定　　价　21.00 元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我梦吴江好(代序)

袁 鹰

我至今未曾到过吴江，但是这个太湖畔的江南古郡却不时在梦中闪现，似乎有点缘份。说起来也很早了，六十多年前，我随家里从沦于日本侵略者之手的杭州逃难到上海，就读的第一所中学是同样避难到上海的江苏省立无锡师范初中部，校址便在吴江路上一座石库门房屋。吴江路是上海南京西路闹市区里一条冷僻的小马路（原名斜桥弄），恰似吴江也是苏杭沪江南金三角水乡中一座宁静的小城。我从此第一次听说吴江的名字。同班有一位姓浦的同学也是从吴江家乡逃难到上海的，满口吴侬软语中偶尔出现几个特别的发音，例如吴江的“吴”，不读 WU 而读鼻音很重的 N。大家跟他说话时，总是先学他说的“吴江”二字。这就是最早也最深的印象。几十年来，我去过江南铁路沿线的和不在铁路线上的不少中小城市，唯独没有去过吴江。锦华邀请过多次，我也答应过多次，今年春天，她还从同里专门来电话。但是我一再辜负良机，至今没有饮过一口吴江水。

离开吴江似乎很遥远，又似乎很亲近。感谢那位由于思念莼菜和鲈鱼就毅然辞官回吴松江边故里的张翰，为千古文人留下一段佳话。也感谢唐宋明清直到现代的文人诗词，使我走

近吴江秀丽的湖光水色，领略吴江悠久的文采风流。十几年前的一个早春，有一次乘车由昆山走太湖东岸去湖州南浔，想必经过吴江地界。同行十余人，一路说说笑笑，不太注意车外闪过的景色。蓦然瞥见一座长长的贴水石桥，我如逢故人，连忙问兼作向导的陆文夫："这是垂虹桥吗？……"文夫摇摇头，止住我的话："不是，不是。垂虹桥没有了。"我不觉一怔：垂虹桥怎会没有了？不久以后锦华来北京，才知道一点大概。原来这座曾有九十九孔之多、为吴江带来长久光采的历史名桥，千百年来屡次遭受岁月风霜侵凌，到十几年前已经毁圮一大半，几乎不复存在了。我听了怅然良久。古往今来，世界上被天灾人祸毁灭的美好事物不计其数，遑论一座古老的石桥！我不清楚吴江市政当局是否有重建这座被誉为"江南第一长桥"的设想。它是古代吴江的骄傲，也会是现代吴江的瑰宝。有朝一日，长虹卧波，流光溢彩，不仅会向过往游客诉说往昔的"垂虹秋色满东南"的璀灿岁月，也装饰今天的吴江人编织五彩家园的蓝图。

在我的心目中，吴江风物，远不是"小桥流水人家"这类已被用滥的形容词所能描绘，她不是一个普通的江南水乡城市。仿佛她的每一个乡镇、每一条小巷、每一座石桥、每一道堤岸、每一幢旧屋之间，都会有手持折扇、身穿长袍宽袖的人物走来走去；她的每寸土地上都摇晃着书香、墨迹，飘忽着笛韵琴声。"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正是这位南宋词人姜白石，当年时常舟行吴松江上，留下了"笠泽茫茫雁影微，玉峰重叠护云衣，长桥寂寞春寒夜，只有诗人一舸归。"、"燕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垂虹西望，飘然引去，此兴平生难遏。"这些潇洒清逸的诗句，让吴江水乡长久地留在人们如诗如画如歌如梦的境界里。五十多年前在

上海，我曾经不止一次听柳亚子先生演讲，他拂动长髯，慷慨激烈地抨击独裁专制，呼吁民主和平，使听众热血沸腾，那浓重的吴江口音，更使人感到亲切。后来再读南社诸君子的长啸悲歌，读午梦堂叶家文士才女们的清词丽句，便越发以为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地同吴江朋友一起漫步垂虹桥上，徜徉退思园中，坐在临河的小茶馆里，啜饮南滩熏豆茶，细嚼震泽黑豆腐干了。

这就是文字的魅力，它长久地感应着人们的心灵，远比某些其他艺术形式（比如绘画、歌曲）更具有潜移默化的效应。引起人们的许多思念，许多遐想，许多情愫。对我来说，总以未能更多读到有关吴江的文学作品引为憾事，也因此当听到吴江要编印一套文丛的消息，便有一种空谷足音的欣喜。虽然还没有能先睹为快，但是我相信从这套新世纪文集开始，人们将会看到一簇簇春花、一茬茬桑叶，陪伴一座座新楼、一条条新路，出现在吴江的平畴沃野间，散发新世纪的书香。让我们不仅看到吴江的过去和今天，更会呼吸到吴江人的欢乐与苦恼，回忆与梦想，执着与追求，从而走入他们的内心深处，也让我再续一段从少年时代就同吴江结下的因缘。

写完上面几句话，忽然想到隋炀帝杨广有一首诗起句“我梦江南好”，就换了一个字，借来作为这篇小文的题目，向江南遥寄一缕情思。

2001年初夏，北京

（本文作者系著名散文家，原《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

思鲈石

（代卷首语）

走出松陵饭店，跃入眼帘的是吴江所特有的街心花园。长长的小河，水流潺潺。两边是绿荫一片，从空中俯视，感觉到是镶嵌在绿树丛中的一条玉带，玉带之首是一块五彩的巨石。这巨石，形状奇特，上有“思鲈”两字煞是夺目。每当我驻足这“思鲈石”前时，心里总有一种肃然起敬之感。“思鲈石”是一般的石头，然而这石头形状嶙峋，石缝中散发出了鲈乡人绵绵亲乡之气。石头上点缀着婀娜多姿的石松，石松傲然挺立，枝叶里显示着鲈乡人层层刚毅之情；人造瀑布飞流而下，这瀑布清澈无瑕，水流中映出了吴江的纯洁之灵。

“思鲈石”虽然是现代人塑造的，然而它连接了历史与现实。这“思鲈”两字，包含着多少人文故事，牵动着多少游子的悠悠乡情……

我的家原来在松陵镇县府街上，我的曾祖父是从同里搬来松陵镇的。在县府街上建起了家园。我年幼时曾随祖父母生活在这老房子里，那楼上棱形格子的玻璃窗，时常在我的脑海中展示。见到这思鲈石，家乡的故事会在我的脑海里喷涌而出。

吴江，位于太湖流域腹部，为苏嘉湖小三角的中心。自后

参加了县工交先代会；1979年被评为省青年新长征突击手，出席了省代表会。他从工人、车间统计、政工组成员到副厂长。1983年调到县轻工业公司。1991年进人事局，从副科长到副局长。应该说，他的人生道路是很幸运的。他常跟我说他遇到了不少好同事，好领导，说得最多的是原来平望灯头厂的程漱芳副书记和现在人事局的蒋蕊娟局长。当他看到他的同学从大学毕业归来时，心里有了一种失落感，于是，就在业余学习中倾注全力，以求进取。为了不落伍，以至在1985年完成苏州教育学院高师中文函授学业后的第十二个年头，也就是1997年，又想到去考成人高校，第一年未能录取，我曾劝他放弃算了，这成人高考毕竟是有难度的。但他看得较远，没有休止，第二年终于进了门，如今已经学完了苏州大学中文教育本科的全部课程，年内可以拿得毕业文凭，现在又在读党校的法律本科。他学的是中文，平时就喜欢买书、读书，现已有近万册藏书，装饰房子时还别出心裁地搞了个仿古书房，叫什么“起明居”，不过坐在那里，倒有十足的书卷气。

文学创作，是他的业余爱好，从1986年至今，已经有15个年头了。我总担心他这业余爱好会不会影响本职工作。常常提醒他要摆正位子，不要影响本职工作，他总是笑笑说：“我会把握的。”特别是那天他来说张明观老师和荆歌先生提议他当吴江市文学协会理事长，我就给他打过退堂鼓，无论是从他的文学创作成果还是他现在的本职岗位来看，都不太合适。可是他还是当了，他说就冲着老师和文友的那份情意，不好意思退却了，就为吴江的文学事业做点事情吧。他缺少灵气，只有一种勤奋，在这文学的道路上，他就靠这勤奋，才有了收获。1996年出版了散文集《莲子雨》，1998年编著了《人才史话》，2000年创作了人物传记《毛啸岑》，今年又完成了吴江七大镇旧八

景的写作和这本随笔集。他的文采是欠长的，但写的都是吴江地方的东西，倒也会有一些读者。作为吴江人，对吴江是有感情的，他能把吴江的故事，用文字表达出来，倒也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读着这本随笔集，读到了老宅，读到了过去的人和事，我也不由想起了我老家的住宅，想起了我的上辈。

我们家世居吴江，祖籍在同里，后来迁居到松陵镇。当时，我家老宅座落在松陵镇县府街（现为中国人民银行吴江市支行所在），大门是四扇黑漆墙门，沿街二楼二底，第一进是墙门，第二进是内墙门，楼上两间房间。第二进第三进间有一石子天井，两边隔厢，东边楼下是小书房。第三进是内宅，二楼二底，楼下一间客厅，一间饭厅，楼上是房间，有木阳台，与前进兜得转，俗称走马楼。房子中间有条内河，河水清澈见底，可供小船进出。我的祖父在河面上用木板盖了个小屋，我们都叫它“河棚”，祖父天天晚上在河棚里饮酒自乐，听潺潺流水声，望西边小桥人来人往。我当时就在他身边吃几粒花生米，那也别有一番风味。走过“河棚”可通后街。后街是第四进，有一大间叫“佛堂”，供一个“观音大士”，香烟袅袅，祈求一生平安。东边是厨房，西边是花园。种一些常绿树和月季花，园内有个踏级，走下去可在小河内洗衣洗菜。最后有一些柴间。这宅园是我祖父从同里迁来后亲自设计，请人建筑的，深得大家喜爱。

我家不是名门望族，但也算是书香门第。我祖父俞紫封请过先生单独传授知识，也进过私塾读过“四书五经”，古文基础较好，又写得一手好字，并且薄有家产。他曾为大族管理过田产，也为婚丧喜事者安排场面，亦做过先生教过书，有时也帮助处理调解当地纠纷，人耿直，爱打抱不平，因此当时在小镇上也小有名气，人称“俞大爷”。祖父死后，家道中落，我父亲一辈就自立门户，独立生活。

我父亲弟兄三人，父亲俞伯良是老大，二叔俞仲贤，三叔俞耐安。父亲高小毕业后，祖父让他去苏州一家典当做学徒，三年满师，三年中他学了不少生意经，学懂了做人的道理，养成了艰苦朴素的习惯。特别是在这三年中，白天学生意，晚上进行自修，在偶然的一次机会买到一本《税务工作指南》，爱不释手，迷上了它。学成归来，在典当业、商业上打工。后经贵家叔公介绍进入了一个税务机构工作，由于他曾自学过税务业务，因此这便成了父亲的终身职业，解放后留用在吴江县税务局，直到1955年“精兵简政”时退职回家。1965年病故，享年67岁。

我经常在外地工作，因此俞前的童年是在祖父母身边度过的，他的祖父母一生勤劳俭朴、待人和蔼，热心帮助别人，当时在县府街上深得乡亲邻居的赞赏。他们常教育俞前做人的道理，俞前今天能在学习上、工作上和文学创作上取得一定成就，能不断进取，祖父母对他有一定的影响。

我是独子，但生活所迫，1946年，我20岁的时候，就离开了父母去乡村教书。

从横扇、七都到震泽、平望，回吴江，四十多年的教师生涯埋头于教育事业，我也曾见到过垂虹桥、孝母坟、仙人洞，我也曾听说过小九华、慈云塔、四都银杏，对吴江的旧事，对吴江的古迹，对吴江的人文，没有闲情逸致去收集、去记载、去思索，然而这些也梦魂萦绕地盘旋在我的心中。俞前的随笔集，里面有大量的历史资料，有详细的典故传说，也有他的思索、随想和感慨。这也激起了我的故土之情。我想，儿子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读了这本书，能使人更认识吴江，了解吴江，热爱吴江。

俞前能在学习和工作之余，读这么些书，走这么些路，找

这么些人，采撷这么些故事，再静下心来写出这本书，我想也真不容易了。记得亦然先生在为俞前的散文集《莲子雨》写的序中，有这么一段话："在目下这个世界上，无处不见、遍地皆是的是什么？不是钱，是浮躁。特别处在俞前这个年龄层次的人，责任多，欲望也多，弄不好会迷失本性。……四十应不惑，四十也最易惑。达摩南渡一苇杭之，静心于写作，大约也是一种渡过惑之海的'一苇'吧。"我感觉这话写得很好，现在一些人不能静心投入，投入了一定会有结果的，俞前就是个很好的例证。当然，干一件事，还得有人帮助，俞前曾告诉我，他就是有了一批老师、朋友和同志的帮助，才得以完成。在他的作品里也可以看到不少人的名字。而这十几万字的文字，大部分是他妻子黄学琴在电脑上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去年那十几万字的《毛啸岑》也同样。儿子不善做家务，儿媳包揽了全部家务活，还得照料孩子、读电大。孙女儿在高级中学住校，晚上，他们夫妻俩一个在写字台前写，一个在电脑前输，倒也可说是珠联壁合。

我的眼睛两次开刀，几乎在半失明状态，《思鲈石》我还是看了，因为是儿子写的，也因这是写家乡的。吴江历史悠久，名人多，望族多，故事也多，作为一个吴江人，只有了解吴江，才能更加热爱吴江。《思鲈石》，八个篇章，一篇篇、一行行、一字字，都是吴江历史文化的记录，包含着吴江人对吴江的悠悠乡情。故居寻芳，可以寻到吴江名人的成长轨迹；老宅慕英，可以看到吴江建筑的宝贵遗产；园林揽胜，可以揽得吴江园林的锦绣风光；古桥探幽，可以探得吴江古桥的文物价值；遗踪觅影，可以觅到吴江历史的悠悠倩影；胜迹抒情，可以感受到吴江英烈的革命历程；寺院扫描，可以了解到吴江渊博的宗教文化；旧景访古，可以访得吴江古迹的故事传闻。我想，《思鲈石》也

不失为一本吴江历史的教科书，大禹治水、范蠡泛舟、伍子胥点将、顾野王抗叛、计成造园、张瞿从军、严宝礼办报……一章章吴江的人物春秋；抗倭、抗清、抗日、国民革命、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一件件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读了它，人们可以增长知识、吸吮到人生成长需要的营养。

俞前，在短时间内写出了这本书，还很粗糙，仅是些历史事实和地方掌故的记载，只是对吴江人文景观的浮光掠影的记录，在文学笔调上，在理性思考上，还是很欠缺的，这方面，也是俞前今后得积极努力的。期望他能在老师、朋友、同仁和专家、学者的帮助指导下取得更大进步。

我已经退休十几年了，现在正安度晚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正是我们所期望的，在俞前《思鲈石》出版之前，我写下这点文字，也算对儿子的支持、鼓励与鞭策。权且作为序吧！

2001年6月18日于松陵镇

目 录

思鲈石(代卷首语) …… 1

◎第一辑●园林揽胜◎

退思园 …… 3
目澜洲 …… 8
端本园 …… 11
吴江公园 …… 16
莺湖公园 …… 20
肖甸湖森林公园 …… 24

◎第二辑●古桥探幽◎

垂虹桥 …… 31
北七星桥 …… 35
仙人桥 …… 39
同里三桥 …… 44
思本桥 …… 48
安德桥 …… 52

双塔桥 …… 56
天到桥 …… 61
延陵桥 …… 65
中和桥 …… 68

◎第三辑●遗踪觅影◎

顾公祠 …… 75
南厍 …… 78
黄家溪 …… 82
八慵园遗址 …… 86
康庄别墅遗址 …… 90
蠡泽湖 …… 94
伍子滩 …… 98
城隍庙戏台 …… 102
午梦堂遗址 …… 107
沈家船舫 …… 113

◎第四辑●胜迹抒情◎

张应春纪念馆 …… 119
《新黎里》报社旧址 …… 124
武抗联络点 …… 128
丝业公学旧址 …… 133
天放楼 …… 137
艺英书院旧址 …… 142

◎第五辑●寺院掠影◎

罗星洲 …… 149
慈云塔寺 …… 153
小九华寺 …… 156
楔湖道院 …… 161
泗洲寺 …… 165
宝觉寺 …… 169
殊胜寺遗址 …… 174

◎第六辑●旧景访古◎

明清街 …… 181
南园茶社 …… 185
先蚕祠 …… 188
济东会馆 …… 193
平波台 …… 197
周宫傅祠 …… 201
十样景 …… 204
怀德井 …… 208
徐灵胎墓园 …… 212
四都银杏 …… 216
王锡阐纪念馆 …… 220

◎第七辑●老宅慕英◎

同里两堂 …… 227
陈家牌楼 …… 231
务本堂 …… 236
新咏楼 …… 241
写韵楼 …… 245
古芬山馆 …… 249
殷家老宅 …… 253
周龄老宅 …… 258
竖头斋匾 …… 262
师俭堂 …… 266

◎第八辑●故居寻芳◎

柳亚子故居 …… 273
王绍鏊故居 …… 278
陈去病故居 …… 283
费巩故居 …… 288
严宝礼故居 …… 293
计成故居 …… 298
张曜故居 …… 304
殷明珠故居 …… 308

后 记 …… 315

思鲈石

（代卷首语）

走出松陵饭店，跃入眼帘的是吴江所特有的街心花园。长长的小河，水流潺潺。两边是绿荫一片，从空中俯视，感觉到是镶嵌在绿树丛中的一条玉带，玉带之首是一块五彩的巨石。这巨石，形状奇特，上有“思鲈”两字煞是夺目。每当我驻足这“思鲈石”前时，心里总有一种肃然起敬之感。“思鲈石”是一般的石头，然而这石头形状嶙峋，石缝中散发出了鲈乡人绵绵亲乡之气。石头上点缀着婀娜多姿的石松，石松傲然挺立，枝叶里显示着鲈乡人层层刚毅之情；人造瀑布飞流而下，这瀑布清澈无瑕，水流中映出了吴江的纯洁之灵。

“思鲈石”虽然是现代人塑造的，然而它连接了历史与现实。这“思鲈”两字，包含着多少人文故事，牵动着多少游子的悠悠乡情……

我的家原来在松陵镇县府街上，我的曾祖父是从同里搬来松陵镇的。在县府街上建起了家园。我年幼时曾随祖父母生活在这老房子里，那楼上棱形格子的玻璃窗，时常在我的脑海中展示。见到这思鲈石，家乡的故事会在我的脑海里喷涌而出。

吴江，位于太湖流域腹部，为苏嘉湖小三角的中心。自后

梁开平三年(公元909年)建县,1992年撤县设市。这市政府所在地松陵镇的来历,据清乾隆《吴江县志》分析,源于"地在吴淞江上,比江颇高,有若丘陵然耳"。我想,吴江没有山,与江相比,陵也算高了。这松陵镇的边上有吴淞江,吴淞江中有名鱼叫"鲈鱼"。这鲈鱼,肉质嫩而肥,鲜而无腥,《中国土特产大全》把它与黄河鲤鱼、松花江桂鱼、兴凯湖鲌鱼并称我国四大名鱼。而吴江垂虹桥下的"四腮鲈"更是有名。小时候,父亲告诉我这鲈鱼是海生鱼类,每年秋天因生殖回游,溯吴淞江而上直至太湖。我只觉听了好玩,也没有太深地去想。

后来,写"历代名人与吴江"才读到了不少名人咏鲈鱼的诗句:张翰的"秋风起兮佳景时,吴江水兮鲈正肥";米芾的"玉破鲈鱼霜破柑,垂虹秋色满东南";唐伯虎的"鲈鱼味老春醪贱,放箸金盘不觉空";陈尧佐的"扁舟系岸不忍去,秋风斜日鲈鱼乡,"郭鄴的"请君听说吴江鱼,除却吴江天下无"……才知道吴江的鲈鱼果然久负盛名,张翰因思鲈鱼弃官归里,而陈尧佐却把吴江称作鲈乡。鲈鱼是吴江的特产,也成了吴江水乡人的骄傲。

1997年编人才史话,自然想起把张翰"思鲈"放在首篇,查了历代史志,查了《资治通鉴》,才知道张翰"思鲈"只是归家避祸的借口。

张翰在齐王司马冏手上当幕僚,晋武帝死后,诸王间发生大混战,齐王冏得志,骄奢擅权,耽于宴乐。当时已有同僚叫孙惠的辞官而去。张翰离开官场时,曾对同朝为官的同乡顾荣说过这么一段话:"天下纷纷,祸难未已,吾本山林间人,无望于时,子善以明智自防"。当然,辞官总得有个名目,于是就写了这首诗:"秋风起兮佳景时,吴江水兮鲈鱼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得兮仰天悲"。借思念家乡菰菜、莼羹、鲈鱼脍之名,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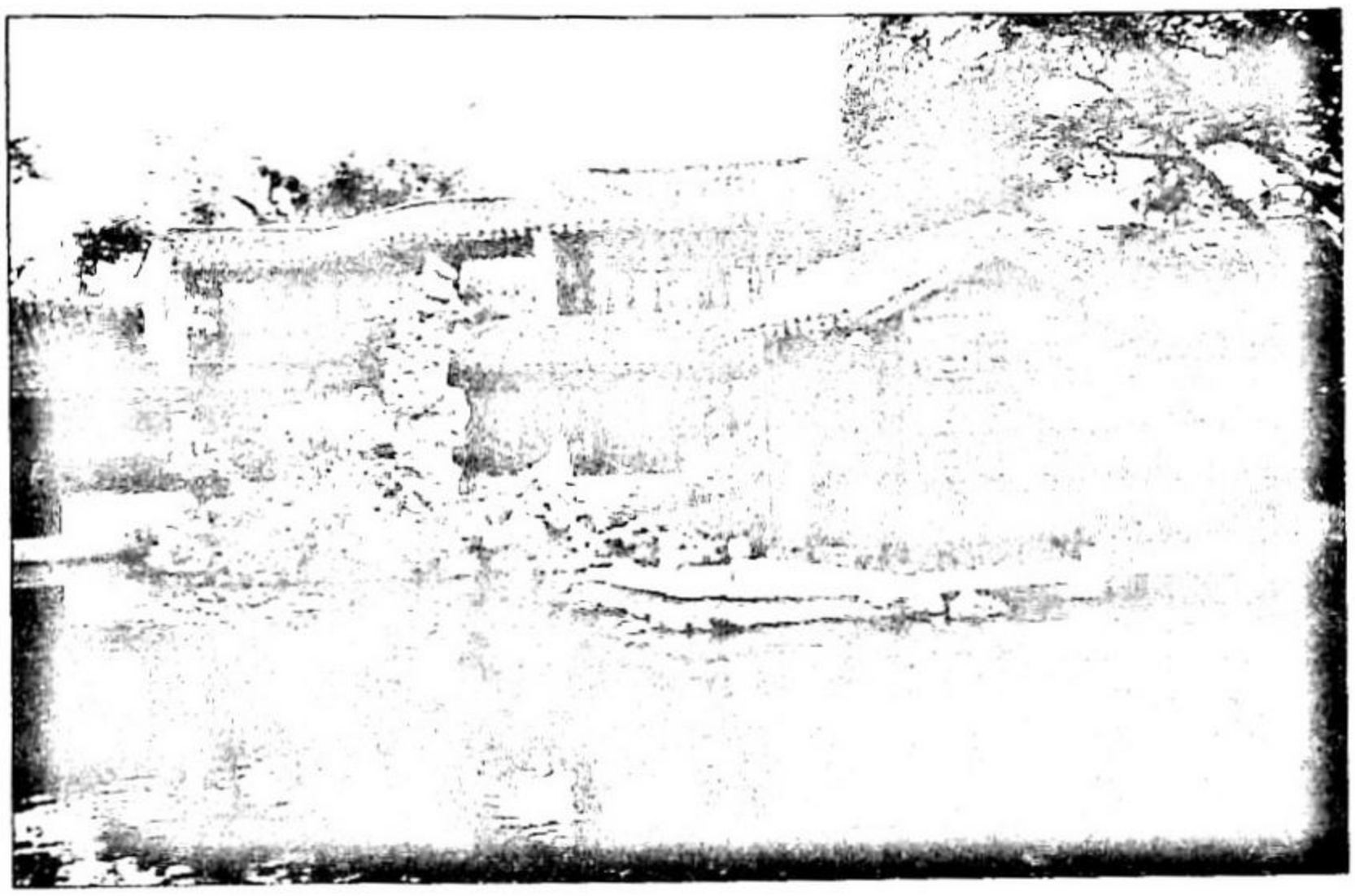
归故里。张翰是个聪明人，回到故里，不仅避免了祸害，而且在学问上得到再造。他归乡后，司马冏果然兵败被杀，而他闲居乡里，有数十篇文章传世。不象同里的任兰生，罢官还乡造了个“退思园”，其实以退为进，还念复出，最后如愿却客死他乡。许景迁曾有诗记：“天边平地远山排，水面玑珰落照开。触起风光相伴惹，季鹰不独为鱼来。”

张翰、陈尧佐等人早已作古，鲈鱼亦因地形的变化而渐渐减少，但“鲈乡”之名，却因此而流传了下来。“鲈乡”活脱脱地显示了一个江南水乡。

我站在思鲈石前，浮想联翩，思情绵绵。江兮鲈脍寻常事，赢得身闲脱网罗。“思鲈石”是吴江的标志，也是吴江人的象征。吴江以水的柔情，以石的刚强，以自己特有的个性，定格在风风雨雨的历史长河中……

第一辑

园林揽胜



退思园

陪人去同里，必然进退思园。

导游小姐用富有水乡柔情的话语把我们引进了退思园：

“现在，我们来到了被余秋雨先生称为中国古典园林中特别让他称心满意的和最吸引人的去处，这就是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古典园林增补名单的退思园。”

退思园建于1885—1887年，园主任兰生，字畹香，号南云，授资政大夫，赐内阁学士，任凤颍六泗（今安徽省内）兵备道。据说相当于现在的军区司令员。有关造退思园的背景，《江苏掌故》中有如此一段故事：任兰生在清同治年间官居安徽凤颍六泗兵备道道台兼凤阳关监督。他准备在家乡盖一座花园，以备晚年享用。园尚未完工，慈禧太后要他去镇压捻军，他率兵作战，大获全胜，但在最后一次追杀捻军时，见尸横遍野，惨不忍睹。出于一念之慈，不想斩尽杀绝，就下令停止追击，让捻军残余纷纷逃走。不想有人在慈禧前参奏一本，慈禧大怒，认为他有异心，即下诏宣任进京。任兰生与当时掌大权的左宗棠、彭玉麟交情颇深。左、彭得知此事，就修书一封，快马送达，先钦差而到任兰生住处。信中告诉任兰生，他已被人告发，并教他如何应付这场风波。左宗棠、彭玉麟建议慈禧先开小堂，开小堂时，慈禧坐于中央，左、彭两人侍立左右。慈禧历数任兰

生九大罪恶，最严重的一条是放走捻军。任兰生遵左、彭两人教导，慈禧每宣布一条罪状，他总是答一个“是”，不作辩解。慈禧火发不出，就叫他抬起头来，只见任兰生五官端正、相貌堂堂，不象奸猾之人。不出左、彭所料，最后慈禧问任兰生：“今后怎么办？”任答：“退而思过、进而报国”。慈禧不语，彭玉麟趁机为任向慈禧求情：“我看就照他所说的这么办。”慈禧看看左宗棠，左宗棠也点点头。慈禧就说“嗯！退下”。一场风波总算结束。任兰生罢职回家，彭玉麟怕他发牢骚，不安分守己，对他本人和左、彭两人都不利，就送他一副对联：“种竹养鱼安乐法，读书织布吉祥声。”意思要他不要过问政治。如今在退思园“菰雨生凉”轩大镜子两边，就挂有这幅对联。任家花园造好后，就取名为“退思园”以制造出一种认罪形象，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

任兰生所建的园第，整体结构含而不露，外简内深，横向布局，小巧精致，花园虽小却集中了江南园林的亭、台、楼、阁、轩、廊、舫、桥、榭、假山、水池等，而且，春、夏、秋、冬、琴、棋、书、画各景齐全，松、竹、梅、荷、桂、兰相继争艳，体现了主人避世隐退静养身心之意。大概任“思补过”至深至通，后被再度召出，病死异乡。退思园因此而成为我国隐逸文化园中的一个典型的例证，后任氏家族中留下了这样的诗赞：“题取退思期补过，平泉花木漫同春。”

进入退思园，导游小姐会连连地向你介绍园中绝景：纵览极目、领略园境的揽胜阁；古朴典雅、稳重气派的退思草堂；湖石托出、平浸碧水的闹红一舸；横空出世、飞越山巅的天桥；平卧水面、形似凌波的三曲桥；拔地而起、周叠湖石的眠云亭；贴水而筑、塌上赏荷的菰雨生凉轩……。而我，最喜品味的是退思园的三珍：“退思草堂”内的《归去来辞》碑拓、“九曲回廊”中

的石鼓文及老人峰顶端的“灵璧石”。

我是看了赵承祖、蒋鉴清两先生《退思园“三珍”》的文章才得知其深刻的文化底蕴的。

《归去来辞》碑拓，为元代大书画家赵孟頫所书。太仓人顾信为保藏赵孟頫所书《归去来辞》和《送李愿归盘谷序》石刻，在太仓准云寺内建墨妙亭。“文革”中，碑被打成四截，不少字迹遭破坏，后太仓政府在人民公园内重建墨妙亭，重刻两碑陈列，残碑由文物部门收藏。退思园所存《归去来辞》拓本，是70年代末由太仓所存残碑所拓，在国内少见。

“九曲回廊”廊壁上造型各异的漏窗内，镶嵌一句诗：“清风明月不须一钱买”，诗句源出李白《襄阳歌》。字体奇巧古拙，系先秦石鼓文，这是我国最早的石鼓文字。石鼓文字仅存100多字，从中提炼出这样的诗句极不简单，这在江南园林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天桥”北有一巨大太湖石，高5.5米、独体。因远望酷似老人，因而称“老人峰”，在其顶端有一奇石，远望似老人头上的一顶帽子，近看则是活龙活现的一只乌龟，此石称“灵璧石”，产自楚霸王项羽爱妾虞姬的家乡安徽灵璧，因而又称“美人石”。这灵璧石不大，不作雕琢，惟妙惟肖，自然天成，是艺术珍品。

退思园曾吸引了多少中外人士，有多少人因她而流连忘返，我在读有关文章报道时，对两件事情印象深刻：

一件是1986年，费孝通先生在退思园会见了日本小城镇研究会的代表。有关这次会见，朱通华先生的《退思园答客问》中有记载：率领这个代表团的，是日本著名的上智大学教授鹤见和子。这位女士出身名门，毕业于东京大学，并留学美国，受过地道的西方教育，能说地道的英语，但从来穿着和服出现在

一切正式场合。她学识渊博，为人热情，对华友好，同冰心女士有很深的友情。冰心的先生吴文藻博士是费孝通先生的老师，又曾住在一楼里，经冰心介绍，鹤见和子与费先生也渐渐熟悉起来。费孝通先生在退思园会见日本朋友，不仅是因为此园最贴近农村，而且见园即见小城镇，也是一种情感的表露。

另一件是《风月》摄制组在退思园。导演陈凯歌、主演巩俐给退思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吴江报》曾刊登过一篇报道，其中有记者和陈凯歌导演的一段对白：

记：在退思园拍戏顺利不顺利？ 陈：顺利，太顺利了，巩俐不但进入角色快，而且剧中人物把握得很好，全体剧组人员配合得也很好。记：你怎么会选择退思园作为“庞府”的背景。陈：退思园文化气息很浓，而且与剧中“庞府”相近，最大特点是幽静，这点很重要，我们是同期录音的，象苏州的耦园，气氛也是挺好的，就是周围的噪音太大了。退思园是拍电影的好地方。

退思园作为拍戏的好地方，确实深受导演们的青睐，除《风月》外，《家、春、秋》、《戏说乾隆》、《东厂喋血记》、《范仲淹》、《范成大》、《红楼梦》……1984 年以来全国的电视、电影摄制组来退思园拍景的已有上百。同里成了中国电视摄影基地。

退思园，巧夺天工，享尽了赞叹，人们赞扬任兰生，然而，有时却忽视了一个人，即造园者袁龙。他是造园专家，我想，没有袁龙那精湛的造园技术，也不会有巧夺天工，留芳百世的退思园？

任兰生广为人知，而对袁龙，人们却了解甚少。我曾看过有关他的介绍资料：袁龙（1820—1902 年）本名汝龙，字怡孙，号东篱，一号老枵，又号瘦倩氏，白云山人。幼承家学读书，附贡生，累试不第，家贫以教读为业，擅长诗书画篆刻，精于诗

文词曲。自称“隐郡子”，为清末苏州府高士。自建小园名为“复斋别墅”，据传，这“复斋别墅”粉墙作纸、叠石种竹，远看山石壁立、竹影婆娑，酷似诗人倪瓒的平远小景。他曾结“复社”，授徒作画，诗词会友。他在同里颇有名声，甚得任兰生器重，任于是请他设计了退思园。

校稿之时，喜闻“退思园”被国务院批准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欣喜之余，想到了张抗抗先生《同里之思》一文中的结尾，现借来作为本文的结尾：

“退思园在江南的雨雾中变得朦胧。退出那个园子以后，我们或许有了一种异样的思绪，所以，退思园仍是令人难忘的。同里那片富土，也是由于退思园的存在，而区别于其它安逸俗艳的江南小镇，被罩上一层冥思苦想的思辩色彩。”

目澜洲

盛泽镇为我国四大绸都之一，镇南有个目澜洲，水清景秀，是绸都的点缀。

目澜洲并不大，但历史悠久。据《盛湖志》记载，它建在圆照庵旧址上。圆照庵原名骨池庵，为乡人水葬地得名。元朝至正年间，钦赐圆照匾额，就更名为圆照庵，明朝宣德八年有觉明法师重建，并在庵旁建一宝塔雕饰佛像。后又在庵前植龙柏，苍劲挺拔，蟠虬古拙。庵旁堤岸边植紫藤等物，遂成园林。圆照庵前有湖名盛湖，在庵前眺望，波澜溢目，于是就取名目澜洲。如今世态演变，圆照庵已荡然无存。

古时的目澜洲与东岳庙、关帝庙、大王殿、碧霞行宫、雷祖殿、斗姆宫等景点连成一片，然而，现在只是目澜洲孤零零地卧在盛湖之滨。

使目澜洲闻名的却是明初书画家沈周。沈周第一次来目澜洲，曾将其改名为木澜洲。当时有个乡人知悉后，就写了一首竹枝词反诘："骨池庵里驻名流，诗卷曾向玉带留，为恐观澜心不静，故名题作木澜洲。"沈周再次来到目澜洲，慢慢地浏览，细细地品味，水景之美激起了他的情感："开洲水中央，四面水如镜。忽然微风起，澜生水不静……"

我走进目澜洲，迎面是喷泉四溢的假山，郁郁葱葱的绿

茵。这是1978年扩建的后院，以绿荫为主，草坪中有梅、桃、桂、枫、海棠、黄杨等数十种花木，在吴江境内是不多见的。钻出树丛，一石拱桥通向朱色的圆拱门，门旁雕花墙后显出飞檐翘角的六角亭。圆拱门上方匾内现出篆体砖刻"圆照遗址"。院墙外有莲花池环绕，水流自然澄澈，水面荷叶如盘，目澜洲四周环形的小河，碧波荡漾，几座小桥横跨其上，有朱栏板桥，也有单孔拱桥，沿着河，有一条长堤，堤的东南角植着紫藤，绿满浓阴，蜒蜿连绵。堤的两端有垂柳，"杨柳风轻"仿佛幽悄亲吻，紫藤花也羞涩地低下了头。柳堤下绿影里傍着个小小荷塘，此时正是初夏时分，荷花盛开，婷婷玉立，含情脉脉，洲上还有修竹千杆，刚劲清新，生意盎然。好一番"浮香绕曲岸，圆影覆华池"的意境。

荷花池中间有一土墩，这土墩就是目澜洲的特有景点——岸船。

大凡水系景点都是船儿点缀。但这船不象苏州狮子林、同里退思园的船，由石头砌成。这里的船，是由自然景物组合而成，在国内园林中亦属罕见。长方形的高墩四面环水犹如船体，中间高坡上有木栏环绕如船之中舱，几棵参天大树就象船之桅杆，后面横排一幢平屋为船之后舱，东南风吹着莲花池水，我仿佛感到了船在航行，真可谓巧夺天工。

穿过岸船来到了圆照庵遗址，昔日香烟缭绕的圣地如今已是一方空白，只能在两棵饱经风霜的千年龙柏树上寻觅当年的胜景。只见它挺拔清秀，苍劲古朴，曲枝盘缠，可称吴江境内的一大奇观。

过去，目澜洲前有烟波浩淼、一望无际的盛川，又称西白漾，是盛泽的一颗明珠，曾经令多少文人墨客流连忘返。清朝名士仲湘《目澜觞月图序》中就记载了一批文人月夜荡舟盛川

的情景。目澜洲最秀丽的风光是“目澜夕照”。傍晚，湖水中辉映着鳞鳞霞光，湖面上飘浮着朵朵彩云，天光水色依稀朦胧，夕阳如火一般将天空和小洲烤得通红。目澜洲的桥梁、房屋、花木、水泊都淋漓着万道霞光，凝聚在了一片斑斓之中。小鸟归巢，在树枝上梳理着羽毛准备憩息，渔网挂上了树梢。而此时的目澜洲，“锦霞染遍澄湖景，落日穿开绿柳城。”景色格外迷人。

绛红深紫的天空，五光十色的湖面，雾气氤氲的花木，隐隐可见的厅屋，悠然自得的游船，还有石拱桥、六角亭、曲桥、回廊……向人们展示了目澜洲的新姿。

端本园

黎里镇中心街大观弄底，有端本园。记得我在黎里镇读小学时，这里是黎里公社政府所在地，知道里面有亭子，有假山。曾溜进去玩，但那时不知园名，也没有留下什么更深的记忆。

翻阅《黎里志》，有嘉庆十四年恩贡生邱璋，家住在端本园附近，与园主人有交谊。他写的《端本园歌》记载了端本园的历史。

园主人陈鹤鸣，象三国陈登那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豪气。壮年的时候，独自去天津，担任沧州运判。他为官之地是在沧州还是天津，后来在南京图书馆查了《沧州志》才明白，沧州自元代起设盐运使，至清康熙十六年始，运使移驻天津盐政。由运判负责。陈鹤鸣是乾隆五年起在天津担任沧州运判掌管盐铁事宜。有一天在官府，月下饮酒，眼前梦幻般地出现了家乡太湖的香莼，顿时一阵感慨：这几年在外地做官，头发却是已经象雪一样斑白了，为什么还要追逐红尘老死在这官位上呢？于是产生了“传舍何如早挂冠，病僧岂得仍持钵”的想法。不久他就高车驷马出了皇都。乡人只知道张翰思念家乡的莼鲈而辞官归乡，却不知还有个陈鹤鸣也是同样情景。

陈鹤鸣乘上官舫飞快地回到了家乡，离城时五湖春水浩

浩荡荡，但回到家乡已是秋风萧瑟，家里居住的田园一片荒芜，数椽老屋已经残破，露出了凄惨的愁容。看到这凄凉景色，陈鹤鸣一阵忧伤。但他立即振作起来，作出了计划，开始凿池垒石造起了端本园，作为自己养老的地方。一年后，园修建完毕。这端本园是假山上石阶参差，阁道重重，曲径通幽。推开小门，对着门槛就可以看到池中的莲花青翠可人。沿堤是桃红柳绿一片怡人风光。他登上阁楼，凭栏独坐，看到自己一年的辛苦而使园中焕然一新，心旷神怡。陈鹤鸣退居于此，可谓“昼绵堂高介眉寿，纱帽隐囊坐清书”，白天，在昼绵堂上读书习字；夜里，躺在草席上，听到蒿草丛中传出的昆虫鸣叫，一声声如音乐一般。有宾客到，把酒临歌，如同在瑶池仙景一般。

就在陈鹤鸣隐居消闲、安度晚年之时，出了件事，牵连了他。出什么事不得而知，但这事绝非小事。千里迢迢有官吏坐快马而来，陈鹤鸣遭到了灭顶之灾：自己琅当入狱，家被抄，财产被没收，陈家是大哭小叫，一片狼藉。“捕车尅日拥黄门，妆楼竟夜啼红粉。箧倒筐倾玉石俱，县官籍没更无余。珊瑚树碎惊盈尺，蹇苡装轻载满车。山邱华屋愁无奈，门帖萧条发官买。”是当时的写照。田园房屋都被充公拍卖。从此陈家就败落了，这端本园也就萧条了。“燠馆凉亭蚁穴营，雕甍绣闼蛛丝挂。”昔日富丽堂皇的厅堂亭台处处蚁穴，当时雕梁画栋的华屋绣楼蛛丝封门。

同治年间皇帝开恩，“同根萁豆免牵连”。陈鹤鸣出狱回到了黎里，从陆家和卜家赎回了房屋和田地，开始重建家园。此时的端本园里“草比人长花减片”。但经过修葺，园内又旧貌变新颜。这重建的端本园，临水而筑，前面有曲桥荷池，后面有伴月廊、半山亭、双桂楼、平波轩等建筑。庭院中还筑有假山，植有金桂等花木。园虽仅 2000 平方米左右，但错落有致，景色宜

人。“新涨闲看水上鸥，破巢细认梁间燕”，端本园又恢复了生机。当时，顾元熙因陈韵林别驾招，在端本园平波一叶饮酒，酒至一半，命仆人葛鹤征歌以佐酒，即席赋诗一首：“黎花明白柳朦胧，绿水朱栏宛转通。波上琴尊三月饮，座中裙屐六朝风……”

端本园又有“郡马府”之称，因为陈鹤鸣的次子陈绚文与清宗室联姻。《黎里志》记载陈鹤鸣有三个儿子，长子陈藻文，字明绣，由太学士授直隶宣化府任副职，后迁河南归德府。所至一地都有政绩，后以病辞官归乡，卒于端本园。二子陈绚文，字素行，由太学授雅州府任副职。满州正白旗副都统，清宗室永豪杰爱其才，就将女儿嫁给了他。三子陈鸿文，亦由太学授甘肃平番县知县，前任亏空若干，陈鸿文任职后，因为这事获得灾祸被处死，临刑前慨然无一语，有从侄陈垛挥泪送他，他说：“此余罪也，尔何悲。”那天在南京，看到《顺川陈氏近谱》却得知陈鹤鸣有四个儿子，六个女儿，除《黎里志》记的三个儿子外，还有四儿子陈炽文，字其昌，曾任布政司理问。

陈鹤鸣的二儿子因与清宗室联姻给端本园带来了荣耀，而三儿子因祸受刑，给端本园带来了悲哀。陈鹤鸣家被抄是何原因至今是个谜，是否与三子有关也无史料可证，然而，端本园的荣辱兴衰、喜怒哀乐都记在了志书上，使这端本园又有一种引人注目之处。于是，一个节假日的上午，我在殷安如先生的陪同下，去造访端本园。

端本园座落在黎里镇中心街大观弄底，原大观弄一直至底可通端本园，但现在已不通，只得从周赐福弄走。

殷先生介绍说，这端本园原与柳亚子纪念馆相连，这柳亚子纪念馆原来是陈鹤鸣的外甥、清乾隆时工部尚书周元理的私邸称赐福堂，这周元理是乾隆三年举人，后任天津知府，乾

隆十三年授山东巡抚，任直隶总督。乾隆念其有功，赐御书“福”字匾额和上方珍物。乾隆四十五年晋升为工部尚书，后引疾乞归黎里。周元理曾在赐福堂后建五亩园，这五亩园与端本园隔溪相望，相映成趣，但现在五亩园已成废址，而端本园亦面目全非，仅残存一亭、一楼与一叠假山石。

我们说着来到了一个园墙边，殷先生要我看园墙里面，说这里原来是端本园的住宅，现在只剩下一个砖雕门楼了。院墙封闭，不能进入，也难以上前，只能在墙外观望。这门楼上有雕刻，刻的什么图案我不太识得，但中间四个字倒能看出：“奎壁凝详”。殷先生说，这是彭启丰的题字，这彭启丰是乾隆皇帝的老师。这门楼给陈家带来了荣耀。

离开门楼来到了端本园，一出弄堂就见有一个墙门，门上面有“端本园”三字，左右有对联：“古园新貌叶常青，端本灵景花更红”。我急忙要进门，殷先生说，先到双桂楼看看。他领着我进入了右边的一个小门，只见里面有一幢二层楼房现在有居民居住。殷先生说，他 1952 年在黎里镇政府工作时曾住在这双桂楼上。那时双桂楼门口有池塘、回廊和曲桥，能观鱼赏荷。双桂楼是落地长窗，南面对着池塘，北面对着假山，临楼眺望，收尽美丽景色。现在只剩楼房，池塘、廊桥都已变故，楼前是一块白地，上面长着杂草。

进入端本园门，园内的亭子、假山和花木倒还在。殷先生说，原来进门有伴月廊，这曲廊可以通到亭子，下雨天不会淋雨，可是后来拆掉了。攒尖顶的半山亭位于园子的东南角，依假山而筑，后面是双桂楼。这六角亭飞檐立柱，前有石桌石凳，有回廊通向南端。亭台相间，四面有花木茂密葱茏，背后的双桂楼屋节上有砖刻雕花，中间有砖头砌成的窗台。我刚要走上台阶进入亭中，有人及时提醒，当心这亭子的砖瓦掉下来。我

仔细瞧一下，这亭子已破旧，亭尖六角都已被风吹掉，整个亭子向东面倾斜着，那回廊的柱子有的已断。如果有狂风暴雨恐怕有倒塌的危险。看到这里，我忽然有一丝悲伤感。这亭子可能是目前吴江区域内历史最悠久、最有文物价值、也最能使游人了解黎里人文的亭子之一了。现在都在筑新亭，何不花点钱把这亭子修固呢?如果这半山亭在今天塌了，我辈是否愧对后人呢?

我穿过亭子到了假山边，这假山堆得小巧玲珑，错落有致，边上的石笋镶嵌在花木丛中，倒也组成了一幅别致的图案。假山东面有山洞，人不能进但洞里有一股凉气透出，使我有一种深入荒山之感。

端本园当年是吴江的名园，现在如能修葺一翻，虽然只剩小小一角，但有陈鹤鸣及其三个儿子的故事，仍不失为可资旅游的一个名胜。最近看到2001年5月15日吴江报上发了一则新闻《我市各类文物得到有效保护》，其中有句道："周宫傅祠堂、端本园亭廊等现有的文保单位，在做到不坍、不漏、不损失的同时，加强日常维修、保养工作……"心里一阵欣喜。下次我再次造访端本园，或许就不会有现在的凄凉之感了。

吴江公园

“五一”节前后的吴江公园花团锦簇。大门口盆盆菊花五彩缤纷，进门后，则是一路杜鹃引人入胜。

我独自携带相机在园内迈步。进门往西不久，就见到了樱花园。樱花，是日本国的国花。我观赏时忽然发现园前有一石碑刻着如下文字：“中日友谊林，日本内滩町商工会，一九九五年二月十二日植树纪念”。

原来这片樱树是日本友人所植，内滩町与吴江是友好城市，两市交往频繁，这片片樱花，使我不由想起了那年日本小朋友大谷千佳来我家作客的情景：那天接到通知，说日本内滩町学生代表团来我市访问，小朋友要在中国小朋友的家里过一夜，那时我女儿读初二，也领受了一个接待任务。那天，我们家象过节一样，把家里打扫干净，还准备了有地方特色的菜肴，准备了小礼物。来的小朋友叫大谷千佳，是初三年级的学生，同来的是个大学生翻译。日本小朋友在我家吃了晚饭，过了一夜，两个小孩尽管语言不通，但在翻译的帮助下，交流得还是很热烈的。晚上九点左右，他们的领队老师在市接待办同志的陪同下来我家看望了小朋友。老师和翻译都走了，只留下了大谷千佳，两个孩子就通过图画、通过简单的英语进行交流，还是谈得那么热烈。第二天早晨，我带她们到了盛家厍、到

了垂虹桥、到了我们人才市场，拍了一卷照片，现在两个小孩都进入了高中，还有通信往来……。

过雪海香桥，映入眼帘的是新建的土山，山上铺满了太湖石，也种满了各种树木，只可惜我缺乏植物知识，只能认识松树、枫叶，其他就识别不了了。我独自从太湖石铺就的山路登上了山顶，山顶有六角亭。站在亭中，习习凉风吹来，使人感觉心旷神怡。极目远眺可把松棱镇的风貌尽收眼底：向东眺望，蔚蓝的天空与绿色的大地之间耸立着电视塔、世纪大厦，博物馆；往东北看，则是一片水面，水面上游船翩翩，东面是高尔夫球场……

我沿着山坡向北，爬到了第二个山头，山顶有一水池，可称得上“小天池”，小池里水流清澈，不时地有泉水往上涌。这个人造景观别有特色。忽然想到，如果在月夜来此，天上月与水中月相映，一定不愧“月涌于水水涌月”的佳景，犹如人间仙景一般。

走过水池到了第二个高坡，是吴江公园的制高点，往下观看，东面的茶室和北面的游乐场，是大人休闲、儿童玩乐的好地方。我拿出笔想描绘一下这茶室的古建筑，可刚写几笔，签字笔的圆珠掉了，只得下山去茶室购买。

进了茶室，有旅游纪念品卖却买不到笔，就在我为难之时，营业员了解了情况，就热情地送了我一支圆珠笔。我真不好意思，这时从外面走来了一位五十开外的中年男子，劝我收下，一打听是这里的管理员。

管理员递上了一张名片，姓顾，是吴江公园水陆游乐中心的业务主办。老顾的到来我十分高兴。刚才看到了园内树木连绵，就是不知什么树，正好讨教。

遗憾的是顾先生说他对树也不十分在行，不过他有一分

热情劲，热情地领我游览了公园。

我们迈步登上茶楼，只见上面有八张桌子，可是没有一位游客。他带我来到窗户前，给我介绍了园中景色。

吴江公园 1992 年始建，2000 年 1 月开园，占地 300 亩，地形地貌似太湖山水，是三十万分之一的缩影，园内注重植物造景。他指点着告诉我哪是“东山”、哪是“西山”……我的眼前游动着一幅美丽的风景画：柔和的阳光把湖水沐染得斑驳陆离，微风吹拂，湖面泛起层层涟漪，托起无数光带恰似一条条丝绢在水面飘动，“东山”、“西山”上假山石林立，垂柳、彩云、绿树、红花倒映在湖里，五彩缤纷，情趣盎然。

走出茶室，我们经过清莲桥向北来到了一个山坡，顾先生随手一指说：“看！花果山”我的视线跟着他所指的方向，只见山坡种满了果树，我只认得枇杷。我们在果树丛中穿梭，爬上了山顶，沿着山坡往前，有四方亭，亭子上有匾：思乡亭。

在思乡亭里，我们坐下来，我说，这亭子名不好，应该借用历史，叫“鲈乡亭”或“思鲈亭”就有故事了。老顾笑了笑说，“鲈乡亭”“思鲈亭”是历史故事，而这“思乡亭”有现代故事。此亭是一批在外地的吴江籍人士为了表达游子对故乡的一片深情捐资建造的。看着这亭，我不由肃然起敬。吴江人文荟萃，多少人离开家乡，奋斗在全国各地，多少人远游海外而心向祖国，一分赤子之心，多少思乡之情。这“思乡亭”，是民族之情思乡之情的凝聚，是游子的祝福和寄托，也是他们热爱家乡的象征……

走下山坡，经过了听瀑桥，就见太湖石垒成的假山上，一股水帘，酷似一幅长绫，直泻而下，泻入潭中，拍水击石，发出轰轰巨响。吴江没有山，这人造瀑布也就形成了一道特有的景观。

顾先生在向我们介绍时不无遗憾地说，建假山时没有建山洞，如果有个山洞，冬暖夏凉，定会另有一番情趣。他说的话倒引发了我的一个想法。吴江公园的景点缺乏人文背景，当年，震泽有人造景观“复古桃源”，是明代通判孙有光所建。引水开辟了池塘。池塘朝阳处垒石成山，层层叠叠，嵌空玲珑，山间有水道忽而荫天蔽日，忽而豁然开天，如果移植于此，将会有一种特殊的韵味……

吴江公园，山清水秀，树草浓郁，是松陵人休闲歇息的好去处。

莺湖公园

从盛泽至平望，雨下得特别大。与人相约 10:00 钟见面，还有半个多小时就想起了去莺湖公园。本当从西大门入，但师傅把车子开到了揽胜桥，于是便来到了东大门。

东大门口有石狮子一对，门上有“莺湖园”匾额，是上海的书法家丁浩所题。

买票时，售票员用一种特殊的眼神看着，似乎对我这个在大雨中独游的人感到惊奇。

进门沿着曲径上了长廊。长廊两边是荷花池。长廊里的我，眼前展示着一幅从未欣赏过的雨景：雨像用筛子筛过一样，又细又密下个不停。雨下在水池里，象粒粒细珠筛入晶莹的玉盘；雨滴在荷花上，冲去弥漫尘埃，荷花如洗涤过的少女显出了艳丽的色彩；雨打在荷叶上，沙啦沙啦，如弹奏着一曲美妙音乐；雨落在树条上，淅淅沥沥，象给枝条梳动着柔软的长发。一阵大风吹来，树枝摇得利害，枝条似乎在一种力量下要拉离枝体。

整个园中只有我独自一人，听到的只是风声雨声树叶声，喧嚣的尘扰，庶务的繁杂，都已离我远去，在那思绪的飘逸中，我似乎更深刻地了解了柳宗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意境。也正在体会着沉浸在那种超

越自我的意境，直到丝丝雨儿飘到脸上，有了丝丝凉意才感到自身的存在。

走过长廊看到一个园门，上有“翠庄”匾额，里面聚集着许多花卉盆景，象个植物的避风港，与外面的风雨交加俨然不是一个世界。尽管上有“游客止步”字样，我还是冒昧闯了进去。穿过花丛，见平屋前有一人正在给松树造型，我走上前去，那人一回头，竟是张再良先生。

我与张再良先生已有几面之缘，他是这里远近闻名的盆景艺术家，一盆盆千姿百态、造型各异的盆景作品，在静谧平和中表达着他对人生况味的深刻品尝和理解，他精心制作的“榔榆”盆景，1991 年在中国国际“振兴中华杯”盆景作品展览大赛中获一等奖；“峥嵘岁月”盆景，1992 年在中国海峡两岸盆景名花研讨会上获走向世界“中华杯”展赛二等奖；在 1997 年 5 月全国第四届杜鹃花展中，他的杜鹃花——“技白”获品种一等奖、布局三等奖和栽培三等奖三个奖项，他多次受到陈慕华、程思远等领导人的接见……

张再良先生看到我也是非常惊奇，怎么也不会想到我会在这风雨交加的时候独自一人突然造访，赶紧放下手中的活把我让进办公室。

他的办公室不大，正上方挂着一块石逸题写的“博雅斋”匾，而最引我注目的是 1999 年 3 月份由中国盆景艺术家协会颁发的镶有张再良照片的金色荣誉证：“跨世纪中国杰出盆景艺术家”和一只小书架里陈列的一排园林艺术的书籍……。

我早就想拜访他了，这次也算是缘份。于是，我了解了他的一些故事：今年 60 岁的他，在盆景艺术的海洋里遨游了二十多个年头了。1986 年全国盆景艺术大师朱子安先生收他为“关门弟子”使他成了“苏州”盆景制作艺术的传人。他告诉我，

中国建设部、园林风景协会最近将在苏州举办“第三届中国盆景评比展览”，他给我看了邀请函和已准备的16盆展品目录，看到其中有两盆以他个人名义参展：已有80年的柏——“龙舞翠云”和已有40年的黑松——“槐魂”。

张再良先生除了搞盆景艺术，还负责着莺湖公园的管理工作，看完盆景，他就向我介绍了莺湖公园：

“莺湖园”依莺湖而得名。她东南临莺湖，西靠“205”省道。北临荻塘河，原三面环水。未建公园前是沼泽滩，地势低洼，原有农民鱼塘4只，约9亩6000平方米，后植土4万余立方。目前平地标高4米。在地形改造上。南北叠工字形土山标高为7米，沿河三面曾驳成标高为4.5米石驳岸全长380米，建造时有莺湖北堤190米。

我在平望读书、工作时，平望没有公园。只有水产养殖场和火化场二个地方有花木亭台。当时我喜欢摄影，那时是黑白照，还自己冲洗、放大，常去这两个地方拍照，很是期望平望也建个公园。在1981年参加平望镇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时，我好象也曾提过提案。1983年我离开了平望，后来听说1984年，平望镇政府在各单位集资34万元基础上，又拨款7万元，筹建了莺湖公园，于1986年5月正式对外开放。莺湖公园已初具规模，我以前也曾来此游览。然来的时候一般都是阳光明媚的日子，可不象今天这样风雨交加。我曾在《莺脰湖畔》一文中如此描述过莺湖公园：“潺潺流水，曲曲小桥，青青树丛，环抱着金碧辉煌的亭楼。假山奇特、花草参差，使我顿觉令多少墨客骚人倾心的莺湖胜景又成现实……”这篇文章还被选进《全国中青年精短散文征文选萃系列丛书》。那时园的东南还有宽阔的湖面，园中赏湖，湖中赏园，可为天然美景。遗憾的是，如今园外的湖面已填成平地，围墙把公园封闭了起来，已

不能领略往昔的湖光水色了。

然这次雨中游园，我还是领略了一些特别的风情，了解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令我流连忘返。

张再良先生把我引到了耕鱼轩，这仿古建筑如同大户人家的书房，挂有北京画家黄钟的书画，配有博古架、书架、书桌和文房四宝。这里两面有半窗，窗外是荷花池和长廊，在此可把我刚才经历的情景尽收眼底。张先生介绍说，这里常有书画家来聚会，还接待过美国、日本等国的国际友人……

在茶室后面，我看到了一个假山石，这就是张先生介绍的“莺斗峰”，这莺湖又名莺斗湖，传说二莺相斗而成湖，配置“莺斗石”可谓别具匠心，能引发人无限遐思……

沿着小道，进入了丛林中，莺湖公园有 8 千余棵树木和 150 多个品种，70 科目 80 余属的常绿落叶乔灌木，名贵树木有银杏、桂花、玉桂、黄杨、小松、花继木、千头示、赤松和白皮松……我对植物是外行，然而张先生如数家珍的介绍，给了我一种情绪，我沉浸在了植物的海洋中……

离开了莺湖园，那树、那花、那山、那风、那雨、那人、那情，还时时展现在眼前，忽然感到这里也是个世外桃源，人住在世外桃源里，把自己的身心融合在这绿色中、这静瑟里，才会有一份平常心，才能“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肖甸湖森林公园

5月1日是旅游的好时光，我没带女儿去繁闹的景点，而是去了屯村肖甸湖森林公园。

三轮机动车在乡镇小道上颠簸，我借机向女儿介绍肖甸湖森林公园。在2000年8月9日的《吴江报》上，有一则《肖甸湖要“俏”起来了》的新闻，说肖甸湖9月开园，可观赏到兼融森林景观、果园景观、田园景观和水网景观为一体的一些新的景观。届时，市旅游局将作为“吴江一日游”旅游路线推出……。

吴江无山，无以欣赏山林野趣，如今冒出这么个森林公园，怎不使人怦然心动。

森林公园有十大景点：翠冠润雨、银杏揽胜、桃园春晓、燕竹映绿、枇杷呈祥、香樟吐馨、竹海听涛、水杉参天、池杉映波及合欢园。

这是一个宁静的世界，进入这个世界，你来不得半点浮躁，浮躁就没有游览的好心情，进不了游览的好意境，那么，也不会有游览的好效果。在这里，得用心去游览而不是用眼去游览，我深入其中，忘掉了尘嚣、忘掉了争逐、忘掉了沉浮……。于是，有了一种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

“翠冠润雨”有100亩翠冠梨树，“桃园春晓”有20亩桃

树，“银杏揽胜”有20亩银杏树，“燕竹映绿”有100亩园竹，“枇杷呈祥”有30亩枇杷树，“香樟吐馨”有80亩香樟树。这些景点没什么特别的感受，与游览果树园没什么差别，而且我们错过了开花、结果的季节，树枝上只有绿色，看不到五彩缤纷。然而，这是一个植物的海洋，沉浸其中，吮吸其四散的营养，也会引发你无限遐想，令你乐而忘返。

我感受最深的当算“银杏揽胜”了。过了“翠冠润雨”，就可见到一片3米左右高、有扇形叶子的树林。“是银杏”女儿首先叫了起来。“银杏?”我有点怀疑，尽管我已写过《银杏记》，但我心目中“银杏”是最古老的树种，是高大、古朴的形象。女儿拉着我走上前去看介绍牌，原来这是“银杏”新品种……我这才想到那次去梅堰龙北村喝了他们的银杏茶，据说这茶营养丰富，被推崇为绿叶饮品，当初我还以为是爬上高大的树枝去采撷的树叶，这“银杏揽胜”使我了解到，现在种植的银杏树与桑树一般，采撷叶片举手之劳，顿时我的眼前浮现出了采杏姑娘的画面……

进入由杉树组合的绿色通道，远处是拱形的“洞门”。两边5—7米高的杉树，上面的枝叶互相拥抱，遮挡了蓝天，我们仿佛进入了一条幽长的隧道，这时才开始有“森林”的感觉。

“竹海听涛”，挺拔的竹子既刚劲清新，生意盎然，又如此悠静淡雅，忽然一阵风啸，竹林中发出奔腾之声……女儿突然冒出了一句话“真棒，妈妈一起来就好了”。我想，她是不是想把家搬到这里来呢?我写吴江旧景时，看到古时景点都有竹子点缀，盛泽就专门有“竹堂古寺”一景，说是修竹成片的竹堂，竹子潇洒挺拔、清丽俊逸、凌云有意、郁郁葱葱，它那苍翠欲滴的色彩，清高脱俗的风姿，令人神骨俱清，逸志横生，于是引得晋时的“竹林七贤”闲居下来。那时，我只能从诗文中体味竹林

的雅致，而眼前这“竹海听涛”使我身临其境，如果“竹林七贤”还在，那么，这里或许也会有“七贤把臂竹林游，笏屐曾闻此暂留”的故事。

“你曾对我说，相逢是首歌。年轻是春天的海，青春是绿色的河……”。女儿的歌声把我从遐思中拉了回来。是啊，相逢是首歌，人生何处不相逢，相逢何必曾相识，我与这竹林的相逢是不是也隐藏着什么渊源。

到了“水杉参天”，一种庄严肃穆之感油然而升。这才是真正感觉进入了“森林”。这落叶乔木，树高 30 多米，成片成行，伟岸挺拔。这时，林中只有我们父女俩，一切都如此的静谧，静谧得仿佛有一种力量，要把你的灵魂勾离躯体，畅游另一个世界。

林子中间有个木头小亭，我们走进亭子稍作休息，望着这郁郁林海，我的思绪还在展翅翱翔，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白杨礼赞》，我把水杉看成了白杨，看成了肃立的伟丈夫。我说：“这多象一个个哨兵。“不，”女儿说“更象知识丰富，很严肃的老人”，她接着说：“多么好的地方，能在这里隐居，过自给自足的生活多好”。想不到她竟说出了与她年龄大相径庭的话，她才 16 岁，人生的路还刚刚起步呢！我急忙问“你怎么这么想？”“随便讲讲，严肃的地方容易有严肃的话题。”她是这么回答的。

在森林公园里，我们看到了树木，听到了鸟鸣，但没有遇到野兔、野鸭子在身边掠过，也没有看到白鹭等在水面上嬉戏，然而捧回了一种特殊的情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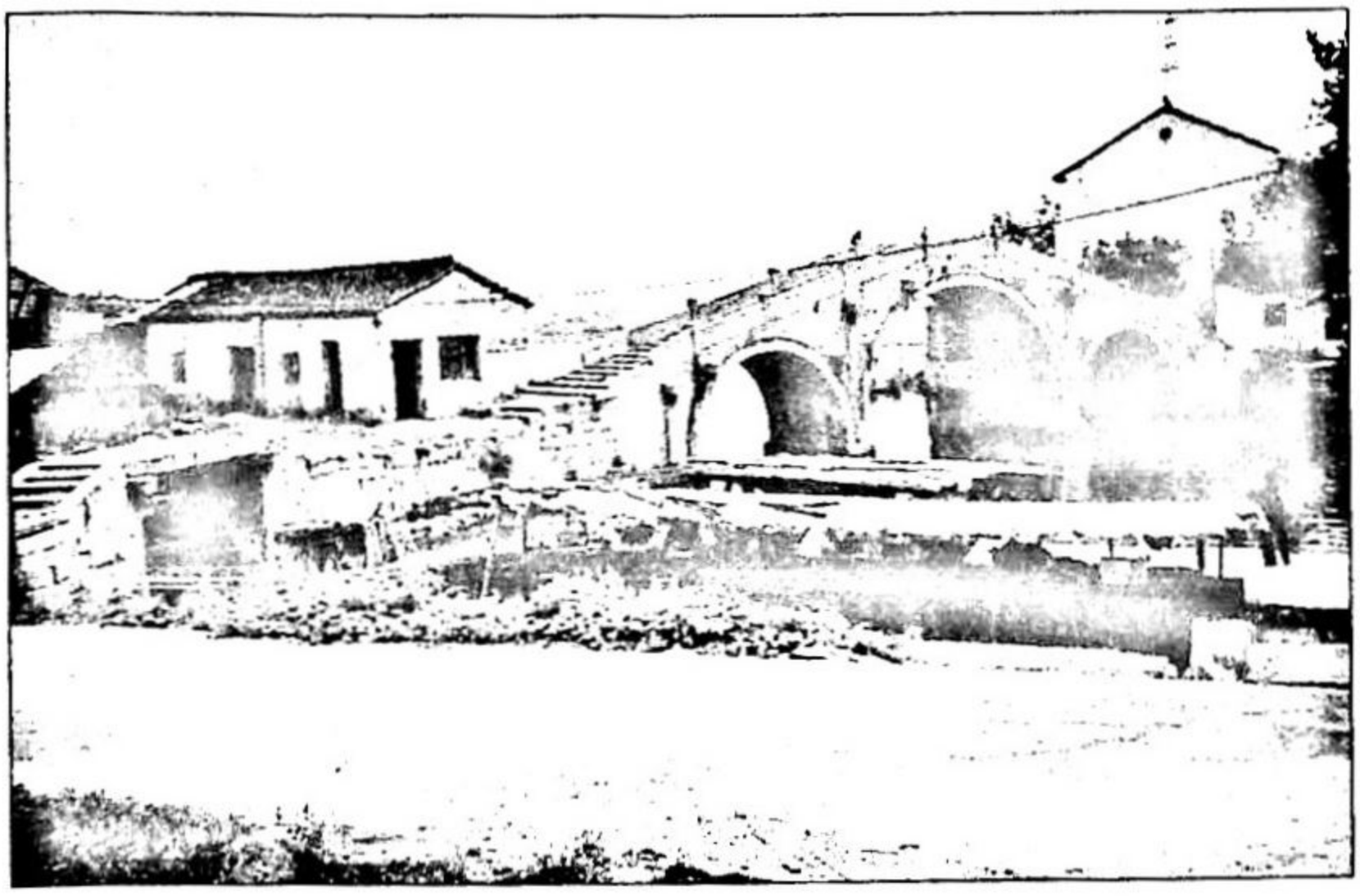
11 点 45 分走出了公园，可是没有去屯村的车，幸亏看门的老汉热心，给我一个名片，打手机从屯村叫来一辆三轮机动车。等车时与老人闲聊，知道这肖甸湖原是一个湖荡，与澄湖

相通，湖上芦苇成片，1968 年为消灭血吸虫，政府组织人力填湖灭螺才形成这片绿地，绿地上种植树苗，想不到三十多年后成了“森林公园”。我问他游客情况，他说，上午共有 30 人。人不多，但他充满希望，说上午市旅游局来了位局长，下午，可能市委范书记也要来……

他看到了肖甸湖的未来，我的情绪也就更好了。这里，确实是个特殊公园，关键如何进一步开发，有人喜静，有人喜动，要使各种旅客适得其所，道路修好了，水道开通了，茶室、民居建起了，那么，人们在此划船、跑马、品茶、休闲；在此观赏植物，追逐动物；在此回避城市的喧嚣、寻找心灵的寄托……这里，一定会真正地“俏”起来。

第二辑

古桥探幽



垂虹桥

东门外的垂虹遗址公园是松陵镇的一景，它，牵连着吴江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垂虹桥，曾是松陵人的骄傲，我手上有一张垂虹桥的旧照片：照片上可以看到“云头滟滟开金饼，水面沉沉卧彩虹”的美景，这七十二孔，一千三百余尺长的长桥，比宝带桥还长，可称为“吴中之冠”。我年幼时桥还在，我家离桥不远，晚饭后，祖母常牵着我的手闲步到这垂虹桥边，领着我眺望落日余辉，天际云帆，数着这一个个圆圆的桥洞。垂虹桥是吴中名胜，历代文人墨客慕名至此，留下了大量诗篇。曾听吴国良先生介绍，他已经收集了历代名人咏垂虹诗 300 多首，其中有宋朝的苏轼、王安石、米芾、郑獬，元朝的倪瓒、刺多拉，明朝的唐寅、沈周、文征明、王士贞，清朝的吴梅，民国的陈去病等。这在桥史上恐怕也应该是个“之最”了。

这里有二则轶事：宋绍熙二年冬，著名诗人姜夔在石湖范成大家作客，作了《疏影》、《暗香》二曲，范成大非常赞赏，临别时将其能歌善舞的青衣小红送给了他，姜夔带小红泛舟归乡，一路上，姜夔吹箫，小红唱词，舟过垂虹桥，兴致更浓，姜夔赋诗一首：“自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轻清婉约，风韵飘逸。宋熙宁七年十二

月，著名文学家苏东坡从杭州去山东高密，与杨元素同舟，另有陈令举、张子野、刘孝叔等人共游吴淞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桥垂虹亭。明月之下，苏东坡与文朋诗友对酒当歌，沉醉欲眠，于朦胧恍惚之中诗情大发。当时，以歌词闻名的张子野已八十高龄，但兴致不输少年，当场作了《定风波令》获得一片喝采声。七年以后，元丰四年，苏东坡在黄州临皇亭夜坐，回想此景，还感慨万千："子野、孝叔、令举皆为异物，而松江亭，今岁七月九日海风驾潮，平地丈余，荡然无复孑遗，追思曩时，其一梦耳"。

清风，明月，良辰，美景，才能使文人墨客尽情尽兴，上述二则轶事足见垂虹桥的迷人之处。

垂虹桥，又使松陵人伤感。因为垂虹桥在 1967 年突然倒塌。

对垂虹桥的倒塌，我曾读过吕锦华写的一段文字：白发苍苍的老人说，"作孽哪？那是因为它冥冥之中已感觉到了一种不祥之兆，那是因为它承受不了突然袭来的风暴呐！"知一点内情的人说："遗憾哪！那是因为桥年久失修，一孔塌下便倒了一大片。"松陵镇的干部则心情沉重地说，"可惜哪！千年古迹竟毁于一旦，愧对后人哩！"

无论什么感想，垂虹桥确确实实地塌了，塌于"文革"，塌凉了松陵人的一片心。

垂虹桥自宋庆历八年始建后，历经多次重建、重修。而其中有一则《赵氏义修垂虹桥》对我感触尤深：明成化十六年，垂虹桥倒塌现象严重，巡抚御史刘魁途经吴江，就令县令重修，县令因缺钱十分为难。此时有赵氏，丈夫屠晟原当朝为官，因病早逝，留下大笔遗产。丈夫新亡后，长子又作古，赵氏连遭不幸时，闻知本县欲修垂虹桥就准备捐资，她招来次子说："你父

遗产，原为兄弟二人拥有，现你兄已亡，尽悉归你。我一怕你将来拥有如此巨资，不思上进，二则欲积点德，为你造福，不知你如何想法？”儿子点头应允，于是，赵氏捐白银一千余两，使垂虹桥修建工程得以完成。

宋范成大《吴郡志》中记了这么一段有关垂虹桥的异闻：宋庆历中有个叫李元的，泛舟过吴江，岸傍见有一尺多的小朱蛇，被牧童所困。李元就拿一百串钱买下，为蛇洗去伤血，放入茂草中。第二年，李元又经过吴江，迈步在垂虹桥上，有人拿了名帖来拜会他，只称是进士朱浚。这朱浚少年风骨清耸，说：“我大人要见君子，但年迈而不能出来，特邀请你去家里，我的家过桥数百步就到”。李元推辞不得，就跟着他过了桥。过桥就见有彩舫舣岸，朱浚拉着李元上了船舫，船急驶而去。不一会到了一座山，只见里面是殿阁凌空，王侯住的地方亦不过如此。一人高冠道服立在殿上，侍立者都是漂亮的女子，朱浚向李元介绍说：“这是我们的大王”那大王说：“小子闲游江岸，不幸被顽童所辱，几乎死在他的手里。赖君子以仁存心救此微命。”李元才记得救蛇之事。这大王置酒款宴李元，并对李元说：“我是南海鳞长，有薄功于世，上帝命为安流王。这里江湖清深，易作膏汉，水甘泉洁，足以养老。”又说：“我要报答你救子之恩，现有女童未成年，你如纳之，当得其助”。又以白金百斤送给李元。李元只带着这叫云姐的童女告辞，那安流王的儿子送李元至垂虹桥而别。这云姐年方十三岁，言笑惠敏，李元很喜欢她。过了两年，李元参加应试，得云姐帮助中了进士。这故事，后来在明代拟话本《清平山堂话本》中成为《李元吴江救蛇》，故事更为完整。之后又被明冯梦龙以《李公子救蛇获称心》为题改编入《喻世明言》，冯梦龙将云姐名字改为称心。冯梦龙曾在故事中如此描写了垂虹桥的景色：“遥望湖光潋滟，

山色空濛，风定渔歌聚，波摇雁影分”。最后写道：“李元终日悒快。后三年官满，回到陈州，除秘书，王丞相招为婿，累官至吏部尚书。直至如今，吴江西门外有龙王庙尚存，乃李元旧日所立。有诗云：‘昔时柳毅传书信，今日李元逢称心。恻隐仁慈行善事，自然天降福星临。’”这发生在垂虹桥边的传说，奉劝人乐善好施。

1967年，毫无文保意识的年代，使这千年古桥冤沉湖心。而如今垂虹桥遗址的恢复还得益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拨乱反正。

我站在堤岸上，看见湖中有8孔残桥遗址，与原桥东端仍留在坡下的数孔遥相呼应，这江南景色，不由使人浮想联翩。

记得几年前，华师大钱今昔教授回吴江寻踪，我陪着他在松陵镇上过街串巷。他魂牵梦绕的阁老厅已无踪迹，但就是这垂虹遗址公园，唤醒了他的童年，也着落了他无限乡思，他拉着夫人，在这里摄下了一个个景头……

听说最近有政协委员提案，要恢复垂虹桥，这是一个喜讯。我曾去过与湖南岳阳楼、江西滕王阁并称为“江南三大楼阁”的黄鹤楼，历史上的黄鹤楼是屡建屡毁。最后一楼焚于清光绪十年。百年以来，黄鹤楼有“名”无“实”、楼址空存。1985年6月，经过五年建设的黄鹤楼重新矗立在黄鹄山上，它既是历史风景的再现，又具备现代园林的功能，吸引了数百万人前去观光，成了武汉重要的文化窗口。垂虹桥有“江南第一名桥”之誉，如果能再现于太湖之滨，古运河之畔。再建历史名人咏“垂虹”碑廊，这里必然会成为江南不可多得的胜景。

北七星桥

我是看了陈志强先生作的北七星桥楹联后决定去北七星桥的，近年市政府仿照盛泽白龙桥将原北七星桥改建成一座三孔仿古石桥。这白龙桥座落在盛泽坛丘龙桥村，清光绪三十四年由盛泽镇丝业人员捐银重建。桥上有四副对联，其中“风送万机声，莫道众擎有易举；晴翻三尺浪，好从饮水更思源。”这副反映盛泽丝绸业状况的对联，使这座桥名闻遐迩。

北七星桥两面也刻了四副楹联，其中三副为陈先生所作。

楹联之一：一泓清水近连笠泽；九里石塘远接京杭。

楹联之二：碧浪跃白鲈，直令季鹰辞主返；金风送斜日，但叫尧佐系舟留。

楹联之三：轻拂水北三江薄雾；畅饮桥南四品甘泉。

三副楹联，写了两位历史人物：张翰、陈尧佐。也提到了松陵的三个景点：九里石塘、三江桥和甘泉。北七星桥，是一条纽带，不仅把北七星桥一带的风情连在了一起，还把历史和现实连在了一起，

我向陈志强先生打听了北七星桥的位置所在，就独自骑车前往。经过大发电器市场，一直往南，约一公里处，看到一座三孔石桥，停车观望，“北七星桥”四个红色大字赫然醒目。桥

东北走向，与九里石塘相连，背后是滔滔的大运河。桥有小河相隔，望着石桥却找不到前往的路。见一庞杨水产批发部，几个人在那里聊天，经他们指点，穿过一个养鸭子的地方才走到运河边。在临河的半尺宽的塘路上，慢慢地向北走去，望着滚滚运河水，心里还真有点紧张。走了五十多米上了石桥。

这石桥十分宽畅，我沿着石级到了桥顶。一上桥顶，我的心情豁然开朗起来，陶醉在这无限风光和遐想之中……

古运河河水奔腾，浩浩荡荡。不时有运输船只在眼前驶过，那长长的拖船如一条巨蟒在水面上漫游。这运河为江南段，北起镇江，南迄杭州，全长 400 公里，是京杭大运河最南的一段。中央电视台的《话说运河》节目，诉说了大运河的历史和现实。自隋大业六年(610 年)开这江南运河，大运河流经吴江迄今已有 1300 多年的历史。正因这运河，多少文人墨客游历苏杭，在吴江留下了连绵的诗篇，也正因这运河——贯穿江南的大动脉，才有了推进了江南经济的流通……

北七星桥，连接着一条简朴平整的行道，这行道贴着大运河蜿蜒向前方，这就是吴江历史上的主干道——古塘路。这古塘路曾在吴江交通史上留下过辉煌的一笔。吕锦华女士的《古塘路晚照》中，有这么两段话：

“唐元和五年，有人站出来牵头修堤了，刚刚竣工的土堤，象一条巨蟒匍匐在吴江大地上，一下子牵动了所有人的心，外出谋生的商人学士官吏可以用坐骑了；外出游览作客的百姓可以改用马车了；即使遇上刮风下雨什么的，走在不颠不簸平平稳稳的大堤上，心里便踏实了……”

“自唐宋起，苏州至嘉兴的塘路，分为五段，当时曾有不同叫法。北七星桥至南观澜浦叫古塘，自观澜浦至彻浦桥北三里处叫石塘，石塘皆以一式大青石垒筑，气势宏伟，“九里石塘”

曾名噪全国……”

我站在北七星桥上，眼光还在向前延伸，渐渐地、渐渐地，眼前仿佛出现了松陵八景之一的“龙湫甘泉”，演绎出了一幅画面：

甘泉桥横跨吴淞江，桥下有甘泉水甚清冽，相传唐朝茶圣陆羽品着泉水，对吴淞江的水作了评价，品为天下第六泉。宋朝右丞张达明，提笔书写“桥下四楹水，人间六品泉……按说前面就是“甘泉桥”所在，这勾起了我寻觅甘泉桥的欲望……

下了北七星桥继续往南走，来到了一座平桥，桥宽而长，可以走车，我想这是不是甘泉桥，踏过一片泥地走上了桥，然而，找不到桥名，拍了三张照片后，不无遗憾。走上公路，碰上了一位老人，我赶紧上去叫声“老伯”，然后打听甘泉桥。那老伯说，这不是甘泉桥，是南七星桥，甘泉桥原在这附近，但已经拆了……我没看到甘泉桥，却听到了一则有关泉姑娘的传说：

传说，唐朝时，这里住着一户人家，母子俩相依度日，儿子名叫水根，自幼聪颖，读书过目不忘。一日水根与几个学友去浙北游玩，来到天目山上，水根走迷了路，独自置身在竹海之中，忽然遇到了一位天仙般的姑娘将他领出了竹海。水根回家不久，这里突然来了一位姑娘，塘河边也生出了个泉眼，这就是水根在天目山相遇的姑娘名叫泉姑。两人不久成亲还生了个儿子。正当家人和和睦睦过日子时，太湖狂风四起，河水陡长，泉眼淹没了，泉姑娘也不见了。原来这泉姑娘是天目山里的一股清泉，私自下山成婚，违了山规，被山神察觉把她逼回天目山，围在山岩下，后来，水根家的泉眼终于淤塞了，但人们没忘记这“甘泉”，连这里的桥也叫甘泉桥……

说着说着，又来到了北七星桥，我隔岸望着这座宏伟的大桥思绪万千。忽然，眼前展现出了陈志强先生描绘的这么一幅

场景：

早晨时分，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驱散着弥漫在桥上、塘岸河面的水气，此时，抵临北七星桥，一边轻拂着迎面而来的薄雾，一边观赏着周围由小桥、凉亭、运河、古塘组成的水乡风景图，甚是怡然自得；学着当年“茶圣”陆羽的样子，带着茶灶和书、笔床等物乘舟到桥南的甘泉河边，一边舀水煮茶品尝“甘泉”，一边对景吟诗，其乐不可不谓融融矣！

仙人桥

应沈兰冠先生之约，我去八坼直港村看仙人桥，菀坪路口下了车，改坐机动三轮车，到地毯厂门口。一开车门已看见沈先生在路下小店门口招呼。

两人到建筑工地借了自行车，经明星菜市场向南而去。有了个好天气，自然更有好心情，一路骑车，沈先生滔滔不绝地跟我讲起了仙人桥的故事。

相传在元末明初，有位姓张的石匠在直港村造了东岳庙和东岳桥。他每天从住所去工地，需经过直港村。直港村有一条小溪，宽五米左右，不深，但水流很急，人经过时必须淌水而过。张石匠每天经过小溪都带块石头堆垒在小溪两边，今天一块，明天一块，经过十几天光景，两边已垒起了两堆石块，接着又抱来了一长石条架在石堆上，于是成了一座石桥。由于桥墩由不规则的石头堆积，人走上石板，桥就会动并发出“及各”之声，无桥名，当地人就叫他“及各”桥了。这桥经过了上百年的风风雨雨，经过了成千上万次的“及力各”，看上去摇摇欲坠，但至今却还没有塌掉，有人就说有仙人在保佑，于是“仙人桥”的名字由此传开了。

说着说着，已经进入了村道。不一会，沈先生的自行车停了下来，说到了。我急忙刹车，下车朝前观望，都是一片绿色，

哪有什么桥?他把我引到了一个长满蒿草的地方,说这就是以前的小溪,现在已被填成平地。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发现,确有一长条低洼之处,两边的堤岸依稀还可分辨。村道的两边都有,这溪痕与村道形成了十字形。"那边还存小溪"沈先生说着领着我沿溪痕向南而去,走了 10 米左右,果然看到了小溪,溪里蒿草丛生,长满了小树和杂草,已成一潭死水。我急着想找"仙人桥",沈说在村道的北面,于是我们就往回走。

过村道向北沿着溪痕向前,约 200 米处,沈先生又说到了,可我眼前还是荒芜一片。他走进了草丛拨开蒿草,里面真的露出了石板,石板上铺满了干蒿草,想不到这仙人桥藏匿得如此好。等他把蒿草清扫干净,一座石板桥显现在了我的眼前:这桥高不过半米左右,中间石板长三米左右,宽约 40 公分。"看这桥墩",顺着沈先生的指点,我跨进蒿草丛向石桥下面看,只见石板由一些不规则的石头垒起,缝隙时大时小,随意堆积。桥板离地面大约 30 公分。

如果不是沈先生的指点,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发现这座桥的,或许看到了也不认为是桥。他说他那时从练聚走八坼,过小溪就必须经过这座桥。我带着好奇心跨上石级,踏上石板,装出走桥模样一步步向前迈。或许是我人轻,或许是溪干了泥粘满了桥墩,这桥倒十分平稳,没有发出"及名"之声,然而这是我看到的最特别的桥。带着好奇心向沈先生打听张石匠,他也不太了解,但说前面村上有个叫潘文祥的可能知道。

于是,我们就骑车朝西向村庄而去,到村口一打听,想不到这潘文祥去年已经过世。真是好失望。有个村民说前面还有位老人了解乡情,于是我们又驱车前往。见一幢楼房,楼前有一块白场,正要向前问信,沈先生碰到了一位熟人,当过大队会计的陈明德先生。陈先生一听来由,就说是有位老先生,还

是有文化的，可能了解点什么，并十分热心地陪同我们去造访。

在骑车途中，陈先生说他家住的地方有座王家桥，是明代的，几年前民政上还拿出钱来修过。他这一说又引发了我的兴致，于是先去了他所在的村去看王家桥。

这村道很窄，我骑车技术不好，记得在平望时，与妻子一起骑车去她插队过的地方，那时还都是乡村小道，一不留神就连人带车一起摔到了沟里。我小心翼翼地骑着，终于骑到了头，穿过树丛看到了一座单孔石桥。陈先生介绍说这王家桥一带，以前曾是个热闹的地方，有茶馆、商店，附近还有只观音堂，后来改为民众小学。他以前来看过这桥，在桥下看到一块石刻刻着明代的年号，但具体内容记不得了。

我一看这桥，显然看得出是新修的。这桥除桥面石级和龙筋，间壁均为青石建筑，到了桥前，急急忙忙跑下河堤去看桥名，看石刻。朝桥上面仔细端详，只见桥拱的石头上有“如意”之类的浮雕，但字看不清楚。陈先生很自信，他说应该有石碑，原来真见过的。他嘀咕着一人走向了村落，不久撑来了一条小船。我上船与他一起在桥拱下寻找石碑，在桥拱下，发现几块有浮雕的石块上有字，用水洗掉泥见有一块上刻着：“沈泽同妻吴氏喜捨捐救”、“石壹□□□先妻皆□□□”，许多字被石灰涂得看不清楚，我想这桥是当时人捐资修建的，但什么年代不知道，小船在桥孔下转了几圈，还是没能找到石碑，只得摇出系岸。在要上岸时，我忽然发现，在桥壁上有一块石头特别光滑，因为有南厍聚龙桥的经验，我想这会不会是石碑？由于眼睛近视不能辨别，就叫陈先生把船撑到了桥壁边。仔细一看果然有字，好象都是些人的名字。于是沈先生借来水桶和拖把，把石板洗干净了，字也渐渐地显出来了，我也跨上了船头，

辨别着石板上的字，老陈一字一字地念，我一字一字地记："重建朴泽桥助资善信各保祷增延云□仍□茂□洁祥如意者康□三年□□午立。"后面排列着五行人名。每行29个，一共145人。

虽然还有六个字没能辨出，但我知道了这桥叫朴泽桥，由145个村民投资重修于清康熙三年。这是个意外收获，我一高兴，扶着桥壁的手一用力，小船荡了开去，一个摇晃差点掉入河中。后来我查了这朴泽桥，俗称王家桥，果然建于明朝，是明嘉靖三十四年建，清康熙三年重修，为我市现存不多的明代石桥之一。

看完了朴泽桥，我们就继续往前而去。找到了那位老先生，很遗憾现在我忘了姓名。那老先生一见我们到来，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然后拉开了家常。他说，他听说过仙人桥的故事，这造桥的张石匠是造石桥的祖师爷，相当于木匠中的鲁班，造桥很有名。他当时是来造东岳庙和东岳桥的，而这"仙人桥"是他无意间垒成的。他说当时东岳庙规模很大，与横扇四都的庙相对。这里称东东岳，横扇称西东岳。东岳庙边上有东岳桥，还有雌雄两棵银杏树，相传金兀术曾用这树栓马。这东岳桥上长有葛藤，这葛藤是在石头中自然长出的木质树，树叶能治感冒，长的果子叫"凤乓"，可做冷饮。东岳庙原在四月二十八、二十九、三十要做三天戏，叫三本戏，四乡的百姓都要去看。具体故事他不能说，他告诉我们，东岳桥还在，有个东岳庙的小道士也还在，最近还自费搭了一间小屋，他可能知道点详情。

告别了老先生，也告别了陈先生，我与沈兰冠先生骑车去了东岳桥。首先看到一座石板平桥，现在河道已经阻塞，边上垒起了堤岸，堤岸上走人，桥已成了摆式。这桥有八块长石条

组成，桥面并排着四块宽 0.4 米左右的长石条，东西桥堍各有两块宽 0.8 米左右的石板，桥面宽 1.6 米左右，跨度 5 米左右。我们在桥边的堤岸上看到桥的石条上刻着五个阳文大字“重修大生桥”，桥下面有浮雕，雕着如意莲花之类的吉祥物。原来这桥学名叫“大生桥”。过石桥看到一片绿地，这原来就是东岳庙的遗址，走过草丛来到了一间砖房前，见这砖房里，挂着三条横幅，中间写着“东岳大帝”，两边分别是“一心向善”和“保你平安”。中间横幅下面有东岳大帝之像。边上还有两行字：“本屋由原东岳庙道士自费建造，让香客知道大殿的位置。”

回到桥边向北，在一排平屋里，找到了原东岳庙道士，这道士姓苏，现在已是年近古稀了。他是 1948 年做道 士，解放后参加了志愿军。从他那儿我们又了解了有关东岳庙的故事：这东岳庙很大，据说比平望小九华、殊胜寺都大。是盛墩的举人吴老爷所修。每年年廿七，七十二只圩头的人都要前来。庙宇所在的圩头是一块浮墩，墩有三座桥相连，相传这浮墩由淤泥日积月累而成，大风时会顺风向浮动。刘伯温经过这里，一看这里要出皇帝，出了皇帝就要天下大乱，于是就在这里造了三座桥，三个角把这浮墩牢牢绑住，浮墩就固定不动了，明朝也就太平了。

吴江是水的世界，桥的王国。我曾写过一篇《桥的随想》，写到不少吴江的桥，然而，沈先生带我看仙人桥却是闻所未闻，不曾想这里也有奇特的桥，也有着如此迷人的故事。吴江，还有许多类似的文化遗产有待人们去开掘，但许多老人已经作故，时不我待，许许多多石桥翘首期待着我们的关注 ……

同里三桥

同里镇上有三座古桥，长庆、太平、吉利。

长庆桥，明代成化中里人陈锏、谢忱改建，1988 年清理两侧金刚墙上的杂树时，同时对拱面建筑进行加固，桥联是："共解囊金成利济，好留柱石待标题"。

太平桥，清乾隆十二年由里人范景烈等重建，梁式桥小巧精细，桥边有楹联："永济太平南北路，落成嘉庆廿三年"。

吉利桥，清时里人范景烈重修，1988 年同里镇政府重建，半月拱桥，南侧桥联为："浅渚波光云影，小桥流水江村。"北侧桥联为："吉利桥横形半月，太平梁峙映双虹"。"双虹"指的是太平、长庆，把三桥联成了一体。

走出崇本堂，就到了三桥，导游小姐必然会如此介绍："我们现在站着的是长庆桥，正前方的梁式石桥为太平桥，左前方的拱形石桥是吉利桥。三桥小巧玲珑，构筑典雅，因呈'品'字形横跨河面，故有'桥中一品'的美称。同里人每逢婚嫁、生日等喜庆事，一定要约亲朋好友来长庆、太平、吉利三桥走一圈，以桥名保幸福、求平安、图吉祥，今天各位作客同里，就请一起走三桥吧"。

同里就是桥多，全镇有 49 座风格迥异的石桥，而这三桥更有特色。特别是"走三桥"这古老的民间习俗，千百年来广为

流传，也成了同里的文化遗产。走三桥时，导游小姐会赠予美好的祝愿："走过长庆桥，青春长驻永不老"，"走过太平桥，一年四季身体好"，"走过吉利桥，生意兴隆步步高"。

那天，我到同里，那里的朋友送我一本严品华先生主编的《同里》，走完三桥休息时，我翻了起来，上面描述的《民间风俗走三桥》一下子吸引了我，几乎每个走三桥的人，都能寄托自己心中的希望：小孩子走三桥，读书聪明成绩好；老年人走三桥，鹤发童颜身体好；小伙子走三桥，平步青云前程好；大姑娘走三桥，天生丽质又苗条。镇上居民婚娶时，更是要让新郎、新娘在鼓乐声中抬着花挢走过这三桥，据说走了三桥可以夫妻和睦恩恩爱爱白头偕老。另外，老人适逢66岁生日时，是日午餐后，也要走走这三桥，说可以延年益寿。到现在，对三座桥的美好寄托，更是有了新的发挥，连婴儿满月也要由其母亲抱在怀里在三桥上走上一圈。

三桥，是同里的骄傲，走三桥，是同里人的幸福，我闭上眼睛，想象着另一幅同里人走三桥的美好情景：月明星稀的夜晚，月光温柔地给宁静的古镇涂上一层淡雅，柔和的色彩，相依的恋人在静瑟中走上三桥，对着明月，默默地祈祷：走上吉利桥，祈求比翼连枝，秦晋永好；走上太平桥，祈求双宿双飞，琴瑟和调；走上长庆桥，祈求一双两好，白头偕老……这是一幅多浪漫、温馨的画面。

忽然一句外语划破了沉静的幻觉，只见两位外国老人相扶着走上了吉利桥，他们一边走，还一边大声地说着、笑着。啊，走这三桥上，想走这三桥的已不仅仅是同里人，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也有来自海外的侨胞和国外游客。这同里三桥，不仅给同里，也给全国、全世界的人们献上了美好的祝愿，"走三桥"这纯朴的乡俗，也随着美好的祝愿走出了同里，走出

了国门……

回到家里，想着同里的三桥，想着“走三桥”的习俗，辗转反侧。便到书桌前，翻开《吴江日报》合订本，翻着翻着，翻到了2000年7月18日，副刊上有顾美珍的一篇《三桥缘》，我连忙一字一句地读，一段一段地看，心中的甜酸苦辣都和这三桥缠在了一起。我记住了这故事：

这是个好日子，小乔要出嫁，同里风俗，大喜之日要双双对对走三桥。当年，三桥铭刻着小乔奶奶和小乔妈妈走三桥的辛酸经历。

小乔奶奶的夫家是户苦人家，却顶了高利贷，租来了珠光烁烁的凤冠和一顶小花轿，想让新媳妇走一走三桥图个日后的吉利。小花轿颠儿颠儿来到吉利桥畔，正要拾级上桥，却听一阵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一顶花团锦簇的八抬大轿强盗似地从后面冲了上来。大轿抢先上了吉利桥，小花轿差点被撞下河去，小乔奶奶一个踉跄，额头撞在桥栅上留下一道清晰的血痕。原来是米行老板嫁女。小花轿等了半天才上了吉利桥。

小乔妈妈出嫁时，正逢“文化大革命”，结婚那天，这对小夫妻执意要走一走三桥。以求日后消灾避祸。这是大破“四旧”的时代，不敢在光天化日下走，一个寒风凛冽的腊月的深夜，新郎、新娘偷偷地来到了桥堍。他俩手挽手小心翼翼地走上了三桥。太平桥上不太平，桥面上横七竖八刷满吓人的大标语，“打倒×××”、“砸碎××的狗头”，小乔妈妈心里慌乱一团，一脚踩空，身子直向前仆去，幸亏小乔爸爸顺手拉住，左脚却扭伤了脚筋，小乔妈妈落下了跛脚的残疾。

今天，小乔要出嫁了，当然，她也要走一走三桥。现在走三桥不坐花轿，新郎、新娘款款出门，小乔婀娜娇艳的脸庞衬着洁白的婚纱，倍添妩媚。突然，一阵悦耳的唢呐声迎面而来。只

见熙熙攘攘的游人中晃动着一顶披红扎绿的花轿，花轿里坐着一对老外夫妇，白发、蓝眼。或许，今天是他们夫妇的金婚纪念。小乔在想着，只见外国老夫妇在向她招手，原来，老外夫妇邀请这对新婚夫妇一起走三桥。“走—三桥喽”！轿夫拉着嗓门长长吆喝了一声，乐手奏起了《喜洋洋》乐曲，丁字河畔的人群中爆发出了欢快热烈的掌声，“咔嚓、咔嚓”长庆桥、太平桥、吉利桥和这一老一少的中外两对新人留下了永久的倩影。

看完了故事，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这民风、民俗，这长庆、吉利、太平，得有一个好的时代的佑护，天时、地理、人和是在什么时候也不能分开的。

我们有幸，能快乐地走过三桥。

思本桥

吴国良先生曾告诉我，如今吴江所存最古老的桥要数七都的东庙桥、八都的香花桥和同里镇的思本桥了，这三座桥都建于南宋，历史悠久。同里离松陵最近，就想去看看思本桥，而这思本桥又离同里镇最远，好几次到同里，但居然一次也没有机会去看。

桥是水上的虹，虹是天上的桥。吴江自古为水乡泽国，有“百川之宗”之称。数以千计的桥与吴江结下了不解之缘，整个吴江到处可以听到“天上星多，地上桥多”的说法。

吴江现存古建筑，也是以桥为多。我手上有 51 处吴江市文保单位的名单，其中桥有 18 处，包括：同里思本桥、富观桥，七都东庙桥、洪恩桥，八都杏花桥，松陵垂虹桥、三里桥、朴泽桥，平望安民桥、安德桥，盛泽升明桥、中和桥、泰安桥、白龙桥，震泽禹迹桥、思范桥 ，八都与七都交界的双塔桥。

翻开《江南胜迹》一书，有条目介绍“思本桥”：

位于吴江同里镇辽浜村。据地方志记载，桥为南宋宝祐年间（1253—1258）诗人叶茵所建，俗称思汾桥，单孔拱形，东西走向。除部分花岗石级外，其他均由紫石（武康石）砌置。全长 22.5 米，中宽 1.85 米、堍宽 1.9 米，河面较宽，桥孔跨度达 9 米，矢高 4.5 米……

我在写“同里八景”时有所了解，叶茵是宋代著名诗人。他在九里湖滨建小竹墅，里面有“曲水流觞”、“竹风水月”、“峭壁寒潭”、“广寒世界”、“盟欧”、“野堂”、“安乐窝”和“得春”、“赏心”、“寻源”三桥组成十景，更有假山一座，山上有六角凉亭，亭外齐刷刷地围着九棵枝体遒劲、针叶郁茂的青松……他曾留下不少诗篇，我曾读过他的《次范无外孙花翁游法喜寺韵》诗：“两桥横处放潮回，桥外花村涨晚埃。省事老禅门闭早，焚香对月礼如来。”。

而我如愿去看思本桥也是个偶然的机会，大概在前年，刘延华女士来电话说有个台湾的沈映冬老先生正在写《倪云林隐踪记》，要去同里看思本桥。我没有去过思本桥，再加上有远方来客，当然欣然前往。去以前特意查了有关史料，先了解一下倪云林与同里的关系。

《吴江县志》记载：倪瓒，字云镇，无锡人，诗画清绝为世所珍。至正间避兵吴江寓同里及华严寺。志书还录了倪云林的两首诗，其中一首是《同里》。《同里志》也有记载：同里镇之南有叶泽湖，曾为镇上大姓叶氏产业，故一名叶宅湖。倪云林为避兵燹，变卖田产，雇舟为家，浪迹江湖，途经叶泽湖，为其湖光波影、港汊纷枝、竹篱村舍而倾倒。遂泊舟觅屋栖隐于此。倪云林曾作《叶湖别墅图》记事。

那天，我们一行人驱车去同里，在同里镇郊外潦浜村的一条小河边停了下来，沿河朝北而行，走了大概 30 米，就看到了一座桥，全桥为白花腾攀附，远远看去不象石桥而象是一簇绿荫。沈老先生很兴奋，健步向前走着，边走边问着有关思本桥特点。刘延华女士告诉他，这桥顶石梁采用两端向中间渐渐增厚、外侧又凿成弧形的做法，显示了宋代桥梁古朴逸秀的特有风貌。

到了近前，思本桥的全貌才出现在眼前，只见这桥拱券呈半圆形，与水中倒影虚实相接，合成整圆，波光粼粼，秀丽异常。然而，拱圈以分节并列砌置，由于年代久远，券石表面已在风化漫漶。石级全部掩在了绿丛中，稍远一点，看上去不象桥石级，倒象一条上山的小道。沈老先生在桥边徘徊着，选择摄影的最佳角度，思本桥的一个个倩影，不停地定格在他的相机里。

看着思本桥我忽然想起，徐文初先生说过，思本桥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它在设计上的独具匠心，桥洞是“O”字，半个在水上，半个在水下，据说，这在我国桥梁建筑史上并不多见，颇有研究价值。

在思本桥畔，我浮想联翩。世界上许多事物因为度去青春、耗尽精力而生萎靡倦怠之态，桥则不然。你看，它古朴俊逸，蹲卧在河面上，那斑驳的石阶，那风化中的石梁，透露出令人兴奋令人激越的精神。从思本桥，我们可以寻觅叶茵的行踪，也可以寻觅倪云林的足迹。思本桥如此，其他的桥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可以从留下抗倭遗迹的胜墩袅腰桥上感受到古代吴江人的勇气和力量；从刻着“晴翻千尺浪，风送万机声”的盛泽白龙桥上领略古代吴江丝织的氛围；从被冯梦龙写进《警世通言》的南麻延陵桥上，读到吴江历史的变迁；也可以从震泽禹迹桥的层层石阶里，聆听大禹治水的决心和信心；从平望安德桥的倒影里目睹颜真卿慷慨激昂的诗歌笔墨；从同里普庆桥“一泓月色含规影，两岸书声接榜歌”的楹联中耳闻古镇的朗朗读书声……

“看那边小店”不知谁说的一句话把我从遐想中拉了回来，只见桥边不远处有一间砖石结构的平房，一扇小门，傍有四个字“思本小店”。沈老先生又兴致勃勃地拿出相机。这店是

新店，平平常常，但令人激奋的是这“思本”两字。

这次思本桥之游，这桥、这人、这情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沈先生为了研究倪云林，特意从台湾跑到大陆，从无锡跑到同里，他沿着倪云林的足迹，一步一个脚印地采集资料，体验倪云林的人生，这种执着，这种认真，对我们不也是一种启迪吗？

不久，我收到了沈冬映先生寄来的，由香港文渊阁学术资料供应中心印行的《倪云林隐迹记》，这本书封面设计就引人入胜：右半面是汹涌的波涛，左半面是书名，并有一行小字“寻访六百多年前倪高士湖泖踪迹一述所得”。翻开目录，里面有不少章节涉及吴江：“才到桐里那是家”“宋桥怀古”“松陵原上”“笠泽胜事知多少”“鲈乡吴江”“回眸千载系垂虹”“近代垂虹亭长陈去病”“枫落吴江冷”……我急忙翻到26页“宋桥怀古”看同里思本桥，三个页面刊载了“思本桥”的四张照片：思本桥全景，思本桥石阶，思本桥石碑，思本小店。这思本小店照片上，还特意印了上四个字“宋桥怀古”。除介绍文字外，还有诗句：“一往河汾念师恩，倪高士隐着屐痕”、“唯有千年老桥梁，看尽人间几夕阳”。没有作者，也没有说明。从照片和诗意感觉，沈老先生从这思本桥，寻得了倪云林的足迹，也感受到了世道的变迁……

思本桥，是历史的见证，我还得重复沈老先生运用的诗句：“唯有千年老桥梁，看尽人间几夕阳”。

安德桥

平望莺脰湖畔有一座拱形单孔古桥，南北走向，跨于古运河与荻塘交汇处。我在轻工公司工作时去吴江皮革二厂常过这桥。然以前未了解这桥的历史，也未曾听说过这桥的故事，因而过桥时从不经心。

1994年写“历代名人与吴江”，查县志、镇志时，查得一收获，原来这安德桥建于唐大历年间，南宋淳熙十二年重建。曾有文人留下诗篇。

南宋诗人杨万里途经平望，船过安德桥而不用落帆，安德桥的高度令他惊叹，便突发了“乱港交穿市，高桥过得桅”的感慨，也留下了安德桥的真实写照。

这安德桥，保持着古朴的风采挺立在大运河上。曾使无数风流雅士竞折腰。这安德桥的由来在徐文初先生写的民间传说《磨盘山》一书中有所记载：

相传这里原本无桥，全靠一只渡船迎送过往行人。有一年，来了个叫袁小三的渡工。此人贪心重，性奸刁。一年秋天，渡口来了个穷书生，年记三十上下，要摆渡过河。袁小三爱理不理地说，“喂，要想摆渡快掏钱，无钱休要来摆渡”。书生好言恳求“大叔，小生上京赶考，一路依仗卖文维持，所剩无几，还望大叔行个方便……”“哼，别咬文嚼字啦，快上船吧！”书生叹

了口气，跳上渡船。船到江心，袁小三开口问："喂，你可知摆渡的规矩？"书生摇摇头说："小生初来乍到，尚未听闻。""那我就明说了，我的渡船历来是论钱动橹，快交钱吧！"书生从衣袋里摸出了仅剩的三个铜钱。袁小三接到手里，掂了掂，板起脸，冷冷说"这三个铜钱，只够摇到河心，对不起，我要摇回去了，是进是退请便吧！"书生听了气得五内俱焚，他看了看袁小三又望了望滚滚流淌的运河，顾不得秋后的寒意，咬紧牙关，跳了下去，用尽全力向对岸游去……寒往暑来，一晃三年过去，秋天又到了。一日平望官道上锣鼓铿锵，行人纷纷让道，一顶八人抬的大轿直奔运河渡口而来。袁小三见来了大官，怎敢怠慢，匍伏在地口称"小民袁小三恭候大人过渡！"大轿停下后，一个身穿红袍的巡抚跨出轿门，朝渡口打视一周便问："此渡有何规矩？"袁小三觉得奇怪，战战兢兢地说："小的不敢""今日本官只带三个铜钱，不知可愿动橹？""这个——"袁小三听这话音似乎熟悉，眼梢偷偷向巡抚望去，不看则罢，这一看吓得两眼发直，原来眼前的巡抚正是三年前被他奚落捉弄过的穷书生！他急得磕头求饶。此时，吴江县令带着一批乡绅赶到了渡口，见此情景十分不解，待弄清原委，便要处置袁小三。巡抚轻轻摆了摆手说"且慢，本官意欲在此渡口建桥，愿献五十两，不足之数还望众位解囊资助。"众人齐声应诺："大人造福乡民，功德无量，我等理当效犬马之力！"巡抚正色说道："蒙众位抬举，就此订下君子之约，烦县令即日督办。"说到这里，巡抚将目光移向袁小三，"至于袁小三么念他少有教养，不明事理，免究其过。今罚其建桥期间充任劳役，而后自谋生路。"不久，这个水宽流急的运河渡口，凌空架起一座又高又大的单孔石拱桥，人来人往，方便多了。由于这桥是巡抚捐款集资所建，人们就以他的名字——"安德"取作桥名，叫"安德桥"。

安德桥南北堍原有楼阁和厅堂，这楼叫齐月楼，堂叫皇华堂，楼上有栏、有槛，登上楼台，可以“揽莺湖之胜杰，望鞠掌之劳臣。春则桃柳缤纷，夏则荷风馥郁。一行村落，耳闻犬吠鸡鸣，四顾田畴，目观白蘋红蓼”。唐书法家颜真卿有《登平望桥下作》题诗：“登楼试长望，望极与天平。际海菲葭色，终朝鸂鶒声。近山犹仿佛，远水忽微明。更览诸公作，应高题柱名。”王肇均先生在《吴江诗咏》中，对这首诗作了讲评：诗开首两句写作者登楼远眺，尽目力所及看到的是海天齐平，分不出哪是海，哪是天，海天一色，辽阔无限。三四句近写海滩岸边芦苇中的复盖得周密无隙，清晨朝霞芦苇中的野鸭在水中嬉笑自啄，不时跃起跌落。近山因水气朝雾未散所以隐约可见，空中的秋南来，春北去的候鸟大雁，列着阵势在蓝天飞行，而这水则霞光初照，水浪起伏，浪尖浪谷鱼鳞似的微光时隐时现。远山近水，菲葭秋色，鸂鶒声声。这些自然界的勃勃生机，给颜真卿以大自然清美的感受。真可说是“结庐在人间，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这种如出世超尘的情景与那些追求朱门、仕途，追求功名利禄的人来比，诗人心胸自然开阔。

安德桥，平望驿，吸吮了水的精华，采撷了天之灵气。这桥也就留下了则则传闻故事。相传宋朝宰相于琮南迁过平望安德桥，他的小儿子于涛等人随同。有一老人直人船中，自称曹老，对于涛说：“郎君此后官职同显，不必忧也”，还说了其他一席话。后来于涛辅助淮南王杨行密，当了副车，其他事也一一皆验。这则《吴江县志》里记载的故事，难说是真是假，然而这，也给安德桥，给平望驿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安德桥是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在吴江的桥梁史上有其特殊的地位，现在，虽然四周的景观已经变化，驿楼亦早已荡

然无存，然而站在安德桥上，还是能够观赏小桥流水人家，还是可以展望小九华的寺院景观，还是可以领略莺脰湖的湖光水色，吴国良先生写的“小桥故事多”系列文章中，如此描绘安德桥：“一方桥孔，把古镇人家尽揽腹中，桥顶栏石设计成坐骑式，既可供行人歇息，又可远眺莺脰湖森然碧波，仍不失为平望一胜景”。

艾煊先生说过：“桥是路的延伸，桥是路和路的焊接点。在吴江，无桥，即无路。”

双塔桥

在七都镇志办，邱秉衡老师向我介绍说，七都李家港村有双塔桥。跨七都八都两镇，最早建于明代，桥边有浮碧庵，曾是电影《杜十娘》的外景拍摄基地。这下子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他就陪我去了李家港村。

一路上，我无遐瞻望水乡风光，只是专心地听邱老师讲双塔桥。

双塔桥，原名双林桥，明洪武中建。原东西两端都是三孔桥，桥堍各镇一石塔，所以俗称双塔桥。万历七年，南浔董份重修，后来两桥都圮。清雍正七年，里人盛宣令、邱美中募捐重建，东桥仍建为“三拱”，西桥则易石堍而成了板桥。光绪二十七年重修。

上了公路桥向北观望，就可见有两座一字形排列的石桥。东面的是三拱石桥，西面为石板平桥，首尾相连，一看到这双塔桥，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周庄双桥。周庄的“双桥”是八字形的，而这里的“双桥”是一字形的。周庄的双桥同样建于明朝，大概在万历年间，象一把钥匙，又称钥匙桥，这双桥之所以闻名海内外，原因主要是在周庄，不仅是它的古拙斑驳，而且是名人效应，画家陈逸飞，一幅“双桥图”在美国展出后就被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阿德曼·哈默博士买去，这美国博士

又将这画送给了邓小平。而七都这座双桥与周庄的双桥有异曲同工之美，可以称它为“链条桥”，然而，它这么默默地躺在太湖之滨，及少有人问津。人出名在有机遇，桥出名倒也是如此。

下了坡，来到桥边，进一步看清了桥的雄姿，两座桥在河水中的倒影显得格外媚丽，一边三个圆，一边一块方，平凸各异，形成了拱形与梁式一体，方孔与圆孔同映。一边是似一个梭形状，一边是如梯形状，圆形、矩形、方形、梯形，这些几何图形的组合巧夺天工，给人一种更为奇特的想象。

邱老师告诉我，这桥两堍原有两座塔，塔不太大，但小巧玲珑，镇在那里，纯净、庄严，是水乡一宝。两塔都在“文代大革命”时被拆除。

这双塔，如能保持至今，就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中国名塔》一书中介绍了 13 座塔。而只有四座双塔：山西太原永祚寺双塔、安徽宣城广教寺双塔、福建泉州开元寺双塔和江苏苏州罗汉院双塔。一座桥头塔：福建晋江安平桥头塔。而七都这座立在双桥两堍的双塔可能是全国独一无二的。

我走近桥边，就见到桥上镌有楹联，但记不得详细了，眼睛不好，看不清字，邱老师念了起来：

南向主拱：是吴中第一津梁，揽太湖三万六千顷；问劫后重修岁月，维光绪二十有七年，

南向副拱：唯上上田，农桑兴大利；活泼泼地，兰若宛中央。

北向主拱：水从天目来源，导江入湖皆夏禹王力；塔跨桥头分峙，齐云耀日明明洪武时。

北向副拱：遥对莫厘峰，别饶胜境；滨临稽鱼漾，时听渔歌。

桥联内涵丰富，即写明了建桥的时间：初建明洪武时，重建清光绪二十七年。又写明了桥的环境：远望太湖，近眺农桑，遥对莫厘峰，滨临稽鱼漾。还写出了桥的状观：双塔对峙齐云耀日，读着桥联，眼前就会浮现一幅水乡双桥风景画。

拱桥的栏石柱上，还刻有四头石狮，栩栩如生。这狮子也是吉祥物，称“万兽之王”。我曾读过吴国良先生的《小桥故事多》，他曾对狮子作如下描述：吴江雕刻的神兽，除了龙，便是人们都喜欢的狮子……正因为狮子有“一声吼，百兽惊”的威力，自然被人们当作威镇八方，唯我独尊的王权化身。现在吴江桥梁上能看到的石狮，都是桥顶柱头狮。至“文革”劫难，这些石狮或被削鼻、或被剜眼、或被砍头，保存最完整的还是七都、八都两镇交界处的双塔桥的石狮子。这些石狮子成双成对，左右对称，而且姿态各异，栩栩如生。一般居左的是雄狮，右前足踏着一个鞠，俗称“狮子滚雪球”。象征着权力，居右的是雌狮，左前足踏一只小狮子，俗称“太狮少狮”像征着子嗣昌盛。

“前面就是浮碧庵”，邱老师呼唤着我。我们就走过了梁式桥，又走上了拱式桥，在桥上，邱老师向我讲了当年电影制片厂在这里拍《杜十娘》的事。1980 年，《杜十娘》摄制组来到这里拍戏，在桥上桥下可挤满了人。演杜十娘的演员上桥时，这里一片沸腾……

下桥就见到了浮碧庵正门。这浮碧庵与双塔桥一起建于明洪武年，所在地原是水中一洲，前临稽鱼漾，后临倪家漾，烟波浩荡。邱老师说：“这浮碧庵左右两桥，辅以石塔，上有高阁，可登临眺望，清风帆影，夜月钟鱼，荻诸鸣榔，苍矶垂钓，为当地第一胜景。”明万历年间有南浔董份重修。清乾隆年间寺僧以阁将圮拆下改建平屋，后在内构筑楼房三间，庙内香火不

绝，现在尚有一僧住持。

正门紧闭，沿河从左边门进入，只见在庵堂建筑保存得还完整，中间是复檐式二层楼屋，廊下有普通的挑头，屋檐下挂有“双塔寺”扁额，系有红球红带。六扇落地长窗，两边各有半窗。下面厅内供有佛像，东面阿弥陀佛，西面送子观音和莲香观音，屋内阴暗，但佛前有缕青烟，一股清香扑鼻。这浮碧庵倒也有香火。我凝视着庵中情景，只见后面有一楼梯，就沿梯上了楼，上面是骑廊轩式楼厅，窗棂破旧，柱子斑驳，空无一人，只有圣帝菩萨、观音菩萨及另一座我不知名的金身菩萨和已逝住持遗像。我独自在楼阁里走着，地板上发出了及及各各的声音，在楼阁内回荡。一种空灵、幽寒的意境油然而生。

下得楼来，寻找浮碧庵住持未见，一位老妇把我们领进了偏房，还送上了芝麻熏豆茶。她告诉我们，这庵原来的和尚叫多奎，十几岁至此，已在 18 年前过世，金奎的徒弟宝根，从浙江到此，亦于去年过世，现在只有这老妇看守庵堂。“上次来时宝根师傅还在，想不到现在已经归西”，邱老师一声感叹。

老妇向我们介绍了当年庵堂的规模，这庵堂原有三进，第一进供着王灵官菩萨，第二进供着圣帝菩萨，第三是供着观世音菩萨，现在只剩下了第三进，不时地有信佛者前来进香。

离开七都回到吴江，我回忆着双塔桥，浮碧庵。翻开了《儒林六都志》，查得“六都八景”：“春塘叠翠”、“秋野游灯”、“刘漾菱歌”、“吴村烟市”、“朱圩渔舍”、“因渎要帆”、“双桥峙塔”、“古杏笼庵”，如今大都名存实亡。“双桥峙塔”已是塔毁桥存。吟诵这胜景尚存的四首诗，其中一首为金莱而作：“双虹横跨处，塔影吊晴澜。佛屋春风古，蟹簖秋月寒。僧归荷叶渡，鸥梦蓼花滩。犹喜添幽致，土人尽布冠。”另一首为孙展儒所作：“地偏分漾五，水急锁桥双。碧玉浮萧寺，清风冷佛幢。彩虹联巨

塔，文笔卓长杠，艇系河洲夕，钟声带月撞。”金莱，孙展傥不知何许人，但他们的诗作是当年双塔寺桥的写照，永远留在了历史上。

双塔桥，双桥相连，吴江境内绝然无双；双塔寺，庵堂完整，在吴江境内也首屈一指。她们坐立在太湖之滨，这是当地一宝，随着七都太湖旅游业的开发，这里将会以新的姿色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天到桥

七都，现存四座古桥，东庙桥、洪恩桥、广福桥、双塔桥均为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

最有特色的是双塔桥，两桥一字相连，市内无双；石刻艺术性最强的是洪恩桥，长条石端面精刻“吸水兽”图案，堪称一绝；最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是广福桥，拱券采用分节并列和纵联分节并列两种方法砌置，是明朝向清朝过渡的特殊做法，在市内绝无仅有；级别最高的是东庙桥，建于南宋绍定间，梁式三孔，东西走向，全桥除民国年间增置花岗岩柱石、望柱外，其他均由武康石构筑，完好无损，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然而，最有神奇色彩的是因渎村的天到桥，相传宋高宗曾到过此，但这桥倒不是文保单位，我好生疑惑。

我以前只知道清康熙、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到过吴江。翁广平《平望志》卷首有宸翰篇，录下了康熙的《入平望》、《赐翰林院检讨潘耒》诗和乾隆的《莺脰湖词》、《平望诗》。也曾看过明建文帝到盛泽黄溪的故事，听说过朱元璋在八都宝觉寺做工的故事，而对这宋高宗赵构到过吴江却未听说过。

宋高宗(1107—1187 年)是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他建立南宋政权后，正是南北抗金热潮高涨之时，但他不相信军民抗战的力量，仓皇逃跑。建炎三年逃到南京，绍兴八年在临安(今

杭州)建都,绍兴三十二年退位。

在《七都镇志》送审稿中,对天到桥有如此记载:天到桥在因渎村(今勤丰村)南,梁式三孔,南北走向,界辰宇、大涨二圩。相传宋高宗幸吴君驸马宅,故名。初建无考,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重修,雍正十三年(1735年)重修。孙阳顾诗曰:"翠辇何年到,溪桥浪得名,至今垂钓者,艳说羽林兵"。从中可以看出,宋高宗乘着车子来到桥边因渎村吴驸马宅,经过这桥,桥才得名"天到桥",当时的垂钓者闲时就会说起羽林兵保护宋高宗到此的情景。可见当日护卫森严、万民叩拜的"天到"之景是何等壮观。

《儒林六都志》记载了七都不少与宋高宗有关的古迹,我从这字里行间,寻找着天到桥的历史:

吴驸马弟:在因渎村往字圩,驸马名莫考,号瑞宇。宋高宗时尚公主,到上林观梅曾到过吴驸马府,后来当时人祀吴驸马,把他称为因渎神主。

梳妆台:在吴驸马宅中,公主梳妆之处。四面皆水,植以荷花,中间一绿洲,有几亩地大,上面建有高楼,周围是石头砌成的红色栏杆。

浣衣池:在梳妆台南,相传为驸马宅中洗衣之处。

洗垢涔:在梳妆台西南,相传为驸马宅中洗碗箸器物之处。

龙船渚:在日辉桥,相传为宋高宗临幸驻龙舟之所。

吴驸马墓:在谷池漾中,系吴驸马水葬处。

一到七都就打听古迹所在,徐新泉先生说,只有天到桥在。于是,他与周先生陪我前往。

出镇往西南而行,到了因渎村,如今叫勤丰村。进村就见一条小河,周先生向我介绍,这是吴溇港,一边通太湖,一边通

浙江漾西，原来是太湖至杭州的主要水道，当年皇帝就是从太湖，经这吴溇港来到天到桥的。可他说的皇帝是乾隆，不是宋高宗。

我们沿河向前，走了十几分钟光景，就有一座小桥出现在眼前，但那是一座梁式平桥，两根桥柱抵着横跨河面桥板，桥墩和台阶由水泥铺成。只以为是座新式的桥，我没有在意。

“天到桥到了”，徐先生告诉我。我极目向前探视。大概我心目中的“天到桥”是一座三孔梁式古桥，当时就问：“在哪里？”“你不至于眼睛近视到如此程度，这么一座桥都看不见”有人开着玩笑说，我这才知道这天到桥就在眼前。这怎么会是宋高宗到过的桥梁？我想我是不是眼花了。周先生见我疑惑，就告诉我，这桥已不是原来的天到桥，原来的石桥已在 1982 年被一只铁船撞塌，面前的石桥是 1982 年重建的。皇帝走过的天到桥已经消失了，我心里顿时产生了一种失落感。

我四处张望，仿佛在寻觅着心目中的天到桥，忽然看见东面桥堍边河堤的草丛中横七竖八地躺着好几块条石。没等我发问，周先生就说，这些条石是原来天到桥的遗物。我急忙下得桥去。条石静静地躺在河堤下，被杂草覆盖着，我凝视着，想从这些条石上捕捉出天到桥的故事。看着，看着，忽然发现有一块条石上有字样，周先生擦掉条石上的泥，字就显了出来：“苕水东流当中镜帆曾至”，这可能是原来的桥联，但四处寻找未能找到另一联。

离开条石所在，到了桥亭里，这是一只四方形的凉亭，上面是平顶。周先生告诉我这两根柱子倒是当时的旧物。眼前的天到桥尽管是一座普通的新桥，然而这桥有传说，有宋高宗的故事，仍不失能成为一处旅游景点。

站在天到桥上往北观望，有一片汪洋，这就是谷池漾。周

先生说，前面有房屋的地方有个小洲，名叫“谷池墩”，本地人都说这就是吴驸马水葬的墓地，他还告诉我，相传这漾之西南港口及东北港口与天到桥北三处，都有对合两铁缸安在这下面。水旱时，曾经有人下水踏到这铁缸，上面青苔有一尺多长，寒气逼人。据说现在还在下面，可就是没人敢下去碰。相传水下原有三条街路，均为水葬吴驸马时所筑。

离开天到桥往回走，聊着，聊着，周先生又讲这么一则故事，这因渎村，原叫隐读村，是隐士读书的地方，这里的小孩都很聪明。乾隆皇帝到这里，看到一位穿青衣的小孩，就说了一句戏言：“青壳田鸡活剥皮”，这小孩听了，一看皇帝穿的红袍，就随口应道：“泡汤河虾穿红衣”。把乾隆皇帝反诘得一时哑口无言。

天到桥已改变了模样，但当地人对天到桥的故事仍津津乐道。传说毕竟是传说。志书记载是宋高宗到此，而老百姓传说却是乾隆帝，宋高宗是个亡国之君，乾隆却是人们心目中的好皇帝，这大概就是当地人宁愿乾隆而不愿宋高宗的缘故，这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位皇帝却被天到桥牵在了一起。我无须去考证这天到桥上的皇帝，然我要写这天到桥。不管宋高宗还是清乾隆，都是天子，与天子有关的桥，自然是名胜。然想到这，我不由也要象人们那样唏嘘一声：时光的无情、宇宙的永恒、人生的短暂……

延陵桥

到了南麻，就去寻觅明冯梦龙《警世通言》第三十四卷《王娇鸾百年长恨》的故事中提及的延陵桥。

周顺荣先生领着我至镇东，穿过田野和村落，在绿荫丛中，看到了一座一孔石板桥，这桥跨径约 14 米，而宽约 1.5，普普通通，孤孤单单。如果不是有人指点，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一石板桥，找到这石板桥，更想不到它竟能捧出可歌可泣的故事。

冯梦龙，明代小说家，科举失意后学魏晋士人之风度，放荡不羁，逍遥于艳冶场，游戏于烟花巷，混迹秦楼楚馆与茶楼酒肆，渐渐把注意力转向受民众欢迎的的白话小说与通俗文学创作。他在天启年编成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合称“三言”，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

冯梦龙是吴县人，因而不少故事都是以江南为背景。他是否到过吴江，我在写《明代名人与吴江》一文时曾经专门查过史料，未能发现有文字记载，但他把吴江的乡镇写进了他的小说中这是事实，除延陵桥，还有垂虹桥、盛泽绸市，依此推断，他应该是到过吴江的。盛泽绸市、垂虹桥和南麻延陵桥，也因冯梦龙走出了江南，走向了世界。

镇上的同志曾给过我一本刚刚出版的《南麻志》。这《南麻

志》十二卷第四章杂记中有《王娇鸾百年长恨》的故事简介：

明代时，延陵桥塊有一吴姓人家，历代为官，据传其中最兴旺一代官至当朝宰相。后代曾任督粮。天顺初年，吴家改外姓为周，周廷章之父在河南南阳学宫任司教，廷章随任于此。学宫之东为南阳卫卫署，内住千户王忠，王有长女娇鸾，年方十八，才貌出众。学宫与卫署只一墙之隔。廷章偶拾得娇鸾所遗罗帕一方，趁侍女明霞觅罗帕之机，传诗娇鸾。自此，诗来信往，日久生情，后得姨母之助，二人誓偕伉俪，写合同婚约四纸：一焚天地，一留姨母处媒证，双方各执纸，备成婚之验。誓约女负男则被雷震死，男负女则乱箭身亡。盟后成就百年之好。

半年后，廷章父任满，调任四川峨眉县尹，廷章恋鸾不肯同行，推身有病而留下，两人越加相爱。又半年后，廷章获知父因水土不服，告病还乡。欲返乡探亲，又牵情难舍，事在两难，忧形于色。鸾甚贤，劝其归，廷章留诗一首泣别，并表示半年后亲到求婚，决不负情。诗云："思亲千里返姑苏，家住吴江十七都，须问南麻双漾口，廷陵桥下督粮吴。"

廷章回家，见双亲健好，原来父已与同里魏家议亲，正欲接子回家完婚。廷章初时有不愿之意，后获知魏女色美，魏家巨富，遂贪色恋财，把王娇鸾之盟付之东海。

王娇鸾自周廷章去后，梦断魂芳，屡屡遣人与周联系，苦等三年杳无音讯。最后遣卫卒孙九亲见周廷章，周将罗帕、婚书退还王娇鸾，王悲愤之极，自缢而死，自尽前，将全部过程撰写成《长恨歌》附上婚书，寄交吴江阙大尹。阙得此书深以为奇，报察院樊公，将周廷章捉拿解院，以婚书为据，定其三罪，重责五十收监。行文去河南查询，回书娇鸾已死。为贪恋财色而忘恩背盟者戒，用乱棒将周打死堂下。

冯梦龙“三言”，涉及社会方方面面，这一篇既是叙述男女情爱，也宣扬了因果报应。滔滔延陵水，诉说着这悲惨的故事，也告诫着后人：“一夜恩情百夜多，负心端出欲如何？若云薄幸无冤报，请读当年《长恨歌》。”

中和桥

在盛泽，李炳华先生领着我，过斜桥，右转弯沿着小河向前见到了一座三孔梁式石桥，如长虹横跨河面。桥上有桥联："金波跌宕红梨渡，玉带长垂绿晓庄"。这普通的桥上，有不普通的桥联，才引发了这不普通的故事。因为这桥联，使我们想起了当年盛泽的一位不普通的人物，卜舜年。

跨过中和桥，就到王家庄街，这王家庄，原名绿晓庄，是卜舜年的居住地。

卜舜年，是个当地的奇才，相传他出生时，他父亲卜梦熊荣倦游回盛泽，家中有棵已枯的桂花树，忽然发荣，所以卜舜年小字日桂。卜舜年从小就聪明绝顶，到嘉兴参加童子试，知县阅他的卷子，赞道："旁若无人，奇事奇事！"当即圈他第一名。他曾在嘉兴跟华亭老辈陈眉公学河图、洛书、谶纬、支干、营阵之学，在苏州拜国工张怀仙为师学吴歌。回到家后居绿晓庄，高朋满座。他的书画，松江的陈仲醇、董元宰都十分喜欢和推重。

这绿晓庄，原有楼台亭阁，时常有音乐声，吴歌阵阵。至清时已败落，有汤钟访绿晓庄，留下了"抛残纬识与河图，不辩当年旧酒垆，废寺只今空蔓草，吴歈还唱月明无。"的诗句。但卜舜年在绿晓庄后修筑的一个楼，倒也是景色秀丽，有白杨绕

舍，寒影微芒”。“危楼一角依倚空，隐隐飞燐射眉妩。”他给这楼起个奇怪的名字：鬼望楼，且设计得阴森森的使人有“精气游魂满窗户”的感觉。

卜舜年成年后参加乡试却一再失意，他便在这绿晓庄中与奇人怪才为友，行为怪僻，时人也把他看作怪人。在《盛湖志》中记载了不少他的轶事：

他每于暑月，常揽高髻，身穿大红苧布袍，跣足行歌市中，月夜，往往兀坐树下想象烟林，达晓不寐。因而他运笔磅礴淋漓，有仙气。与朋友吟诗答句也别有风趣。有次，他到黄家溪潘一桂家，出了一个对子“白漾湖边雪白白鸡啼白昼”，潘答曰：“黄家溪上蜡黄黄犬吠黄昏”，成了当时的联对趣话。

当时盛泽洞真宫有道士全真苏，蓬首垢面，不甚自重，只有卜舜年对他执弟子礼，与他晤竟夕，并赠以诗歌。

有山东人杉杉子，自小学禅，听说吴江盛泽有卜舜年聪明绝顶，不禅而仙，意欲渡之，就到盛泽寻卜舜年，卜舜年在家接待他，白天一起吟咏，晚上共榻谈心。有一天，卜舜年稍一合眼，醒来已不见杉杉子，寻觅无着。卜舜年每思及此事，就涕泣不止。

我站在中和桥上，望着桥边的一片房屋，寻觅着绿晓庄的踪迹。李炳华先生说，现在恐怕已难寻得卜舜年的遗迹了。在清时卜家已将房屋买给诗人王奂，历经沧桑之变，然而，这块地方，就是卜舜年的居住之地，当时这里虽是宾客满堂，但来的大都是不被人所重视之人。

绿晓庄里有绿晓斋，绿晓斋上贴着卜舜年自己写的一副对联：“乡人皆恶，国士无双”，又书一联：“濯足须加汉光腹，抵掌欲捋梁武须”表达了他的不凡气概。

走下中和桥，来到了卜舜年旧居遗址前。逝者已矣，然而，

他的形象却如此清晰。李炳华先生曾主编过《盛泽镇志》，对卜舜年十分了解，他又给我讲起了发生在这里的故事：

卜舜年才思敏捷，雄视千古，不仅诗别有生趣，字画也是飒然生风。高兴时常常挥毫泼墨，他的画在当时也挺值钱，别人以重金相求，他都断然拒绝。但是，有知己者，有贫穷者，他常常以画相赠作为接济。他说，卜舜年也是怀才不遇，因而常有愤世疾俗之意，曾仿屈原《楚辞》作《滔滔》。

卜舜年故居后成了王奂的住宅。据李炳华先生介绍，这王奂，字维章，号晦夫，是个诗人，与本地朱明德、计东等相唱和，也可称地方名流。他曾作《立秋前一夕诗》，有“灯下今宵聊听雨，人闲明日复惊秋”句，当时人就叫他王听雨。王奂迁居绿晓庄后，将其改名“东草堂”，同样充满诗情画意，后当地人就称这地方为“王家庄”。

卜舜年故居已面目全非，就是这中和桥也已不是卜舜年走过的中和桥了。这中和桥在道光四年（1824 年）重建，而卜舜年已于 1620 年夭逝。然而发生在卜舜年身上的故事，却使我按纳不住内心的情感。卜舜年在生前未能得到人们的重视，然而，他死后却被人所颂扬，他虽然没有留下遗址遗物，而他的名字却实实在在留在了盛泽的历史上。

盛泽镇上曾有卜高士祠，盛泽人设栗主于碧霞楼龛奉香火祀奠卜舜年。

盛泽镇有盛湖，是盛泽的母亲湖，也是盛泽的标志景点，因为有了卜舜年，盛泽人将盛湖别称舜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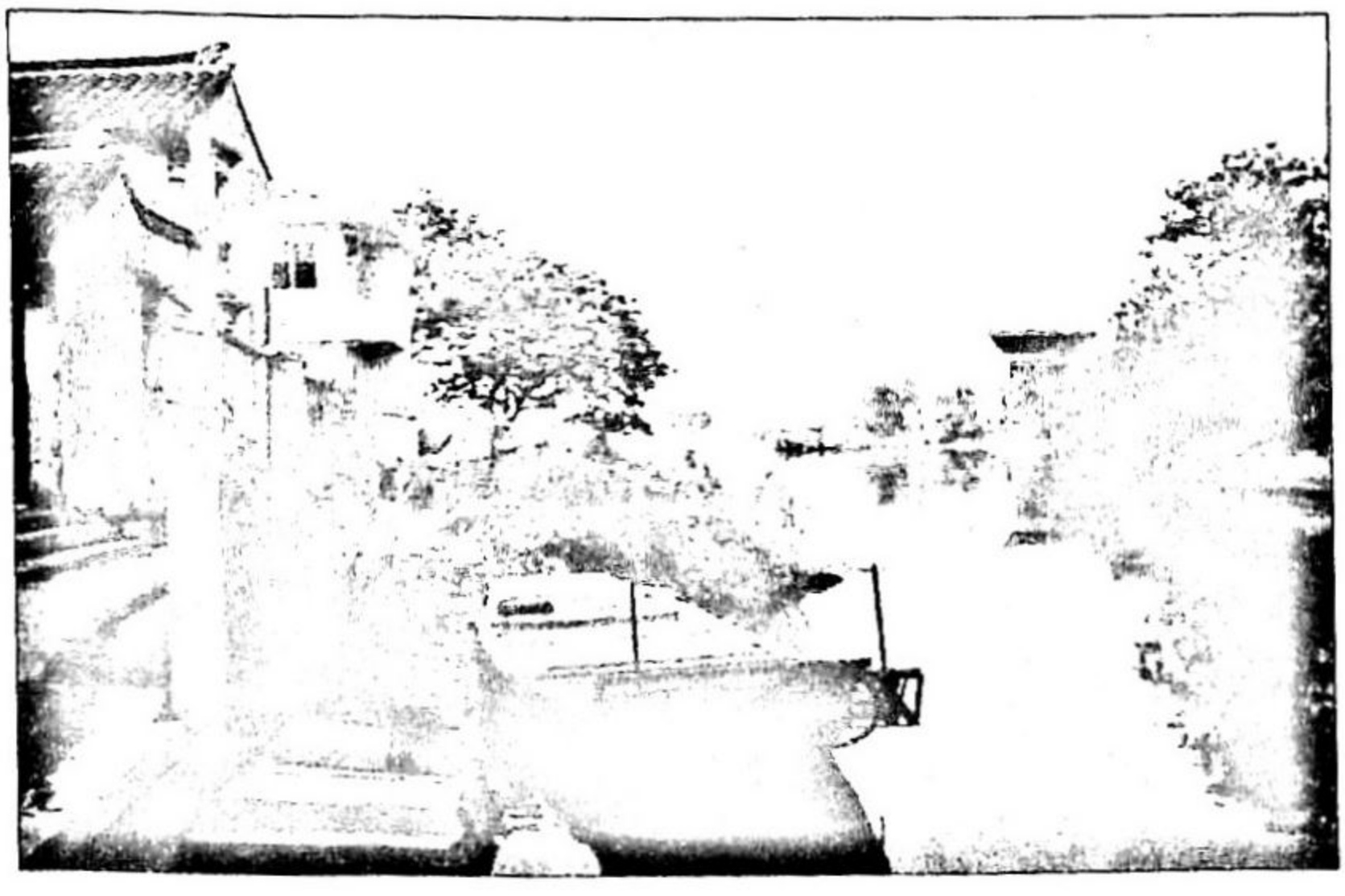
人来世间走一遭，都要离去，什么财富也不能带走，与人同在的是人文精神，卜舜年能如此活在盛泽人的心目中，也真是有价值了。他就象这中和桥一样，经过了历史的风风雨雨，尽管也曾被毁过，然而还是深刻地印在了盛泽人的心目中。

回到家里，重新翻开《盛湖志》，回味着卜舜年的故事，他那些怪事、奇事甚至荒唐事，很难说有什么大的意义，然，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显示自己本性的人，看他的《滔滔》诗："东联淄文兮南络沅湘；黑者错白兮弱者间强；灾既陷于人坎兮，害乃基于剥床；商羊之马舞兮，安睹鸾凤之跄跄；固帝心之欣祸兮，亦今俗之好殃！"我不能完全理解它，也难以准确地翻译它，就此抄上。然而从中我感到了他那种似屈原"世人皆醉他独醒"的气概……

人们走上中和桥，就会想到卜舜年，卜舜年与中和桥同在，人生能有如此归宿，也可算是人中之杰了。

第三辑

遗踪觅影



顾公祠

张舫澜先生早就跟我说起;松陵有顾野王祠,并送了我一份顾野王像、像赞的复印件。

图上画着一位老人,两眼炯炯有神,面带微笑,一手向上轻捻长须。像的上面有字:陈黄门侍郎顾公野王。

像赞有如此记录:

顾野王(519—581年)南朝梁陈间文字训诂学家,字希冯,吴郡(今江苏吴县)人,幼好学,7岁读五经,略知大旨,9岁能属文,曾著《日赋》。领军朱异见而奇之。12岁随父至建安,著《建安地记》二篇。长而遍观经史,精记默识,天文、地理、筮卜、占候、隶篆奇字,无所不通,又善丹青。与王褒同为梁宣成王宾客,王于东府起斋,命野王画古贤像,褒作赞,时人称为"二绝"。梁亡,入陈。天嘉初,补撰史学士。仕终黄门侍郎、光禄卿。卒年63岁,赠和书监,曾掌国史。著有《玉篇》三十卷,为我国训诂学重要著作,今存已残。另有《舆地志》、《玉符瑞图》等。还有《分野枢要》、《通史要略》和文集二十卷,宅在吴江北三里桥,今名顾墟,并有祠,专祠在南濠,道光九年(1829年)正月毁于火,顾沅与族众共新之。

这使我了解了三点,一是顾野王是个历史名人,二是顾野王留有大量著作,三是在吴江三里桥有顾野王宅和祠。

于是，我一直想去三里桥畔寻觅顾公祠，寻寻觅觅，寻了几年，只寻到三里桥，这三里桥倒是吴江市文保单位，元泰定元年始建，桥矢高 12.5 米，跨度 16 米，东西走向横跨运河之上，气势宏伟。却终未寻得顾公祠。

编《人才史话》时，又想到了顾野王，有宅在吴江，当然可算吴江人，于是就收集其故事，收集到了一则他忠勇报国的故事。

梁太清三年，东魏大将侯景作乱，攻破南京，繁华的京城被焚掠一空，梁武帝被困死。尔后，侯景率军横行三吴，自称汉王，所到之处屠城洗劫，肆虐无比，姑苏城也危在旦夕。当时正服丧在家的太学博士顾野王，以弱小身躯，杖戈披甲，募乡党坚守苏州，殊死抵抗侯景作乱。战争持续了许久，鲜血染红了沙场，最终因寡不敌众，城破，顾野王失败了，但虽败犹荣，他忠勇报国不屈不挠的精神终为千古传唱。

事迹能写了，但寻觅顾公祠的欲望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盘旋。于是，我就向曾从事文保工作的吴国良先生讨教，相约共访顾公祠。

一个风和日丽的中午，吴国良先生与我一起再度寻觅，才知顾公祠不在三里桥，而在运东开发区，车行至浮玉洲桥向小店主一打听，就在路的西面。顺着当地人的指点我们在公路上就看到一间普通的平屋，屋墙上写有“喝潮王”。这就是顾公祠，我真不敢相信。到门口一看，门锁着，从门缝中依稀可以见得里面有神像。门口贴着一张吴江报，报上刊有顾安若先生的一篇民间故事“喝潮王”顾公。原来，这“喝潮王”就是顾野王，而这“喝潮王”的来历有这么一则故事：

有一年发大水，太湖水位暴涨，沿湖圩堤冲塌，民房受淹，饿殍遍野，民不聊生。面临此景顾野王心急如焚，他临楼观望，

情急之中，先把自己的官服抛下，潮水并没见一星半点退势，就又将自己头上的乌纱帽，丢进滔滔洪水，水位仍然居高不下。在这生死关头，为拯救黎民百姓，他毅然跃身跳入洪水之中。滔滔洪水无情地卷走了顾公，说来也神，洪水也随着顾公的血肉之躯悄然离去。

这故事是神话，与顾野王无疑是牵强附会。但是，当地的老百姓津津乐道。他们把顾野王当作保护神了。在我看完这则故事时，已有一位老者前来开门了。

打开门，只见一座台上供奉着三尊神像。下面有烛台，蜡烛味浓浓的，香火还正旺。这位老者津津乐道的还在讲“喝潮王”的故事。

这时一位白发老人走了进来。说着说着，我这才了解到这顾公祠原先并非象现在这样一间平屋，解放后的顾公祠还颇具规模。后来被毁了，这平屋是当地人在原址上近期建造的。这老人边说边领着我们走向了北面，说顾公祠原有三进，里面有听江轩等，中院有园，后面有石马，而这石马在后来竟然是被窑厂烧石灰烧掉了，不由使我大吃一惊，不住地嗟叹。

“庙是黄门旧里居，听江轩里玉篇书，六朝事业随流水，尚有荒原号顾墟。”不知谁吟起了垂虹杂咏中的《顾野王庙》诗，一下子大家静了下来……

这里曾是顾野王的宅地，而当地人供奉的不是“顾野王”，而是“喝潮王”，我的心里涌上一阵感慨。

听说镇政府在筹资重建圆通庵，我想如也能重建顾野王祠，那也将是件有意义的事。顾野王是历史上很有名望的人物，新版《辞海》里列有他的条目。

未来，这里会有顾野王祠矗立，我心中祈祷着。

南　厍

我是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与沈文荣先生一起骑车去南厍的。

沈先生对南厍比较熟悉，曾写过《南厍三肴》、《南厍风光》、《南厍茶馆》等文章。说南厍在解放前也是个比较兴旺的集镇。几次去七都、横扇曾经路过，未能在南厍驻足。对南厍的访古之心由来已久。

松陵历史上比较著名的村级集镇主要有南厍、庞山。关于南厍，新版《吴江县志》曾作如下介绍：

南厍，明清时亦作南舍，在松陵镇西南 7 公里，南厍港东西流向从村中穿过，村民隔港而居，村西就是太湖，是松陵一带入太湖的必经之路，也是渔民栖息地，常有过往船只借港避风停泊宿夜。民国 18 年(1929 年)称南厍镇。解放前，港北有长约 200 米的街道，有茶馆、酒店、百货、烟杂等商店，早市兴旺，蔬菜摊担连接，太湖边出产的黄雀、野鸭在这里上市，享誉一方。解放后，东太湖大面积围垦，南厍不再是湖口，加之与松陵间陆上交通、水路交通的畅顺，到 1985 年，只剩了几家供应日用生活的商店，以南厍港为界，港南是联湖村，港北为南厍村。

由此可见，南厍也是个有古老历史的村镇，但现在已经败

落，其中有何历史奥秘？这深深地吸引着我。我写松陵八景之一“简村远帆”，就是确定不了简村的具体位置，只在清徐崧、张大纯纂辑的《百城烟水》中看到如此的记载：

简村，滧吴江港南去为庵汇，有沈氏南庄，庄东北为平丘，滧庵汇南去为长板桥，再南为双庙，再南有马家港。又南去有简草庵，沿湖滨约十余里，其在南者为南舍。湖口有海云寺。

这一带在明清时也是个风光秀丽的地方。这简村是否就在南舍？我带着这个疑问与文荣先生去了南厍。

到南厍先见南厍港，港口有一座古桥，引起了我们的关注，停了自行车仔细端详。这座古朴的单孔石桥的桥栏刻有“重修聚龙桥”字样，两边有桥联，西面的桥联是：“安梁累世朝金阙，凝秀千年映彩霞。”而朝东的桥联由于背光，不能辩认。这桥如此古朴，尚不知建于什么年代？

一进南厍，感觉不是进入一个村庄，而是进入一个破落的古镇。南厍港水不多，但水流清澈。水下石驳岸清晰可见，岸上零星地堆着块块条石。港北间或地能看到明清式的民居和廊棚的痕迹。沈介绍说，原来沿街都是砖木结构民居，到50年代才被陆续拆除。走着、走着，我看到有一处宅院，里面的房子有一股古朴之气，在门口张望，因是民宅而不敢冒然而进。“你找谁？”，从沿街廊棚中传来了问话声。我回头一看，廊棚下，石条上坐着几个聊天的老人。

我们赶紧走上前去，我说南厍很古朴，但未来过，想看看旧房子。一听看旧房子，一位姓於的老人很热情。他告诉我已70多岁了。这就是他的家，建于明清时，原来是楼房，后来楼房拆了，但地基还是原来的。说着，我们跟着老人进了门，看到一间四开间的平屋，木制门窗。在屋里碰到了於老先生的孙子，在松陵一中读书，他听说我们来南厍找旧房子，便自告奋

勇地给我们做向导。他说最旧的房子数他外婆家的，在东面。我们原从东面来却没在意，他领着我们到了一个沿街廊屋，这廊屋用青砖砌成，上面有木梁，下面也是青砖铺地。保存得比较完好。他说原来南厍都是这种廊屋，下雨天走路不会湿鞋。说着，又领我们到了街的尽头，看了门顶有漏雕花板的和一家保存得比较完好的、二进连体的旧屋子，他说南厍的旧房就这些了。

走出旧屋，又到廊棚前，这时廊棚里多了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先生，於先生介绍说，这位老先生姓沈，82岁，是现在南厍年岁最大的，解放前当过松陵盛舍镇副镇长，解放前夕掩护过地下党员。我赶紧向沈老先生问好。沈老先生也很健谈，他向我讲述了当年的故事：

南厍原来是强盗集聚的地方，在日本人来的时候有五个保两个村，赵安民的部队曾在这里活动过。南厍人也信教，地方不大却有十三座庙：刘王庙、城隍庙、东王庙、土地庙、财神庙、三观庙、水仙庙、南云庙、简草庵、及两座神仙庙、两座观音庙。简草庵最古老，建于宋代。神仙庙最有趣，是民国20年有一人用中了2500元银洋的彩票建造的。大坟上的观音庙前有两棵古银杏，象两个紧靠在一起的罗汉，当时本地人从东山等地回来，这银杏树就是南厍的方位标志，而南云庙也有一颗银杏特别奇异，长得不高，树冠却象一把伞一样撑开着……说到简村庵，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这简村庵的处在地就是原松陵八景之一“简村远帆”的简村。他说简村就在南厍的北面不远处，那里过去有简村庵，还有简村街，一听这我十分欣喜，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原来，简村确与南舍相连，南厍属地简村……

我问现在有何保留完好的古迹，他们遗憾地说都没了，两

棵银杏毁于52、53年间。不过最近又有人出钱建了财神庙和水仙庙。而保留原貌的只有两座桥，一座是清末民初时重建的永宁桥、一座是清代重建的聚龙桥，聚龙桥上还有石碑。我们就从聚龙桥边来的，可未能发现石碑，於老先生欣然地带我们前往踏看。

不一会，来到永宁桥边，一座单孔石桥，桥板上刻着永宁桥，还刻有图案，下面还刻着“禁止捕鱼”四字，永宁桥也有桥联，一联是“近通笠泽藻元气，遥接吴江毓秀灵”另一联是：“波先上下架虹霓，地为中央严锁伦”。第二联后一句看不太清，按字样推测的，不知是否有误，有待进一步查考。

到了聚龙桥边，於老先生不见了，我就在桥边找碑刻，转了一圈还未能发现，正在疑惑间，只见於先拎了一桶水过来了。北面的桥身里嵌着地块比较光滑的石头，他用水一浇，石头上的字就显示了出来。沈先生上去读出了最后的落款。“嘉庆二十四年三月敕立”。但里面的内容还是不能看清。於老先生说了声“不急，”就到一家人家借了根竹杆把停在岸边的一条水泥船撑了过来。船把我们载到了桥下，我这才看清了碑刻：

“大明万历五年冬，本境蕭湘仝□史氏独建永隆桥于斯。迨至大清康熙二十八年重加修葺，改为聚龙桥，迄今一百三十年，墩毁环裂倾圮在即，里中诸贤公助重建。”

小船又划过桥洞，使我们看到了来时不能看清的另一桥联：“文澜高壮银河色，虹势遥迎玉殿光。”

时间已过4点。我们告别了於老先生等人踏上了归途。这次走马观花，我感受到了南厍的古朴的历史，也感受到了南厍古朴的民风，我想，以后，我还得抽空来此再细细品味一回……

黄家溪

吃过午饭，沈莹宝先生陪我们去了黄家溪。

这黄家溪，1991 年版《盛泽镇志》有如此记载：

黄家溪，位于盛泽镇东 6 公里处，即今之黄家村。乾隆《吴江县志》载："黄溪市，去县治东六十里，明以前以村名，居民数万家，国朝康熙中至二千余家，货物贸易颇盛，遂称为市云"。清《黄溪志》记述，明万历年间，徽商曾前来贩缯，当地还有丝领头、绸领头之类的商人。至清初已成为"烟火千家两岸"的绸市，所产绸缎有"被中原九氏"之誉。黄家溪傍京杭大运河，地理位置较盛泽优越，故得自成一市。

盛泽至今流传着先有黄家溪后有盛泽镇的说法。

翻开《黄溪志》更是感觉到黄溪在历史上确实曾风光过一阵子。

这黄溪明代有：青磴、晓风、落霞、隐树、德海、银涛、侍郎、泉井"八景"。至清朝，这八景已多成陈迹，时人就更定了八景：帝国朝霞、龙湾夕照、长春夜月、积庆晓钟、合落风帆、寨湖烟屿、绿荫渔唱、芦荻归航。清钱新有寨湖诗："道院无人境地清，殿阴宏敞倚轩楹。湖中烟笠参差钓，树里风帆次第行。云锁山门两垛寂，人归渡口一舟横。闲情更觉潇湘运，鼓柁何年泛月明"。描写了当年黄溪的风情。

这黄溪，曾居住了不少名人雅士，也引发一则则动人故事：

唐朝时有开元中进士屈突，辞建昌宰，隐居黄溪寨湖之南屿，建明府厅，自称青草滩主人，又号庄浪。据传，唐诗人李白遨游吴中，曾至黄溪拜访屈突，故黄溪志收录了李白《对酒醉题屈突明府厅》诗："陶令八十日，长歌归去来。故人建昌宰，借问几时回。风落吴江雪，纷纷入酒杯。山翁今已醉，舞袖为君开。"

明朝时有史鉴，家居水竹幽茂，亭馆相通。好宋古衣冠，拖着拖鞋，挥着佛尘，人们望之以为是仙人。相传尚书吴洪未及第时曾住过他家。一天，吴洪与史鉴婿吴莹早晨起来送李梦阳回家，见池中有白衣人，长二丈多。过一回不见了，第二天问史鉴，史鉴说："这是白眚也，诸侯见而霸，士见而贵，无禄者见而亡"。没过多少日子，李梦阳果死亡；吴洪第进士，官尚书，吴莹却富甲江南。史鉴与苏州名士沈周结为儿女亲家，沈周家穷，嫁女时，沈妻说"女儿没有奁俱如何"，沈周说"我有一副盛妆奁送与他。"就闭门两个月，作山水人物数十幅，装一巨箧为赠，史见一巨箧中画幅，乃大喜，认为奁赠之厚，莫过于此。有关史鉴与沈周的轶事，在当地流传很多，也记一则笑话：沈周来史家，一日，雪后天气放晴，就相约去探梅，史鉴方对着太阳吃饭，周就说："史西村对日吃饭温饱之家"，史鉴立即应对"沈石田踏雪寻梅寒酸之士"，说完大家拊掌大噱。

而印象最深的是"建文帝逃亡黄溪"的故事：

在明史中，有则疑案至今未决。那建文帝在燕王攻破京城后，不知去向，有说建文帝和后妃自焚宫中，有说从地道逃出，落发为僧，云游于滇、黔、巴、蜀之间，也有说正统朝入居宫中，寿终正寝，说法纷纭，难辨真假。而《黄溪志》中则有如下记载：

有黄溪人史仲彬，字文质，建文中任侍读学士。建文帝四年（1402年）六月，建文帝仓皇出逃，由史仲彬与牛景元潜至河畔觅船，恰巧史仲彬家有船只抵京，侍奉建文帝直至黄溪，居史仲彬家“清远轩”。建文帝来史家，为史仲彬题轩名“水月观”，“清远轩”就此更名“水月观”。题匾毁于万历甲申年，文征明曾有题“水月观”诗：“笔床书卷绕壶觞，致此欣然百事忘。自笑频来非俗客，只愁难却是清忙。池塘听雨烦心净，庭来迎风醉面凉。绿树绕垣啼鸟寂，更从何处觅江乡。”当时成祖即位，发榜追诛建文帝君臣五十余人。八月，苏州府传闻建文帝在黄溪，便差吴江县函璟德至史仲彬家询问，史仲彬否定此事，璟德微笑而去。第二天，史仲彬怕官兵来追捕，就叫建文帝立即离开他家。永乐二年（1404年）八月八日，天将黑，建文帝忽然又至史仲彬家里，告诉史仲彬，“有榜欲捉我臣子，第一个就是你，我即远离，特来告诉你。”史仲彬强留三日，并为建文帝等人备了些布衣之物。建文帝第三次到史家是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十月，恰巧史仲彬的从叔史宏闯入，见此情景，悄然跟史仲彬说，“这不是建文帝么”，史仲彬见无法搪塞，便实情相告。后来史仲彬终因藏匿建文帝而被告发，逮捕入狱，宣德二年（1427年）死于狱中，临终前，将《致身录》交给儿子史晟，要他“且将此保存好，让后世知晓我们君臣的艰苦”。

黄家溪，这神秘的地方，一直缠绕着我，人杰地灵，地灵人杰，是个辩证的循回，由此而产生去那里走走的想法。

到了黄家溪，只见一条小河，河两岸是街道和建筑，这是古时一般小镇的建筑模样，这东西走向的黄家溪市河，还在潺潺不停地流着，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这小河两旁的建筑都已变迁，当年的“八景”、当年的“宅园”、当年曾经显赫的府第，如今荡然无存。我想寻找遗迹，哪怕一块基石，一段残墙，一颗

古树，一片砖瓦。沈先生叹息说：没了，全都没有。只有那河边的石驳岸，还留着往昔的痕迹……。

总算有一座桥，一座泰安桥，一座建于明代修于清代的梁式三孔古桥，尽管这座桥上没有走过李白、屈突，也没有走过建文帝、李梦阳、吴洪、史鉴、史仲彬，但毕竟可以佐证明朝时已有黄家溪，毕竟她能佐证清朝时黄家溪的兴盛。

我走上了这座南北走向的桥，桥面有四块长石板组成，全为花岗石构筑。排柱完好，而西桥台却已残损。沈先生告诉我，这桥是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据史料记载，明清时期，黄家溪丝绸业十分发达，如每天早晨便有人立于桥头，待人雇织，称之“走桥”找做。泰安桥便是其中之一。“哦”我脱口而出“这倒是早期的人才市场了”。

在黄家溪，只看到了石桥和石驳岸，这石头，是黄家溪历史的写照，也是黄家溪历史的见证，回到家里，就再去翻有关史料，去寻找泰安桥的记录，寻找有关泰安桥的故事。《黄溪志》桥梁一节中只有一句话：“泰安桥明崇祯五年建”。《盛湖志》未能找到。1991 年版《盛泽镇志》也一句话：“泰安桥在盛泽乡黄家溪村，为梁式石桥，清同治十一年（1872 年）重建……”

黄家溪已淹没在了历史的尘埃里，然而，她那淹没不了的人文故事，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盛泽开发旅游业的潜机所在……

八慵园遗址

黄积苏先生告诉我，他家的对面就是八慵园遗址，现在墙门的基础还在。

到南前街上，便见一座白粉墙的房子，在黄积苏先生的指点下，我看到了老墙门的框架，上面的瓦檐，下面的勒脚都可显示着清末民初的建筑式样。左边备弄的花岗石门框还在，只是已用砖砌成墙，可石头门框清晰可见。从边上弄堂里，还可见到飞檐的屋角。这就是当年显赫的八慵园？我心里一动，不知是嗟叹岁月无情，而是嗟叹八慵园衰落？我拿出了相机，黄积苏先生说，前面，可以照得厅的全貌，现在，也只有这厅存在着，其他已全部埋在了老人的记忆之中了。

《吴江文史资料》十六集曾刊登过殷恭毅先生的《吴会丰和八慵园》。殷恭毅先生，是平望四大家族之一殷家的后代，为南京农业大学教授。他退休后，一直注意收集和回忆家乡的历史，曾在我局的《人才》报发过《悠悠故乡情》等文章。他小时候在平望，是八慵园的见证人，我从他的文章中了解了八慵园的过去。

八慵园是吴会丰店的私人花园，也是当时平望唯一的花园。相传为清末画家吴格所建。

吴会丰号座落在平望南大街姚家弄和陈家弄之间，是既

销售干果、蔗糖、笋干、炒货等南北货，亦制作各色糕点、配制果品等茶食的商店。创建于清代，店面有围墙、石库门，店后部与吴氏私人花园八慵园相邻。

八慵园正门为石库门，入门有小弄通园，弄内有侧门通住宅，规模格局与同里退思园相似。

八慵园主体建筑为厅，主厅是楠木厅，名“鸳鸯厅”。《江苏名胜楹联》书中收录的“鸳鸯在梁鱼在藻，松柏有心竹有筠”就是出自这平望八慵园。

八慵园厅前有小天井，天井里置有单块太湖石和石笋，栽有竹木，厅左檐下有门出园，通小弄。厅右边有花墙，墙外为假山和水池。假山靠楠木厅一边的上部筑有木楼，有砖石砌成的楼梯，可沿厅的右墙拾级上楼。假山都用太湖石叠砌而成，山上和山旁，均有亭阁，玲珑而富有情趣。池中有鱼和鸳鸯。园中植有树木花卉，疏密有致。

八慵园平时不开放，只是到每年阴历五月廿日，相传是龙王生日那天，对外开放并允许商贩入园供应茶水、销售茶点和水果。那一天，园内到处是从市镇和四乡来的游园人。曾有一、二年，平望、黎里、盛泽的昆曲爱好者在这传统节日聚集八慵园鸳鸯厅联合表演清唱以助节兴。还曾有市民假八慵园举办菊花展览或约请剧团演文明戏和越剧。最热闹的要数平望全镇消防龙头集中活动，所有“水龙”集中在安德桥下大运河畔，进行竞赛，游园和观“龙”相映成趣。

1921 年，园主将中厅租借给嘉兴来的一位西医行医，1925 年，八慵园又借给平盛税务公所。

1926 年 1 月 1 日，国民党吴江县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八慵园待真堂召开。这段历史，我曾专门查过史料，并写进了人物传记《毛啸岑》。

1926年1月1日，柳亚子、毛啸岑等人前往平望参加了国民党吴江县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召开的时间与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的日子相同。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下召开的。大会重申了反帝反军阀的政治主张，进一步贯彻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国民党吴江县第四次代表大会，主题鲜明。这次会议，江苏省党部代表，共产党人肖楚女、侯绍裘和姜长林一起前来参加。会上，肖楚女作了反帝反封建的报告，侯绍裘提出了“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并号召大家与教会作斗争。会议通过了通电庆祝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反对日本出兵东三省，拥护国民政府。声讨叛党党贼、实行清党事务、组织宣传委员会、组织吴江县反帝国主义同盟、本党党内教育和训练、通电庆祝国民政府统一广州、声讨段祺瑞等十项议决案。这一天，给八慵园的历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八慵园，这美丽的花园，最终却毁于日军侵略战争中。1937年10月15日，上午9时许，两架日机突然侵袭平望镇，在上空扫射机枪并投弹药12枚，有一枚正中八慵园，顿时使这名园毁成废墟，八慵园的历史从此写下了千古遗恨。

在与黄积苏先生的交谈中，我们不知不觉已经走到了八慵园遗址的前面。这里，现在已建起了居民住宅，他给我比划着八慵园原来的区域，说是一直通到南大街。

我们往西门方向走，看到了一幢楼房，黄先生介绍说，这是八慵园留下的唯一建筑。不能进入，只能在外面观望，小楼已被岁月侵蚀得斑斑驳驳，但清代建筑的风韵还在，那飞翘的瓦脊还隐隐约约地卖弄着当年的风姿。

在半月后的一天，我在平望倪守一先生处又听到了一些

有关“八慵园”的故事，现记录如下：他曾听平望王二仁谈过八慵园。王二仁的父亲曾在八慵园当过差，据王二仁的父亲讲，八慵园原来面积很大，从南大街一直伸到司前街。园名是清代著名学者俞樾所题，吴会丰的老当家吴迈英原是画家，在上海滩也有点名气。后用卖画的钱购近十亩地造了八慵园，花园里楼台亭阁一应齐全，据说在清末，杨乃武、小白菜从浙江余杭解送进京，路过平望过夜，当地官员就在八慵园大美堂里接待。八慵园的主人吴迈英的下一代没有官职不能接待，于是官府就给他虚设了一个“七品”官衔。

八慵园，曾有她的兴盛，有她的辉煌，但也有她的屈辱，有她的仇恨。我回味着八慵园兴衰成败。这可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历史教材。啊！望着她的遗址，我仿佛感觉到了那独具匠心的造园艺术中凝聚的中国悠久的文化；仿佛感觉到了从鸳鸯厅的昆剧、越剧、文明戏中焕发出了灿烂的艺术；仿佛感觉到了从“水龙”竞赛中发出的中国的民族风情；仿佛感觉到了杨乃武凄惨的喊“冤”声；仿佛感受到了革命先驱者反对帝国主义为中国等革命积极奋战的革命气慨；仿佛感觉到了那些被日寇毁灭的冤魂的愤怒之声……

八慵园没了，但她的遗址还在，她的历史还在，在向我们展示着这小镇的风姿，也诉说着中华民族的磨难。

康庄别墅遗址

到震泽南浦浜村寻找康庄别墅遗址。村，是普通的村，农舍连片，绿树成荫，邱卫荣、周建新二先生领着我们绕过农舍，穿过树丛，去探寻康庄别墅的遗址。我想，能在这风儿中嗅出当年康庄别墅奇葩殊卉留下的香味，在阳光中寻觅当年康庄别墅留下的影子……

我了解康庄别墅是在写震泽八景的时候，这里曾经是震泽八景之一，引来无数文人墨客。康庄别墅主人原是明扬州太守吴秀，明隆庆五年进士，授刑部主事，曾出任江西九江知府。在治理黄河、淮河的事情上与当事者意见不能吻合，就辞官回到震泽，在匡字宇筑“康庄别墅”，别称“匡庐”，他也别号“匡庐道人”。

江西九江南有庐山，是我国十大名山之一。吴秀在九江任知府时听到了匡续先生的故事，说的是殷周年间有匡续先生，受道于仙人，游到庐山看这美丽风光，就托室岩岫，即岩成馆，成遁世隐士，潜居了下来。当时人就认为庐山是神仙之庐，把庐山又称为“匡庐”。吴秀欣赏匡续，所以回震泽建“康庄别墅”，并把别墅称为“匡庐”。

康庄别墅，风光锦绣，是当时人询足遣累，颐神娱乐的好去处。高高的梧桐树挺拔苍翠，修长的嫩竹轻盈细巧，珍果累

实，嘉木荫檐，奇葩殊卉，异形怪石，引人入胜，而最为诱人的是一片梅花。梅花，孤芳自赏，洁身自好，玉洁冰清，象征着纯洁，傲骨嶙峋，象征着坚韧，文人把植梅，看作陶情励操之举或归田守志之行。吴秀的康庄别墅里，自然少不了梅花。当年这里是有清澈的池水衬着流影横斜的风姿，朦胧的月色揉和着清雅宜人的幽香，真是好一幅恬静秀丽的水墨画。

吴秀还在康庄别墅内建石室，筑土阜，开小池。这里面是“高楼远望则百里萃于目中，华馆临深则千顷同于几下。石梁婉娈以跨堤，屏障逶蛇以夹路”。楼、馆、桥、堤、石室、土山、小池，引人入胜。

吴秀康庄别墅内的屋子，建造得特别讲究，密室在隆冬季节常常感到温暖如春，阴宇在盛夏时分往往倍觉恒清凉爽。三间石室，中间一间，刻有范蠡、陆龟蒙、王嶷、陈长方、杨邦弼、陆十七、孙义甫，杨绍云、张源九人的画像，后人称“九贤祠”。另有唐吴道子刻画的先师小影碑，刻孔子及其十弟子像。还藏有欧阳修“平山”墨宝，这字本在扬州平山堂，吴秀辞职时摹勒于此，还自号“平山”。

吴秀隐居康庄别墅，广结文朋诗友，巾车履驾，宾客满座。人们觞咏竟日，澹然忘归。有“庄氏二杰”之称的庄宪臣、庄元臣弟兄常去康庄作客，都留下诗篇记载当时的情景。庄宪臣宿康庄，感受着“山月疏棂灿，松风小阁凉”，夜不能寐，看着飞舞的柳絮，诗意浓郁，忘怀了自己是眠于他庄。庄元臣冬日在康庄与友人共饮，他领略着树林梢头的萧瑟秋风，荷花池畔的参差人影，一种特别的情感油然而升，写下了《冬日过吴氏康庄小饮》诗：“康庄虚寂远尘埃，有客相携共举杯。愧我蝇营迟远迈，羡渠鸟倦赋归来。林梢萧瑟秋风古，人影参差鉴水开，取醉莫愁设老计，须知松菊易为栽。”

这康庄别墅，直到清朝时，还是一处旅游的好处去。沈虬与周长康踏游康庄，表达了如此心情："廿载相思此度来，平泉名胜旧亭台。碑留名字欧公笔，崦种千株处士梅。花鸟春风供啸咏，文章遗迹久蒿莱……"天文学家王锡阐在春日至康庄观梅，当他看到疏处横影，闻到了梅花的芬芳，心潮澎湃，有感而发吟出了"片帆逐意探幽微，斜转溪流傍古矶"的《春日康庄观梅》诗。

这康庄别墅在历史上可是个风景秀丽的地方，然而邱先生边走边告诉我，由于世道的沧桑之变，现仅存一荒丘。本来，吴秀想归土这荒丘的，但在生前，儿子一直与他唱反调，父子两人象一对冤家。临死前，想儿子总是反着他的意思办事，就对儿子说，他死后要葬在扬州，心想这样，儿子就会把他葬在这康庄了。谁知他儿子看父亲死了，心想自己一直与父亲唱反调，现在是父亲最后一件事了就听他的，于是，把吴秀葬在了扬州，而未能葬在康庄。这也成了震泽的一件千古憾事。我如今去寻找这荒丘，是否期望能在荒丘中觅得遗迹遗物？

来到南浦浜，邱先生指着浜北的地方说。这机房的地方曾挖出过石刻，可能就是"先师小影碑"。

沿着南浦浜，经过一颗大树，来到了一片桑树园，穿过桑树园，来到一个荒丘前，上面长满了茅草，没有路，邱先生说，这就是康庄别墅遗址。我们拨开茅草，一步一步向荒丘的顶端走去，他说，在40年前，就他10岁时，还见这里有吴秀的书房，这书房有10平方左右，圆形的，四面墙上还嵌着石刻，大多是草书文字。现在，这些已全部消失了。站在这荒芜的土丘上，我猛然想到的，不是吴秀当年开池、垒石、造园的情景，也不是吴秀招揽宾客、饮酒作诗的情景，而是小说《红楼梦》中的《好了歌》："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今何

在，荒冢一堆草没了……”不由一阵悲凉。

“生产队造房子时，曾发现过石碑，是康庄别墅的有关规定。上面规定，谁破坏别墅，轻则众人骂，重则遭杖打，最严重的要送官府办。”吴秀当时竟有如此严厉的家规！听邱先生说着，下了土丘，走出桑树林，来到了原生产队的库屋前，屋子的勒脚全以条石砌成，我们一起找那有字的石碑，可是转了一圈，却毫无收获。“这石刻被文物工作者收集去了”，尽管我如此宽慰自己，但心头的遗憾依然使我沉思。此时此刻，我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想的是这康庄别墅，如此壮观的庄园，吴秀还制定了保护守则，然而历史是无情的，随着时代的变迁，都有可能毁灭，这震泽八景：慈云夕照、飞阁风帆、复古桃源、虹桥远眺、张墩怀古、普济钟声、范蠡钓台和康庄别墅。现在除了慈云夕照，其他七景全部只能在前人留下的诗文中去欣赏了。这是否是一种悲哀呢？不破不立，历史总得在破破立立中成长，不知是谁说过这么一段话？我却不以为然。历史文化的遗产，还是着力保护为好，这是财富，是资源。

康庄别墅遗址上，只能看到了一个荒芜的土丘，而在慈云寺中却珍藏着康庄别墅的遗物：两块明万历年间的石刻，均为青石，其中一块略有残缺。寺院的人告诉我，一块碑高 0.88 米、残宽 0.49 米、厚 0.21 米。碑上原刻“先师小影”4 字，现缺“影”字，唐吴道子绘的孔子及其十弟子像，还能看得清晰。另一块是康庄主人吴秀的题跋，记载了摹刻先师小影碑的缘由。

两块碑刻留下了康庄别墅的影子，是康庄别墅的唯一纪念，愿这两块碑能永久保存，人们一看到它们，也许就会想到，震泽历史上，曾经有个“匡庐道人”遁世隐时的康庄别墅……

蠡泽湖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震泽镇西的蠡泽湖，则因历史上有藏龙之说而闻名吴中被载入了史册。

蠡泽湖原名斩龙潭，相传大禹治水斩蛟龙于此。

大禹是上古神话中的人物。传说上古时候，有一夜大雨陡作，山洪爆发，洪水滔滔，造成空前的浩劫。辛壬癸甲，舜举禹治水。大禹治水有三样法宝，一是伏羲给他的河图、玉简；二是天上的应龙，用尾巴划地，给他指引方向，禹沿着应龙划尾的线路，领着民工开凿河道，疏导洪水；三是大乌龟，把息石和息壤投到低洼的地方，息石长石，息壤长土，不断地生长起来，使地势加高。有关禹治水的故事很多，吴县袁震整理过这么一个故事：据说，大禹在太湖治水时，首先要战胜一种叫做“崠”的怪兽，说它像龙不是龙，说它像蛇不是蛇，究竟是什么怪物呢？据说就是龙子，俗话说“龙生九子不成龙”。因为龙子经常要在外面闯祸，所以老百姓又把它叫做“孽龙”。这条孽龙经常在太湖里翻滚，兴风作浪，造成水患，大禹决心要制服它。当它在湖里翻腾时，大禹用一条长长的纱带打了个结，向它头上抛去，套住了它的头，又纵身一跳，跨上了它的背、双臂用力揿住它的头，把“崠”揿到湖底。最后在老百姓的帮助下，制服了“崠”。

震泽的传说又成了吴县传说的后继:说禹打败蛟龙,驱蛟龙放在震泽的水潭中,这水潭成了龙窟,那龙在潭中震荡冲突,且龙性乖戾狠毒,禹不能驯服它,就将它斩于潭中,以成底定之功。人们称这潭为斩龙潭。

明代吴江人史鉴《龙坟志》中谈到这么一个故事:成化间,有巡抚广东李公,谒庙毕,问于诸生曰:"昔大禹治水至震泽斩黑龙以祭天。永乐间,此土曾获龙骨,可详乎?"诸生不能对,以问史鉴。史鉴说:龙坟在今秀水县(嘉兴)小津原。永乐年间,有左玙李黄子,见乡人卖龙骨,因掘得龙骨、角、齿、牙数十枚,献于朝云。按此说则永乐间所获信也,惟巡抚李公之言不知何本而与震泽斩龙潭之说相合。这谈到了震泽有大禹治水斩龙的故事。

明弘治元年《吴江志》也有这么个记载:"震泽镇在十都太湖之滨,去县治西南九十里,即《禹贡》之震泽,今为镇于此,古称具区之水多镇而难定,今之"湖翻"是也,禹导水源至故曰震泽底定。这里也记载了大禹震泽治水的事。

清朝时释荫曾写有《在龙潭》一诗,描绘了龙潭的汹涌澎湃:"胡僧爪脱红线痕,奔雷怒拔苍松根。梦中白衣泪如雨,宝瓶倾出泥鳅魂。神刀忽闪秋空碧,白日无光潭水黑。至今夜夜射雷火,鳞甲昌荧海苔里。蚌母笑嚼珊瑚花,吐出明珠光一颗"。一番奇特景象证实了震泽有斩龙潭。

为了寻找大禹治水之迹,我来到了震泽,周建新先生告诉我,震泽镇上有禹迹桥,有底定街,都是人们为纪念大禹治水而建的。这斩龙潭,在震泽镇西蠡泽村,早就更名为蠡泽湖。是因为范蠡在斩龙潭畔居住过而更名。自从范蠡助越王勾践灭吴"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人莫知所适"后,携西施泛舟五湖之说流传甚广,《吴江志》中也有记载:"《吴越春秋》谓范蠡乘

舟由此(震泽)泛湖”在震泽也留有不少有关范蠡的历史古迹，清道光年间震泽志记载，就有范蠡祠、钓鱼台、思范桥等。这斩龙潭成了蠡泽湖，这思范桥就与禹迹桥遥遥相对，座镇在震泽的东、西两头，而一幅对联，又把两座桥紧密地联在了一起：“禹迹媲宏模，望里东西双月影；蠡泽怀古宅，泛来南北五湖船。”

震泽，流传着这么一个范蠡和蠡泽湖的传说：相传春秋时期，范蠡携西施由震泽泛湖，经过斩龙潭，当时这地方桃花嫣红、嫩柳飞絮、河港交织，菱藕相合。秀丽的水乡风情一下子把范蠡和西施吸引住了，他们在这里隐居，一住数年。范蠡在震泽附近请了能工巧匠在斩龙潭前砌了高台，下宽上窄呈宝塔形，由石阶可以上下。每天，范蠡携西施拾级而上，垂钓憩息，人们称这高台为钓鱼台。钓鱼台最高一层石块恰好容两人席地而坐。石块中央有个圆圆的孔洞直达湖底。哪怕起风时，湖中波浪滔滔，石孔内的水却平静如镜，清澈见底。西施常以此为镜，梳妆打扮，范蠡则在一旁默默垂钓。生活可真是怡然自在。

大禹也好，范蠡也罢，斩龙潭也好，蠡泽湖也罢，名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里曾有传说，有神秘，有浓厚的文化底蕴，于是我去了蠡泽村。

在蠡泽村村委会，碰到了周雪琴女士，听说我来寻找蠡泽村的故事，坐下没多久她就讲述开了。大禹和范蠡的传说，当地人引以为豪。原来村里有应天寺，应天寺前有范蠡钓台，是震泽八景之一。现在寺毁了，钓鱼台也没有，只有这蠡泽湖水还在奔腾地流着……

这蠡泽村，倒也是个不小的村，村内房屋连绵，井然成街。经过蠡泽小学一直向南来到了蠡泽湖边。这蠡泽湖现在是

风平浪静，湖内船只也难以寻觅。我们绕过围墙来到了湖道的拐弯口，只见一块绿地上有块桑树林，周女士说，这里就是范蠡钓鱼台遗址。

这里就是那令范蠡西施乐而忘返的斩龙潭？这就是曾令无数文人墨客纵思的蠡泽湖?俱往矣，我们只能在这荒草杂树中寻觅当年的英魂，采撷当年的灵气。然而这无疑是一块好地方，如果能恢复范蠡钓台，让人在憩息中缅怀先贤，或许还能成为一个旅游胜地。

为了进一步了解蠡泽湖，我们来到曹先生的小店里，这位60多岁的老人当年是这里的党支部书记，对当地的故事可谓是如数家珍，他说，这蠡泽湖，也是块风水宝地，这里曾挖掘出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马家浜文化和商代文化的文物，有圣水牛头骨、石斧和牛鼻形黑皮陶罐碎片；他说，这里曾有应天教寺，式样与灵隐寺一样，有上百个和尚，最早建于唐代，经过多次修建，里面有殿祠、楼台、龙宫、鹿苑、曲水、锦石、花村，趣味浓郁，特别是有一棵绣球花树，花开时有千朵，实为奇观；他说，这里有范蠡钓台，这钓台底上一公尺见方，呈宝塔形，越到上面越小，当中有孔可以见到湖底；他说，这里有个河泥潭，传说古时有龙出没，潭下原有个镇叫龙祥镇，曾有当地人游泳时潜底，摸到过屋脊和牛头；他说，蠡泽小学前原来有马横，即跑马的道路，在中间马道上跑马看两边桑树向后移动，也煞有情趣，他说……

蠡泽湖，曾有过引人入胜的风光。也有过引人入胜的故事，我站在蠡泽村的那座聚宝塘桥上，望着蠡泽湖，心潮在时光的长河中奔涌。猛然，想起了一句古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伍子滩

分湖有伍子滩，我一踏上伍子滩，便感受到滩上有股浩然之气。关于伍子滩的故事也不由历历在目。

伍子滩之名源于春秋战国时伍子胥的故事。伍子胥原为楚国人，后避难吴国，辅助吴王阖庐攻楚灭郢，吴王夫差时受任为大夫，参赞国事。因主张不要北上争霸被吴王疏远，后遭人诬陷而被吴王赐剑自杀。史籍中，最早见于元杨维桢的《游分湖记》："朝出武陵溪过伍子滩二里许北望见……西顾村也。"武陵溪是北芦墟市河。当时分湖边的有字圩，东西是斜头港沟通窑港与分湖，即今芦墟中学的围墙北。杨维桢等人的游船就是从这里入分湖的。

吴越战争时期，分湖是两国的分界线，相传伍子胥曾在分湖筑点将台与越国交战，于是借助名人效应，便留了不少伍子胥的传说，分湖滩也就有了"伍子滩"之说。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吴江县资料本记述了芦墟农民沈其荣讲的一则"九节长箫"的传说。

相传伍子胥有心爱之物九节长箫，只要一吹，箫声就能传出几十里，连空中飞过的凤凰也要歇下来听箫声。有一日，伍子胥出巡路经分湖，坐小舟穿越湖面，突然天空乌云密布刮起了大风，不一会大雨如注，白浪滔天。伍子胥的小舟在浪头里

颠来颠去，情况危急。伍子胥命人奋力摇船，尽快向岸边靠拢，但此时风越刮越猛，雨越下越大，巨浪冲天，小舟随时都有被吞没的危险。这辰光，伍子胥走向船梢，用足力气，也帮助摇船，经过奋力拼搏，才算摇到岸边。但伍子胥发现，自己心爱之物九节长箫在慌乱中掉到湖中去了。他十分懊伤，竟为此痛哭一场。

这九节长箫沉睡分湖底的故事本是个传说，然而一个景点有了传说就有了内涵，文人墨客就有了雅兴，有人就专门写诗一首："芦苇萧萧湖水乾，西风吹出铁箫寒。声声呜咽英雄泪，激起涛头伍子滩"于是，这伍子滩也就成了当地名胜。

当地人借伍子胥之名，又演绎出了一篇篇故事，吸引了游人。《江苏掌故》一书，有丁福勤先生撰写的《分湖紫须蟹》也记述了伍子胥的传说：伍子胥受夫差命，在分湖中筑点将台操兵。当时越王勾践屯兵分湖南岸洪合，兵多将广，又熟识水性，那一日，两军对垒，分湖南涯骤风暴雨四起，浊浪滔天，挨云压水。能上观天象下测水文的伍子胥于点将台上一看，原来越兵邀来数不清的大蚌助战。只见蚌珠光彩四射，喷薄而出，似千军万马从水面掩杀过来。伍子胥原本有九节长箫，吹奏起来，山伯湖神都能听令前来助战，可惜已在筑点将台时掉在湖中，化作一望无际的无节芦苇了。他急中生智拔根芦杆当笛吹。悠远的芦笛吹起，忽见分湖北岸无节芦苇猛然摇晃起来，荇藻如舞秋叶，湖底蟹行沙沙声若宏雷，南行南岸。不一会儿，南涯蚌光熄灭，湖面风平浪静，分明妖蚌已被征服。伍子胥见势指挥将士驾舟乘风破浪，冲杀过去，连拔越兵数营，大获全胜。当他正欲下点将台谢过蟹兵蟹将。只见湖面上浮起无数疲惫不堪的蟹前来送行，每只蟹的一只螯已折断。伍子胥深受感动，弯腰捧起一蟹对天长叹："老天既助子胥，又何苦要使这区区生

灵涂炭?”叹声落时,分湖蟹断螯处又长出了新螯,只是比另一只小许多。从此分湖蟹双螯一大一小,争斗凶猛异常。当地人就称此蟹为子胥蟹。意为子胥长叹一声才使蟹这样的。

尽管这些都是神话,但分湖人崇拜英雄,仰慕伍子胥,把分湖东西荡口认作是伍子胥渡湖处,把它称为伍子滩,“胥滩过渡”也成了分湖八景之一,曾吸引了众多凭吊之人。明代诗人王廷润有诗:“斜日胥滩吊子胥,英灵千古岂真无,云开山口如吞月,潮怒江心似恨吴……”后人凭吊也有效仿之作:“一夜波涛怒折冲,胥滩剑气尚争雄,吴根越国中分界,飞起潮头直向东。”

明末清初复社领袖杨廷枢访友人蒋子明经过伍子滩,听当地人说起了伍子胥的故事,他认为伍子胥从郢中至姑苏无缘到此,他口占二绝,其中一绝道:“芦花歌老尚存根,一片遥滩认水痕。吴国忠臣梦孝子,可怜无处吊忠魂。”然而当地人还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伍子滩,划然出水发长啸,乃是英雄气呜咽。人们在伍子滩,因为伍子胥,会产生一种情绪、一种气概、一种澎湃、一种憧憬。于是,喝了分湖水,伍子胥的浩然正气、伍子胥的爱国精神、伍子胥的舍身气概,深深地凝聚在了分湖人的血液中。

伍子滩,着着实实留下不少可歌可泣的故事:陈子龙与徐枋避难芦墟,南京失守,就与夏允彝等在松江起兵反清。杨廷枢因反清被捕,被囚于湖中之舟,曾血书绝命诗二十首。吴易带领抗清义军与清军在分湖一战,斩其巨魁、杀死清兵二千余人……

顾永翔先生领着我进入分湖公园寻找伍子滩,他说这分湖公园所在就是伍子滩。进园就见紫藤棚,紫藤盘缠,紫红、翠绿相得益彰,给了我一个好心情。走过紫藤棚见到右边有葛鹤

年烈士墓，顾先生兴致勃勃地介绍：这分湖滩，战争平息后就成了风光媚丽的好地方，就在这块地方，元朝时有陆行直的水村隐居，明朝时有陶冶禅院，清末有太平军的三官堂。1905年，芦墟第一所现代学校“陶冶学堂”也建于此，那时这里有钓月舫、荷花池，九曲桥、古牛石、临波阁。在历史的洪流中，这些建筑都被淹没了。记忆犹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一把火烧掉了陶冶学堂使这里成了一片废墟。解放后，人民政府在这里建成了分湖公园，分湖滩才又成了当地人休闲歇息的好场所。

向前不远处有一水上建筑临波而立，这是新建成的重檐歇山顶茶室，与边上卷篷顶小亭有廊相通，组合成了一组建筑群，显得庄重，秀丽。在这里品茶观景，可把周围的景色一览无遗。顾先生指着北面的土山说，那山亭的地方就是原来被称为点将台的地方。向西南，有九曲桥把人们引入后花园，河埠上有扇面亭，小河上有石拱桥。石拱桥砷石与莲花柱相接，独具匠心。站在石拱桥上观望，可真有“柳暗花明”的感觉，桥那边有高大的假山，那假山奇形怪状，那山洞迂回凉爽，人们自然地会想起苏州狮子林。园中的小道由各种不同大小不同形状的石头铺就，各式各样的花纹和图案给人一种美的享受。此时，我几乎已经感觉不到了伍子滩，感觉不到了伍子胥，感觉不到了轰轰烈烈和汹涌澎湃。

然而，当我回旋到土山上，踏上了分湖大堤时，我那悠闲的心情一下子消失了，我漫步长堤上，倾听着浪涛声，吮吸着分湖那弥漫的空气，心中又会涌起一种汹涌、一种澎湃……

伍子滩还是伍子滩。

城隍庙戏台

听顾永翔先生说，芦墟的城隍庙戏台劫后余生，至今原貌还存。

城隍庙原名昭灵侯祠，祀唐苏州刺史李明，这李明是唐太宗第十四子，有惠政，吴江一带不少地方都奉他为城隍老爷，黎里城隍庙还流传着李明成为城隍的传说。芦墟有新、老城隍庙，老城隍庙在槐字圩西南角，今向阳桥东北堍。新城隍庙在非角圩，现在煤球厂所在。

在镇志办，顾先生向我介绍说，这新城隍庙建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当时有殿堂、寝室、门庭、廊庑，已略具规模。乾隆五十三年（1788 年）有里人张敬天在庙旁小筑园亭，杂植花木，嘉庆初年坍塌。至二十四年春，有安徽歙县人吴慕东寓居芦墟，与庙祝张象明发起万人募捐重建，道光二年落成。重建后的城隍庙规模比以前更加宏敞，在神寝殿堂之前添设了戏台。清咸丰十年秋至同治二年春（1860—1863 年），太平军占领芦墟时，在新城隍庙设立乡官局和保卫局。现城隍庙已无，只剩下戏台。

芦墟在清乾隆年间，从一个小乡村发展成为一个小集镇，每年四季都有庙会，正月初五刘王会即猛将会，正月十五元宵灯会，四月十四轧神仙，六月上旬东栅水上有摇快船及踏白

船，八月初五至十四有城隍会，春秋季节演神戏。

对春台戏，记载得比较多，每次演出，总按闹场、开场、早台、正本、送客的程序。头天必以天官赐福大开场，即全体演员化妆成形态各异的天神天将，作天赐凡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之简短表演。朱文华先生有《漫话春台戏》一文，记载了1946年春芦墟在体育场演三台春台戏的一则轶事：当时“小生意，大帮口”，行会观甚浓的“海棠糕”船厂帮，决定以“海棠糕”船名义聚集芦墟，紧接在镇上的三台戏后续演两天，共合演五天，消息传出，社会上对该业之举大有称赞，但却遭到镇上一些绅士、权贵的指责，因而在戏场问题上刁难。“小生意”亦不示弱，决定将戏台搭到南栅“丁滩上”，按原计划演两天的戏，文戏《临江驿》，武戏《嘉兴府》，博得众人称赞，获得以小胜大的社会舆论。演戏结束的第三天清晨在河东礼桥堍财神堂对面的照墙上，贴着一张白报纸，画着一只大乌龟，龟背上写着“土豪劣绅”四个浓墨重笔的大字，全镇哗传，议论纷纷。后据说此画作者是当时号称“强盗四”的唐之复，意在为“小生意”者抱不平，因唐亦难惹之人，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而有关芦墟城隍庙会，却未能找到详细记载，但黎里庙会倒有记载，黎里与芦墟一衣带水，都在分湖边，我想庙会的状况应亦相似。八月庙会，按明代官员出巡的排场。四面大铜锣鸣金开道，后有人扛着“肃静”、“回避”及官员职衔的行牌。皂隶判官，旗牌十将，太子太保前呼后拥，捐旗打伞，穿着类似京剧中的袍帽。扮演者或系自愿，或系雇用。四座神像中城隍排场最大，其次排列次序为：土地、小天地（即监察神）、财神。队伍浩浩荡荡，长达一里左右，在上下岸巡视一圈。沿途各店家设香案相接，一路设祭。神像后面，紧跟着手执香火的虔诚信徒，热闹非凡。

在这期间，芦墟城隍庙戏台就有戏演，吸引了当地的人士。

我们来到了南栅，到了城隍庙戏台的南面，戏台的后墙已修葺一新。五开间山门殿，屋面是重檐顶，一眼望去就是古建筑。半高戏台居中向北伸出，戏屋顶为歇山顶，依稀能看到挑檐翘脊轮廓。大门紧闭，不能进入。这里现在是煤球厂的厂房，我们在边上找到一个小门，是煤球厂的传达室。听说是看戏台，看门人让我们进去了，可说了一句“你们穿得这么挺能进去吗？”我不知何意，只顾向前闯，出门进入园子，眼前尽是煤堆，下面有水塘，确实难以迈步。这时，来了一位中年男子，原来是煤球厂的老板叶先生。一见我们这么心诚地要看戏台，就拿了钥匙，让我们从前门进了。

打开铁门绕过煤堆才进入戏台，这戏台现在成了煤库，我们在煤堆里跋涉，好一阵才来到戏台底下，戏台南面的台口砌上了砖墙，楼板亦已经不存在，只有楼搁剎的影子倒还清晰。往上面看，戏台的顶好似个长方形的罩子，是穹顶状藻井，中间凹进。梁架之间装饰着有花纹的垫拱板。两边有耳台，顾先生说是演戏时乐队坐的地方。叶先生说这耳台是后人补建的，房面砌在了窗户中间，一看果然如此。这木窗格子雕着花也有几分古朴。

“快，这里能拍全境。”顾先生在招呼我，我出了北门爬上了一个煤堆。在煤堆上，叶先生向我们介绍说，这煤球厂边上有户姓张的人家，大姐姐 80 岁了，父亲原在城隍庙做香火，听她说，这戏台北面有池塘、假山，城隍庙里的老爷，比真人还大一倍，手脚都是能活动的，“可惜早就没了”顾先生叹了一声说“原来城隍庙边上还有分湖先哲祠，都是被日本人给烧掉了”。

分湖先哲祠和切问书院，我在写《毛啸岑》一书时已得知，但不知其方位，这次顾先生给我作了详尽的介绍：

分湖先哲祠原为切问书院，是光绪六年（1875 年）知县金福曾和士人凌淦发起用城隍庙东侧旧房舍整修建成以供本地学生研习学问，“切问”之名来自陆耀书斋“切问斋”。民国六年（1917 年）6 月，杨廷枢殉难 270 周年忌辰。在杨公祠公祭后，柳亚子与芦墟人士陆欧安、沈昌眉等建议，将荒废的“切问书院”改建成“分湖先哲祠”祀奉分湖周围的八位先哲：南宋儒学提举陆大猷、元朝翰林典籍陆行直、明代尚宝司少卿袁黄、工部主事叶绍袁、后军都督洪祖烈、抗清壮士李枝芳、清朝湖南巡抚陆耀、“通俊奇士”诗人郭嶐。

日本人的一把火烧掉了城隍庙，也烧掉了分湖先哲祠。因有空地相隔，这戏台才幸免于难，然现在这戏台也不能说其为戏台了，被墨黑的煤包围着，不知是否有一日能洗新革面？

走出煤球厂，叶先生引我们到了前面一块空地说，这里原来是一条河，河上有一座桥叫奈何桥。芦墟人有句谚语“铜钱不用掉，奈何桥上去跺脚”。这奈何桥可是神话中通向地狱的第一桥，不知何缘起上这名字。

说到奈何桥，顾先生说，在不远处有座登云桥，倒是清代建筑，如今还保持完好，是吴江市文保单位，一听有古桥，我就来了劲了。我们骑车往南走了 50 米光景，就见到了一座单孔石桥，顾先生向我介绍，这桥全用武康石构筑，桥宽 2.2 米，矢高 4 米，旧时是石柱，后来被拆毁就以水泥和砖砌成。我们走上 26 级台阶，在桥顶中央，看到一块方石浮雕，顾先生告诉我，中间是“轮回”，四角分别是“笔锭、如意、犀角、双胜”图案。走下桥，来到西桥堍，只见桥额上有“登云桥”三字，间壁有楹联。但有许多字笔划剥落损毁，难以辩认。顾先生说他曾查

得志书，原桥联为："气凌霄汉山河壮，泾贯杭闽烟树浓，龙光远映千门色，虹影高涵万户春"。

离开城隍庙戏台，我心里有一丝不愉，戏台竟埋没在黑煤丛中，然而，有幸它的建筑还完好。我想，也许它总有一天还会唱出一出精彩的剧目。

午梦堂遗址

在分湖之滨，有一个秀丽的村庄叫叶家埭，《分湖小识》记载："叶家埭在北富圩，向为叶氏发祥地，相传仙人白玉蟾道经此地，定所居，元季以富起家，迄明乃大显。"明初有叶氏迁居此地，建筑了午梦堂，这里便绽开了一朵光耀千秋的文学奇葩。现在虽然时过境迁，然而，我一踏上这块神奇的土地，就有一种崇敬，一种陶醉。

午梦堂的主人是明工部主事、著名文学家叶绍袁。其妻子沈宜修，诗词秀雅，是明代著作宏富的女诗人。八个儿女。除5岁夭折的一个外，无不能文，三个女儿并有文藻。我编写《人才史话》时，曾以《叶门醉文》为题作过如此描述：

叶绍袁（1589—1648年）天启五年（1625年）进士，曾任南京武学教授，工部主事。但他不熟识仕途，后来因反对魏忠贤阉党擅权误国，以母老为由告归，隐居分湖边，与妻儿一起赋诗文为乐，清贫度日。

叶绍袁之妻沈宜修是山东按察副使沈珖的长女，通经史、娴风雅，常与丈夫咏诗于灯前，不为贫苦愁忧。有一次，夫妻在灯下读鲍照《愁苦行》，叶绍袁想到自己身世，不由得感慨万千，沈宜修深知丈夫心之所念，反过来劝道："不为贫苦愁恼和忧伤，文中自有欢乐在，何须再去留恋那种惊心动魄的官场生

活”。叶绍袁夫妇就是在文学中寻求乐趣而取得累累成果。叶绍袁著有《于寥集》、《桐廛集》、《湖隐外史》等。沈宜修有《鹂吹集》、《梅花诗》等。受他们的言行熏陶，他们的子女也都鄙薄功名利禄而热衷于诗文。叶绍袁、沈宜修与儿子叶燮一家三人被新版《辞海》列入条目，这在我国也是不可多得的。

儿子叶燮（1627—1703 年）字星期，号己畦，自幼喜诗。虽也曾进仕，但终因不能事从上司而被弹劾罢官。有《已畦文集》二十二卷、《已畦诗集》十卷等，诗论《原诗》，是一部有特色有价值的古典文学理论专著，论诗自成一家之言。还应吴江知县郭琇之聘，纂修《吴江县志》。

三个女儿，长女叶纨纨见识高远，3 岁即能背诗百篇，而且书法遒劲，有晋人风，著有《芳雪轩遗集》。二女儿叶小纨，除能诗文外，更精于曲律，写有杂剧《鸳鸯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戏曲家。三女儿叶小鸾是最受父母宠爱的，又是最有才气的姑娘。6 岁由其舅母、明末戏剧家沈自徵之妻张倩倩抚养，7 岁时已能吟诗作对。10 岁回娘家，那日值秋末冬初，她与母亲于灯下夜坐，门外风吹竹林、瑟瑟作响。看月华如水，沈宜修突出一对，“桂寒清露湿”，小鸾当地接口“枫冷乱红凋。”贴切公正，为其母大赞一番。叶小鸾还善画山水，写落花飞蝶更是别有韵致，著有《疏香阁集》……。叶门是吴江的望族。可称得上满门风雅。

为深入了解叶氏，我来到了北厍。

北厍文化站徐鉴明站长，津津乐道地给我讲述叶氏落户北厍的故事：

叶氏，自汉至唐，世为著姓。至宋叶逵始迁吴地，宋龙图阁直学士叶梦得为吴中叶氏第六世。

公元 1368 年，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定都南京，为改变京城

的凋敝、破败状况，朝廷强令江南富户迁入南京，世居吴江同里的吴中叶氏第十五世叶震宗不愿离开故乡，用重金贿赂了当权者，事发，朱元璋以抗命、贿赂两罪并罚，下令籍没其全部家产，处死全家人口。叶震宗有四个儿子，三儿子早夭，二儿子远居山中，他与大儿子同被杀于南京。刚满四岁的小儿子福四，在家人的想方设法下从狗洞逃出，秘密乘船逃往分湖一个水村的陆姓亲戚家，改姓为陆。若干年后，明朝政权逐渐巩固，在全国宣布“解禁”，福四才恢复叶姓，叶福四是吴中叶氏十六世，分湖叶氏的始迁祖。

“叶绍袁是第几世”，徐站长的故事使我初步知悉了叶氏的世系，不由关心起叶绍袁来了。

“叶绍袁是分湖叶氏的第二十四世。”徐站长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分湖叶氏世系图给我，并一口气给我介绍了分湖叶氏的历代科第表，分湖叶氏历代官职表，他告诉我分湖叶氏有进士 14 名，举人 34 名、秀才 224 名、分湖叶氏最高官职为二十世叶绅的尚宝司少卿，是掌管皇帝印鉴的五品官。

说着，他领着我来到了“午梦堂陈列室”，这陈列室座落在文化站的西面，一进院门，就见一幢修饰一新的明清风格的楼房，落地长窗、古朴典雅。上楼迎面一座大屏风，费孝通先生的题词：“分湖叶氏，叶叶交辉。”这红底金字把我们引入了“午梦堂”的氛围。陈列室分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分湖叶氏灿天下，介绍了叶氏族谱、分湖叶氏来踪及世系、累代簪缨和史迹；第二部分为满门风雅午梦堂，介绍了午梦堂、《午梦堂集》版本、午梦堂人物；第三部分为高风亮节叶绍袁，介绍了叶绍袁生平、业绩、著作；第四部分为江南才女叶小鸾，介绍了叶小鸾的生平资料和历代评介；第五部分为诗论大家叶横山，介绍了叶燮的史迹和他与汪琬、沈德潜交往的故事。第六部分为研究继

承新篇章，介绍了午梦堂研究情况及叶氏后裔寻根访祖的故事。在陈列室，我犹如进入了一个历史的海洋，这一篇篇文字，是午梦堂的一篇篇乐章；一幅幅画面，是午梦堂的一幅幅史卷；这一张张照片，是午梦堂的一层层延续……我沉浸其中，不时地被历史所感染。

看完陈列，我迫不及待地要去叶家埭。徐站长说，当年的午梦堂早在明末就已不存在了，废墟上只有现代建筑，式样最老的房子也就是民国时期的，我们只能从这历史的遗痕中去想象午梦堂当年的盛况。

徐站长领我们来到了叶家埭一条小河边，指点着要我们看河桥石。只见这河桥由六、七块长石条垒成，每块石条的一头都有一个圆孔。徐站长告诉我们，这些石条就是当年叶家住宅的旗杆石，是午梦堂的见证。他介绍道：当年叶宅面积30余亩，门前有旗杆石13对半，传说升旗时能映红半个分湖。叶家埭被一条小港分成南北两半，叶氏世居港北，港南是已婚的佣人居住。据考叶宅有午梦堂、清白堂、绣垂馆、芳雪轩、疏香阁、谢斋等建筑，还有墙门，官弄、庭院、池塘和假山，庭中有梅花、修竹、梧桐、梨树、芭蕉、松树及芍药等，真是一片锦绣……

走过一小段路，徐站长把我们领进了一家人家，经过一幢楼房，来到一个小园，一进门就见一棵枝繁叶茂的梅树。有位老人介绍，这就是300多年前叶小鸾所栽的腊梅，我心里一喜，她随着历史生长了300多年，散发着一种特殊的气息。看我凝视着梅花，徐站长走上前说，这腊梅可是这里一宝，自清初以来文人墨客慕名前来凭吊者不乏其人，柳亚子、陈去病及叶绍袁十世从孙叶楚伧曾几次三番在此留下了祭悼诗文。去年9月份，叶楚伧先生的长女叶吉益、四子叶中、五子叶荣和侄子侄女一行耄耋老人专程从美国洛杉矶和中国上海等地来

这里寻根访祖，就在这颗腊梅前合影留念，叙述着种种乡情……

腊梅树下端，堆积着一些湖石，石不大，但娇小玲珑，清巧雅致，有的尖角嶙峋，有的突兀怪奇。徐先生介绍，这些是从分湖滩运来的，当年，发生旱灾，叶绍袁听人说分湖畔有石，就叫人载运至叶家埭，还以石为题，叫家里人撰写分湖石记。这时，我才想起前几年在南京购得《闲雅小品集观——明清文人小品五十家》一书，就收录了叶小鸾的《分湖石记》，当时不能背得内容，回来后翻得，其中记道："分湖石者，盖得之于分湖也。其时水落而岸高，流涸而崖出。有人曰：'湖之媚有石焉，累累然而多。'遂命舟致之。其大小、圆缺、袤尺不一，其色则苍然，其状则崒然，皆可爱也。询其居旁之人，亦不知谁之所遗矣。"在记了石之来历后，她又对这被弃的石头发了一阵感慨："想其人之植此石也，必有花木隐现，池台依倚，歌童与舞女流连，游客偕骚人啸咏，林壑交美，烟霞有主，不亦游观之乐乎？今皆不知化为何物矣，且并颓垣废井，荒途旧址之迹，一无可存而考之。独兹石之颓乎卧于湖侧，不知其几百年也，而今出之，不足悲哉？"

叶小鸾，英年早逝，她死后，家人以为她被仙邀去了，江敏繁、王瑞芳的《中国历代才女小传》中，记述了这么一段颇为精彩的传说：据叶绍袁说，小鸾仙逝后，家中人特请泐庵大师为之招魂，小鸾之魂愿从大师授记，但大师告诉她说："既愿皈依，必须受戒；凡受戒者，必先审戒。我当一一审汝。仙子曾犯杀否？"女回答："犯。"师问："如何？"女说："曾呼小玉除花虱，也遣轻纨坏蝶衣。""曾犯盗否？"女答："犯。不知新绿谁家树，怪底清箫何处声？""曾犯淫否？"女答："犯。晓镜偷窥眉曲曲，春裙亲绣鸟双双。"师又问："曾犯妄言否？"女答："犯。自谓前

生欢喜地，诡云今坐辩才天。”“曾绮语否？”女答：“犯。团香制就夫人字，镂雪装成幼妇词。”“曾两舌否？”女答：“犯。对月意添愁喜句，拈花评出短长谣。”“曾恶口否？”女答：“犯。生怕帘开讥燕子，为怜花谢骂东风。”师又发问：“曾犯贪否？”女答：“犯。经营湘帙成千轴，辛苦莺花满一庭。”“曾犯嗔否？”女答：“犯。怪他道韫敲枯砚，薄彼崔徽扑玉钗。”“曾犯痴否？”女答：“犯。勉弃珠环收汉玉，戏捐粉盒葬花魂。”师大为称赞，遂予之戒。以上一段妙趣横生的传说，诙谐而典雅。陶秋英在《中国妇女与文学》中说道：“传说毕竟只是种神话，不过以一个妙龄女子，负绝代才华，忽然逝去，由生人的惋惜，痴想这种传说，是该有的事。”

在回家的路上，我忽然忆起朱萸小姐在《赤子寻根午梦堂》一文中有这么一句话：“300多年来，曾经玉树满庭的午梦堂，如今，只有那一棵顽劲的腊梅，几块残缺的太湖石，将游客的情绪带回那满堂书香、叶叶增辉的三个多世纪前……”

沈家船舫

金家坝镇东北有雪港村。穿村而过的一条小河，碧水清澈。沿河有石驳岸，石河阶，石柱子，那些石头经历了风吹雨打。斑驳陆离，仿佛是饱经风霜的历史老人。

我对沈家船舫的了解是看了2000年4月19日《吴江报》上的“鲈乡风物”栏目中的特木写的《金家坝雪港村，沈万山的发祥地》。

昆山周庄有个沈厅，是沈万山后裔，周庄仓长沈文浦之子沈本仁于清乾隆七年建成。借了沈万山的名头，如今是享誉海内外。我以前也听说过沈万山与吴江的关系，沈万山致富的缘由有多种说法，其中有一种“授财说”，就说元季吴江分湖一带有个叫陆德源的，富而好古，沈万山曾给他管过帐，后来陆德源看破红尘，离家云游，把万贯家财拱手送给了沈万山。然对沈万山曾在金家坝建沈家花园却闻所未闻。

雪港的沈氏是望族，张明观先生在《柳亚子传》中曾有记载：雪港沈氏，最负盛名的是沈懋德，曾续编《昭代丛书》，并出巨资刊行。其后人沈尹生才气纵横，好收藏忠义节烈之士所作书画。他的两个兄长，沈厔庐和沈跅庵，旧学均有根底，又以藏书著称。后来迁居周庄，创设东江女学，主持地方公益。沈跅庵生子名流芳，字体兰，便是现代著名教育家沈体兰。

我对沈万山与雪港倒不甚了解。看了文章才知道沈万山当年在雪港建有大小房间5048间，整个雪港村是富豪巨商庄园，沿河全是石驳岸、船舫、围墙。大墙门外有威严的石狮子，里边池塘、假山、九曲桥、旱船、石舫。亭、台、楼、阁、榭样样俱全，错落有致。雪港江穿村而过，江西住陈家，江东住沈家……《吴江日报》在文前还写了编者按："此文提供了一条重要信息，并证于当地有关人士。刊出后，希望对这史实有较多了解者，能为我们提供更多的资料与信息。"

我不知特木是谁，然而我感到吴江又有一个重要的名人遗迹，就有了去金家坝寻访沈家花园的意愿，然而一拖再拖。

后来《吴江日报》又于5月24日，5月31日连续刊发了五篇相关的文章，谈了沈万三在吴江的踪迹，盛泽斜桥之北有沈万三宅第，清末留存万三井，洗碗池、厨房及大缸等；桃源广福长板桥上有"排齿雁留夕阳，西是浔镇白苹远水，点睛龙去秋火，北只沈家红蓼空庄"的桥联；青云镇有沈庄漾，那里是沈万三的居住地，还有关于屋子上金龙头的传说……沈永星的《雪港沈家船坊》更是记述了沈万三曾在雪港建起了长一公里，宽几米的大型船坊群，现有遗迹。这些，频频地促使我去雪港寻迹。

终于有一天，姚海明先生带我去了雪港，雪港座落于周庄和同里之间。我几经询问才找到沈万三大型船坊群的所在。然而，仅有一段完好的石驳岸和三根石柱子。

我凝视着这历史遗痕，聆听着当地人讲述了沈万三的传说：

明朝初年，雪港村来了一对从浙江逃难而来的母子。当时，雪港江西陈家正缺帮工，于是母亲在陈家帮佣，儿子做了放牛娃。这放牛娃就是沈万三。母子俩起早摸黑，日子很是

辛苦。有一天，沈万三到井川圩放牛，追野鸡追到了坟坑头，看到了坟坑头有一个洞，从洞里得到了一大堆白花花的银子。沈万三发财了，陈东家把女儿嫁给了他。从此沈万三买田地、盖房子、做生意，生意越做越大，成为明朝的一代巨商。

出身穷困家庭的沈万三后来富甲天下，人们都感到疑惑不解，致富原由在陆允先生的《沈万三致富缘由辨考》中，谈到了“聚宝盆说”、“躬耕致富说”、“授财说”、“经商致富说”、“点金术说”……除了以上所说，现在雪港村人又增加了一说。并说，雪港江像是一条龙，龙头扎在白蚬河，雪港村的井川圩是龙嘴里的明珠，因此雪港必出巨富，这巨富就是沈万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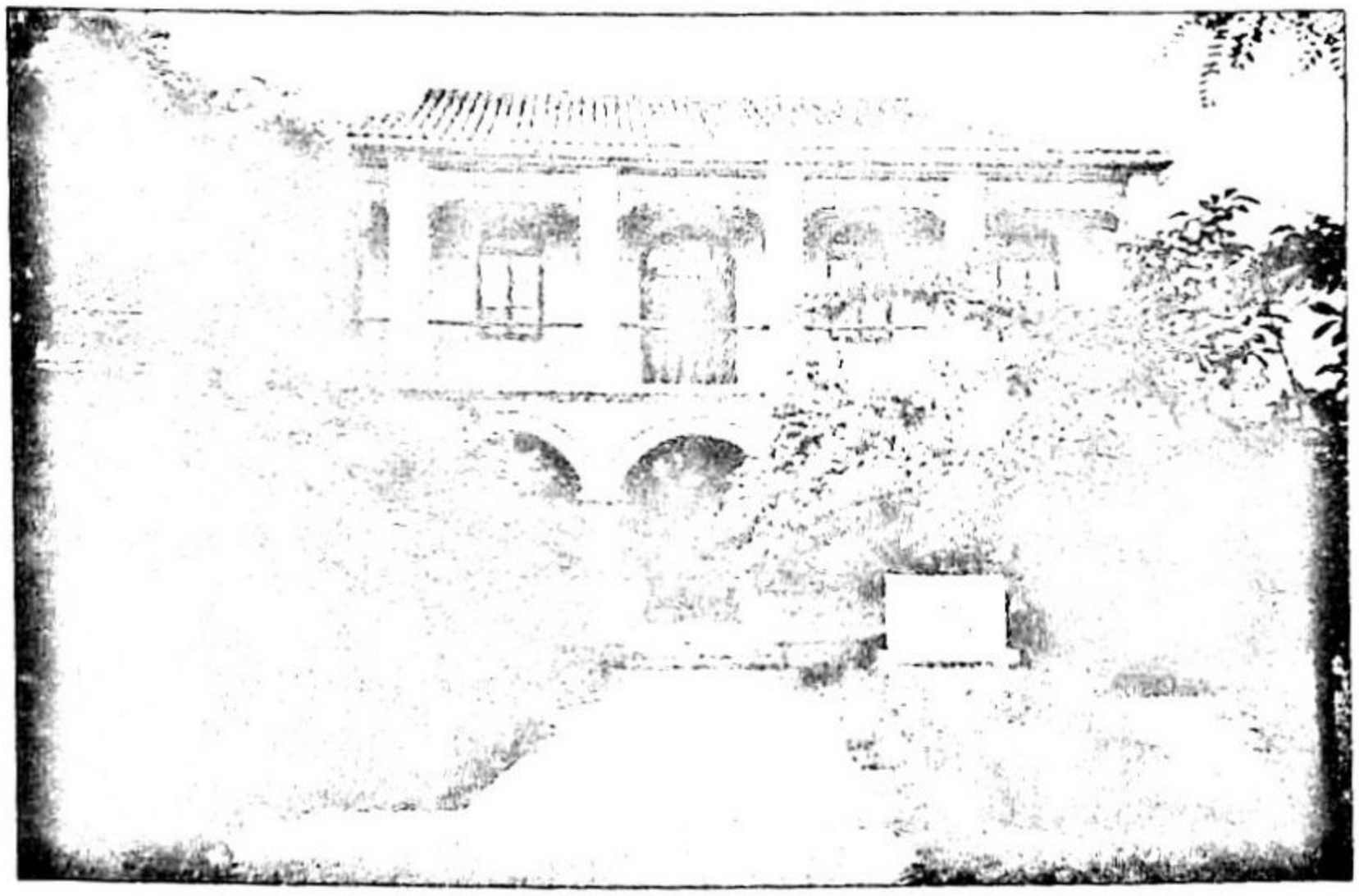
当地人虽然也未能找出更多史料，然而他们对这传说坚信不疑。他们爱他们的“雪港江”。

我望着石岸石柱，听着神话传说，一个个故事一份份乡情也深深感动了我。这传说真的也好，假的也好已不重要。这沈家花园是否存在无需再考证。但凭这矗立的石柱，就可以给人一种庄严肃穆之感，就可使人沉浸在历史的沉思中。这雪港，处在同里周庄的一条轴线上，是开发旅游的好地方。人家凭空造起了人文景观，而在这有人文景观的地方，怎么能弃之不顾呢？

离开雪港时，我的耳边仿佛响起了特木的一句话：“开发雪港，就等于打开了同里、周庄两个古镇的旅游空间……”

第四辑

胜迹抒情



张应春纪念馆

最早知道张应春的名字是1979年。借参加省青年新长征突击手代表大会之机，我去了雨花台，看到了女烈士张应春竟是吴江人。不由心潮澎湃，倍加敬仰。后来看了北厍文化站编的张应春纪念集和顾美珍写的《张应春小传》，我对这位巾帼英雄更了解详细了，而这次去北厍张应春纪念馆，那才真正走近了她。

张应春纪念馆的院墙在青松环绕下肃然而立，大理石的门柱前有一对石狮子。在门口就能看见烈士的半身雕像。两边门墙上挂着苏州市、吴江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苏州市学校德育基地的牌子。

进园门，站在张应春汉白玉半身雕像前，凝视着张爱萍将军的题词“张应春烈士永垂不朽”，心里一阵沉重，也有一阵缅怀。

张应春，1901年11月11日生于吴江县黎里镇葫芦兜村（今北厍黎星村），父亲张农是清末秀才，自小喜好吟咏，与四位堂兄堂弟并称“葫芦兜五子”1917年，四十岁的张农参加了柳亚子主持的南社。以文学鼓吹革命。正由于张农的革命与开明，才会有为革命而献身的张应春。母亲金氏，是位慈祥的农村女性。1908年，张应春成了本村张合祠十里馀斋私塾的罕

见的女学生。1912 年入父亲、叔父创办的葫芦兜初级国民学校读书，1916 年，张农应聘到黎里女子小学任教，张应春就随父亲到该校读书。这黎里女子小学由倪寿芝创办，张应春在这里受到了启蒙教育。1919 年张应春从黎里女子小学高小毕业，考入上海中国女子体育师范专门学校，1923 年受聘松江景贤女中任教职，次年参加了改组后的国民党，后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妇女部长，1925 年 11 月，由侯绍裘、姜长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 年 3 月 8 日编印《吴江妇女》，同时担任了中共江浙区委妇委会委员，4 月 7 日中共省党部党团书记侯绍裘电召张应春去南京就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妇女部长。4 月 10 日不幸被捕殉难，虚年 27 岁。

张应春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今天享受着她为之奋斗的事业的人们，没有忘记革命英烈，没有忘记她的事迹。1928 年 4 月，柳亚子从日本回国，前往南京寻访张应春遗骨，却不可得。为纪念她，柳亚子请陈树人、诸贞壮各绘《秣陵悲秋图》。柳亚子自题小序后广征题咏，于右任为之题字；10 月，沈长公提议在分湖之滨、叶小鸾墓侧为张应春营筑衣冠冢。经过三年努力，1931 年衣冠墓筑成。棺木内，以烈士生前所用的梳妆盒为头，上戴帽子，还葬有长衣、长裤和鞋袜。于右任应柳亚子之请所书“呜呼秋石女士纪念之碑”竖立冢前；1949 年新中国成立，1950 年 4 月 9 日，上海各报出版纪念特刊，隆重纪念英勇牺牲二十三周年的张应春和侯绍裘、刘重民等烈士；1980 年 5 月，张应春烈士衣冠冢被列为吴江县文物保护单位；1989 年清明，张应春纪念室在烈士墓区落成；1991 年 1 月，烈士花岗石全身雕像在松陵公园落成；1992 年清明，张应春烈士纪念馆建成，陆定一题匾。烈士汉白玉半身像座落在展馆前庭院中央，张爱萍题词。每年清明时节，吴江有关部门就要召开大

会，纪念张应春烈士。今年，我参加了纪念大会，会上，有市委、市政府领导讲话，有张应春烈士的妹妹张留春讲话，有有关方面的代表发言，还发了《张应春纪念集》一书，会开得庄严隆重。

走进纪念馆，瞻仰着张应春烈士的生平事迹。纪念馆陈列共分五个部分：青少年时代；在大革命中；妇女运动的先驱；坚贞不屈，英勇献身；缅怀烈士，继承遗志。这一段段文字，一幅幅照片，活生生地再现着她的革命历程，每一个画面，都让我难以忘怀：

1915 年 5 月，袁世凯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12 月悍然称帝。1916 年初，黎里女校校方迫于政治压力，规定学生记载《课堂日志》时，一律使用“洪宪”年号。这天，轮到张应春和柳均权在班上值日，张应春年纪虽小，却十分关心时事，她俩悄悄地商量一番，张应春在《课堂日志》上赫然填上“民国五年”四字。她俩义愤填膺，在大庭广众大骂袁贼倒行逆施，黎里女校一片哗然。

1924 年暑假，张应春甩着惹眼的齐耳短发回到村上，葫芦兜里顿时象扔进一块大石头。人们议论纷纷，张应春依然故我，大模大样地串门走户。还说服胞妹秀春、留春、堂妹同春、连春也剪了发辫，张应春给这偏僻的乡野带来了一股新时代的春风。8 月她又在《新黎里》报上，急切呼吁迅速革除女子蓄发的封建陋习：“我们的女同胞呀！大家快快起来提倡呀！……”

1924 年，在松江景贤女中，侯绍裘介绍张应春加入了改组后的国民党。1925 年 10 月，在侯绍裘、姜长林的介绍下，张应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这天起，她已随时作好准备，下决心为人类最崇高的事业献身，她异常兴奋地写信给柳亚子：

“我以为自己入了党，当然以党为前提了，一切都可以牺牲的。至于使命呢，我们恐怕无异吧—革命，”在侯绍裘的支持下，张应春于1926年3月8日创办了《吴江妇女》，她自己写文章，大声疾呼：“我们吴江的妇女没有死尽，就要来为自己的自由，为自己的经济独立，为社会上、法律上、教育上，求种种平等，而在这国际纪念日来联合全世界的战线奋斗，向压迫阶级进攻，进！进！进！努力！努力！”

1926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一周年，南京紫金山麓举行中山陵奠基典礼，参加典礼的有宋庆龄、孙科和国民党中央代表邓泽如、吴玉章及各地方党部代表。张应春和柳亚子、侯绍裘等江苏省党部代表也到了南京。奠基典礼开始，右派队伍中突然响起“打倒左派”的口号，那群早有准备的打手，抡着棍棒、旗杆蜂拥着打将上来，群众队伍顿时大乱。危急之中，张应春挺身而出，护卫着柳亚子。她与唐蕴玉、庄元勇等女同志一起，匆匆保驾着柳亚子下山……

1926年4月，张应春在黎里家中接连收到侯绍裘三封急电，要她速往南京复职，原来，上级任命侯绍裘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张应春为省委委员兼妇女部长。当时，她正身患足疾在家休养。但她知道，蒋介石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斗争形势非常严竣，于是立即打点行装。母亲哭得悲伤，要她避过风头再去，父亲也劝她养好病再走，但她义无反顾。4月7日，当张应春赶到南京时，侯绍裘已被敌人秘密逮捕。张应春并不知情，她找到时任中共南京市委员会委员兼妇委书记的陈君起，陈君起亦不知道情况突变，她们一起前往大纱帽港10号联络时，被潜伏在那里的侦缉队特务当场逮捕。他们十人被关押在南京公安局看守所，在狱中，张应春等人坚贞不屈。4月中旬，敌人下了毒手，将张应春等人捆入装有石灰的麻袋，用刺刀活

活戮死，偷偷用汽车运至南京通济门外抛入九龙桥下的秦淮河中。

我观看着陈列，瞻仰着烈士的遗容，心里一阵阵悲切，走出陈列室来到烈士墓前，默默地站立了许久、许久……猛然想起了一个声音："为了革命的事业，无数革命的先烈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张应春烈士永垂不朽。

《新黎里》报社旧址

黎里南新街小学是一所普通的小学，我曾在黎里建新街小学读过一年书，读书时也未曾感到这南新街小学有什么特殊，但后来了解了她的历史，特别是在写《毛啸岑》一书的过程中，方才感到这所普通的学校，并不普通。

这所小学，是民国4年(1915年)，由柳亚子、毛啸岑等人募捐筹建，名为县立第四高等小学。民国11年(1922年)，与树人小学合并为吴江县第四小学，民国29年后，改为黎里第一国民中心小学，解放初称庙桥弄小学，1952年改为南新街小学。大革命时期，这里面，曾发生过对吴江历史产生过影响的一系列活动：

1923年4月1日《新黎里》报在这里创刊：

1919年“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新文化运动转变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介绍俄国十月革命。柳亚子邀请毛啸岑辅助创办《新黎里》报，柳亚子、毛啸岑同黎里区教育会等九个团体64人开会，会议决定正式成立《新黎里》报社，社址设在毛啸岑任校长的第四高等小学，柳亚子为总编辑，毛啸岑为副总编辑。4月1日报纸正式创刊，柳亚子和毛啸岑分别发了发刊词，柳亚子所撰的《发刊词》说：“自法兰西大革命成，而世界之局一变；自俄罗斯大革命成，而世界之局

又一变矣……今者，旧礼教已破产，而新文化犹在萌芽，青黄不接，堕落实多。旧染污俗，孰为当铲除者？思潮学理，孰为当提倡者？讲求而实施焉，宁非先知先觉所有事哉？夫断头沥血，争主义于国门，此英雄豪杰所优为，而人人尽其心力以供献于一乡，亦国民之天责……”毛啸岑所撰的《发刊词》说：“黎里的社会，沉寂极了！难道让他困循下去吗？我们既是黎里人，那可不设法整顿呢？作中正的舆论为社会的南针，是本刊的唯一责任……本刊于是经各同志、各机关协作而产生。命名新黎里，就是说，以前的黎里已经过去，未来的黎里正向光明路上，努力行进。本刊就是新黎里路上的一颗明星。”此后，每月1号、16号《新黎里》从第四高等小学发出。黎里以及吴江地区的进步教师，开明绅士发动了起来，气势凌厉，接连推出了旅大问题、婚姻问题、劳动纪念特刊，它宣传反帝反封建、宣传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宣传苏联十月革命和“五四”精神。随后，《新盛泽》、《新莘塔》、《新严墓》、《新同里》、《新平望》、《新震泽》……新字号报刊相继出现，风行一时。

1925年6月3日，国民党吴江县第四区党部会议在这里召开：

1923年12月，柳亚子以同盟会员资格，由叶楚伧、陈去病介绍加入国民党，不久受命回乡筹建吴江县党部。经过三个多月的工作，先后组成城区、同里、盛泽、黎里、平望5个区党部，13个区分部。1924年8月24日在盛泽召开国民党吴江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县党部，党部设在黎里镇，这是东南地区最早建立的国民党地方组织之一，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与世长辞，县党部向全县各区党部发起了召开吴江民众追悼孙中山大会。5月10日，《新黎里》以《中国国民党吴江县党部开会》为题发了消息，秘密状态的这个国民党基层

组织首次以文字形式在广大民众中公开亮相。1925年5月30日，“五卅”惨案发生。6月3日下午，在县立第四高等学校召开了国民党吴江县第四区党部会议，柳亚子、毛啸岑、袁天真、张应春等13人参加，决定立即行动声援上海“五卅”事宜，张应春提议组成演讲队，向民众宣传，经表决通过决定。晚上，黎里镇数百人聚集在业余夜校，由柳亚子、毛啸岑、张应春、袁天真等人组成演讲队，当晚，在市民公社所办业余夜校举行第一次演讲，毛啸岑向与会者分送了孙中山遗嘱和照片，讲了孙中山遗嘱的大意。接着柳亚子、毛啸岑、张应春等分别演讲了“英巡捕惨杀学生详情”、“现在国际地位及救国方针”等，讲者义愤填膺，听者为之动容，当场有人大呼“外国人岂有此理！”还有人提出拒绝吸大英牌香烟。

1925年7月14日，国民党吴江县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7月15日—7月19日，夏令讲学会在这里举办：

7月14日上午9时，会议正式召开。柳亚子致开幕词后，由徐蔚南、徐遽轩、杨雪门进行演讲。下午讨论议案，决定设立妇女运动部、农民运动部、工人运动部。为了发动民众投身反对帝国主义行列，召开讲学会，请党内外名人公开讲学。第二天，开始举办了夏令讲学会，5天的讲学会由中共党员侯绍裘、沈雁冰、杨贤江、王一知、姜长林、董亦湘等人进行演讲。第一天朱季恂讲“革命的口号和方法”，侯绍裘讲“五卅”经过情形和帝国主义的关系。这两人是“五卅”运动的直接参与者，讲得生动有味。下午讲座，晚上游行，各区同志集中，提灯从第四高等小学出发，游行队伍的纸灯上都写着“推翻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等口号，引人注目。从七时半出发一直到十一点才结束。第二天，徐蔚南讲“法国最近文坛上之两大激流”，侯绍裘讲“教育界切身问题”。第三天，柳亚子讲“苏曼殊

之我观”，徐蔚南讲“文学之本质”。第四天，王一知讲“妇女问题”，董亦湘讲“民族问题”，姜长林讲“国民党怎样站到民众中间去及怎样指挥民众去适应革命潮流”。第五天，沈雁冰讲“甘地主义与中国”，杨贤江讲“青年问题”，邵季昂讲“中国国民历史的使命”。这次会议，把吴江的国民革命活动推向了又一个高潮。

现在，黎里南新街小学已成了黎里中心小学的分部，我随殷安如先生穿过庙桥弄，进南新街小学去寻当年第四高等小学的踪迹。

这庙桥弄，地下都铺有条石，这条石经历了风雨年华，都被踩得光光滑滑。在学校大门口，看到了中共黎里镇委员会和黎里镇人民政府立的铜牌，写着：新黎里报社，夏令讲学会旧址。

进得校门，却已找不到当年的痕迹，殷先生指着一块场地告诉我：这里当年有教室，是毛啸岑所建。当年就在这里办起黎里报和举行了夏令讲学会，但房子在抗日战争时期就被毁了，柳亚子纪念馆还保留着一张当年的照片。

黎里南新街小学里，已找不到当年革命者的烙印，然而在黎里中心小学校史陈列室里，陈列着这段革命经历和事实。这段不平凡的经历，已印在了后来人的心中。

武抗联络点

为写人物传记《毛啸岑》，毛安澜先生把我领到了黎里楼下浜的毛家宅院。

一到楼下浜底，就看到了一个石库门前挂着一块中共黎里镇委员会，黎里镇人民政府立的铜牌，我立即上前观看，上面写着如下一段文字：

“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会黎里联络点：一九三八年中共上海特科派丁秉成等来黎，开辟吴江的抗日工作，丁利用统战关系毛啸岑、毛海涛在楼下浜的住宅，作为我联络活动点，向地方开明人士和游击队宣传我党武装抗日的方针，扩大抗日武装。”

对于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会黎里联络点，我是在写故事《吴江花木兰—沈月箴》时了解的。但对他们的联络点是第一次瞻仰。进门厢房旁是一个小天井，天井北面有一幢三楼三底的楼房。毛先生告诉我，这幢房子是他祖父毛辅成 1923 年左右买下的。毛辅成是黎里“汝兴盛”商店的经理，后又在黎里开了一家“德丰米行”，黎里、平望各开一家钱庄。他虽为商人，却十分热衷于社会事业，曾任吴江县盛泽商会黎里分会负责人，在辛亥革命后，他积极支持革命党人，参加了当地的革命活动。1923 年黎里市民公社成立，他被选为次社长并担任评论员，

这对他的儿子，也就是毛安澜先生的父亲毛啸岑、叔叔毛海涛影响很大。毛啸岑在1919年于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毕业，后任县立第四高等小学校长。1923年与柳亚子先生一起创办了《新黎里》报。后加入新南社。1924年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协助柳亚子组建国民党吴江县党部。后至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工作任秘书长，跟着上海中共党团书记侯绍裘进行革命工作。1927年结识王绍鏊，参加了三省联合会和新苏公会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在王绍鏊领导下积极支持家乡抗日工作。后来任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出资创办的中信实业银行总经理。解放后，任上海市工商联常委、金融同业公会副主任，积极参与了上海市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为中国革命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改造作出了贡献。

进入大厅，有毛家人招呼坐下。吃了口茶，毛安澜先生就向我介绍说，这厅原来就是客厅，当年，毛啸岑、毛海涛他们就在这厅内商议革命事宜，这长台，这方桌，这靠椅还是当时的家俱。楼上是住宅，毛啸岑住在二楼东厢房，毛海涛住在二楼西厢房，楼下西厢房是毛啸岑的书房，取名为“后审雨斋”，大厅边上有一小园，园的东面有原来沈月箴的住所。现在，西厢房已倒塌，只有中间和东厢房尚在。

这“后审雨斋”还有个来历。毛氏原籍浙江金华，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毛武一行医到吴江定居六都（现在七都一带）。六世毛衢由六都迁至黎里。毛氏祖上也是书香门第，官宦人家。六世毛衢、七世毛寿南都分别任过四品朝议大夫和朝列大夫，在地方上与分湖叶绍袁家和赵田袁黄家齐名。八世祖毛以煃，明万历二十八年中举，曾任山东武定州学正，后调云南任按察使副使漕储道，见时事日坏，告老回乡，著有《审雨斋诗稿》，毛啸岑为继承祖上遗风，就将书房命名为“后审雨斋”。

毛安澜先生将我领到了大厅东面，这里是沈月箴住过的房子，一进门，就感到一股肃然之气，北墙和东墙上都挂着一排照片，都是毛家已故之人，有毛啸岑、毛海涛、沈月箴……他们都是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贡献的志士，看着他们的遗像，许多我了解的过去那曾经在这里发生过的故事如影视动画般地在我的脑海里掠过……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八路军上海办事处工作的中共上海科特的外围组织“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会”的负责人王绍鏊找到了当时在上海招商局任会计科人事科长的的毛啸岑，要他利用在吴江的关系和影响，支持家乡抗日救国工作。毛啸岑就把表妹沈月箴介绍给了王绍鏊，王绍鏊与沈月箴一见面，沈月箴就谈了家乡的动向，说吴江东部条件比较好，不少青年希望到上海来找共产党，于是，王绍鏊决定派共产党员、“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会”的领导成员李愈秋，化名丁秉成，带20多个同志奔赴吴江工作。同时，介绍沈月箴参加了“武抗”组织，随丁秉成回吴江协助工作。

为了工作顺利，毛啸岑在丁秉成他们到吴江前，自己先到了吴江找老同志、老朋友疏通关系。毛啸岑在大革命时期，担任过小学校长和县督学，曾协助过柳亚子参与国民党吴江县委会的领导工作和办《新黎里》报，在地方上有一定声望。他先找到了时任国民党县政府财政科长的王岳麓，向他讲述抗日救国的道理，希望他予以配合，然后，又联络了国民党左派、战前的老区长和教育界人士投身抗日。当时的吴江县县长沈立群是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派到沦陷区的，他与毛啸岑也有旧谊，毛啸岑找他进行抗日动员，他同意在吴江吸收进步青年参加抗日。

1938年初，丁秉成带领武抗成员由沈月箴作向导到了吴

江，由于毛啸岑的关系，武抗成员打进了国民党吴江县政府，安插进了地方武装郑万军部的“青年服务团”，于是吴江地区抗日救亡工作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

毛海涛很有正义感。他在黎里镇开设源顺森瓷器桐油商店。抗战爆发，吴江沦陷，吴江县伪县长朱元直，几次邀毛海涛到伪政府任职，并说只有如此才能保全身家财产，毛海涛断然拒绝。日伪以生命相威胁，他亦正气凛然不为所动。沈月箴带了毛啸岑的亲笔信与他接上关系后，他积极行动。《群英谱》吴江分卷中曾记载《毛海涛一心抗日》的故事：

1939 年 3 月初，丁秉成由施家骅陪同来黎里，同毛海涛商讨使郝道生部成为真正抗日队伍的问题，经毛海涛疏通郝道生与丁秉成见了面，建立了关系。4 月下旬，丁秉成和毛海涛再次同郝道生见面，经过协商同意丁秉成派人到他大队工作，接受“武抗”成员编入部队。

1939 年 5 月的一天，丁秉成和施家骅又一次来到黎里，此时，日寇正对郝部进行“清剿”，街上日本兵来来往往，市河里日寇汽艇在穿行，不时传来密集的枪声。丁秉成和施家骅立即隐入楼下浜附近的一家茶馆，然后悄悄去毛家，毛海涛听到敲门声立即将丁、施两人引入室内，并叫妻子到门口观察动静，下午 4 时许，日寇撤退了，毛海涛一家才放下心来。

不久，丁秉成又联系上在江浙活动的钱康民，钱从郑万军部拉出了几十个人，成立了吴江第一支由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抗日武装“江浙太湖义勇军”，不久，队伍发展到 200 多人。

毛海涛仗义疏财支持抗战。地方抗日游击队给养有困难，他带头资助。中共上海地下党通过毛啸岑安排，要他护送抗日战士。中共地下党员去根据地，他都慷慨解囊。日寇对他的行动严密监视。见他支持游击队抗日，就决定对他下毒手。日寇

派一队伪军，抄他的家，封他的商店，继而没收了他的商店财产，他多年积蓄毁于一旦。自己也只得匆匆告别妻儿，去上海毛啸岑处暂避。但他兄弟俩毫不畏惧，仍然通过别的途径从事着抗日工作……

当我离开毛家时，再度凝视着镇党委、政府立的铜牌，毛啸岑、毛海涛、沈月箴、丁秉成……都是抗日战士中的普通一员，在这关系到祖国生死存亡的关头，有多少好儿女挺身而出，献出了自己的青春，献出了自己的财产，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是无私无畏的，是无所索取的，作为后人，我们是不应该，也不会忘记他们的。我们可以从这闪光的铜牌中，透视到他们闪光的年华，这对我们这些后辈，是一种激励，一种鞭策……

丝业公学旧址

那天，震泽周建新先生带我去看了震泽镇丝业公学旧址。

丝业公学为晚清时震泽丝业公会兴建。位于震泽镇藕河街。一到门口，就见一幢青砖砌成的两边带厢楼的两层西洋式楼房，墙体没上石灰，由红砖镶成几条红线，砖缝的线条组成一个个几何图形，别有一番情调。房顶红瓦覆盖，顶墙上“1923”四个大字赫然夺目。二楼阳台用红砖的柱子，楼上楼下都有拱圈门。整个建筑感觉十分庄重。

震泽在明清时期就是著名的生丝集散中心，晚清，组织了丝业公所，管理丝经两业事务，当时，震泽除丝业公所外还有米业公所，肉业公所、成衣公所等。米业公所在禹迹桥东总管堂内，肉业公所在今属八都的上塘西栅东岳庙内。成衣公所在今属八都镇西穆祥桥。这些公所以丝业公所规模最大。民国初改称丝业公会，民国 6 年在清代巡检司署旧址落成新所，即现中心幼儿园所在地。震泽丝绸业公所当时活动频繁，还参与了一些外事活动。据《吴江丝绸志》介绍，民国 10 年(1921 年)，美国纽约举办了第一次万国丝绸博览会，我国派出丝业代表团一行三人携带丝绸缎品参加展览，震泽丝商毕康侯参加出访。后来震泽丝业公会邀来了以陶迪博士为首的美国丝商代

表到震泽参观丝经生产，交流情况。丝业公所成立之后，还出资兴办了一些地方公益及慈善事业，如修建了塘河，支持了土丝改良运动，赞助兴办了机械缫丝厂，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兴建了丝业公学。

震泽丝绸学会会长是施省之，即施肇曾，震泽镇人，早年为国子监生员，曾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学院电报学校。清光绪十七年任过知县、同知、道员等职，光绪二十年赴美国任驻美使馆随员，后任美国纽约领事馆正领事官等职。回国后，民国4年曾任交通银行董事长、民国8年在震泽创办汇丰农工银行，任董事长，民国12年他与弟弟施肇基等人创办震泽初中，并任董事长。

震泽丝绸公会的副会长是杨文震。民国元年施省之卸任，杨文震任会长，直至病逝，前后达23年。他民国3年任吴江县行政公署震泽市办事处办事员，为人宽厚，办事公正，热心地方公益事业。他在民国元年创办了震泽丝业公学。民国12年，又由公会出资12400银元建造新校舍，使震泽公学成了设施齐全的新学校 。

站在丝业公学的楼房前，我心潮澎湃，这，不是一所普通的学校，它是富有地方特色的专业学校，在当时曾产生过强烈的影响，民国2年曾被评为吴江县模范小学。然而，更激奋我人心的不仅是这公学的起源和业绩，是以后发生的故事，是曾记录在中共吴江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的《吴江人民革命斗争史》上的两件大事。

一是1925年10月10日，国民党吴江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在震泽丝业公学召开。

这次会议情况在新版《震泽镇志》上有较详实的记载：10月9日下午，先在丝业公学召开筹备会议，与会者20余人。推

荐县监察委员杨剑秋、县执行委员丘纠生为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招待主任，省党部执行委员柳亚子以四区一分部代表身份参加会议，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在会上恭诵孙中山先生遗嘱并致开幕词。中共党员、省党部特派代表、省党部组织部副部长姜长林到会。会上，各区代表杨剑秋、庄畏仲等6人发表演说。会议决定在各机关中组织党团，从速产生工、农、青、妇四部主任，会议还商定县第四次代表大会于1926年1月1日在平望召开。10日上午，由五区教育会发起，在震泽镇东栅公共体育场举行双十节庆祝活动，区教育会会长杨剑秋任庆祝会主席，出席县第三次大会的40余名国民党男女党员应邀参加庆祝活动。柳亚子登台发表演说，指出帝国主义者与军阀狼狈勾结，致使辛亥革命并未取得彻底胜利，号召大众参加国民党，辅助革命政府。这天晚上，震泽各学校上街提灯游行庆祝。部分党员在城隍庙开映幻灯，举办露天演讲。

11日上午，在丝业公会大礼堂召开追悼廖仲恺先生大会，国民党员41人出席，另邀来宾50余人。会上，柳亚子报告廖先生的事迹，姜长林、杨剑秋、毛啸岑发表演说。丝业公学与县党部、震泽市民公社、新震泽报社等团体及柳亚子等人写了挽联、挽轴张挂在礼堂上。

二是1925年11月，中共党员陈味芝回震泽开展革命工作。

12月25日，在震泽丝业公学内召开了云南起义10周年纪念会，陈味芝发表了演说，要学生认清帝国主义侵略现状，赶快觉悟起来，拯救危难的中国。陈味芝化名凌云，以震泽丝业公学为通讯处，前后四次给中共中央（代号“曾廷”）写信。《为吴江学校开代表大会征求提案事》，（1925年12月23日）《吴江国民党代表大会及震泽镇情况》（1926年1月4日）《学

生会成立和在吴江县活动》(1926年1月17日)《吴江民权工作情况》(1926年1月27日)。1月14日的信中,他向党中央汇报了震泽镇的情况、吴江县国民党的情况和准备组织震泽丝业公学学生会的情况,他写道:“我在此地,为学生组织——震泽学生会,布置组织一震泽学生联合会。关系学生运动,请示方针以便速行”。不久在陈味芝鼓动、引导、组织下,震泽公学全校学生会成立并开展了活动。

走进丝业公学旧址,碰到了学校的沈老师,他热情地引我们参观并介绍说,这洋房是1923年所建,50年代他来这里教书时,曾看到这园子里立有一块石碑,这石碑有一市尺宽,三米长,7—8寸厚,记载了建造这丝业公学的情况和捐资人的姓名。后来,碑倒掉了,学校的人就挖了一个大坑,把石碑埋在了里面,现在这碑还在草坪下面。

房子里面没有找到其他有关丝业公学的遗物,离开时,在大门西面的围墙下看到了一块石基,上面刻有“丝业公学”,这也是丝业公学的见证物。

丝业公学已成为历史,这里已成了震泽一中的高中部,然而,这里曾经发生过的故事将会使这“丝业公学”的名字永远刻在了震泽的历史上。

天放楼

我是先知道《孽海花》，后知道金松岑，而后知道天放楼的。鲁迅在其名著《中国小说史略》中，把《孽海花》列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与《官场现行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我曾读过《孽海花》，该书以金雯青、傅彩云的故事为线索，描写了当时一些官僚文士的活动，影射洪钧和赛金花，对清末的腐败有所讽刺。这书没有序也没有跋，没有前言亦没有后记，只注明作者是曾朴。

后来在旧书店购得一本王立兴著的《中国近代文学考论》，其中有一篇《曾朴及其〈孽海花〉的再评价》，文中写到了《孽海花》的成书过程，我才知道这书的最初创意者是吴江人金松岑。

1903 年，金松岑在上海参加爱国学社，与章太炎、邹容、蔡元培等一道鼓吹资产阶级革命，主张推翻清政府。他十分重视小说的社会教育作用，曾写过《论写情小说于新社会之关系》，是小说革命的热心倡导者。《孽海花》原著“爱自由者发起，东亚病夫编述”，东亚病夫是曾朴的笔名，而爱自由者即金一，又名天翮、字松岑。这《孽海花》的前六回，是金松岑所写。1903 年，沙俄拒绝从中国东北撤兵，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中国留日学生组织了拒俄义勇队，誓死抵抗沙俄侵略，

当时，他的好友陈去病正在日本编革命刊物《江苏》，约他写稿，于是，金松岑开始写《孽海花》。这小说一、二回曾于1903年10月在《江苏》第8期刊载。1904年3月，金松岑翻译的俄国虚无党史《自由血》一书由上海镜今书局出版，书后附有“爱自由者”撰译书广告一版，其中《孽海花》标以“政治小说”广告中说：“此书述赛金花一生历史，而内容包含中俄交涉，帕米尔界约事件，俄国虚无党事件，东三省事件，最近上海革命事件，东京义勇队事件，广西事件，日俄交涉事件，以至今俄国复据东三省止，又含无数掌故，学理，轶事，遗闻，精采焕发，趣味浓深。现已付印，即日出书”。

而后来，曾朴在上海创办小说林书社，出版《小说林》杂志，这才引出了曾朴补写成书的故事。我编“人才史话”时编了一篇顾美珍写的金松岑造意《孽海花》的故事，有如此描述：金松岑将《孽海花》前六回请曾朴看了，曾认为这是一个好题材。金松岑顺水推舟，请曾朴续写下去，为此，两人共同商量了预定的六十回目。结果，曾朴以三个月之力，一气呵成了二十回。里面的前六回，金氏原文保存甚多。第一回的引首词和一篇骈文，照搬原稿，一字未改；其余部分，也是触处都有。1905年春，二十回本《孽海花》由小说林书社正式出版，平装两册，封面标明历史小说。出版后不到一、二年，竟再版十五次，销行五万部之多。1928年曾氏将此书修补成三十回，后又续写五回。1962年魏绍昌所编《孽海花资料》将金松岑所写前六回初稿列入资料中，并刊出了金氏40岁时的一帧西装照片。

金松岑没有因《孽海花》而扬名，然而他创办的同川学校却留在了中国的历史上，后人为纪念他而建的天放楼，如一座丰碑屹立在同里中学校园内，成为了永久的纪念。

明年，是同川学校建校100周年纪念，张舫澜先生曾约我

去苏州大学教授吴企明先生处，意想合作编些有关资料。后由徐宏慧女士牵线，在上几个月的一天，我随吴企明、金本中、张舫澜等人一起到了同里，与当地政府、学校和镇志办有关人士进行了座谈，并讨论了同川学校100周年的纪念活动。商量了开展"同川小学成立100周年文章征集"和办金松岑先生陈列室等……

在到同里前，我寻找了有关同川学校，有关金松岑，有关天放楼的资料，翻得金本中先生的《金松岑，天放楼，自治学社》一文，使我明白了"天放楼"的由来：金松岑先生故居有楼，名"天放楼"，这天放楼"原并不在同川学校旧址，而在章家浜寓所"。这"天放"一词出于《庄子·马蹄》，"一而不党，命曰天放"，有放任自然，独立同行之意。早在1899年秋，金松岑就写过四首七律，题为《秋感，即赠冶民馆予天放楼》。金松岑创办自治学社，最初设在章家浜大夫第内的务滋堂。他从上海回同里，对自治学社的学制、课程设置作了较大调整，比如增加了理化、音乐、军事等课，又办理化、音乐传习所。这样，原址已不能适用，便迁至同川书院旧址。原书院的东北偶一座木楼，亦挂上"天放楼"的匾额，金松岑先生在这里工作十年之久，他的诗集、文集都有以"天放楼"命名的。抗日战争期间，学校先后被日寇、伪军占为营房，校舍遭到极大破坏，特别是"天放楼"竟被毁成一堆瓦砾。抗日战争胜利后，学校复课，1948年8月同里小学校长钱翔春先生在原楼对面即旧办公室的废墟上重建办公楼，当时，金松岑已于上一年逝世，为纪念金松岑，便名之为"天放楼"，可见一个世纪以来，天放楼已三易其址，历尽沧桑。

汤海山先生的《百年一曲麒麟词》也描述了金松岑先生与同川学校：金松岑思想敏捷，才情奔放，喜好擘剑驰马高谈兵

略，通习音律绘画，他经常亲自用文言文作词并谱曲，制定了同川校歌。金松岑对学校管理极严格，校长的选择、老师的聘用都亲自过问。他对教育质量要求很高，提倡学生不仅要学文，而且要学自然科学知识，他不仅重视对学生知识的传授，更注重他们的德育，临终前一年，金松岑最后一次回同川学校对全体师生作了一次讲演，教育学生长大以后要清正廉洁，不当贪官污吏。他还特意讲了个故事：乾隆年间，吴江籍举人陆耀任湖南巡抚时，为官清廉，颇得民心，当地人称颂他“渴饮汀江一杯水，诚开衡山万壑云”。师生们望着他那清癯的脸容和在寒风里拂动的苍苍白发，不禁热泪盈眶。

这次座谈会上，我又听到了不少有关金松岑，有关同川学校的故事，特别是了解了金松岑创办的同川学校，培养出了一批批杰出人才，如：柳亚子、王佩铮、王欣夫、潘光旦、金国宝、严宝礼、王巨川、王绍鏊、蒋吟秋、范烟桥、沈善炯、范兹德、冯新德、顾昌栋……

下午，我们去了“天放楼”，我这还是第一次前往。进入同里中学向右转到了一庭园前，绿树丛中有两座楼房。座北朝南的是座中西合璧的楼房，楼顶部分是中式歇山顶，底层是西式拱门，墙体由青砖砌成。楼上有阳台，屋檐下有木挂落。柱都由青砖砌成，间或有红砖线条装饰。金先生告诉我，这就是红楼，建于 1917 年，原为同川小学校舍，现是图书馆。左边东西朝向的才是“天放楼”。与红楼相比天放楼显得普通些，与一般的现代楼房差别不大，二楼三个窗户都有四扇木窗。一楼中间两扇木门，左右两个四扇木窗。但它门口有一方亭倒显得一丝古朴，这四落水波面的门亭，有四根方柱支撑，亭左右两围砌有坐槛。金先生说，这原来“天放楼”一楼一底，前后都有小天井，自成一小院落，估计早先是金家的读书处，面积约三、四十平

方，梁柱都比较粗，木色不涂漆，东南两面都有玻璃窗，登楼东望可见同里八景之一“长山岚翠”。后来毁了。这是后来造了“天放楼”与原来的结构已不同。

楼门锁着不能进去，只能围着楼上转一圈，“天放楼”西面也有个门亭。门的右上方有一块大理石碑，上面有“天放楼”三个大字，说是金松岑的族叔金祖泽所题。

我久久地凝视这“天放楼”，仿佛听到了金松岑先生正与学生一起同唱着同川校歌：“千寻之木始萌芟，百川之水朝宗海，我同川小学名誉江南最，三十年春风时雨培植起百辈英才。我学生，须勤学，大家把肩膀担起来，中华民族兴旺前途快，需要你多少出群才，出群才，学校里一年年增光彩……”

艺英书院旧址

艺英书院旧址在平望镇螽斯港，现在是镇中心幼儿园。

我来到那里，见到的是一幢粉红色的西式建筑赫然挺立，已丝毫找不到当年艺英书院的踪影，然而里面的一块石刻，刻着“重建平望艺英书院碑记”可以把人们的思绪拉回到几百年前……

我手上有黄积苏、周明荣二先生抄录的碑文，现将有关内容记录如下：

“吴江自昔为人文渊薮，书院义学之设、自省城以逮外邑，数十百所。春，震泽平望镇艺英书院落成，案苏州府志。平望书院本义学也，旧在螽斯港。乾隆十一年，邑令陈和志奉府牒，改建于吉祥庵故址，额其堂为“养正”。中祀先贤朱子，复扩其西偏为艺英书院，又西北隅为“湖山平远阁”。业之斋，庖厨之室，一时咸备。”

义学，是以读书习字粗通文墨为宗旨，多为民间自办。据1994年版《吴江县志》记载，吴江县几个大镇都办过义学。成化十八年（1482年）里人姚芳建古塘义塾，置田80亩，让里中贫苦子弟入学。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安徽人张佩芝在盛泽措办新安义学。雍正十三年（1735年），倪兆鹏捐资创建震泽义学、平望义学、同里义学、盛泽义学四所，期间，知县赵

学轩创办过黎里义学，盛泽郑封创办过通德义学。平望吉祥庵、同里慧日忏院也在这时办过义学。平望艺英书院在乾隆十一年(1746)建时为义学。据1992年版《平望镇志》记载：雍正四年，吴江震泽两县分治，平望大半属震泽县。当时平望接震泽县谕始设义学。初曾用僧舍设馆，历十多年而来者甚少。乾隆十一年(1746年)知县陈志和奉知府傅春谕，为改变原义学面貌，劝里人赵日新、张迁衡等以吉祥庵旧址(在虚字圩即螽斯港北岸)改建义学。庵旧有屋三楹，颇宏敞，费银200两加以修葺。中设朱子位，其授读之所名"养正堂"，来读书者甚众，至不容，乃增设师席，广收来学生徒。

艺英书院之名，始于乾隆四十年(1775年)，书院最早起源于私人讲学，后经官方提倡赞助，逐步形成书院制度。清代，吴江全县出现过9所书院：盛泽吴公书院、盛湖西书院、盛湖东书院、松陵笠泽书院、松陵书院、同里同川书院、黎里禊湖书院 、芦墟切问书院和平望艺英书院。1992年版《平望镇志》记载：平望艺英书院位于螽斯港，乾隆四十年(1775年)由里人张廷衡、赵思敬在义学之西增建 。书院正屋三间，东西偏各一间，庭前凿池，叠石莳花木，又于西北隅建小楼一间，名"湖山平远阁"，颇饶泉石之胜，地基共一亩四分，亦属义学。凡诸肄业及清寒子弟就学能学有书斋，食有应厨，盛极一时。咸丰十年(1860年)罹兵燹被毁。同治三年(1864年)知县王树棻倡率士商募建。光绪四年就旧基重建瓦舍二十余间，虽未能恢复旧观，但肄业诵读之处亦称完备。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艺英书院改为平望高等小学校。

平望艺英书院，当时在吴江县内有一定影响，培育出了不少名人，2000年殷恭毅先生给我寄来一篇文章《螽斯港情怀》，在我们人事局的《人才》报2000年第七期发表，其中也有

殷先生对艺英书院的回忆，这回忆补充了镇志未载的有关的情况：光绪四年（1878 年）就旧基重建，面积大为缩小。当年在艺英书院攻读自修的有本镇秀才孙长夫（章夫）、陈兆九（韶九）、倪征噢等人。光绪 24 年（1898 年）“戊戌变法”，废科举、兴学堂，正名螽斯港小学校。曾先后被称为吴江县立第八高小及平望小学。这所小学从民国初开始，一向招收男生，故称为男校。尚有设在殊胜寺废址上的殊胜寺小学则为女校。1935 年——1937 年间，每年暑假，殷恭毅和吴天锡、唐长孺、宋之诚、吴陆桐、冯新善、吴国均等十余位平望旅外大学生举办“平望尚志暑期义务学校”，为本镇小朋友利用假期补课复习，每日半天，就在螽斯港小学开办。他们每天在这所小学内作教学活动。殷先生对螽斯港小学和螽斯港的感情特厚，2000 年 5 月，殷恭毅与倪征噢先生在苏州参加苏州大学建校百年校庆后，专程返莺湖故乡观光访旧时，还特地参观了螽斯港小学。

殷先生的文章，也使我回想起了当时陪同他们重游故土的情景：当时，倪征噢、殷恭毅等人是由当时的苏州大学副校长孙伟先生陪同来平望的，一到平望，没坐下喝一口水就去寻旧，他们在螽斯港小学前回忆着当年办“义务学校”的情景。来到了艺英书院，他们的情绪很是兴奋，而我当时也有一种特殊的情绪。1971 年，我也曾在这里读过一年书，当时名为“平望七·三小学”。在楼梯下面我们找到了清光绪四年的碑刻，“重建平望艺英书院碑记，”倪先生看着几个篆体大字，一字一字读着，抚摸着石碑拍了照说：“这碑得好好地保护。”

当时，我未能专门拍得碑刻的照片。在 2001 年 5 月的一个周六，我带着相机，专程来到了螽斯港小学。

螽斯港小学确实已面貌一新，不要说艺英书院时的，就是我当年在此读书时的建筑亦已全部拆尽。我站在这色彩缤纷

的现代化建筑面前，看着几位玩耍的小孩，儿时的情景一下子展现在了眼前：我在这里读了一年五年级，记得外面一排是教师办公室，中间有一个大操场，操场后面一排教室，我在那里读书时正值“文革”，学校文化课上得少而业余活动多。我当时任红小兵团团长，参加过大批判也参加过宣传队。我们不懂得政治，但却又不自觉地参与了政治。我曾在学校文艺汇演中演过《智取威虎山》第三场中的常宝爹，没有唱腔，只有对白。我们来学校排练，用手电筒照亮着夜空，那一条条射线直冲星空，心里有一种梦幻，有一种憧憬……

在楼梯下，看到那碑刻还随意地靠在楼下，这可是个文物，我又重新读了一遍碑文，拍了照，然后又拍了几张学校新貌。当我在门口拍完学校校门准备离开时，忽然听见有呼唤声，原来从街对面的一幢楼房里传出。一看竟是当过校长的吉建平先生。

我跟他进了他的家门。他说看到一个人在拍照，很奇怪，一看，想不到是我。我说我来拍碑。他就告诉我，还有一块碑，是抗战时期重建小学时刻的，在老师办公室里，改天上班时他可带我去看。在他那儿我又了解到了艺英书院以后的变迁情况，回来后翻了镇志，艺英书院的发展线条就更清晰了。

艺英书院在 1904 年改为平望高等小学，民国成立后，改为平溪乡立初等小学，附设私立公教高小，后改为县立平望国民小学附设私立公教高小。民国 6 年，私立高小收归县立，改为县立第七高等小学，再改为县立乙种商业学校。后将初、高小合并改为公立第八小学，后改为县立平望小学，再改为县立螽斯港小学。抗战中校舍被夷为平地。抗日战争后，于 1947 年重建。建国后为河西街小学。1969 年改为“七·三”小学。1974 年改为第二小学，1978 年恢复为河西街小学，现为平望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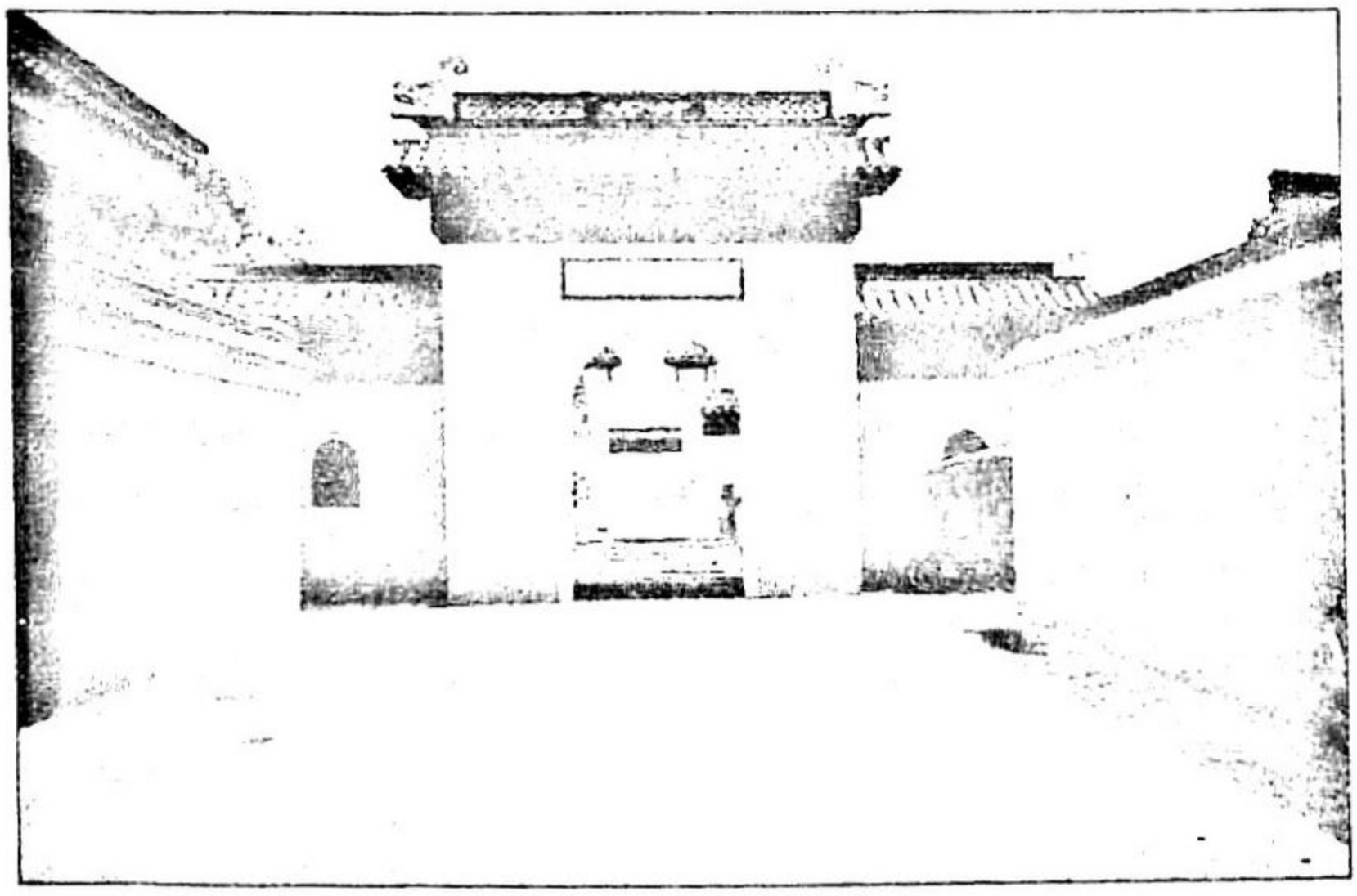
幼儿园。

我想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吉先生把我领到了倪守一老先生处。倪先生解放前在里面读过书，老先生很健谈，他向我讲述了他读书时的艺英书院的情况：进门时有一只平厅，两棵树，一棵松树一棵柏树。左边有吴王靠，吴王靠后是池，池边有花厅，厅前还有一棵很大的元宝树，这树有500多年历史。第二进是读书的地方，仪门上有砖刻，砖刻上有“道宗殊泗”四个大字。抗战时，学校被毁了不少，抗战结束后。王鹏年从上海“后援委员会”批得500袋面粉的补助，就重建小学，并担任了校长。

告别倪老先生，我独自迈步在鲞斯港上，鲞斯港已填没成了街道。再度望着平望中心幼儿园——当年的艺英书院，心潮澎湃。一所普通的小学，却记载着如此漫长的故事，有着如此多的故事，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地方。时间可以淹没过去，淹没艺英书院的痕迹，然而，历史会告诉我们这些后来者，告诉我们的后来者，在这里我不仅能看到这小学的发展史，从她的发展轨迹里，也看到江南水乡小学的发展史。

第五辑

寺院掠景



罗星洲

我曾写的“十湖寻踪”中有一篇《同里湖与罗星洲》。同里湖是环抱同里五湖中的最近镇的湖泊，湖名来源于镇名。同里镇是太湖风景区著名的水乡古镇，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同里湖风光如画，湖西原有历史上著名的罗星洲、水花园以及梅山香雪、东溪望月、水村渔笛等景观，北部水阁琼天，以静凝秀，南部水村绿岛，鸡犬桑麻，田园风光浓郁。

罗星洲，因形似罗星而得名。当地人称之“芦千墩”。吴淞江之水由庞山湖东下环镇南北屈曲他流，汇于东溪以入同里湖。罗星洲当湖之口，如砥柱中流，它四周绕水，波光潋滟，仅亩地的弹丸洲渚亭亭玉立在烟波迷茫之中。明万历戊子年，罗星洲建有关帝殿、观音殿、文昌阁等，清朝康熙、乾隆、嘉庆年间均有重建。洲上建有庙门，两侧分别嵌砌着“蓬莱仙境”四方阴文行书砖刻。岛上花木扶疏、荷香鱼乐、殿宇宁静、高阁临风，登斗姆阁凭栏则烟波浩渺，渔帆点点。湖滨四周遍植松柏、梧桐、垂柳，郁郁苍苍，绿荫浓密。罗星洲东、南两隅湖畔尽是萋迷绵延的芦苇，有千株以上，故里人又称之为“芦千墩”。

王友松撰写《我忆罗星洲》一文记载：1936年，他跨进山门，在香烟缭绕和笙笛悠扬声中，呈现在眼前的是修篁滴翠和果树花卉。亭榭楼阁具备而布局得当，回廊曲桥蜿蜒而引人入

胜。占地很大的一泓清池中，满是婷婷款摆的田田荷叶和傲然怒放的点点莲花；有洁白无瑕的白莲，也有微姹泛赧的红莲，迎风摇曳、凌波曼舞。池塘南端填土筑埂，埂侧疏柳婆娑，绿草离离，在埂上或闲步，或垂钓，乐趣盎然。埂端设有闸门调节水位，以致池水如此清冽，游鱼可观。

每年赏荷季节罗星洲总会欢闹一番。据任传济《看罢水龙赏新荷》一文描写，阴历六月廿四是荷花生日，趁看水龙之便提前一天去赏荷。赏荷之余或泛舟同里湖，或登斗姆阁观看同里湖中风帆晴澜，也有雇较大的称为“无锡快”的画舫停在柳荫之下，人们在船上品茗清谈，吟咏填词。也有青年男女放棹至湖中弄舟。

同里镇有前定八景和后定八景共十六景：长山岚翠、九里晴澜、林皋春雨、莲蒲香风、南市晓烟、西津晚渡、野寺昏钟、水村渔笛、法喜骄祥、洞真灵迹、仁济梵宇、翊灵古祠、东溪望月、西皈夕照、北山春眺，忏院钟声。后来，后人又续定四景：罗星听雨、梅山香雪、白云遗迹、松亭秋色。

小林在《同里》一书中如此描绘“罗星听雨”：园中有罗星听雨殿，殿后原有一方形古亭，亭下有水源与荷池相通，潺潺水声不绝，人坐亭内犹在舟楫之上。每当苍苓晦冥狂风骤雨袭来时，风声雨声浪涛声如金鼓急敲，万马厮杀，令人热血沸腾。若遇细雨潇潇，雨点淅沥，打在芭蕉叶上，滴在屋檐下，石板上，荷池中，轻轻重重密密疏疏，恍若一曲美妙动听的乐曲。

1925年夏秋时分，柳亚子先生曾利用罗星洲独特的地理环境，在此集会筹划革命高潮到来的事宜，写下了《罗星洲题壁》七绝一首，诗曰：“一蒲团地现楼台，秋水蒹葭足溯洄，猛忆船山诗句好，白莲都为美人开。”既即景白描了罗星洲的楼阁

精舍，又抒发了革命的豪情壮志。

1938年农历四月十三日拂晓，罗星洲却毁于日寇的烈火之中。一支百余人的国民党便衣军队向驻扎同里的日寇突击后撤退了。在吴江的日军增援到来，看到罗星洲树木茂盛，认为它挡住了视野，就下令放火将其烧毁。浓焰烈火直冲天际，风景幽雅的罗星洲顿时化为灰烬。

1996年，同里镇政府决定重修罗星洲，一期投资1000万元，筑坝造堤，在小岛残存的基础上向东扩展，于是，一个新的罗星洲展现在了游客的面前。

现在的罗星洲分东西两个景点，西部是观音寺，寺面南而建，那天，我们去罗星洲，渡船在浩翰的同里湖中向东北方进发，远远就可看见寺院。寺院共有四进：山门、大雄宝殿、念佛堂、方丈室和斋房。

进山门就见弥勒佛，这弥勒并不是大腹便便、笑口常开，而是弥勒佛的原生天冠弥勒，边上四大金刚。背后正殿供的是韦驮大将军。出山门就见大雄宝殿，赵朴初的题词匾显赫地挂在宝殿上方。大殿中间供着释迦牟尼，两边是十六罗汉。大殿后殿供着南海观音，两边有文殊、普贤菩萨。走出大殿有一天井，两则东为观音殿，西为功德堂。

我们在观音殿没有逗留太久，便过东面拱门进入东花园，一进花园，跃入眼帘的就是一片五彩缤纷的景象。园中的荷花池，池水清澈，池中有一小岛，有平桥和九曲板桥与陆地相连，环池高筑了楼阁游廊。我们先进入文昌阁，这文昌阁供着文昌帝及孔子、朱熹的座像，这是原有建筑的恢复。明代就有这文昌阁，400多年前文昌帝已经在这里坐视同里。在兵灾中遭到破坏，重建的文昌阁三面临池，形制古朴。我们上了阁楼见上面有一大钟，一块牌子上写着敲钟的吉利数字，有人已经上去

摆好阵势，六声钟声，在楼阁内回荡。我没有敲钟，只是站在窗口眺望，顿时感到心旷神怡。在这里俯瞰，则全岛风光尽收眼底，极目同里湖，则古镇远村、田野树丛好一幅水乡村景。

下文昌阁往前，经过听雨轩。到了斗姆阁，这斗姆为道教所信奉的女神，传说是北斗众星之母。过斗姆像上楼，楼上有一大鼓，高 1.7 米，直经 1.5 米。这鼓与钟遥遥相对，给这罗星洲增添了几分空幻与玄妙。

罗星洲，这水中小岛，还保留原有的美丽风貌。听说曾有人建议在罗星洲上架桥，我想幸亏没有架，否则就会大煞风景。如今，她正以特有的魅力，吸引着中外游客，是同里一方胜景 ……

慈云塔寺

震泽镇东有慈云禅寺和慈云寺塔，旁边原有虹桥和塔影桥，旧震泽八景中的“慈云夕照”和“虹桥晚眺”就在此地。

当年的慈云禅寺黄墙黑瓦，正山门院墙嵌砌“南无阿弥陀佛”。寺院里有且住轩、大树轩、续灯堂、饭僧堂、钟楼、西方丈。寺院南临荻塘，中流河面宽广，东望分风墩“飞阁风帆”。自清康熙年间建禹迹桥，寺、塔、桥、水、墩一水相系，错落有致。

每逢春秋佳日，夕阳西下之时，天上迤逦着几块白丝条般的云彩，涂上一层晚霞，宛若鲜艳夺目的彩缎。慈云塔，被斜阳的余辉照着，笼罩在莽苍苍的暮霭当中，这夕阳揉着塔影倒映在湖水里，增添了光彩的装饰，此时的慈云夕照是“四面湖光照，中流塔影悬”、“溟濛影欲沉，野田空日暮”。如果登上虹桥，眼前更是浮现了一幅幅五彩缤纷的水乡风景：湖水沐染着落日余辉，水波摇曳着塔影桥与慈云塔的倒影，塔映桥，桥映塔，好一幅飘荡着的灿烂画面。当月亮悄悄地爬上树稍，那塔和桥刚才象一幅被抹去了颜色的水墨画，此时又清晰起来了。那汇集着的娇月、繁星、渔火、烛光映出的塔桥，俨如一幅闪烁的长卷，而最秀最美的还数是八月十五之夜，相传站在桥之顶眺望塔影桥下，可以看到塔尖入拱洞的妩媚动人之景。

慈云寺塔初建于吴赤乌十三年（公元250年），古代佛寺

建塔，以藏舍利和经卷，通称宝塔，而这慈云塔的建立，却有个传说。徐文初先生曾整理过这则民间故事：

三国时，魏、蜀、吴三国鼎分天下，赤壁大战后，曹操败北，孙权乘机遣鲁肃向刘备索还荆州。未成，又纳周瑜“美人计”，将刘备骗至南徐囚禁威逼。不料诸葛亮将计就计，早已巧作安排。甘露寺相亲，招亲完婚后，刘备偕孙夫人由赵云保驾，星夜逃离虎口，孙权“赔了夫人又折兵”。孙权十分懊丧却不甘心，用谎言骗取孙夫人只身返回东吴。孙夫人回吴国后，日夜思念刘备，闷闷不乐，未过多时竟不思茶饭，卧床不起。国太深知女儿心事，十分痛惜，反复思量，最后想出一个主意：在太湖之滨的震泽镇择地建塔，以塔排解女儿忧郁。没多久，高塔建成。孙夫人在众宫女簇拥下，与国太携手逐级登高，孙夫人登高，看浩渺太湖，万顷碧波，如临仙境，心旷神怡，病情即减轻了三分。从此，她就在塔下安身，每日必登高远眺，寄托相思之情，盼望早日与刘备团聚，久而久之，孙夫人登塔望夫的事在民间家喻户晓。孙夫人去后，大家就把这座塔叫作了“望夫塔”。

这慈云寺塔之名起于北宋。这望夫塔经过多少年风吹雨打，由于无人修缮，后来就倒塌了。北宋末年，宋朝国力衰弱，金兵乘虚而入。1127 年，金兀术带兵直捣中原，攻下开封，宋徽宗的女儿慈云公主避难到震泽，在“望夫塔”遗址上想到了孙夫人的故事。她为了祈求父亲能早日平安回来，立愿在“望夫塔”遗址上重建一塔。塔建成后，慈云公主常常登临塔顶，祈求早日能与父亲团聚。后人就以“慈云”为塔名。

两位含悲的女子早已千古，而她们的寄情“塔”却依然屹立于太湖之滨。据说三万六千顷太湖之畔，总共才十一座塔，这慈云塔是其中之一，被列入了“中国名塔”。

塔，起源于印度，随着佛教引入我国，又有“浮图”与“佛

图”之称。“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图”，这“浮园”就是指塔。吴江历史上有过其他的塔，我知道的有松陵的华严塔、盛泽的圆照庵塔、七都双塔桥上的双塔等，如今这些塔都已埋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了。震泽、慈云禅寺大部分建筑已毁，然这慈云寺塔仍然矗立。这塔，成了吴江旅游的制高点。

那天苏州有教授来，徐雪昆先生陪我们去看了慈云塔，塔为六面五层楼阁式，飞檐高翘，姿态雄伟，第三层起有一根足有一抱多粗的楠木，穿越第四层、第五层，伸出塔顶直顶起1米高的尖尖铜葫芦，葫芦有6个铁环，6条铁链，分系6角上的飞檐铜铃，小小铜铃，微风一吹，即会发出清脆悦耳的乐声。塔的两面有钟楼和鼓楼，这歇山顶的重檐钟楼，有黄瓜环脊，也是飞檐翘角显得生气勃勃。

徐先生向我们介绍说，这塔已经过多次修缮，抗日战争时，震泽遭到日寇炮击，慈云塔的第四级飞角和廊柱都被击毁，塔身受到重创。解放后，塔被列省级重点文保单位，1954年经过全面整修，最近，又对这塔进行了修复。而这寺，也正设想重建。他引导我看了原来寺院的图，说，镇上已规划，拆掉周围的房子而扩大寺院，而且，这寺院原来的十八罗汉，“文革”时被沉入池塘，随着池塘的填没而埋入了土中，但不日将会“重见天日”……

震泽正在创建文化乡镇，慈云塔是震泽的一宝，也是震泽旅游业的标志。看着慈云塔，我想起荆歌写震泽时的两句话：“慈云寺塔是一行竖写的诗句。”“假若震泽没了这座宝塔，震泽人的灵魂里就会失却一点光彩”。

小九华寺

原平望镇的小九华寺，是我国僧界奇才太虚法师16岁出家崇佛的源寺。重新修复的小九华寺，屹立在莺脰湖北岸，又成为了当地的佛教圣地。

小九华寺，即东岳庙，新版《平望镇志》有如下记载：

东岳庙一名小九华，在驿站南，祀东岳泰山之神。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建。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里人吴国忠偕僧通运募建后殿，奉祀幽明教主（即地藏王菩萨），并铸炉于庭中。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国忠子昌运偕僧朗涵募建大士殿。乾隆三年（1737年）僧实恒建药师殿。四年（1738年）建关帝殿、刘公祠。乾隆五年（1740年）监院僧蕴山建山门、客堂、斋堂、厨房等。咸丰十年被毁。光绪四年（1878年）游方僧永缘、莲常重建山门五间。光绪八年（1882年）僧莲觉、莲常建东客堂三间。光绪九年（1883年）建西客堂三间。光绪十年（1884年）筑东围墙建方丈室三间。光绪十一年（1885年）建观音殿五间。庙内香火特甚，每年农历七月一日至十月一日，远近香客毕集，游人纷至沓来，谓之香市。该庙于1949年改为平望粮管所仓库，1970年改建面粉厂。

这《平望镇志》出版于1991年，下限1985年，那时，小九华寺原貌已全被毁灭。1997年，平望镇政府经市政府同意开

始动工修复小九华，总投资 1500 万元左右。

修复小九华，除了恢复古迹之因外，还有较直接的动因是 1997 年为太虚法师逝世五十周年纪念，而太虚法师是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的老师，在佛教界享有很高的声望。

太虚法师（1890—1947 年）祖籍浙江桐乡，有关他与小九华寺的缘份，我最早是听顾家栋先生介绍的。他还借了我一本释印顺编著的《太虚法师年谱》，我曾抄录了几段：

“一八九七年，光绪二十三年，丁酉。九岁：秋，外祖母去安徽九华山晋香，大师强以随行。中途经平望小九华寺，镇江金山寺，并入寺瞻礼。往返二、三月，为大师远游之始。”

“一九 0 四年，光绪三十年，甲辰，十六岁：五月，大师出家于苏州木渎浒墅乡。初离长安，展转抵平望。散步莺脰湖边小九华寺；猛忆九岁之秋，曾随外祖母入寺晋香。宿缘契合，因入寺求度。士达监院允之，携往苏州木渎浒墅乡小庙，为之剃落，法名唯心。”

“一九 0 八年，光绪三十四年，戊申，二十岁：大师于小九华，识革命僧栖云，为大师与党人往来之始。”

太虚，是当代中国佛教史上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他提出的“人生佛教”对后世佛教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在中国佛教界提出的“人间佛教”的思想，可以说是在太虚那里找到的渊源。他在佛教界以提倡改革思想而著名，并且始终参与种种活动，他任广州白云双溪寺住持，组织僧伽教育会，又联络革命党人朱执信等从事秘密活动，还因作诗凭吊黄花岗烈士受到清廷的缉捕。1912 年，他与同学仁山等人创设中国佛教协进会，晋谒了孙中山。1928 年，又创立中国佛教会，并到英、法、德、比、美诸国弘扬佛法，在巴黎发起筹建世界佛学苑。抗日战争期间，组织青年护国团和僧侣救国队……而太虚法师云游，

出家，与革命党人交往都始于平望小九华寺，这给小九华寺戴上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光环。

在平望倪守一先生处我又听说了这么一则故事：过去，有一只小船经过莺脰湖在小九华寺前沉了。寺中老和尚行善，见沉船者无家可归，就去施舍，船上人感到全家生活艰难，就将一小孩托付给了老和尚，请他代为扶养。老和尚收留了这孩子，并培养他读书。倪老先生说，这孩子叫违本或者违月记不清了，也在平望螽斯港小学读书，与他同过学，后来这人去日本留学，听说解放后进入北京佛学会。

小九华寺重建的大雄宝殿、天王殿气势雄伟，其规模目前在吴中名列前茅。据说开光那天很是热闹。开光后成了当地的旅游胜地，吸引了不少人前往观光。去小九华，印象最深的是那天陪原国际大法官倪征噢和南京农业大学殷恭毅教授前往的情景。

走进重修一新的大雄宝殿，倪老先生来到了大钟前，拉住绳子，摆好架势让人照了相，然后说："要撞了"一下子撞了五下钟，钟声在寺院上空久久回荡，老人露出了孩子般的笑脸。

陪人前往，一般走马观花，只有近日，我独游小九华寺才细细地饱览了一番。

那天，下着雨，我走过安德桥，沿运河而行，从东面进入了小九华前的广场。首先跃入眼帘的是"天王殿"，"天王殿"下是三个拱形券门，门面上有"小九华寺"匾额，四个大字是赵朴初题写的。上面屋顶上，还有四个大字"佛日增辉"。

大门紧闭，只得从边门进入，进门就见大雄宝殿，此殿五开间，三开门式格局，重檐庑殿顶黄琉璃瓦绿剪边，宏伟宽畅，金碧辉煌。殿前有金鼎。由于风雨交加，寺内人烟稀少，但也有两位香客正在点燃香烛，烛光在风中摇摆，缕缕香烟袅袅升

腾。

拾级而上进入大雄宝殿，只见正面供奉释迦牟尼佛像，左右为其弟子阿难尊者和迦叶尊者。佛像前有一对金色抱柱联："若复有人受持读诵已非于三四五佛种诸善根，当知是处恭敬供养不可以百千万劫说其功德"，说是金刚经里面的句子，我一时也难以理解。

佛像两边有钟、鼓和十八罗汉，东面是长老、如意、经卷、沉忍、降龙、诵乐、傲慢、玄装、讲经。西面是拐杖、思索、阿难、一指、升天、伏虎、开心、达摩、抱狮、长眉。后面供奉着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佛像的背后是观世音菩萨。两边是童子，后面有57幅彩画，说的都是观音的化身，描述着观音的故事。

东面一排平屋，只见有"三圣殿"匾额，我就走了进去，由于天下着雨。里面黑沉沉、阴森森的。正面供着三圣佛：中间阿弥陀佛，两边有观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忽然，我看到东北角上还有一尊观音像，有点疑惑不解。这时从外面走来两位长者，原来是寺中两位护法，我就好奇地询问。叶师傅说，那尊观音是小九华寺开张时从盛泽居士林请来的，是小九华寺的当家护法。又说那里还有地藏王菩萨，这是小九华寺早年供奉的，下一步还准备建殿。我穿过一排排小凳子，来到地藏王像前，只见像前还贴着张黄铜纸，纸上分别写着：普利十方法界，孤魂野鬼冤亲债主之位，九华堂上开山诸祖前亡后化觉灵之位，西天东土历代祖师菩萨之位，本寺堂皇上历代护法大德之位，本寺堂上太虚大师之位，两位护法告诉我，这些是小九华寺祖宗的灵位。

在大雄宝殿后面有两根树，枝杆不甚粗，也不甚高大，然据介绍，这黄杨已有700多年，这桂花也有400多年，它们与边上那口井，是当年小九华的三件遗物。相传这口井里有当年

小九华寺的印鉴。

说到护法，我自然就向他们问起了住持，他们介绍说现在没有住持，只有一位宗觉师傅总管佛事，原来这里曾来过四位住持，第一任能解法师，第二任故修法师，第三任源玉法师，第四任缘悟法师，都已离开本寺。

走出小九华，回头凝望着寺墙上的八个大字：诸恶莫做，众善奉行。一种为善之情油然而生，耳边仿佛听到了从遥远之处传来的太虚法师《奉劝老》绝句："吃亏自己便宜人，娶铄精神七四身。勤朴一生禅诵力，脱然潇洒出凡尘！"

褉湖道院

在修复一新的褉湖道院，叶正贤先生给我一张他撰文的褉湖道院修复碑记文稿，记录了褉湖道院的历史和修复情况。

黎里褉湖道院位于镇西隅褉湖之渊。四面环水，南为金镜湖，北为褉湖，天青水碧，环境幽雅。

道院为祀唐太宗十四子李明祠，明洪武二年（1369年），李明被封侯为监察司民城隍，后敕立为吴江县城隍之神。里人建庙供奉城隍。明嘉靖年重建，清顺治九年（1652年）扩建，康熙五十七年（1719年）建斗姥坛，雍正十三年（1735年）建环碧堂、望春亭，乾隆二年（1737年）于殿前增筑戏台、山门，山门前建有东西二亭，嘉庆五年复修，内建文昌宫，道院始具规模，为江南水乡之道教活动场所。

褉湖道院历经沧桑，解放以来，改作粮仓，殿堂破残不堪，神像等设施具毁于“文革”。

改革开放二十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民族宗教政策得以贯彻落实。经吴江市人民政府批准，由黎里镇人民政府筹资整修恢复，道院重现雄姿秀色。

道院在建筑布局结构上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未作大的

调整。前期工程修了城隍殿、元辰殿、财神殿，重建了夫人殿，秋楔桥面拓宽、河道疏浚、围墙整修、并增筑桥西门楼、票房等配套设施。

我小时候曾在黎里读过书，那时不知楔湖道院，但知道粮库原是城隍庙，有城隍老爷。前去观看，却只见稻谷而见不到城隍。

后写“十湖寻踪”查黎里旧志，才了解了城隍庙即楔湖道院，并且还有“出会”热热闹闹。

寺庙的建立使宗教活动在黎里广为传播，楔湖也因种种宗教活动而热闹起来。老人们记忆犹新的是每年八月中秋时节庆祝城隍生日而举行的庙会。各地有赏月之宴，黎里更有太平庙会，“楔湖秋月”被列入“黎里八景”。十五日为“城隍会”、十六日为“夫人会”，出会排场很大，前有仪仗、鼓乐，中有城隍或夫人的銮驾、桥舆，还有不少提锣、提香的善男信女，一路行进，沿途焚香祷告，顶礼膜拜者不绝，锣鼓声、爆竹声震耳欲聋，直到把城隍、夫人送还城隍庙才结束。那时，楔湖一带灯市如林，耀目如昼，灯月交辉，场面壮观。有《楔湖秋灯词》这样描绘：“金镜湖头碧水澄，清风桥下彩光腾，疑将万点天星摘，散作中秋两岸灯”。

我是见寺庙必进的，但从不烧香、拜佛，只是请书和找故事。叶先生了解我，在我观光前，先给我讲了一个城隍菩萨的故事：

每年八月半，是黎里城隍菩萨的生日。过去，每逢这一天，要出会三天三夜，出会时，城隍菩萨出巡，总有两块牌子，一块是“钦命”，一块是“永镇松陵”，原因要追溯到唐朝。

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命令他的第十四子李明到南方发运军粮。路过松陵时，正值吴江接连遭受三年旱灾，田地龟

裂，颗粒无收，百姓饿殍遍地，甚至易子而食，到处一片凄惨景象。李明见此惨状，实在惨不忍睹。他想动用军粮赈救百姓，但是军粮不能随便动用，如果等待奏请父王恩准，怕来不及了。“救灾如救火”，实是刻不容缓。于是，他就自作主张，先将粮食拿出来救济灾民，并拨发一部分作为种子让灾民耕种。第二年获得大丰收，灾民感恩不尽。事后，李世民认为儿子“先斩后奏”，有违军纪，大发雷霆。他说：“我不能治家，焉能治国。”声称要对李明从严惩处。李明也自知难以交差，就投河而死。他的尸体漂流到黎里罗汉寺背后，黎里老百姓感激他的功德，把李明的尸体打捞起来，埋在罗汉寺末一进地下，并奏请皇上敕封。李世民允奏，封李明为曹王，后又改封为广祐王，并说：“你们认为他好，就让他永远在你们那里吧。”于是，黎里百姓就供奉李明为城隍。城隍神位起初设在罗汉寺末一进，至明代另建城隍庙。因此，每年八月十五日出城隍会时有两块行牌：一为“钦命”，一为“永镇松陵”。

这故事记录了楔湖道院的神秘色彩，这层神秘的面纱吸引着来往游客。我乘着这兴致游览了楔湖道院。

先进城隍殿，殿上供着城隍爷，后面有左右判官，两边各有三个当差站立着，钟鼓和金丝绣幡挂在两旁。有抱柱联金璧辉煌：“行此善事天下知地鉴鬼神，做个好人心正身安魂梦稳”。后面是夫人殿，城隍夫人迎面而坐，边上亦站立二人，都不知何名，两边有侍女肃立。

财神庙，财神爷居中，两位小仙侍立左右。也有一副对联赫然夺目：“大地灵钟肇成昌盛气运，毕堂瑞霭弘开富贵宏基”。

最后进入星辰殿，也即元辰殿。中间有斗姆神供奉，边上小神仙，两边各 30 代表 60 甲子。

在楔湖道院，我走马观花，寺庙中供奉的是虚无飘渺的神佛，我们不要希望从敬几炷香，磕几个头中得到神灵的庇佑，记得有人说过神佛是绝对保不了哪个人升迁发财和如意姻缘的，然而，寺庙的恢复弘扬了宗教文化，也可以为旅游事业提供丰富的资源，扮演积极的角色。

泗洲寺

分湖之东原有一小洲名泗洲，洲上有一古寺，名泗洲寺。

相传，这泗洲之名有个来历：唐有位名叫泗洲的大士，佛法上乘，常云游大江南北普渡众生。来到分湖后被这块宝地吸引，就在此地建了寺庙。由于这小洲是泗洲大圣过化之地，生机盎然，香火甚旺，当地人就将大圣之名冠以寺庙。

《分湖志》中有吴江平望人潘耒写的《重修泗洲寺》记载了泗洲寺的历史："吾邑芦墟镇旧有泗洲寺，建于唐景龙二年，相传为泗洲大圣过化之地，塑像有马。宋元祐间名僧迭居，初，夏尚书治水吴江，中数至斯寺，与僧净瑄有唱酬之篇，正统景泰间再毁再建。"这里面讲到了明永乐间，户部尚书夏原吉奉诏治水江南，闻得泗洲寺净瑄绰有儒学，就驻泗洲寺，与净瑄更相唱和，缔为方外诗友。夏原吉有诗记："行尽吴江逸兴浓，却从萧寺访瑄翁。未论石上三生约，且喜山中一宿同。诗句新题蕉叶雨，茶香热送藕花风。明当八百蒲牢吼，重整云帆向五茸。"

那天去芦墟镇志办，顾永翔老师给了我一本《芦墟镇志》征询意见稿文物古迹卷，翻及有对泗洲寺的描写：

泗洲寺位于兵字圩西南端几乎四周环水的半岛上，南即泗洲寺港，西临万户港，北和东是弧形长浜，浜底在泗洲寺桥

西北堍。寺名似与地形有关。也有“相传为泗洲大圣过化之地”而得名之说。寺院占地6千多平方米。清末至解放初，该寺殿堂，僧舍密布。前殿，又称前山门，两侧连八字照墙，淌水河桥(埠)。照墙前四棵粗壮的黄榉树，树叶森森。寺门上方镌“唐泗洲禅寺”五个镀金大字。前殿内供奉弥陀、韦驮、四大金刚，钟架上悬挂大铁钟。正殿建在高大的台基上，门楣上侧有“大雄宝殿”匾额。殿堂供奉一大两小如来佛塑像和20尊罗汉像。后殿即大悲殿，又名观音殿，供奉各种各号的观世音像，梁上挂着大钟。观音殿的东面有雷祖阁、斋堂、方丈间等。往南，正殿东北属“东南房”，僧人居住。再往东南即杨公祠及冒名的“先哲祠”。从杨公祠到山门须经过小石桥。桥北是停泊寺庙船只的小浜。杨公祠东南近泗洲寺桥。观音殿西侧系功德祠，供奉该寺历代住持的长生牌位。三大殿西边是“西北房”，“西南房”僧人居住区，房舍和院墙已临近万户港。泗洲寺东面有神仙堂，供奉的是吕洞宾及地藏菩萨等。

泗洲寺的规模倒不小，与杨公祠连成一片，也是个旅游点。

说到杨公祠，我想到了《杨廷枢头断永安桥》的故事：明末清初，不少抗清志士遇难，死得轰轰烈烈，其中有一个复社领袖杨廷枢就就义在永安桥也就是泗洲寺桥。杨廷枢，字维斗，号复庵，江苏吴县人，明崇祯三年(1630年)解元。自“东林”到“复社”，文章声气主盟一时。清军入关，杨廷枢奔走呼号，多方联络好友弟子进行反清活动。清顺治四年(1647年)，因策反苏松提督吴胜兆事泄，避居于吴江莘塔。四月被人告密逮捕。杨廷枢被囚于湖中之舟，曾血书自叙一篇和绝命诗二十首。有句云：“幼读圣贤之书，长怀忠孝之志……视死如归，轰轰烈烈，成仁无愧，炳炳琅琅……。但因报国无门，怀才未展……魂

惘惘而升天，当为厉鬼；气英英而坠地，期待来生……”殷殷血书慷慨激昂，铿锵有力，感人至深，字字如歌如泣。五月二日，杨廷枢被绑于泗洲寺桥。时四野震骇，围观者层层叠叠。临刑时，杨廷枢大声高呼：“生为大明臣……”言未绝，头已断。头颅掉落在地，迸出一句：“死为大明鬼”，围观之人无不惊骇，为其坚贞不屈肃然起敬。

杨廷枢的木主灵位，曾两次设于泗洲寺，使泗洲寺也增添了一种英雄之气。这在《芦墟镇志》征询稿文物古迹卷中讲得明白：杨廷枢英勇就义后，学生连绍原、陆山斗和义士陈谟等人出面赎其头颅，殓尸安装，并设木主灵位于泗洲寺内。孝廉周邦翰作记。人们给杨廷枢私谥“忠文先生”。乾隆九年（1744年）吴江知县丁元正、芦墟士绅沈芳、分湖巡检司史迁义等人议定，将泗洲寺东的社仓移建于镇中，在社仓旧址营建杨廷枢专祠。乾隆十年专祠建成，前后各五间，前进大门上方题“杨先生祠”，后进堂上供奉杨廷枢灵位。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清朝官方为显示“崇尚宽大，褒录忠节”，正式对杨廷枢赐谥“忠节”。“杨先生祠”又名“杨忠节公祠”。嘉庆道光年间，杨公祠圮，乡绅陈希恕、文人郭嶲等人曾议论重建，未成，木主重设于泗洲寺偏殿内。光绪元年（1875年）知县金福曾离任前，捐出俸薪，命陆廷阶经办，募捐重建杨公祠。新祠仍坐北面南，前三间是迎客厅，前进较浅，后三间较前进深，檐高亮堂，供奉杨廷枢神位。杨廷枢木主才离开了泗洲寺。

那天，我特意去芦墟看泗洲寺。顾永翔先生领我前往。正巧上一天是阴历十五，有过民间活动，因而这铁门倒开着。顾先生介绍说，泗洲寺是分湖一带最古最大的佛寺。过去僧侣曾多达四五十人，清代长期在此驻军。太平天国在此设关卡。1950年以来该寺一直被粮管所占用，正殿和僧房已折除，现

仅存四处建筑：那五开间歇山顶式、四角飞檐的是前殿和后殿。那面东的三间是藏经楼，那屋顶已破漏的屋子原是神仙堂。这寺已破毁，难以寻到当年的风光。

寻找杨公祠，杨公祠已在1990年重建芦墟大桥时拆除，拆下的砖石木材存放在分湖公园，据讲，1993年市政府批准了芦墟镇政府重建杨公祠的请示，将在芦墟镇草里村重建杨公祠。

我站在泗洲桥上，望着泗洲寺的飞檐和屋顶，默默地凝视着桥下奔流不息的河水，感慨万千，忽然感受到时间与空间亦顿时凝固了。耳边仿佛响起了杨廷枢那铿锵的呼号。泗洲寺记的是泗洲大圣，是个虚化的人物，而杨公祠，记的是仁人志士，是个实实在在的民族英雄，杨公祠应当挺立而起。

镇政府有计划重建杨公祠，我想将会在历史上留下值得书写的一笔。

宝觉寺

在八都，汤先生说八都也有只庙，相传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庙里做过小工，但不知是否还在。一只电话与村上联系，得知大殿建筑还在。

有关朱元璋的传说，在吴江一带流传较广，我在《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吴江资料本》中看到过两则传说：

一则是莘塔镇陆玉琪讲述的《四金刚求医》：朱元璋小辰光做和尚，又蛮又犟，经书勿肯读，闯事百有份。当家和尚怨尽怒绝，本想逐他出去，看他人蛮活络，体质好、手脚快，就留在寺里做杂工。有一日，大、小和尚都在做道场，朱元璋在头山门踢毽子，毽子落在一个金刚背后，他伸手去挖，手背上擦破了皮，一时火冒，拉起手来，向金刚脚上就是一拳，金刚的脚就缩了上去。朱元璋再踢毽子，越踢越高，落到了另一个金刚的头上，金刚有一丈二尺高，朱元璋跳起身来，双手拉住金刚两只肩胛，用力朝下一揿，这个金刚就弯下腰，低下头来，毽子落到地上。他一转身，看到对面两个金刚爆出两只眼睛，好象在发火。就说“关你们屁事，多管闲事，我给点颜色你们看看”。一边说，一边爬到两个金刚身上，起手向两面正反各一记耳光，打得一个头朝里歪，一个头朝外歪。他一看四个金刚已不成体统，晓得闯了大祸，就拾起一块碎碗片，在白粉墙上划了四句

打油诗："四个金刚受了伤，寺里逃走小和尚。去到太阳月亮里，偷把仙草送金刚"。逃出庙门，投军去了。后来朱元璋做了皇帝，一天，突然有个武士奔进来说，门外有四个大汉，一个跷脚，一个陀背，两个歪头，冲进宫来，说寻到太阳月亮里来找小和尚看病。朱元璋面孔当场转色。这时身边的刘伯温掐指一算，对朱元璋说："既然四个金刚来求医，就开四张方子拿去"，说着要朱元璋开了四方子：脚回原地、腰复旧状、左头右正、右头左正。朱元璋写好，叫武士送去，不多一回，门外便传来一声"谢谢小和尚"而离开了。事后，朱元璋还日夜提心吊胆，怕四金刚再来捣蛋，刘伯温看透了朱元璋的心事，就写了一道奏章，布告天下，"处处重修寺庙，庙庙塑立金刚"，这样各地就大修寺庙，遍塑金刚，即使偏僻小庙，也要在头山门墙上画四处彩色金刚像。

另一则是盛泽沈阿新讲述的《日出万绸》：朱元章做皇帝后，怕有人造反，就炮轰功臣楼，把一班帮他打天下的开国元勋炸死。他还勿放心，问军师刘伯温"我的天下好坐几年？"刘伯温一算讲："你的皇帝做到万子万孙"。朱元璋开心呀，再问刘伯温："天下哪里风水最好？"刘伯温上天文台一看，看到芦墟，讲"芦墟地方大，有千军万马。"朱元璋一吓，有千军万马就要造我的反。刘伯温又看到黎里，讲黎里地方文气好，官要多得象芝麻绿豆。朱元璋一吓，这许多人做官，今后我皇帝难做了。刘伯温再看盛泽，讲盛泽要日出万侯。朱元璋一听，勿得了！日出一万个侯爷，将来我怎么办？一动脑筋，有了！我皇帝是金口，叫他们造勿成反。他拣好一个黄道吉日，召集文武百官，开金口了："芦墟出千砖万瓦！"所以芦墟有窑墩，烧砖烧瓦，直到现在；"黎里纸马录豆多！"所以黎里纸马印的多得成千上万，销到全国；"盛泽日出万绸！"所以盛泽丝业发达，日出

万绸，衣被天下。

有关朱元璋在宝觉寺的传说倒没有记录，在去宝觉寺的路上，汤先生给我讲了起来：朱元璋在宝觉寺做小工，那时砌灶头，一边砌，朱元璋话很多，说得天花乱坠。庙里的和尚嫌他烦。灶头砌好砌厕所，和尚就说："你不要这么多话"，朱元璋就说："好，我屁都不放一个"。他默默地干活，果然一声也没有哼，厕所砌好后，就出现了问题，以后谁一进厕所就便秘，搞得当家和尚头痛脑胀，只得叫人拆了重砌。

这传说没什么动人之处，似乎还不登大雅之堂，但他把宝觉寺与朱元璋连在了一起，"名人效应"，宝觉寺的小工当上了皇帝，宝觉寺也就有灵气，身价倍增。

说话间上了村道，走了几十米，见前面有一座石板桥，这石板桥，一边的桥墩被野草滕蔓缠绕着，一股荒凉和弥漫之气扑面而来。我们在桥边驻足，只见在一片桑树林的背景下，一块石条横跨东西，桥墩用青石砌成，有桥肩，没有桥栏杆，静静地躺在那儿。我们上了桥，桥下的河水清澈见底，桥墩的倒影，树的倒影，云的倒影，人的倒影在水里荡漾。

我问这桥名和桥的年代？一时无人回答。"哎，有字"，不知谁说了一句，我急忙沿着堤岸跑到了桥堍，只见石板左侧刻着"保佑桥"三个字，从字意看一定与宝觉寺有关，那么这桥的年代也应与寺相仿了。

穿过桑树林，看到了一处院墙，院墙里飞檐翘脊一览无遗。两扇铁门锁着，我在门外张望，只看到一排平屋和屋前有两棵大树。平屋东西走向，东面有厢屋，西面有廊棚。除比一般屋子高也看不出特别的异样。进不了门，只能绕围墙转。转着，转着，见到一幢新楼，里面走出一位老太太，我忙上前打探宝觉寺。一讲到宝觉寺，老太太话就多了："这寺庙以前规模很

大，烧香人很多，杭州灵隐寺的菩萨都是到这里来请的……”

记得在横扇时，横扇人也说横扇宗吴寺的四大金刚比灵隐寺的还大。灵隐寺是江南五大禅寺第二位，是闻名中外的千年古刹，与它相连，几乎可以说明本地寺庙的名声。

在院子里往西看，可以看到宝觉寺的大殿屋墙，人字形的顶墙上端闪闪发光的一个点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抬头观看，见屋墙博风上有浮雕，刻着“如意”云纹，云纹上方嵌着一块陶瓷，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这有什么讲究不得而知，老太太说是避邪。

在外面转圈子不能进去，我心里不舒服，绕来绕去，又绕到了铁门口，铁门有大锁锁着，没有钥匙，里面一片荒凉。汤先生介绍说：这里原来是厂，现在厂关闭了就空关着。门的右边有一窗，不知谁把窗推开了，我到窗口探头观望，只见里面有不少蒲团，这是信佛者盘脚做功课的座垫，看来还有人在此做佛事，我就越发好奇，着实想进去看一究竟。窗没有栏栅，我就顾不得忌讳，从窗口跳了进去。

进屋出门来到了庭院，就见到了大殿，一进殿，惊喜万分，这大殿建筑保存得还是完好，三开间的殿堂，有 13 米左右宽，11 米左右高。八根柱子挺立着，下面有石鼓墩子。屋顶上檐子，柱子间有月梁，月梁上是漏雕，雕花层次分明。汤先生说，上面不少木雕在当年建学校时被拆了，但作为古庙大殿，就目前在吴江范围内，保存尚好的这也可屈指一数了。

离开八都，宝觉寺还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当年，这里曾经香火旺盛，人声沸腾，这沧桑之变也仅在弹指一挥间，然这历史的遗迹，不说这朱元璋的传说，就说这柱子，这月梁，这木雕，也能使人们追忆往昔，了解小镇的过去。回来查史料，在《震泽县志》上查得：宝觉寺，在九都曹村，周十亩，宋绍兴十一

年，僧佛光建，后毁。万历僧楞修，《府志》云，宋敕赐宝觉教院旧额尚存，续题贤首道场，有碑可考。清朝顺治初僧际格重修。

宝觉寺在历史上确有记载，而且宋时有额，我未查得《苏州府志》，但我想，现在各地在向宗教局申请重建庙宇，震泽慈云寺，平望小九华，黎里城隍庙，已恢复开放。听说松陵圆通庵、屯村保恩寺也在报批重建，那么这里殿堂还在，木雕还有。如能修复，比白手起家者也许更有底蕴，再加上朱元璋的传说，必然会招徕不少游人……

我在苏州文代会上听陆文夫先生说过这么一席话：现在各地在造假古董，还不如好好保护真古董。我想这宝觉寺大殿可是个真古董。

殊胜寺遗址

我从西塘街向北走，经过原平望书场，在平望河西街小学南面 50 米左右的地方，看到了一块石头默默地立在那儿，石头较光滑，上面呈弧形，中间有圆孔。那份孤独，虽令人注目，但也多亏有老人告诉我，这是殊胜寺的旗杆石，我才来了兴趣，便举起相机将它拍了下来。

殊胜寺是平望的大寺院，旧“平望八景”有“殊胜晓钟”，曾吸引了多少远方来客。

史载，殊胜寺，建于北宋，南临莺湖、北枕后溪。宋治平四年（1067 年）有僧名如信，云游四方，路过平望，看到平望天光水色、风景幽静，就决意定居在此。尔后，他见有不少随处参访、行踪无定的“行脚僧”过往，无驻足休息之所。就选取莺湖东一块地方创建寺宇，成了僧众居住、讲道、说法的场所。后因寺院无名，北宋元丰六年（1083 年）被朝廷下令毁撤。元丰七年（1084 年）复得诏许，如信在下一年又在湖北重建。建中靖国元年（1101 年），宰相蔡京取道南征经过平望，散步寺院内，正遇在书写“金光明经”的如信弟子清升，清升就向蔡京请赐寺名，蔡京问清升经写到哪一品，清升回答“殊胜功德品”，蔡京回京践约，奏赐额“殊胜”，殊胜寺由此得名。

随着岁月的轮回，殊胜寺历经磨难，几毁几建。

宋代的殊胜寺，“前控莺湖、后坐大溪，旛影常见于澄波之上，观者咸以为异”，有山门、大殿、法堂。大殿上绘有释迦牟尼及其前六代成佛者。

元代殊胜寺“据塘之傍，俨然能存如鲁灵先殿。”

明代殊胜寺，正统年间，僧宗式舍己所有，复葺众像，移旧殿于东建“圆通胜境”一所，旧基重加甃石扩建大殿，大殿“危檐广霤，崇阶邃宇，金碧丹垩，则绚烂盈目”，殿宇宽敞，中间奉释迦牟尼灵山一会塑像，后面三身佛和肖阿罗汉诸天神环侍其傍，东西廊庑是僧房。

清代殊胜寺，大殿上三世佛高一丈六，全身塑金，气度不凡。十八罗汉神情各异，栩栩如生。前殿四大天王也修葺一新，金碧辉煌。咸丰十年战事发生，寺院全部遭灭，夷为平地。

殊胜寺毁了，但“殊胜晓钟”依然气势恢宏的轰鸣回荡在历史的时光中。那时候，殊胜古刹宏伟高峻，里面配置钟楼，佛钟声声宏亮，悠扬悦耳。晨昏佛钟 108 下，各 36 下反复 3 遍，这是佛寺的宗数，有的说是合 12 月、24 气、72 候而成。也有的说人生有 108 种烦恼，敲 108 下，含有除尽烦恼迎及新生之意。钟声如鲸音叩动响彻苍穹，古人有诗曰：“殿形沈沈碧汉低，涛声寂寂白云迷。偶欹一枕松窗畔，漫听流钟过水西。”

殊胜寺乃当时江南名胜，其间出现过不少奇人奇事，我的散文集《莲子雨》最后一篇，写了一则“痴和尚奇事”，讲的就是殊胜寺和尚的故事：

旧时，吴江平望曾有一碑，上镌“清故殊圣寺痴和尚”之墓。因年代久远，此碑已断，但痴和尚的传说偶然还能听到。殊圣寺即殊胜寺。当时西南僧房里住有一个和尚，不诵经、不礼佛、不洗沐、不整衣，常常语无伦次，啼笑自喜，人人称之为“痴和尚”。这痴和尚喜酒，见酒必饮，饮酒必醉，醉后画梅花和

鸟鹊，只可惜无人看得懂。寺内僧人嫌其污秽，避其疯颠，时时借故骗其出寺，然后关上院门，不让其再进寺内。

一日，一个人患了背疮，多方治疗均无办法，痴和尚抓住一树枝，采几片草叶，搓揉一起，硬塞进那人嘴里，那人一丸入肚，当夜即感一阵灼热，继尔浑身松适，唤家人看背上那溃疡疮痈不见踪迹。痴和尚自然名声大作，求医者络绎不绝，由于他以医换酒，天天大醉，后被逐出院门。

从此，痴和尚游于乡间野外，隆冬大雪，居然盖雪为被，丝毫无碍。有个叫朱方回的修行者见其神奇，对他说："古所谓倦狂者非和尚耶"，痴和尚听后，大笑道："人以我为痴，则痴，不以我为痴，我未尝痴也"，后两人谈得投机，结为师徒，据传，那碑则是朱方回在痴和尚圆寂后为师所立。

我望着旗杆石，思绪万千，那咸丰十年以后的历史似乎又展现在了我的眼前。殊胜寺，在咸丰十年（1786 年）太平军与清廷的战事中毁为平地，仅存瑞芝房古银杏一株。同治六、七年（1867—1868 年），本寺僧人在寺废基建房，后存房转为民用住房。光绪四年（1878 年）六月，重建积谷仓，利用原谷仓遗址并拓僧屋废地二亩建厅屋 10 间、敞屋 18 间，光绪五年（1879 年）重建山门。宣统年间鲍诵芳筹资于殊胜寺瑞芝房废址建屋开设达顺酱园，古银杏树围入园内。1992 年编江苏县邑风物丛书《吴江》时，我曾写过一篇《说长道短话辣油》，写的就是达顺酱园的平望特产"银杏辣油"。对殊胜寺遗址上的故事有了一些了解。民国初年（1912 年），利用积谷库旧址及寺废基筹设了女子小学，也就是现在的平望中心小学，当时学校名称就是殊胜寺小学。

想到殊胜寺小学，我又想起了去年殷恭毅先生寻旧的情景。当年，殊胜寺小学，曾是殷恭毅先生的母校，后来，殷先生

等人回平望创办“尚志暑期学校”，1—3 期借螽斯港小学，第四期借殊胜寺小学。在殊胜寺小学门口，殷老曾给我讲过一件往事：1925 年，暑校的结业典礼在殊胜寺小学门外佛台遗址的广场上举行，请柳亚子先生莅会演讲，宣传三民主义，亚子先生口吃，台下有些听众不耐烦，窃窃讪笑，惹得亚子先生发怒，拍桌大声说：孙中山总理逝世了，你们还能笑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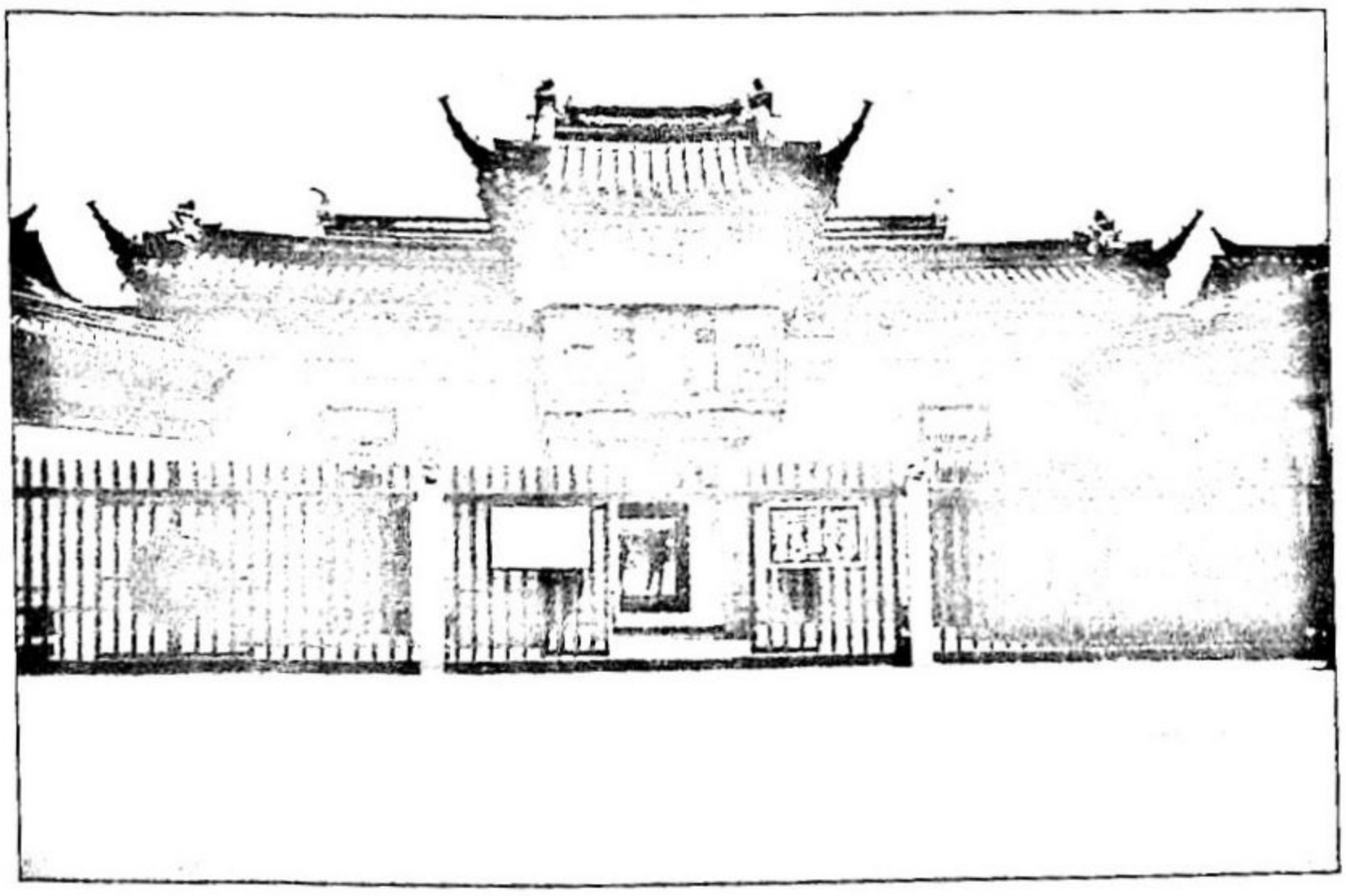
在殊胜寺小学门口，殷恭毅先生意外地听到一人的呼唤，竟是小学同学闵增年。女子小学，男生寥寥，殷家在平望很有名望，殷恭毅的名字在闵先生脑海里印象深刻，当闵先生听说一行人中有殷恭毅时，就情不自禁地走上来了，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握了手，留下了跨越时代的人生记录。

看到了旗杆石，我总觉得殊胜寺还应有其它遗物在，于是，进入了达顺酱园和殊胜寺小学，听说还有几块石基。我就沿墙寻找，在达顺酱园门口有一块，已碎，看不清字，在殊胜寺小学的东南角有一块，上面还能隐隐看得“殊胜寺大殿”字样。沿着殊胜寺街往西走，到殊胜寺 28 号右转弯，又看得一座矮墙，墙边有只垃圾箱，在垃圾箱边墙角下，又看到一块，刻有“殊胜寺西北房”六个字，清清楚楚，我就拿起相机照了下来。

殊胜寺只剩下了遗址了，但就是这遗址令我驻足，使我想起了这里曾经的繁荣，想起了殊胜寺那些往昔的故事，假如没有这块旗杆石，也许我早已匆匆而过，这大概便是挖掘遗址的价值吧？

第六辑

旧景访古



明清街

进同里镇，走过三元桥即可见一面旗幡：明清街。

严品华先生主编的《同里》一书中介绍：同里的街道是古老的，明清期间古镇东南为居民住宅区，“地方五里，居民千余家”，街巷逶迤，室宇丛密，高墙深院。这些，给老街披上了一层幽幽深深的神秘色彩。明清街所在地称新填地，这里原来是菱芦丛生的荷花荡，后来被填，筑房造屋形成闹市。

来到明清街口，就见费孝通先生为古街题写的“明清遗风”四个大字，这字镶嵌在古朴庄重、高高耸立的大理石门楼上，有位文人到此，曾感慨说：“远远望去，很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沧桑感”。

明清街全长 160 米，保存了原来的条石路面，街两旁的建筑，大部分是明清时期所建，在这里，可以感受当年的建筑风格。

明清街，在 80 年代初，那些建筑也还是静静地矗立在那里，冷眼地观视着过往行人，只有里面的住户，有时发出声声感叹。我 1983 年调至吴江市轻工业公司。当时轻工公司在同里有两个下属厂：印刷厂和求精机械厂。每次到同里，从印刷厂走至求精机械厂就会穿过这明清街。不过，当时不叫明清街，我也没有访古意识，作为一个匆匆过客，也没在意那沉睡的

古街。

这明清街是在1997年开辟的。那年2月24日《吴江报》上有这么一段新闻:《同里"明清一条街"规划通过专家论证》后来,我看到了赵承祖先生的一篇文章《同里"明清街"拾遗》,使我略知了当年明清街的概貌:

至清代中叶,新填地已是店铺林立,名店大号,鳞次栉比。其中茶楼酒肆,南北杂货,典当银楼,酱园腌腊,鲜肉水产,中药制衣等百业俱兴,形成颇有特色的商业街区。

坐落在新填地中市的益隆酱园,是同里三大酱园之一,也是典型的前店后坊式的大商号。店铺面阔七间,作坊40余间,以生产优质白元酱油和香脆味美的酱瓜、酱萝卜而远近驰名。稍东为永大南货行,店面为三个互相贯通的石库门,铺面店堂宽畅进深,能容二百人进内购物。

民国期间,同里亦成为外国资本渗透的几个重要商埠之一。在新填地、北埭两处,开设了英商"亚细亚"和美商"德士古"火油公司所设的大同、恒大分公司,经销英、美火油。新填地的平角湾还有日商开设的"三友实业社"和"东荣糖果公司",经销"五洋"(洋油、洋烟、洋烛、洋皂、洋火)杂货和日本水果糖(台湾产)……。

赵先生的拾遗,使我了解了明清街的历史,自此每到同里,我总得进明清街,穿梭在热热闹闹的人群中,捕捉一些人物故事和风土人情。

同里镇开发旅游,使明清街似乎又找回了过去的繁荣,恢复了昔日的商市。各种传统小吃,让人垂涎欲滴:鸡头米、麦芽塌饼、闵饼、猪油年糕,熏鱼熏虾、酱鸡酱鸭酱蹄……从中着实也可以品尝一下同里的饮食文化。从粒粒同里芡实中,你可以体味及"新剥鸡头珠似肉,轻圆犹带口脂香,侬家箱子鸡头荡,

赢得珍珠一斛量”的诗意；从青翠欲滴的麦芽塌饼上，我们可以品尝到江南水乡的传统美食；从包装精美的状元蹄上，我们可以想象恩科状元魏汝贤的故事……

我游览明清街，收获最大的是了解了古镇的艺缘。

那天我来到明清街上，走过饮食店、工艺古玩店来到了一家书画店，看着那挂在墙上的一幅幅花鸟、人物、山水画，就凭着自己有限的知识，与店主攀谈，店主很健谈，如数家珍般介绍着他的画并不时插入一些与同里有关的书画人物：从王宠、陆恢到唐寅、吴大澂、吴昌硕……我们聊着聊着，一种敬意油然而生。

不知何时，我身边忽然多了一位老人，银须白发，如画上走下一般。我转脸朝他点点头，他却慢条斯理地说：“这能写会画的在同里不算啥，从古至今，我可以列出一百多号人物，这不用笔的画才叫奇呢”。

“不用笔”，他见我怀疑兮兮的，便给我讲了一个“绫经图”的故事：说在清朝，同里有位富人家要嫁女儿，召来许多裁缝赶制嫁衣。其中有个叫柏俞龄的人，光吃喝不干活，东家甚为不满。最后一天到了，柏俞龄只向东家献上一块五寸绫帕。东家拿到手上定神一看，大吃一惊。原来绫帕上面竟是一幅“王祥卧冰图”，全用碎绫拼成，画面精细，丝毫不见针线迹。这王祥独坐岸边磐石，面目清瘦有寒冻气色。上衣解开着，衣内外四层色彩皆不相同……

“真是奇画”，我忍不住赞叹一声，半开玩笑说：“现在谁有这个可发财了”。

“可惜啊，这技艺已经失传，画也没了，再也无人能饱这个眼福了”老人摇摇头说“我也是从《吴江县续志》上看来的”说着慢慢地走开了。

望着老人的背影，我感到一丝惆怅，回到吴江还在思索着这个问题，希望能找到绫经图的踪迹，于是去找了倪明先生，倪先生是同里人，他也说这绫经图是失传了，但他给我看了另一种不用笔的画：竹刻。此后去同里，我才在凌在纯先生的“淡远楼”，看到了他父亲凌翔云先生的竹刻。凌翔云先生是竹刻行家，我在那里看到了配有凌翔云先生刻字扇骨扇面上有陆恢、范烟桥、薛凤昌、杨天骥、陈去病等名人的书画。这竹刻是足以能弥补我一时的遗憾了，我写《古镇的艺缘》一文，在同里旅游征文中获奖并入选《在水一方——名人笔下的同里》一书。

明清街连接着同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可以从中找到不同的感觉，可以求得不同的收获，也可以引发不同的遐想……

南园茶社

我在写同里八景之一“南市晓烟”时曾写过“南园茶社”。

清晨，“南园茶社”的生意特好，楼上楼下人声喧闹，热气腾腾。楼面上放着十来张茶桌，茶杯、茶壶随意摆放。茶客们聚在茶楼，喝茶、聊天、吃点心、打听行情。临眺两侧市河，除可见到熙熙攘攘的集市，还可见到岸边的榆树棕树，也可觅得桥洞水影，浣衣村女……。

这情景是我根据古诗的描述演绎而来的，如今登上了茶楼，却别有一番感受。

南园茶社安静地坐落于同里镇的最南端，我们穿过弄堂来到三元街，上了中元桥。中元桥是清嘉靖十八年的建筑，也算是古迹。过桥走了一段路，“南园茶社”四字跃然入目。

茶楼是传统的砖木结构，四开间门面，门右是清代风格的木雕装饰。茶楼大门前悬挂着竖向“茶茶茶”和横向“百年老店”七盏大灯笼。飘着一幅茶幡，上写“江南第一茶楼”六个大字。大门两侧有一对联：“南市晓烟清水桥居景色悠；名镇茶苑高朋相聚论古今。”

一进门，有身穿清代服饰的招待员招呼着，同行者急急上楼了，而我却被正宗的“老虎灶”吸引住了。黄灿灿的一大堆砻糠是“老虎灶”的燃料，这几乎已经消失的“老虎灶”使我想到

了过去县府街上的“老虎灶”,仿佛回到了童年。

踩着吱吱作响的楼梯上了楼，只见宽畅的楼面上散放着三四十张茶桌,间或也站着几位“阿庆嫂”模样的中年妇女。楼厅古色古香,山墙面上可见穿斗式屋架,下面是老式柜台,柜台上有穿着长衫的掌柜。

一坐下就有人送上茶的目录，我接过一看，花样还真不少:碧螺春、乌龙茶、熏豆茶、大麦茶、三包茶、龙井茶、铁观音、银杏茶、台湾高山茶、三杯香、黄山毛尖、祁门红茶、功夫茶、茉莉花茶、糅米香茶……这“江南第一茶楼”几乎齐聚了中国名茶。

熏豆茶是吴江西南地区的特产,不知何时在同里这“南园茶社”落了户,我们就点了它。茶上来了,还有几盒萝卜干之类的酱菜。

这熏豆茶以熏豆为主，绿茶为辅，还加了适量炒熟的芝麻、晒干的胡萝卜条和新鲜的豆腐干丝，色多味多，香醇浓郁。我们正是口干舌燥之时,喝了这茶,顿觉神清气爽,余味萦萦。据地方志记载,吴江农村从唐代开始,即以熏豆茶待客,是独具地方风味的民间传统礼节。

就在我们品茶之时,忽然飘来声声丝弦如呖呖莺啼。循出声处望去，只见茶园一面有一小戏台，上有一块匾，匾上四个隶书“南园艺苑”,台上不知何时坐上了农民装束的一男一女,旁边还有几个伴奏的乐师。乐师轻捻慢拢,艺人娓娓道来,这不是评弹,却未知什么曲种？向当地人打听,说是宣卷。

这就是宣卷？我听说过宣卷是流传于江浙沪地区的一个曲种,原名宝卷,渊源于唐代的“俗讲”、宋代的“谈经”。历史上,宣卷在同里十分兴旺,早有“同里十三班”之誉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宣卷几乎绝迹,始不料能在这里欣赏到。

他们在讲的是《风筝谈》中的一段情节，男的手敲木鱼，女的击打磬铃，有说有唱，说时如泣如诉，唱时委婉细腻，台下不时发出啧啧之声，甚是惬意。

宣卷完了，又上来两位男演员，手里拿着二胡和三弦，不一会，乐声起，乐声悠扬，旋律舒缓轻盈，我们又进入了另一个情感世界。啊，江南丝竹！这江南丝竹，可是近代流行苏南浙江、上海一带的民间器乐演奏形式，以丝竹和竹管乐器联合演奏，是民族音乐中的一朵奇葩，我今天可是耳福不浅，一曲“梁祝”使我们如痴如醉……

演出结束了，我挤上前去仔细端详舞台与演员，忽然发现戏台旁边有两个穿着马褂长衫的人，一动不动地呆在那儿。我以为这两位听曲子听入迷了，但仔细一看原来是两尊蜡像：柳亚子与陈去病。

从这两尊像，我们才了解了这南园茶社的历史，这茶楼初名“福安茶馆”，陈去病、柳亚子，这两位辛亥风云人物，当年经常与志同道合者去茶馆喝茶，与福安的老板比较融洽，把“福安茶馆”改为“南园茶社”也是陈去病、柳亚子之意。这“南园茶社”去掉中间两字，正好是陈、柳等人创建的“南社”之名，这茶馆名上镶嵌“南社”两字，足以可鉴陈去病、柳亚子宣传“南社”、鼓吹革命的苦心。

现在的南园茶社，是 1999 年修缮的，基本恢复了原来的旧观，还增添了锡罐、瓷盘，摆上了陈去病、柳亚子常坐的桌椅、用过的茶具、唐伯虎画等复制品。后面上配了一面镜子，边上一副对联：“醉我非系酒，留客皆因茶”。

“南园茶社”，飘出了江南水乡的特别韵味，人们在那里啜饮熏豆茶，聆听宣卷声，眺望拱桥舟楫，真是优哉游哉。

先蚕祠

近日，我们借先蚕祠开办了吴江人才市场盛泽丝绸分市场，在做准备之时，我又游览了先蚕祠。

过终慕桥就可以看到一个飞檐斗拱，气势轩昂的砖雕门楼，正中三座拱门雁序排列，中央拱门上方为“先蚕祠”竖匾，金色字样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左右拱门略低，拱顶嵌有华版，东书“织云”、西写“绣锦”。管理人员老顾迎上前，陪我们观赏，他介绍说“这门楼可是原汁原味的古建筑，先蚕祠匾是新配的，原来为蓝底金字，而这苍劲有力的‘织云’、‘绣锦’四字，是原来留下的，相传为晚清武廉沈兴桂所书。”

走进门楼，就可以看见正殿，正殿雄伟高敞，供着轩辕、神农和嫘祖三座金像，上方悬挂着“人文始祖”的匾额，两旁有二副楹联：“先蚕遗教抽丝剥茧扬盛湖风范，后叶沐恩绣锦织云擅吴越声名”，“衣被苍生兴百业，彰施藻采映千秋”。

同去的盛泽组织办的戴颂民先生向我介绍说：盛泽位于江浙边界，丝绸在我国历史上有突出的地位，明朝盛泽就形成绸市。清代，盛泽与苏州、杭州、湖州并称我国四大绸都，当时方圆百里所产的丝绸均集中在盛泽上市。顿时，我想到了丁福勤先生在《盛泽》一文中有这么一段话：“翻开盛泽方志，俨然是一部中国丝绸的发展史。从唐代充贡的吴绫，到罗马宫廷和

波斯集市的盛绸；从洁白如玉的白练，到灿烂如霞的色织，络纬机抒的声响隆隆滚过古代和近代，忽喇喇如乍响的春雷，1919年巴拿马赛会上的那次金奖，纯属巧合地把中国现代革命和盛泽丝绸发展的两个开端系在一起，从此，盛泽丝绸盛风抖擞起来。”

蚕花殿供着的轩辕、神农和嫘祖。轩辕是传说中的黄帝，也是我们华夏第一个组织丝织的人。神农是传说中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嫘祖是黄帝的妻子，又称先蚕娘娘，是我们华夏第一个种桑养蚕的人。我曾看到过两则神话传说：

一则是《中国神话》一书中兰草搜集整理的《先蚕娘娘嫘祖》。说黄帝战败蚩尤后，建立了部落联盟。黄帝被推选为首领。这时，开始种五谷，制造生产工具，用兽皮制作衣服。这件事落到正妃嫘祖身上。在制作衣冠过程中，嫘祖劳累过度病倒了，不想吃饭。一连三天没有吃任何东西，黄帝和大臣为此事都很着急。有一天，嫘祖身边的几个女子，悄悄在一起商量，打算上山摘些鲜果子回来，看嫘祖吃不吃。她们一早进山，跑遍了山山峁峁，觉得采的果子都不可口。到天快黑了，突然在一片桑树里发现满树结着雪白色的小果，他们以为找到了好鲜果，就摘回家了。回到家里用嘴根本咬不动，也没啥味。这时走来一位为黄帝发明了船的大臣，叫共鼓，看到了白色果子，就随便说一句“现在我们有火，咬不动就用火煮。”这句话提醒了这些女子，就把白果倒在水里，架起火就煮，谁知，煮了好一阵，用嘴一咬还是咬不动，一名女子无意在锅里乱搅。搅了一阵，往外一拉，发现木棒上缠着很多像头发丝细的白线。她们边挑边缠，不大工夫，煮在锅里的白色果子全部变成了晶莹柔软的细丝线。她们就把这事告诉了嫘祖。嫘祖一听病情好象减了大半，立即要看个究竟，身边的人不让她动，把缠在木棒上

的细丝线拿来叫她看。嫘祖是个非常聪明的女人。她对周围女子说:“这不是果子,不能吃,它可大有用处”。接着嫘祖就询问了果子从哪里摘来的,在什么山上,在什么树上。嫘祖听了后说也怪,第二天病就全好了。开始想吃东西了。她不顾黄帝的劝阻,亲自带领女子上山要看个究竟。嫘祖在树林里整整观察了几天,才弄清这种白色果子,是条口吐细丝的虫子绕织而成,并非树上结的果子,嫘祖回来把这事向黄帝作了详细说明,并要求黄帝下令保护所有的桑树林。从此,栽桑养蚕就在嫘祖的带领下开始了。后世为了纪念她的功绩,就称她为先蚕娘娘。

另一则是《苏州传说》一书中刘水金口述的《轩辕黄帝织绸缎》,说轩辕黄帝看到蚕缫发明后,就想,这丝是好东西,看上去光灿灿,摸上去滑溜溜的,拿这种东西做衣裳真是最好没有了。于是,他和宫里手艺最好的织司商量,要把蚕丝织成轻薄柔软的绸缎来。那蚕丝绝细绝细,人到布机上筘一碰,经丝就断了不少。织司把断头接了又织,织了又接。一年半载过去了,一寸绸也没有织出。织司日日夜夜蹲在机子上,精疲力尽,终于得了重病,死在机子旁。天庭里,龙、虎、牛、马、羊、狗、猪、猴、鼠 、鸡、兔、蛇等 12 个兽神听说轩辕黄帝织绸碰到困难,就下凡来帮忙了,于是,织丝绸的机器就造成了,这就是老法拉花机上 12 个部件,“老鼠梁”、“龙杆竹”、“马背子”、“虎黄竹”、“蛇游螺”、“猪脚盘”、“提狗圈”、“兔脚绳”、“鸡坑坛”、“羊角心”名字的由来。机器造好了,断头这难关还没有完全解决,原来竹筘上的木框,容易擦断经丝。轩辕黄帝和他的三姑娘,一天到晚在机旁,一时想不出办法。一天早晨,三姑娘坐在机旁梳头,她用篦箕在长长的头发上梳呀、梳呀,可乌黑的头发一根也没有断下来。轩辕黄帝站在旁边看得清楚,心里一亮,

对三姑娘说:“这竹子做的篦箕多光滑,所以头发不会梳断,要是在竹筘的上下前后各装两根滑溜溜的筘篾,轻丝就一定不会断了”,三姑娘拍手称好,一试,果然灵,这样,柔软光滑的丝绸才算真的织成功了。

在人才市场盛泽丝绸分场开业后,镇党委姚林荣先生对我说,选先蚕祠作为人才分市场,有几种考虑。这先蚕祠是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由盛泽丝绸公所建造,是江南规模最大气势最恢宏影响最广泛的祀蚕神祠,镇政府投资528万元在市文化局的襄助下修复了先蚕祠,这里作为丝绸分市场的场地,一则它与丝绸有密切联系,二则也可以扩大先蚕祠的影响。他告诉我这几天盛泽在搞“丝绸文化节”。开幕那天,请来了戏团演了大戏《织》,反映很好。闭幕式,准备在5月21日小满日这天,在先蚕祠举行。并还要请剧团在戏台上演戏。

听到这里,我回头看到了先蚕祠的戏台,这戏台很有气派,雕红刷金,戏台两边也有对联。相传,小满日是蚕神诞辰,以前都酬神演戏三天,第一天昆剧,第二、三天为京剧,均延请名班名伶演祥瑞戏。以庆蚕茧丰收并候新丝上市,百姓可自由入场站于石板广场上,而丝业从业人员及家眷则可以在戏台两则厢楼上品茗欣赏,1937年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中有专门记述当年盛泽先蚕祠演出小满戏的盛况。

现在,国泰民安,盛泽继承了先辈的传统,丝绸业发展起来了,享有“华夏第一镇”盛誉。盛泽文化也发展起来了,“丝绸文化节”引来了诸多名人。

离开盛泽时,周德华先生送了我一本他编著的《绵绣盛泽》,看到了吕锦华在序里的一段话,也看到了盛泽的未来:

“1999年,盛泽镇批准投资在1000万元以上的民资项目有63个,总投资超过10亿元,2000年新批千万元以上的项

目又有93个，总投资超过18个亿。在一个千年古镇，有如此多的民营投资大项目，在中国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吧！而且，在这些投资者中，绝大部分是经营者自有资金，企业负债率低，抗风险能力强，因此可以相信，用不了多久，盛泽这个中国丝绸的集散地将更加充满生机，生气勃勃，其繁荣的经济与一流的织造，将更加吸引世人羡慕的眼光。”

我想，先蚕祠轩辕、神农和嫘祖，正是这盛泽丝绸兴旺的见证，他们如果真的有灵，也会兴高采烈的。

济东会馆

明天启年间，有著名通俗文学家冯梦龙，编著《醒世恒言》,其中有文描绘盛泽:“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谨,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伀足之隙；乃出产锦绣之乡,积聚绫罗之地”。这虽为小说场面,但盛泽绸市之盛况着实如此,盛湖八景之一“五桥晴市”,勾勒的就是一河贯流中央,五桥飞架南北,两岸市廛栉此,万人攒动竞买的景象。

清朝时,丝绸业扩展更大,南北商贾都集中到此。客商从四方云集于此,在弹丸之地的小镇上无立锥之地,于是,各地商人筹款建造会馆。据周德华先生主笔的《吴江丝绸志》记述,早期会馆单纯供膳留宿,兼作贮货之处,建筑较为简陋,随着交易规模日益扩大,客籍“贩缯”行商多半转为坐商,并竞相开设牙行作坊,有些巨商则在盛泽设立办事机构或分支机构,携带家眷定居于此。会馆也就从单纯的旅舍性质,演化为地域性的商业权益机构,以后续修续建的会馆,多数为庙堂式建筑。门楼、殿堂、、廊庑、戏台、庭院、书房、花园错落有致。

一个星期天,下着雨,我与李炳华先生去看济东会馆。一路上他向我介绍,当时盛泽镇上会馆很多,清末至民国,盛泽

已有8所会馆：金陵会馆、任城会馆、山西会馆、徽宁会馆、宁绍会馆、华阳会馆、绍兴会馆和济东会馆。这济东会馆是商业行会型的会馆，这一类会馆一方面吸引本帮客商前来采买丝绸，另一方面吸收盛泽地区的绸匹再辐射到各帮所在地。这济东会馆的人就是在这里吸收绸匹，然后运到山东去销售，自觉与不自觉地，渐渐形成了一个顺畅的流通机制。

说话间来到了济东会馆门前，只见一个有青瓦屋顶的砖雕门楼。“济东会馆”四个大字刚健有力地扣嵌在门楼上。门左边有牌，牌上写着：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济东会馆。门口竖着4根一尺左右见方的长条石，上面有石狮子，象守门神一样屹立着。

这里现在是图书馆，去的这天是五月五日，放假没人，我们只得在门口转了几个圈子然后前往中和桥去找卜舜年的遗迹。

过了半个月左右，我又来到了盛泽，又去了济东会馆。那天亦已接近下班时间，会馆工作人员正锁了门准备回家，我说明来意，她就打开了边上的小门，我这才进入了济东会馆。

工作人员向我介绍，济东会馆是清嘉庆年间山东济南人建的丝绸会馆，民国十二年（1923年）重修，原来规模较大，这么多年下来，有的坍圮，有的改建，现在只剩下了墙门、前厅和正厅三进。

进门就是天井，天井里有一戏台。工作人员说两厅之间原有回廊相连，这戏台也很豪华。然现在已没了，我们眼前的戏台也只是一个基础，象一块凸起的平地。但我想象，当年，济东会馆的人在这里品茶观戏，一定是一派热闹场景。天井南北是厅堂，前厅比较简朴，与一般厅堂没什么差异，而这正厅看上去富丽堂皇，梁桥上有雕刻，雕着是彩色绘制的龙凤及花卉图

案。柱头雀替镂空雕刻着彩绘贴金图案，我们细细地看着，工作人员介绍说，这里面雕刻的是《水浒》人物故事，定睛细看果然是栩栩如生。“看那边”不知哪位同行者喊了一句，顺着他指的方向，我看到了前檐半拱上又有雕刻，刻着游龙飞凤，穿行于流云之中，好一幅龙凤呈祥图。

想要了解这济东会馆的历史，工作人员把我们领到了天井西面的一块青石碑前，这砌在墙内的碑上刻着民国十二年的《重修济东会馆记》。

我们慢慢地读着碑文，碑文记载了济东会馆的历史：

盛泽为吴江巨镇，在昔尤为繁盛，各省商贾鹜趋云集。四乡营商者亦多聚集于此。因而建了两会馆，以联合梓谊。一是任城会馆，座落镇之西肠圩内，供奉金龙四大王神像。共置地三十一亩七分六厘四毫。除馆基占地五亩八分五厘并市房一处占地五分外，其余均系稻田，计二十五亩四分一厘四毫。一为济东会馆，坐落大适圩，计地九分九厘五毫。东界徐姓，南界河岸，西界程姓。四至分明，此处结构，大门紧靠驳岸，进大门，有前厅，后有戏台，左右走廊。再后有正大厅东西厢楼。又有小前楼、跨楼、过楼、过后楼、小后楼。楼后有厨房一间，后门与西邻程姓共同出入。同立界石为证。

当时两处之经营，颇费心力。四乡的商人常在这里聚会。太平天国战事爆发，两会馆就无人过问，被非分地希望得到这财产的人，将任城会馆所置田产盗卖。幸沪会得信，即起交涉。沪会王会长等人均热心公益，任劳任怨。认为会馆是盛泽的公产，不能让人私自占有，于是，就亲赴盛泽调实，即于吴江起诉。往返奔波，不辞劳瘁。事经两年，才得到解决。当时，任城会馆大半坍颓。瓦砾一片。重建之议，一时难以现行。济东会馆，见堂宇依然，不及时修葺，将会与任成会馆一样要倾

圮。就约同工匠一起至盛泽，从事勘估，议得工价洋六千余元。夏间动工，冬月蒇事。楼台厅户，焕然一新。大家认为任成会馆的神像，经风日剥蚀，破落不堪，未便移动。将敬书神位，移供到了济东会馆内。会馆从此得以永久存在。

这块石碑是民国十三年十一月立，从中看到这济东会馆当年由沪会会长出面修建，还设有敬书神位。这个碑里，我们看到了盛泽会馆的历史，也看到了行会对会馆的保护，一场官司，有利于济东会馆的保存，这也是值得赞颂的。

济东会馆在盛泽这块富饶的土地上，是盛泽丝绸业发展的见证。

平波台

天下着朦朦细雨，我独自来到莺脰湖边。三座水泥桥已把平波台与莺脰湖公园，与黄洋墩连成一片，然而，在我的脑海里，却仍然浮现着“碧波万顷而波心一点，天地俱轻”的平波台。

我自小学三年级来到平望，也可说是喝着莺脰湖水长大的。小时候，就听老人说过不少平波台的传说，有的说聚顺酱园里古银杏树的根一直伸展到平波台下，平波台是裹着树根浮于水面的；也有的说平波台由一巨鼋驮着，因而无论发多大水，平波台是淹不了的；更有的说唐朝词人张子和曾垂钓平波台并在此得道成仙……。但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还是金台打石猴的传说：好几百年前，一队倭寇在平波台前搭起擂台，用一只石猴向中国人挑战，百日之内无人打败，他们就留在这里，过往船要只向他们交纳贡品。民族英雄金台途经此地，踩着梅花桩收拾了石猴，把倭寇赶出了莺脰湖，因此平波台亦称“平倭台”。

我为写有关平波台的文章曾去翻阅《金台传》，却未能查到这个故事。有人说是评话《金台传》里说到的，但我未能求得，然而这故事确实是鼓舞人心的，我希望是真的。后来看到费子文先生整理的民间故事《平倭台》，他说的是莺脰湖中绿

草荡地的土墩上，有一幢雕梁画栋的楼阁，朝南正中匾上题着锈金的三个字“平湖台”，而“平湖台”改为“平倭台”是源于金孩打石猴的故事，他这故事对打擂台倒是讲得生动详细：

午时三刻鼓响，石猴一挣脱铁链，就踏着左边的三十根木桩，象腾云驾雾似地。金孩迸住一口气，踩着右边的三十根，象蜻蜓点水似地飞过，一前一后仅差半肩，看得老百姓张大了嘴合不拢，洋人瞪着绿眼珠呆了好半天……

石猴毕竟是机灵兽类，它抢占了台左，搔头摸耳，得意洋洋。金孩不慌不忙地“蹬、蹬、蹬、”三步一跳纵上擂台，大大方方向石猴鞠了一躬。石猴生来骄横，目中无人，却不防备金孩来了软的，也就学着样子点了一下头，金孩见石猴可笑模样，又伸手从胯边的布袋里掏出一只水蜜桃，朝石猴扬了扬。那猴头一见水汪汪、红喷喷的大桃子，闻到飘过来的甜香，禁不住口水直淌，四肢酥软瘫了下来。金孩连忙又掏出一只更大的桃子丢给石猴，石猴双手接住大口大口啃着……金孩又摸出几条绿绸带，一边甩，一边打矮步跳起舞来。石猴生性好动，也跟着样子手舞足蹈起来，还不时伸手讨绿绸带。说时迟，那时快，金孩将一根打着“捉狗结”的彩带照准石猴的头颈扔过去，不偏不倚正好套住那猴头，“嗯——”金孩拼命一拉，“捉狗结”一收紧，石猴顿觉喉咙发毛，舌头发僵，四肢象冰溶雪化一样瘫软下来。金孩抢步上前，双手托起石猴，用足力气朝擂台前面扔去……

金台打石猴也罢，金孩打石猴也罢，其实都有是老百姓对平波台的赞美。明嘉靖三十年(1551 年)倭寇进犯时，莺脰湖中还未筑平波台。平望志记载，平波台是明天启六年（1626年)道人周妙圆筑。然而，这打石猴的传说我还是喜欢上了，因为这毕竟已成了平望人的骄傲。

当然，平波台受人青睐，并不仅是传说，在有关志书里，着着实实记录了不少平波台的故事。据吴国钧、沈春荣《平波台》一文介绍，明南京刑部侍郎沈演、中书舍人潘有功，都曾作过《平波台记》比喻平波台上建筑是“如蛟市蜃楼幻出”。进士钮应斗，也曾有《平波台》诗描绘了当年平波台满壁题咏的热闹和以后“古壁满莓苔”的凄凉。清康熙年间，进士嗣郢移元真子石像入平波台靠东屋内。嘉靖十三年里人邵国栋、戚汉源募建佛殿楼宇。平波台上还有平望陆鹤臞书写并刻石的平望女诗人吴琼仙《写韵楼诗》，郭嶷有《石刻写韵楼诗跋》记载。嘉靖十四年重建元真子祠于佛殿之西，台四周遍栽桃柳，道光十八年郡嘉谷重修元真子祠并在祠中增陆龟蒙像。清朝时，登平波台赏景者络绎不绝，各地进香船只凡途经莺脰湖者十有八九都会傍岸。“平波台上香烟婀娜，磬钟铿锵；吟景唱和此起彼伏，盛极一时”。

“莺脰湖中水泊天，平波台上柳如烟。”湖上荡舟，忘怀人世，悲欢离合都融合于大自然之中。而当夜暮低垂，浪水凝碧，水轮忽现，皓魄星空，浮光沉壁，莺脰湖更是那样的迷离动人。我曾在一个中秋之夜，由养殖场张振芳先生借了一只划船夜游莺湖，那时写过一首散文诗，至今记忆犹新：

“轻舟在湖面荡漾，揉碎了明月的倒影，光和影在水中颤舞，与桨上滴下的点点水珠一起，化成一连串音符，和远处高楼飘来的阵阵丝弦声碰撞，在被浸没的渔船上的天线间回旋，颠簸着曲径通幽的小桥，摇曳着我们平静的心，顿时感到，思想在坦荡中飘逸，情感在柔和里升腾……”

我撑着伞踏上望波桥，见莺湖水波涛滚滚，这烟波浩渺的景气，与我月夜泛舟的情景截然不同。走过桥来到了平波台前，往昔那元真子祠、佛殿楼宇、写韵楼诗石刻等等都已烟消

云散，见到的只是风雨中瑟瑟摇摆的芦苇和满目的绿色在雾气在细雨中蒸腾，我凝视着，雨水打湿了眼镜，朦胧一片，在这朦胧中，我隐隐约约地仿佛感觉到芦苇丛中出现了张志和的身影，似乎在召唤着我，我迷茫地向前走去，踩进了沼泽地才猛然清醒。擦掉了眼镜上的雨水，重新戴上时，眼前仍然是一片苇丛，一片空旷。

向西望去，远远的还有一座桥梁，我想上那桥去观平波台南的莺湖景色。雨下大了，我下了桥就叫了辆三轮车，坐着车过了揽胜桥，却没有路能通前面的桥。三轮车师傅，姓范，是个热心人，见我十分遗憾，也动了情，说湖边驳岸可以到那桥，还领着我沿着半尺宽的石岸向前走去。一边是湖，一边是泥堆，雨仍在下着。我撑着伞，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向前迈着，忽然一阵风把伞吹成了喇叭状，人也差点跌进泥潭，我干脆扔了伞，顶风冒雨向前走，走着走着，终于来到了桥边。看到了桥的名，叫晨莺桥。我记得上次陪倪征噢、殷恭毅先生到莺湖时，有人介绍过三座桥的桥名，其中一座叫“闻莺桥”，当时，倪先生还把它与杭州西湖联系在一起，“柳浪闻莺”脱口而出。清朝女诗人平望人吴琼仙莺脰湖词有“垂杨时节未闻莺”之句。“闻莺”倒也有典故，而“晨莺”不知源出何处，我想也一定有个说法。

上了晨莺桥，看到了平波台那宽阔的湖面，而我的身上却全湿透了，裤上也全是泥，但那一刻的我，几乎忘却了风和雨，或者化作了风和雨……

莺脰湖灵气还在，平波台仍不失为当地人心中的一方圣地……

周宫傅祠

我在黎里南新街小学寻找“四高”遗址时，看到了边上的周宫傅祠。

据殷安如先生介绍，这是清乾隆六十年（1795 年）为祭祀工部尚书、太子少保周元理而建的专祠。祠共有六进，朝南前三进为祭祠，后三进为周氏家祠。

祠正南现有围墙相隔，墙外是学校的玻璃宣传橱窗。我们沿墙向西面进入弄堂，看到一扇小门，但门户紧闭，门口有“周宫傅祠”牌子，从住户那儿拿了钥匙才进入其中。

先进入的是祭厅，厅堂很宽敞，18 根木柱，中间木柱下的石墩子特别别致，是莲花式的。梁上有漏雕，雕刻着吉祥图案。但可能是漏雨的原因，雕刻已有发霉的迹象。厅的正面有一戏台，殷先生说，当年这里是祭祀场所，后来曾做过学校的礼堂。出厅堂，来到了有周宫傅祠牌子的地方，打开门就是一个天井，天井里种着丝瓜等农作物，看上去一片荒芜杂乱。进门就见地上躺着一块石碑，殷先生说，这上面有上谕祭周元理的碑文，原来两面都有文字。我蹲着看了半天也看不出字样，殷先生说，上面的已磨损，但下面还在。我用手伸进去抚摸着石碑的背面，果然能摸出凸凹不平的字样。这碑原在天井中有石龟托着。“文革”中被破坏了。我在东边墙边的草丛中找到了

石龟，这龟头已断裂，只剩下了残破的身子，石头上可以看到了被摧残的累累伤痕，这“史无前例”的“文革”破坏了多少文物，一想到这就令人心寒。

天井的南北都有房子，而现在是养鸽子的场所，看上去破烂不堪。这里，当年也是祭孔的地方，应该说对研究我国古代及封建祭礼礼仪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然而，如今却是这等模样。

离开了黎里镇，我还想着周宫傅祠，想着周元理，于是到图书馆去翻《吴江县志》、翻《黎里志》、《黎里续志》，了解了周元理，更是觉得这周宫傅祠确实是一个有价值的历史遗迹。

周元理，字秉中，黎里人。乾隆三年举人，最早为河北蠡县知县，后调任河北清苑县知县。当时有部下小官吏持伪驰传，元理察其奸行，诘问具服。周元理办事有力而被提升，升为广东万州知州，又升宣化府知府。乾隆皇帝正西巡五台，南巡浙江，周元里操持乾隆巡幸的接待事宜，得到赏识。服丧期满，补保定府知府，又调天津府，乾隆三十六年授山东巡抚，直隶总督。乾隆三十九年率部镇压山东王伦起义。他任职时，疏浚天津永定河、子牙河，修筑津门王闸，乾隆皇帝念其有功，赐御书“福”字和上方珍物，并给予紫禁城骑马的殊荣。乾隆四十五年晋升为工部尚书。后因年老多病，引疾乞休回家乡黎里，皇帝悯他老，加太子少傅。他归乡里时，公卿大夫都作歌相送。他回到黎里，居住“赐福堂”，也就是现在的柳亚子故居，回家不到半年于乾隆四十七年病逝，终年七十七岁。死后葬黎里西合圩，有尚书彭启丰作墓志铭。

乾隆皇帝得知周元理病逝，就下了诏书：“上谕原工部尚书周元理，前任直隶总督，老成勤慎，宣力有年。嗣后加恩，内用洊擢尚书，后因老病乞休，特加太子少傅以禾优眷，兹闻在

籍溘逝，深为轸恻，着加恩令江苏布政使司前往赐祭一坛。钦此”。

江苏布政使到黎里祭周元理，祭文使听者无不动情：“皇帝谕祭病故，原任工部尚书周元理之灵曰：鞠躬尽瘁，臣子之芳踪，恤死报勤，国家之盛典尔。周元理性行纯良，才能称职，方冀遐龄，忽闻长逝，朕用悼焉，特颁祭典，以慰幽魂，呜呼。宠锡重墟，庶沐匪躬之报，名垂信史，聿昭不朽之荣尔。如有知，尚克歆享”。

乾隆六十年，黎里镇上建起了周宫傅祠，并将诏书与祭文刻成碑刻立于祠内。

立祠祭先贤是古时的一个时尚，以前吴江境内这类祠很多，松陵的三高祠、三忠祠、顾公祠、周宗健祠，震泽的三贤祠，芦墟的杨公祠等，这些祠留下先贤的业绩，而保存至今的只有这周宫傅祠，这确实是一个有价值的文保单位。

想起了殷安如先生关于发展旅游业的建议，他说这祠是江南最大保存最完好的祭祠之一。建议准修祭厅，重建御祭碑亭，修复石蛀驼碑，设置碑刻阵列……周宫傅祠，将会是一个引人入胜的人文景观。

十样景

一天，张舫澜先生来电话，约我同去松陵吴模村看“十样景”，我欣然前往。

早就听说松陵镇上有“十样景”，“十样景”乃是一株古银杏，但那时没有十分在意。因此在写《银杏记》一文时，写了横扇四都村的银杏，松陵一招的银杏，也写了金家坝坑头村、南麻北麻村的银杏，就是没有提吴模村的“十样景”的银杏。直到张舫澜先生告诉我，松陵镇准备筹资500万元在“十样景”旁重建圆通寺，我这才对“十样景”古树产生了兴趣。

于是，去查资料。在《吴江文史资料》第七辑上看到了徐思常、朱奎林两先生写的《“十样景”奇观，圆通庵盛会》一文，文中对“十样景”有如此描述：

吴江县松陵镇有个吴模村，历称“十样景”，有吴家港、韩家湾、划船港、曲尽湾等十余个村落组成。约十二方里。

“十样景”何以闻名遐迩，缘出当初该村圆通古庵里有两棵高大参天的银杏树，丰硕有神，气势雄伟，主干挺拔，巨枝四撑。东树有巨枝伸出庵墙三丈余，枝叶盖没柳姓三间房屋。西树枝十余，长着榉、朴、榆、槐、柏、枫、杉、柞、香椿、枸杞、乌桕、冬青和盘杨等，十多种树枝同出一身，着实是绝无仅有的奇观。还有巨枝穿出庵院，驾凌于庙的上空，有的东西伸展，犹如

游龙腾空、双虎跃山，树高叶茂，千姿百态，招来黄莺、鹞鹰、八哥、画眉、杜鹃、喜鹊等珍禽飞鸟，分层栖息，恩恩爱爱地在“十样景”宾馆里繁衍后代……

我和张舫澜先生在杨天诚先生陪同下去观赏了“十样景”。

汽车接近吴模小学时，树已遥遥在望。看到树，我自然说起了我的《银杏记》，我说，吴江最古老的银杏，是横扇四都村的古银杏，传说是元朝五台山和尚根据宋抗金名将花荣之女百花公主的遗愿栽植的，至今有 800 余年历史。然我的话音未落，就被舫澜先生否定了。张舫澜先生说，他查过江苏省古树名木名单，“十样景”，才是吴江最古老的银杏树，最近从档案馆发现所保存的资料，经科学推测，这两棵树的寿命已达 1200 年，早于吴江建县的年代。我顿时心中一喜，不由一阵亢奋，一颗心早已飞向了“十样景”。

不一会，古树已展示在了我们的眼前，果然，两棵大树遥遥相对，西边的那棵更是枝叶茂盛。这是棵平常的银杏树，然当抬头观望它的枝叶时，不由感到它的不平常了。只见这银杏树上，长出了形态各异的枝叶，有椭圆状卵形、边缘有单锯齿的象榉树叶，有椭圆状卵形、边缘具不规则复锯形的象榆树叶，有卵状披针形的象槐树叶，有三裂互生象枫树叶，等等等等，令人目不暇视。我顿时呆在了树底下。

我曾在《中国神话传说词典》中看到有一种“五谷树”，书中如此记载：金陵有丞相府，明朝胡惟庸所居。因有五谷树，一树而兼五种，为五谷丰登之证，如其年麦熟则发麦叶，黍熟则发黍，五谷皆然。

这五谷树，是神话传说中的树，一种而兼五种，而我眼前的“十样景”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可谓一树而兼十种，这真是大

自然赋于吴江的厚爱，是我们松陵的奇景。

“看这两棵树身，直径都在1.6米左右，高约29米，冠幅分别为14米和12米”杨先生的介绍，侵扰了我的思索，也侵扰了我因拥有而满足、而自豪的那种情绪。

“一棵树怎么会长出这么多叶呢？”我不由问道。

杨先生头头是道的说：“应该说这么多种树，这可是鸟类给我们带来的奇迹，各种鸟在树上分层栖息，他们，从各地衔来了各种花果和树苗，这些花果种在大树上安家落户，才使这树出现了千姿百态。”杨先生边说边用手指着大树上的枝干，不时地讲解树木的品种。他停顿了一会又说“如果你们春天来此，‘十样景’树枝上，各种花朵竞相怒放，会呈现出五彩缤纷、万紫千红的绝妙美景，那才是一绝”。

我围着树枝转着、转着，不由得暗暗惊叹，吴县光福有“清”“奇”“古”“怪”四棵古柏，被称为“世上一绝”而成了吴县观赏景点。我们这“十样景”如此之妙，应该可以与“清”“奇”“古”“怪”媲美，却这么静静地藏在这里，未能向世人展示，只有初一、十五有信佛者去朝拜烧香。这是未开掘的珍宝，一旦为世人所了解，这里也就没有这么幽静了。

回到家里，我开始寻找“十样景”的有关史料，明《吴江志》，清《吴江县志》和《震泽县志》都有介绍。《吴江县农村名胜集》中还记载，相传明朝开国名将常遇春的宝马曾拴在“十样景”上，这渊源不得而知，然而，它给“十样景”又演绎出了一段扑朔迷离的故事。

忽然想到前几天读了艾煊的《美在太湖》，其中有一篇《金砂寺遗址》，写他看到了奇景——树上树，说是一棵木诸树寄生在一棵银杏树上，我想如果艾煊先生看到了吴江的“十样景”，一定会发出更为惊奇的赞叹。

过了半个月左右，我为拍摄这“十样景”的照片，又去了次“十样景”，忽然感到面貌已大变。上一次是冷冷清清，这一次是热热闹闹。可能是圆通庵的修复工程已经启动，这东面的屋子里已经供奉了佛像，有数十人在里面诵经。我一进门，就碰上了王女士，我与这王女士以前有一面之缘，见我到来，她很高兴，立即从里面请出了一位僧人，是从外地寺院请来的当家。那僧人合掌向我走来，对这块宝地作了高度评价，他说就是看中了这地方，看中了这“十样景”、看中了这里人修建圆通庵的热情。

在“十样景”树下，王女士给我讲了两个奇特的现象。一是在二月二十一普贤菩萨生日那天，这里来了成千上万的喜鹊，在“十样景”上空盘旋了许久许久才离去。二是他们在东北面的那棵银杏树边上发现了十八棵小银杏树，应了十八罗汉之数。我跟着她围着大树转了一圈，见这小银杏树枝杆细长细长，象竹杆模样，一数果然十八棵，它们夹杂在其他树的中间，以前来时倒没有用心地去数过。

但愿，随着圆通庵的再现，这“十样景”能闪烁出它独特的风采，获得更多人的青睐。

怀德井

在松陵镇中心有井，名怀德井。最近市政府将井台围了石栏并树了碑，我那天特意前去观赏。

来到农业银行大厦，就见前面石栏杆，中间有三口井，边上有一石碑，碑上刻有介绍，一看才知道这不是三口井而是一口井分三穴取水，并且这井还有来历，碑文不长，特抄录如下：

怀德井，坐落在吴江市区中山路和红旗路相交处，因其井栏以分三穴取水，故俗称“三角井”。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吴山凿，万历八年（1580年）重修。

吴山（1470年－1542年）吴江松陵镇人，明正德三年（1508年）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尚书。吴氏为吴江鼎族，累代簪缨，尤以吴山与其父吴洪两代尚书。明正公允廉靖宽厚著于世，为便利邑民，造福桑梓，吴山捐资在其宅西凿此井。渟泓澄澈，汲者不绝。时任知县张明道为褒扬其德，题名“怀德井”，取饮水思源，德流于后之义。原筑有井亭，久已倾圮。泉亦日渐壅淤，2000年8月，吴江市人民政府重为疏浚整修，以保护历史遗迹，美化城市环境，追怀先贤至德。

有关吴山，我在编《人才史话》写吴晋锡、吴兆骞有关文章时，曾看过李兴盛先生著的《边塞诗人吴兆骞》一书，书中称松陵吴家是书香门第与贵族之家，并记述了吴家的家史。

明永乐（1403－1424）年间，吴江有个叫吴璋的人，字适用，出身贫寒，幼年丧父，做过锻工，并曾割股作糜，以疗其母之疾，以孝著闻。母陆氏以节自守。永乐十二年，明廷诏选天下孀妇之贞者到内廷服役，陆氏以例被征入宫，以致母子离散数十年。正统十二年（1447年），吴璋冒死陈情恳启，终获允探视。其母病死，璋抱骨而归，后以子吴洪贵，封南京刑部主事，号全孝翁，八十一卒，赠太仆寺卿，这是吴山的祖父。

吴璋之子吴洪，即吴山的父亲，字禹畴，成化十一年（1475年）进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正德四年（1509年）迁南京尚书。在刑部，“屡平冤狱，裁抑镇守中官”平时又喜为诗赋，曾与礼部尚书吴原博等四人结五同会（指同时、同乡、同朝、同志、同道），诗酒唱和过从甚密。卒年七十八，赠太子少保。

吴山，字静之，正德三年（1503年）进士，历刑部文事，郎中、右副部御史等要职，终刑部尚书，卒年七十三，也赠太子太保。

吴山与父亲吴洪，两人都曾任过刑部尚书，因此吴中人称为大小尚书，从此吴家成为吴江的望族，世代显赫，诗礼传家。

这建“怀德井”的吴山，为人正直，当官不循私情，为人们爱戴。档案局编的《吴江札记》“吴山”条目中，曾记述这么一些故事：授刑部主事，升郎中，不徇私情，为江西平反冤案百例，九年未得升迁。武宗南巡前，他与同僚跪殿五日劝谏，遭廷杖三十。升山东按察副使，整理驿传军务，革除积弊，惩处贪官污吏。嘉靖十九年进刑部尚书，依律惩治位高权重的翊国公郭勋。郭勋病死狱中，秋审时嘉靖皇帝知道后大发雷霆，将吴山削职为民。他即日上路，行至彭成（今徐州）利国驿（在桐乡）暴病而死。

“怀德井”是松陵镇上不可多得的历史古迹，也是松陵历史的见证。如今松陵镇上保存下来象“怀德井”这样古迹已经少之又少了。听说当年建农行大厦差一点把它填掉。那天，当时文化局分管文物的副局长吴国良先生正在家里做晚饭，黎里的殷安如先生急急忙忙地奔了进来，说那边有工人在填三角井，吴先生急忙随他奔了出去。一看固然，他立即上前制止了民工并与县有关领导反映，讲明了这三角井历史文物价值，终于得到了县领导的支持而使得这文物古迹保存了下来。

我开始寻找有关怀德井的故事，在中国民间集成吴江资料本，记载了松陵徐二男讲的“懒狗渡”与松陵镇三角井有关。一看就知是随意杜撰的，现也记录如下，作为观井时的戏说：

传说现在三角井地方，很早以前有只十分简陋的亭子。有一次，一个卖布客人带着一包银子进了亭子，随后有一只狗也进了亭子。不一会，卖布客人立起身来赶路，却把银子忘在里边。这狗汪汪大叫，主人并不在意，自顾赶路，这只狗就趴在这个银子包裹上。这时，又有一个过路人进了亭子，那过路人想把这只狗赶走，不料怎么也赶不走，过路人想，这只狗真是懒狗，难道我这个人还赶不走你一条狗，于是用脚去踢，狗汪汪乱叫，就是不挪地方。这时，卖布客人记起了银子包裹，跑回来了，看见此情此景，感动不已。一只狗，保住了他一包银子。于是卖布客人就用这包银子在这里挖了一口大井，并在这里重建了一所象样的亭子。后人称“懒狗渡”，也就是今天的三角井。

这传说是讲“三角井”是卖布商人所挖，不知根据何在。而在丁卯六月费善庆编写《垂虹杂咏》中倒也记了三角井，他当时看到了井栏，就题诗一首：“三角栏存水不波，当年怀德意云

何?后贤若步柳塘武,浚井还将旧德歌。”并有注释:“井在利民桥即亭子桥东北,系吴氏物,柳塘为碑记。先人旧德,名为怀德。邑人覆以亭,今圮,井亦湮。三角井栏如旧,仅存碑石于壁。”

按此记载,三角井该在利民桥东北,这利民桥我没能查考。但今天疏浚三角井,为保护历史遗迹,美化城市环境,追怀先贤之德,倒是与当时的宗旨一致的。

徐灵胎墓园

听说八坼的徐灵胎墓园已重新修建过了，那天乘阳光灿烂我又一次前去拜谒。

在徐伯春的《江苏古代科学家》一书中，介绍了徐大椿，即徐灵胎。这徐大椿字灵胎，号洄溪老人，是清代吴江县松陵镇人。书中还讲述了几则徐灵胎妙手回春的故事：

有一个病妇患关节炎，两脚象被针刺一样十分痛苦。这种病在当时医书上没有现存的治疗方案，徐灵胎就教人把病妇用厚褥单裹起来，要强健的妇人抱住，任病妇颠扑号叫，让她流出大汗，然后再让病妇卧好，用手推拿，使其血液循环流畅，几经治疗，并没有用药，竟使病妇好转痊愈。

有一位叫张雨生的，生了个孩子浑身竟没有皮肤，象胎里的小羊一般，家人看了十分恐惧，认为是怪胎，准备把婴儿丢弃。徐灵胎闻讯后，前往劝阻，并叫他把糯米粉打成薄片，拌药后紧紧地粘合婴儿的全身，身体外面再用绢包裹，只露出头部，母亲常将他抱在怀里喂奶。经过两昼夜，婴儿长出皮肤，恢复了常态。

县邑风物丛书《吴江》中有吕锦华的《清代名医徐灵胎》，也讲到了徐灵胎的几则医道高明的故事：

有一拳师胸部受重伤昏迷不醒，许多医生都摇头说没有

希望了。病人家属在无望中来请徐灵胎。徐灵胎到后，叫病人家眷述说了受伤的经过，然后将拳师翻过身用手掌拍击拳师的臀部上端十余下。片刻，病人一阵子蠕动。呕出一大滩淤血，醒过来了。十几巴掌将一个走进鬼门关的人拉了回来简直像天方夜谭。

徐灵胎虽然住在小县城，但医道名声传到了京城。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大学士蒋溥患病。皇帝下令征召国内各地名医进京给蒋溥看病，但疗效甚微。大司寇秦田推荐徐灵胎，乾隆二十五年正月，蒋溥病重，皇帝命抚军陈宏谋送徐灵胎到京，徐灵胎给蒋溥诊了脉，瞧了病，坦率地说："蒋溥的病已经晚了，无法医治，过立夏七日则休矣。"到立夏后第七日，蒋溥果然病逝。乾隆皇帝很欣赏他的医术，准备把他留京入太医院，为皇亲国戚看病。徐灵胎未允，再三请求回家，五月初终以病告乞归里。

回吴江后，访知吴县七子山下的画眉处，风景幽静。就在那里筑室长住。清文学家袁枚左臂患疾，多方求医而不痊愈。后经人介绍认识了徐灵胎。徐灵胎一边用药，一边推拿针灸，使袁枚的胳膊恢复如常。清乾隆三十六(1771 年)徐灵胎已经七十九岁高龄，病卧床上。不料在他卧病期间，朝中贵人有疾，皇帝下诏请他进京。皇命难违，徐灵胎只得由儿子徐曦陪同，并准备了一只空棺材而进京，到北京已是腊月初头，三天后，他白天还从容议论阴阳生死出入之经，半夜却谈笑而逝。

徐灵胎逝世，皇上也深表惋惜，赠儒林郎，赐金归葬。乾隆三十七年葬于吴县越来溪的牒字圩。乾隆五十七年迁葬于吴江八坼凌益村。

我们的车子从高速公路的路基下穿过，进入村道，不久，路有阻，只得下车步行，走了十分钟左右就看到了墓园，我独

自沿着农舍往北而行，看到一片竹林，经过弯弯的小道，穿过一片竹林就到了墓园。墓园由一把大铁锁锁着，周围空无一人。这院墙把我挡在了外面。我只能拍了一个外境怏怏而回，走着走着心里总不舒服，看见有一户人家门开着，里面有几个人在聊天，就问这墓院能不能进？他们说小店里有钥匙。

找到了小店，一位大嫂给了我一个钥匙说自己去开吧。我再次来到了墓园，打开铁门，就见新铺的砖头墓道，整齐清洁，踏上墓道就能看见一个石碑，上面刻着："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经过石碑，就是石牌坊，这牌坊面南而立。南面是一条小河，河堤驳岸都已修葺一新。牌坊上面中间是"名世鸿儒"四字，左右刻着建造日期：公元一九八四年十二月重建。四根石柱上刻着两副墓联，内容是徐灵胎临终前自作的，一联是："满山芳草仙人药，一径清风处士坟"，另一联："魄返九原，满腹经纶埋地下；书传四海，万年利济在人间"。这两副对联是他发自肺腑的自我写照。往西走有一碑刻，刻着胤伟勇先生一九八四年撰的《徐灵胎先生墓重修纪》，碑刻中记载徐灵胎墓的历史。

清乾隆五十七年三月，徐灵胎墓从吴县越来溪迁到八坼，占地六亩，松柏成荫。一九六二年吴江县文教局曾整修植碑。"文革"期间，徐灵胎墓遭劫。树林、牌坊荡然无遗。墓地仅存九分。一九八四年吴江县文教局复重修，加高封土，墓地扩为二亩，四周植树，重建牌坊及石碑。

穿过牌坊就来到了徐灵胎墓，墓很高大，底下四围由花岗石砌成，上面倒也干净。这墓象小圆山似地座落，墓前有两棵松树。树丛中，周围长满翠柏，参天耸立。我默默地站在墓前，凝视着那墓碑上的六个大字"清明医徐灵胎"，这里默默地躺着一位古代的名医，他已与世长辞，然而他的名字却深深地印

在人们的心中，他对祖国医药事业的贡献永存人间。他的医学后继有人，儿子徐曦亦精医术，继承了父亲的医道，也列入《吴中名医录》……

太阳忽然被乌云遮住了，天一下子暗下来，我独自一人站在这墓前，一阵凉风吹过，打动了坟头的荒草，树丛中发出一阵簇簇之声，一种凄然之意，顿时袭上心头，不管什么人，最后的归宿就是坟墓，这坟墓一年中，只有寒食清明才被人想起。

我的思绪沉淀在这徐灵胎墓园，心头不由琢磨起人的生死，人赤条条来、赤条条去，生非存心，死非甘愿，所谓人生只是生死之间的一概。徐灵胎生前救死扶伤，死后有一堆医书传世扶掖后人。能象他那样不冤来人世间走一遭，人生就是有价值了……

四都银杏

吴江的古迹，除古石桥以外，就数银杏树了。据目前的史料记载历史最悠久的是横扇四都村的银杏，有800余年历史。而张舫澜先生考证，松陵“十样景”古银杏树有1200多年历史，那么这四都村银杏就屈居第二。

我为写《银杏记》查阅了有关资料。明代名医李时珍对银杏有如此记载：银杏，原生江南，叶似鸭掌，因名鸭脚。宋初始入贡，改呼银杏。因形似小杏而核色白，又名白果。

横扇四都村原有崇吴寺，崇吴寺虽毁，遗址上的银杏至今仍然郁郁葱葱。这颗银杏树传说是元朝五台山和尚根据宋抗金名将花荣之女百花公主的遗愿栽植的，该树现高达30.6米，最粗主干周圆6.47米，直径约2.06米，6个成年人才能合抱，树冠直经约36米，遮荫面积697.48平方米。

这次去横扇，专门去了趟四都村，汽车从横扇出去，10几分钟到达。还未进四都村，在公路上已能远远地望见这古银杏了。到跟前一看，果然是粗壮的树干，高高的树枝，葱郁的树叶。这树如此伟岸，然四周并不空旷，我手拿相机，难以拍及全景。正当着急之时，见树北50米外有一幢楼房，一位老汉正要进屋。我心中一喜，这房直对银杏树，他这二楼阳台正是摄影的好方位。我急忙走过去说明来意，老汉十分热情地开了门，

让我走上了楼台。楼台上，古银杏的全面貌全部收入了眼帘，我选到了满意的镜头，按下了快门。

下楼来，与老伯闲聊，老伯说，这银杏树后面原来有座庙，规模不小，听说这里的四大金刚，比杭州灵隐寺的还大。就这棵树和这只庙的故事，他未能讲出许多，但他给我讲了一则听上辈讲的“常遇春放鸭”的传说，倒与这四都村有关。

常遇春从小跟母亲来到吴江县横扇乡四都村，靠放鸭过日子。

有一次，母子俩划着船在桥头放鸭，只见鸭群扑扑一阵动，数一数少了几只鸭子，过了些时间，鸭子又是一阵乱叫，又少了几只。

为了弄清这桩事情，常遇春躲在一旁偷看，只见水面上出现一条大黄鳝，一张口，就把一只鸭子吞进肚里去了。他气极了，“扑通”的一声跳进水里，一把捉住黄鳝，那黄鳝比铁锆柄还粗，张大的嘴也足有蓝边大碗那么大。回到家里，常遇春要母亲把大黄鳝烧熟佐酒。母亲见黄鳝头实在大得吓人，一刀就把它斩了。

常遇春狼吞虎咽，一口气把黄鳝全吃光了。过了一会，他觉得浑身发热发胀，很难熬，叫母亲用棍子在他身上拍打。真奇怪，母亲打一记，常遇春的身子就大一点，母亲不停地打，他也不停地长。到他不再感到发热发胀时，他的身体已又高又大，而且力大无穷了。

后来，常遇春跟朱元璋造反，当上了大将，他作战勇猛，又熟悉太湖一带的地形。所以在破湖城时立了大功。

老伯的这则传说，在横扇流传很广，虽然与银杏树无关，但倒也说出了四都村的古老。

后来到镇上，遇上了朱国良先生，他对横扇的掌故可以说

是了如指掌，当知道我上午去看银杏树后，他的兴致亦浓了起来。他说你上午听了个与古银杏无关的故事，现在我来讲讲跟古银杏有关的故事。于是我收集了下面两则故事。

他说，在古银杏的旁边，有一只寺庙，叫崇吴寺。是一个姓杜的小孩出资建造的。当时有个财主杜石生，要召集村上绅士商量在村上建庙之事。在通知发出之后，他接到府台招他去议事的公文，他去了府台衙门，但忘记通知集会改期。他走后，绅士们都到了，大厅上，绅士们在两旁就坐，中间的位置空着，只等当家前来，但等了半天也不见人影。人们正在着急之际，只见有一人坐上了位子，大家一看都呆住了，原来是杜石生的6岁的儿子杜阳春。这时杜家的管家着急了，赶忙上前对杜阳春说："你可知道坐在这位置上的份量"，杜阳春说："知道"。管家问："您知道今天集会要议什么？"他说"知道。"。管家又问："你可知道一坐这个位子就得出大份额"。他说"知道。"这小孩说了三个知道后，就拿起了桌上的毫笔，写了十个大字："小小杜阳春，独建崇吴寺"。写完把笔一扔，就出去玩耍去了，绅士们也就四散了。当杜石生回来，听到了这么个情况，心里也很无奈，于是，就独自出资，以小孩的名义建起了崇吴寺。

这崇吴寺的规模很大。寺庙建成，门口栽了两棵银杏树。随着时代的变迁，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寺庙毁了，而这银杏树越长越粗，越长越高，现在更是巍然挺拔，郁郁葱葱。这树，是这里的制高点，成了飞机的导航目标。

说到飞机导航目标，朱先生又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这故事，可是实实在在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

在60年代，有一架军用飞机经过横扇上空，突然机器发生故障，眼看就要坠落下来，就在飞机下落、飞行员准备跳伞瞬间，飞行员看到了四都村的古银杏树，顿时心中一惊，这里

是个村落，如果飞机落在村庄里，那必然是村毁人亡。他急忙掉转了机头，朝西而去，最后飞机坠在了太湖里，飞行员落在了南厍。因为这棵古银杏树，飞行员采取了紧急措施，保住了横扇人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这飞行员后来受到了表彰，这棵古银杏也成了当地人的命根子。

想不到这小小的四都村也会有这么多的故事，回到吴江我就去图书馆，找《吴江县志》，找《震泽县志》，找四都村的故事。

志书里没有找到常遇春到过横扇的记载，我想这恐怕是四都人借常遇春的名头宣传家乡。传说中的两个人物，花荣是抗金名将，常遇春是灭金名将，这绝对不是偶然巧合，而是百姓有意安点，是民族精神的寄托。有关常遇春，在县志里有这么一句话："至正二十七年，徐达、常遇春帅师从吴江陈兵石里村……"

而在《震泽县志》里，确实有崇吴寺的记载："崇吴教寺，在四都充浦村，周九亩，梁开平二年僧妙义建。明正统中僧师负重建，教谕吴骥记。嘉靖间毁。万历三十九年邑人屠大化重建，开置饭僧田。"这屠大化，传说中成了杜石生，这姓的音倒是同的，看来不是凭空杜撰的。志书上还选录了清钱惟善的《崇吴寺登楼望太湖》诗："西望洞庭插青天，蛾眉雨点秀娟娟。势翻震荡蛟龙窟，气浸高寒牛斗躔。支遁每招过野寺，龟蒙曾约种湖田。倚栏不尽登楼兴，更驾长风万里船。"

银杏是"活化石"。四都古银杏，巍然挺立在太湖之滨，从他那古老的枝叶里，我们能看到四都的历史、看到四都那饱经风霜的过去。

王锡阐纪念馆

震泽镇西北有王锡阐纪念馆，是为纪念清代天文学家王锡阐先生而建。

《江苏古代科学家》一书介绍了40位科学家，其中有吴江籍人士5名：水利学家沈岱，造园艺术家计成，民间天文学家王锡阐，制造眼镜专家孙云球，清代名医徐灵胎。沈岱曾任工部缮司之事，60多岁告老回乡，所著《吴江水考》是难得而宝贵的水利资料；徐灵胎的医法和医术被皇帝所赞赏，曾命入太医院供职，著有《洄溪医书》等为世人所称赞；计成造园有造诣，著《园冶》受到国内外重视，日本尊称其为造园鼻祖；孙云球热衷于光学仪器研制，是我国民间最早制造望远镜的人，著有《镜史》一书，在我国光学史上占重要地位。而成就最大的王锡阐，他自创新法，著《晓庵新法》，提出精研计算日食、月食的时间，首创金星凌日、水星凌日的方法，还著有《五星行度解》、《大统历法启蒙》、《筹算》等，被顾炎武称为“学究天人”。

1997年，我在苏州参加苏州科技史协会理事会，理事会上指出了1998年是王锡阐诞辰370周年，要到吴江活动。过了几天，苏州科技史协会秘书长陈凯歌先生来吴江，我陪他去了震泽。震泽镇党委十分重视，徐雪昆先生陪我们参观了王锡阐墓园。这是我第一次正式进入了王锡阐纪念馆。

当时的纪念馆内仅有墓和祠，还没有陈列室。到门口首先可见两棵高大的黄檗树和结构小巧的石桥，徐先生领我们看了石桥，指点了石桥上的刻字“晓庵桥”。门向东而设，进门就见王锡阐祠堂，祠堂为硬山式建筑，有题额“学究天人”，卷棚雕刻着花卉，祠堂里面空空的。过祠堂就见墓门，墓门上方刻有“南服英贤”四字。里面是王锡阐墓园。墓四周有数十株梅花，墓上长满了荆棘野草，墓顶上竟然还长有一棵大树，弯曲着如卧似躺，荫庇墓丘，肃穆之气迎面而来。我还以为这棵树会有什么缘由的，他们说是墓建成后自已长出来的。因为有碍于墓的整体，后来重修墓园时把这棵树铲除了，但这场景却时时在我眼前展现。最近去了沈阳，看到了沈阳明陵的墓顶上也有一棵树，当地人介绍说这叫“神树”，据说乾隆皇帝曾写有《神树赋》。我不由又想起了王锡阐墓顶上的树。

墓碑上刻的是“高士王晓庵先生之墓”，墓背后有“江天白日”题额。徐先生向我们介绍，这墓建于清康熙年间，墓碑和题额上的字句出自顾炎武赠王锡阐的诗句：“白云满江天，高士今何处”，清道光年间重修时立碑，道光十四年，江苏巡抚林则徐倡捐重修。

一听这墓由林则徐倡捐重修，顿时感觉王锡阐的不平凡。林则徐主持修理过两个墓，他在浙江任职时修了岳飞墓，在江苏任职时修了王锡阐墓，并且，这王锡阐是布衣、民间天文学家，朝廷不能拨款修建，林则徐只得倡捐，这说明林则徐对王锡阐的敬重。

王锡阐诞辰370周年纪念活动，引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苏州市政府、吴江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决定在吴江召开纪念大会，并建立“王锡阐纪念馆”，为了准备大会的论文，我开始收集有关王锡阐的资料。选读了《晓庵文集》《晓庵诗集》，参

阅了吴国良先生的《王锡阐年谱》，查了《吴江县志》、《震泽县志》、《震泽镇志》，王锡阐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越发清晰了。于是写了《王锡阐和他所处的年代》一文，后来入选了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王锡阐研究文集》。

王锡阐，出生于明末清初，这是个特殊的时代，那时，国家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事件，深深影响了王锡阐的一生。“甲申之变”，清兵入关，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具有民族精神的王锡阐首先作出的反应是自杀殉国，先投河，遇救未死，又绝食七日，在父母的强迫下才不得不重新进食。明亡后，专力于学。参加惊隐诗社，与明遗民潘柽章、吴炎等好友一起编《明史记》。清“文字狱”出现，庄廷鑨“明史案”祸及他们，潘柽章、吴炎等被杀，编史工作夭折。这时，出现了“西学东渐”，西方耶稣教会传教士来华，带来了西方一些近代科学知识，他潜心于天文学，一方面相信科学，兼取中西之长，另一方面勤奋实践。常常夜观天象，刻苦钻研，终成大家。后来，复归“理学”，王锡阐与顾炎武讨论理论，理直气壮地批判白沙姚江，后又馆于浙江崇德语溪吕留良家，与张履祥，吕留良等讲“濂洛”之学，在当地也有名气。王锡阐，在历史潮流中，一介布衣，在见解、学术上都对社会发展作出了不平凡的贡献。

1998 年 11 月 23 日，纪念著名天文学家王锡阐诞辰 370 周年及王锡阐纪念馆开馆仪式正式举行。我与会者一起，又一次来到了王锡阐祠，到门口，就看到了王锡阐纪念馆的匾额。在领导揭牌之后，我们就涌进了纪念馆。这时的纪念馆与上次来时已大不相同，进去就见园内有汉白玉日晷一座，王锡阐祠前有铜制三辰晷一座。这都是苏州古代天文计时仪器研究所陈凯歌先生复制的。上次在苏州，他曾给我一个小的汉白玉的三辰晷，陈先生说当年王锡阐就是用这种自制仪器测时光

的。

这次参观使我耳目一新的是陈列室。陈列室门口有一对联，这是由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徐振韬先生创作并用甲骨文所书。几个字问了导游小姐才知道："以天文成名南国，作新五学贯东西。"进入陈列室就是王锡阐"危冠古服"的像，像背后有"学究天人"匾额。关于这塑像造形，我曾听说过有过一番讨论。《震泽镇志》记载：王锡阐是"著古衣冠，独往独来"应穿明服，但他活动时段大部分在清朝，清朝时辫子不能不留，穿明服留辫子又不伦不类。后来是政协吴国良先生找到了一张王锡阐穿戴明代衣帽画像的碑刻拓片，戴了帽子也解决了辫子问题。于是"危冠古服"的模样才得以确定。两边柱上有一对抱柱联："枕经藉史纵观古今锡华章与当世，推步验天博采中西阐新法于后人。"这联由人民日报社美术总编震泽籍人士黄钟骏先生所书，概括了王锡阐的一生成就，还把锡阐二字镶嵌其中。

像的两边，是陈列柜。两柜陈列的是王锡阐的主要著作目录、遗诗字轴、墓志铭和遗著复制品。东柜内陈列有王锡阐墓的历史沿革的文字和照片，后人对王锡阐的研究、评论文章及天文图和天文仪器模型。从陈列柜里，我们可以了解王锡阐生平贡献和一些天文学的知识，我伫立在陈列柜前，犹如进入了一个天文学的天堂。眼神与历史碰撞。回头端详墙上的两幅王锡阐的画像，我沉浸在这历史的回旋中，仿佛觉得时光在倒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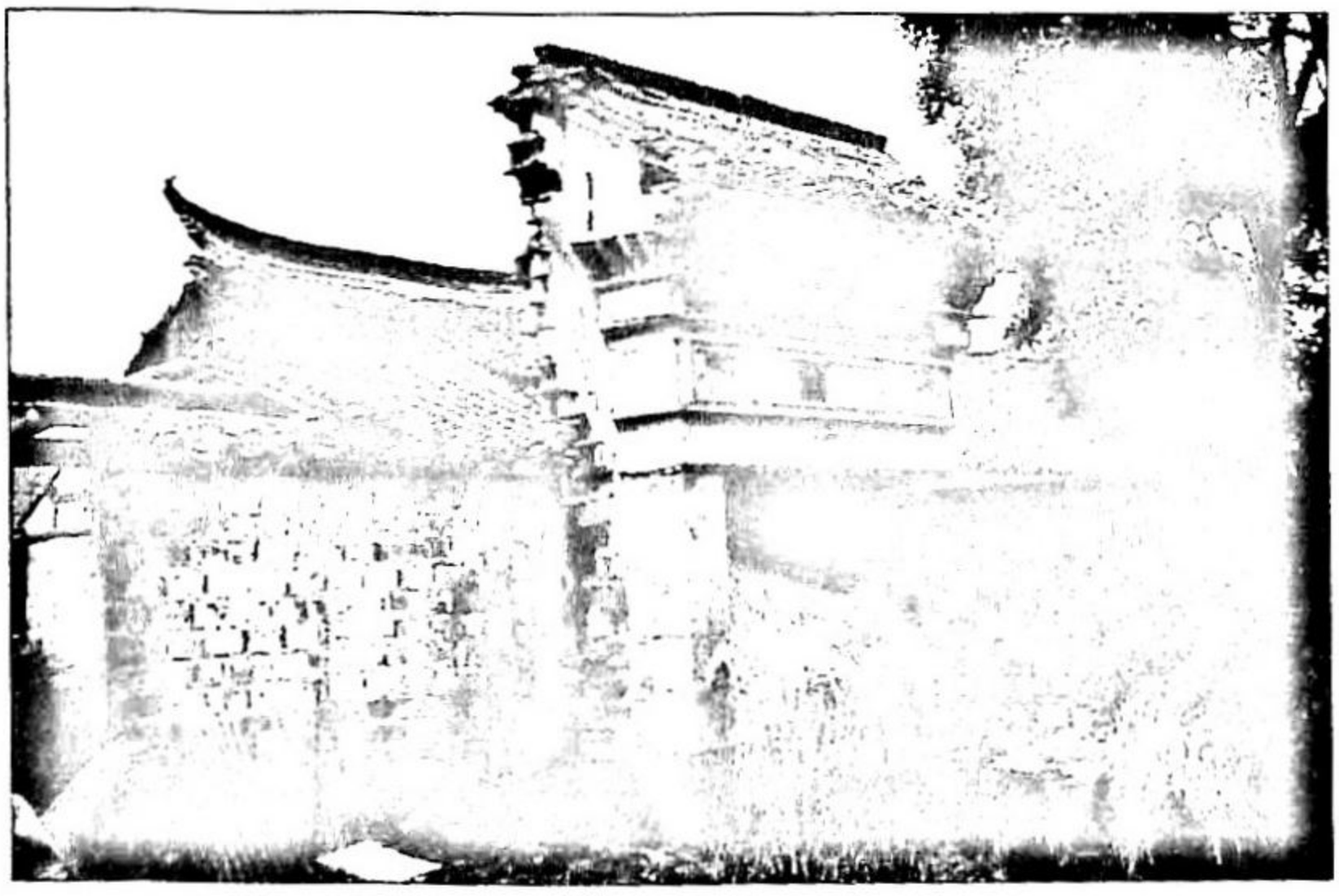
这两幅画，有吴江的业余作者范振涯、陈宝良合作创作。有关这画，在钱国良先生《王锡阐纪念馆陈列筹建琐记》中有这么一段描述：因考虑到其画能集中反映王锡阐一生在天文学方面的成就。故确定两幅画分别为《夜观天象图》时颇费周

折。据《清史列传》卷六十八记载："锡阐独闭户著书，潜心测算。天色澄霁，辄登屋卧鸱吻间，仰观景象，竟夕不寐，务求精符天象"，并在《觚賸》一书中找到一幅插图：王锡阐卧鸱吻间仰察星象。据此，王锡阐确实卧观天象无疑。但若真要在1.2米见方的画上画出来，其形象着实不美。当时曾绘出三幅小样：一是王锡阐站在桥上仰观景象，二是坐在屋脊上抬头仰天，三是仰卧在屋顶上观察天象。第一幅构图很美，但王锡阐象是在吟诗。第二幅画图尚可，但跟史实仍不符。最后为了尊重史实，还是采用了第三幅画。

最近这一次去了王锡阐纪念馆，里面参观者寥寥无几。我专门拍了一组照片，我把陈列室、把墓园定格在了我的相机里。这里已成了当地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它旁边的那所震泽中学，自1923年创办至今，已经走出了不少现代名人。我想在王锡阐精神影响下，定会有更多的人才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舞台上脱颖而出……

第七辑

老宅慕英



同里两堂

到吴江必游同里，到同里必游两堂：嘉荫堂、崇本堂。其实同里不止两堂，有嘉荫堂、崇本堂，还有耕乐堂、世德堂、务本堂。但两堂名声在外。

余秋雨先生到了周庄、同里后写了《江南小镇》一文，他为两堂专门写了一笔：钱氏崇本堂和柳氏嘉荫堂占地都不大，一亩上下而已，却筑得紧凑舒适，两堂均以梁棹窗棂间的精细雕刻著称，除吉祥花卉图案外，还有传说故事，戏曲小说中的人物和场面的雕刻，据我所知已引起国内古典艺术研究者们的重视。

这嘉荫堂在竹行街尤家弄口，旧称柳宅，主人柳炳南，北厍人，原在芦墟开油坊，发迹后迁至同里营建宅地。柳炳南到同里建嘉荫堂，还有一段因缘。柳炳南的祖上在北厍，原有树萱堂，后柳炳南的祖父辈又建了绿荫堂，这绿荫堂也有一定规模，民国七年至八年即 1918 年——1919 年时，绿荫堂被一场大火烧成一片废墟。柳炳南才于民国十一年(1922 年)至同里建堂，为怀念绿荫堂，就将堂名取为嘉荫堂。嘉荫堂四进三十二间，主建筑正厅，又称“纱帽厅”，厅之棹木，也就是纱帽翅上的雕刻，在其他地方极为罕见，八幅《三国演义》的透雕作品列入了《中国戏曲苏州分卷》。

这崇本堂在富观街长庆桥堍，是钱幼琴购买顾氏“西宅别业”部分旧宅翻建而成。崇本堂的建筑特色是从正厅到后楼前低后高，利于通风采光，民间称之为“连升三级”，是江南宅园“深扩展”的范例。而它的建筑结构又是江南深宅的一道大特色，在门厅、正厅和堂楼间均有“风火墙”分隔，门楼过道左右两侧有“蟹眼天井”，门厅东侧有一眼望不到底的备弄，它使一进进房子既可分隔独立又串连为整体，引人入胜。

我们进入两堂，导游小姐给我们介绍的就是雕刻。砖雕木雕，是苏州园林的常见的装饰艺术，明清以后苏州一带建筑就讲究“雕刻”了，可谓无雕不成堂，有刻斯为贵。到了民国，雕刻艺术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我们在两堂欣赏到的雕刻，内容除红楼梦、西厢记等戏文故事外，都是吉利讨口采的。崇本堂正厅五架梁两侧有“日进斗金”，长窗裙板有“富贵平安”、“招财进宝”，内宅半窗裙板有“松鼠葡萄”、“喜鹊红梅”、“双燕桃花”等。嘉荫堂五架梁正中有“八骏图”、“凤穿牡丹”，梁底有“称心如意”、“笔锭高中”，梁头有“鹤鸣九皋”、“莲生贵子”，东西隔窗有“金玉满堂”、“蟾宫折桂”等等。而崇本堂的三进门楼上，亦都雕刻着这吉利的图案，有“一块玉”、“如意草”，有“鲤鱼跳龙门”、“望子成龙”。导游讲得头头是道，我听得频频点头，陶醉在这雕刻艺术和文化艺术的交融之中……

由于我对雕刻艺术了解不深，只是留意雕刻的内容，领会一下内容和含意，“外行看热闹”虚图其表。

几年以前，我看到过王波先生的一篇文章《同里的门楼》，特别注意门楼字牌上刻字的内容，如叶家门楼“缥缃世家”、顾家门楼的“棣萼联芳”等等。两堂中的砖雕门楼上也刻着字，嘉荫堂的“厚道传家”。崇本堂的“崇德思本”、“敬侯遗范”、“商贤遗泽”，王波先生在文章中讲了“敬侯遗范”、“商贤遗泽”的故

事：

崇本堂第二进门楼字牌上书“敬侯遗范”。旁注“乾隆三年，历山何虞书”。敬侯是指刘敬，汉初齐人，本姓娄，曾建议汉高祖刘邦入都关中有功，赐姓刘，后封关内侯。刘邦在白登被匈奴打败后，刘敬提出“和亲”政策，建议将鲁元公主嫁于匈奴单于，被刘邦采纳，并派他前往结约。据说有外地的一位富商，看中同里郑家一位男子的才华，把女儿远嫁于此。女儿出嫁时，他赠给女儿四个字，就是“敬侯遗范”，意思是告诫女儿要学敬侯时那位公主，在家要相夫教子，不要思念家乡父母。郑家就把这四个字刻在了砖雕门楼上。这崇本堂门楼称郑氏砖雕门楼，原来就是同里郑家的，修复时才把这砖雕门楼从郑氏家移于此。

崇本堂第三进的门楼是雕塑门楼，字牌上书“商贤遗泽”，旁注“民国元年”。商指商人。有一典故：据说公元前1066年间，周武王灭商，建立周王朝，从此商朝臣民被贬为下等人，被剥夺一切政治权力，没有耕地和产业。周武王命令他们驱赶牛马去远方，做卖买就成了商遗民的专门职业。所以后人称经营行当的人为商人。“贤”是贤德，此乃主人安身立命之本，亦是房主所崇尚的为人之道。

我曾多次陪人一起游“两堂”，而至今印象最深的是陪同蓝公武的儿子蓝英年夫妇的那次。那天，文联刘强民主席打电话来，说吴江籍人士、我国第一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蓝公武的儿子蓝英年要来同里，叫我陪同。这蓝英年是中国作协会员，而他夫人是国家一级演员。那天我与丁福勤先生等人一起陪他们游览了退思园和“两堂”、“三桥”。虽然他在同里没有找到蓝姓本家，然这次同里之行还是给蓝英年先生及夫人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对两堂的雕刻，蓝英年先生夫妇是赞叹不

已。后来，同里重新布置文物陈列室，需在蓝公武的照片，文保所长给我来了电话，我向蓝英年先生求助，蓝先生不久就将几幅相片提供给了同里文物陈列室。现在吴江博物馆的蓝公武相片也是蓝英年先生提供的。

近日去同里，拜访了崇本堂主人钱幼琴的孙子、现任同里中心小学校长的钱立先生。他幼年时代曾在崇本堂居住过，他告诉我，他们钱家祖上是从浙江钱塘迁移至同里的，世代经商。到他这一辈大概是同里 14 代。钱幼琴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三个儿子都曾外出读书求得文凭。钱立先生的伯伯钱家骏是医生，解放后曾任吴江人民医院院长。父亲钱家骅、叔叔钱家骝都是老师。钱家与隔壁顾家是亲戚，顾家出过一名举人与苏州最后一位状元陆润庠有交谊。“崇本堂”的匾额就是通过那位举人请陆润庠题写的。

同里“两堂”，崇本堂在长庆桥北堍，嘉荫堂在长庆桥南堍，吉利桥东测，“两堂”隔河相望，“三桥”紧密相连，“两堂三桥”组成了系列风景，成了同里镇中心的一组富有浓厚江南水乡韵味的风景点。

陈家牌楼

从2000年8月14日《吴江日报》看得一则报道，“珍珠塔”景点即将动工修复：人们关心的“珍珠塔”景点修复工程即将开始，8月9日，同里旅游发展公司与苏州市凯达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就联合开发“珍珠塔”旅游景点项目达成协议。

据同里有关史料记载，“珍珠塔”的故事就发生在同里。相传明万历年间，该镇南京监察御史陈王道择婿嫁女，其陈方氏刻薄势利，嫌贫爱富，不愿将女嫁与本家侄子。该故事多年来因戏曲、电影、电视等形式的表现已在全国各地广为传播，修复该景点将进一步推动同里旅游业的发展。

该景点群主要有7个景点组成：侍御古坊、陈氏祠堂、“明朝御史”牌楼、陈氏花园、白云庵、方氏坟堂、九松亭以及其他旅游配套项目，基本上在原址上修建，共占地2万多平方米，预计投资2000万元左右，需两 年时间。预计9月份开始全面动工，目前，有关的动迁工作已经开始。

今年5月1日，我与女儿从屯村到了同里，既没有去退思园，也没有去二堂三桥，就去寻找这珍珠塔景点，我以前也听人说过这故事，并听说陈彩娥绣楼还在。

一打听，一直往北走，在医院对面，桥边有个牌子指引，我们便来到了小河边，向西沿着河街走，走到一棵大树前，似乎

无路可走了。树的南面有个大门，大门墙上有“同里电机厂”字样，里面是一个废墟，堆满了砖头、石头，往里看，有两幢房子，不知如何进入，也不知哪儿是陈彩娥绣楼，于是我就给同里旅游公司的张明华先生打了个电话问讯，他很热心，叫王彩凤女士前来指引。

不一会，王女士到了，她是从电机厂前门进入的，而我们是在后门。她引导我们经过废墟，就见一块空地前的绿树丛中露出的屋角，走近了，才看到墙上有一块牌子，写着“陈翠娥小姐楼”。

这里就是陈家牌楼所在地？我心中一喜。但只见这楼因年久失修，已是残破不堪，忽然想起赵践女士在《最后的绣楼》中对陈翠娥小姐楼说过的一句话：“由于年代太深太久，似乎要半沉埋入地下……”

王女士介绍说：这里是明万历间南京监察御史陈王道的故居，叫孚寄堂，当地人叫陈家牌楼。这里原来耸立着一座雄伟的牌楼，就是明万历皇帝为陈王道所立的“侍御坊”，牌楼后侧，有一座相当规模的宅第，因建有特具风格的阁楼式船舫而被称为“陈家船舫”，这里就是《珍珠塔》故事的发生地。

我们一边讲，一边进入了陈家老宅，王女士继续介绍说：至解放初除“侍御坊”仍然矗立外，祠堂及一些附属房屋都已颓败不堪。1966 年“文革”时，这屹立三百多年、规模形制独步江南的“侍御坊”又毁于瞬息。后来这里成了电机厂厂房，大部分楼堂馆所均被拆除，船舫浜被填没，玉带桥也被拆掉。现在仅存五开间的房厅框架和梁柱屋脊是仓库，西侧书楼亦仅存框架，原来后楼走廊全为小磨方砖铺地，现已改铺水泥。

屋里破烂不堪，然而房屋结构还保持完好，两边有楼梯，我上得楼，见里面空空如也，木隔断装有拼板木门蛛网尘封，

一股凄凉的感觉。推开窗户，观看周围景色，想象当年境况，这里，一面是陈翠娥的闺房，一面是方卿的读书楼，演绎了一则浪漫故事。如今早已人去楼空，如果小姐有灵，见到如此模样，准是会唏嘘流泪的。

离开小姐楼，想寻觅些陈彩娥踪迹，但女儿有些不耐烦了，她说要去罗星洲，我只得告别王彩凤女士，留着下次再访了。

过了半月左右，我又到了同里，找到了镇志办的王介荣老师，他给我讲述了有关陈氏老宅的故事，也给我看了他撰写的有关史料，我这才对陈氏老宅的过去有了更明确的了解。

陈家牌楼，是陈王道御史死后的万历八年（1580年），朝廷为表彰其为官清正，政绩显著而旌立。牌楼崇丽伟岸，是以四根直径尺许的方形石柱拔地耸立的三开间牌坊，坊上飞檐翘角青紫筒瓦，密集排列斗拱和昂嘴，支撑覆盖面较大的三个品字形大戗角歇山顶。正中额板上刻有每字近一平方米的“明朝侍御”四个大字，下额则刻有：“大明万历庚辰为南京道监察御史陈王道立”字样。

侍御坊后面临主河道后港，石坊中间的空地上植有两株根深叶茂的老榆树，牌坊中间两根石柱前蹲伏一对高近二米的青石狮子，并有旗杆石六对分布两侧。

牌楼后有陈氏家祠及孚寄堂和大花园等，第一进是三开间平房，第二进为三开间前厅，跨过青石板铺就的大天井，就是高阔轩敞的正厅，厅前也有一对青石狮子。

侍御坊西侧的孚寄堂，有茶厅、大厅、房厅、堂楼，每厅之间都隔有砖雕门楼与宽敞的石板天井，西备弄西侧设置仪门、花厅、书楼及大厨房、小厨房，花厅前后均筑有花园。

这确实是个大家园宅，然这园宅与《珍珠塔》有什么关

系？我询问着，王老师送了我一本打印的《同里镇志》文物、胜迹、旅游卷，说最后王师夷的一篇文章《陈家牌楼、刘家船舫〈珍珠塔〉的故事》，谈得比较清楚了。

回到家里，翻开这册带有油墨芬芳的书，读到了以下故事：

珍珠塔的故事说的是明代御史陈王道家的事，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王先生在文中写道：

事出有因者，其一，陈王道继妻确实姓方；其二，本世纪在陈氏旧物中曾发现年代已久远的嫁女妆奁簿上载有“珍珠塔一座”；其三，书中主要地点九松亭、白云庵在同里近郊都可以找到。

查无实据者：据陈氏家谱记载，陈王道的唯一女儿为元配所生，嫁与张姓，不存在姑表联姻。陈王道继妻方氏比王道小二十三岁，且婚后五年即丧夫守寡，时年只有二十八岁，守节四十二年，以节妇旌表。

最为合理的解释是：说书人以珍珠塔为嫁妆这一基本事实编造出一部才子佳人、世态炎凉的动人故事，且大量采用陈氏家史中的片言只语和同里的地理环境，只是把故事发生地点远远地发配到湖北襄阳。

《姑苏野史》里记载了一则《马如飞与〈珍珠塔〉》的故事。说清咸丰同治年间著名评弹艺人马如飞演唱的书目主要是《珍珠塔》。明代已有《珍珠塔》唱本出现，最早对《珍珠塔》进行加工的艺人是马如飞的父亲马春帆。迨马如飞之手，故事才一改旧貌，终于成为一部雅俗共赏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优秀书目，整个故事围绕方卿与姑母的矛盾展开，其间贯穿了方卿和陈翠娥的爱情故事。主副两条线索紧相缠绕，互为促进，初见姑之后，紧接着赠塔、却塔、审塔、哭塔，围绕着珍珠塔，波澜迭

起，引人入胜。

《珍珠塔》是艺术作品，弹词艺人虚构的故事。但它给“陈家牌楼”丰富了文化内涵，也使古镇同里名声远扬。我离开同里时，还在想着王师夷先生文章中结尾的两段话：

“至今，还有一些游客想方设法找到仅存的两座房前，面对着墙上挂着的“文物控制单位”木牌凭吊一番，并想亲自踏上留有陈彩娥小姐足迹的楼梯，流连于蛛网尘土之中，至于陈彩娥小姐是否确有其人，此楼梯是否是小姐当年之物，这些都无关紧要。这是对御史府第昔日华贵的怀念呢？还是对彩娥小姐忠贞爱情的遐想？抑或对评弹艺人创造诸多生动人物的敬意？”

“可喜的是有关部门已规划将陈氏住宅修复，并重建诸如牌楼、祠堂、花园等相关建筑。到时游客们将得到一个完整的满足。老学究们会细细研究江南书香门第和官宦之家的建筑格局，书画家们则会对改变太先生陈廉夫一生命运之地菇古斋肃然起敬，评弹迷们则会循着方卿和陈彩娥小姐的足迹穿越于厅、堂、楼、馆和花园之间……”

陈家牌楼已从沉睡中醒来，正迎接着她崭新意义上的又一次生命……

务本堂

走过明清街，徐宏慧女士说领我去看务本堂。我只去过同里的崇本堂、嘉荫堂却没有去过务本堂。

穿过一条弄堂，看到了一块牌子，牌上写着“务本堂”，下面还有介绍文字：务本堂，俗称叶家墙门，在同里镇新填街，建于清光绪年间，坐北面南，备弄居中，分东西两组建筑，各五进。东为轿厅、茶厅、正厅、堂楼及下房、马房，其中正厅面阔五间，高大宽畅，居同里之首。西有船厅、花厅、堂楼、下房，其中船厅造形别致，雕刻精细，堂楼有明代结构，与清代结构前后沟通，成走马楼形式，为研究明清建筑提供了实例。

从这牌上了解到，在明清街底还有未开放的“务本堂”，而且在建筑上很有特色。

徐女士告诉我，这务本堂的创始人叫叶仲甫，叶仲甫为清封通奉大夫，正三品封典，是吴江县增贡生，虽为书生但也熟悉商情，早年即为典业董事，继为米业董事。

我们进入备弄，顿觉一阵凉爽，很是舒适。徐女士继续说：“这叶氏祖先会看‘风水’，叶仲甫后来也就成了‘风水’先生，据说在江浙一带很有名”。

这务本堂没有对外开放，里面住着居民。我们说着来到了第一进船厅，进门只见一排落地长窗，都是雕花窗棂。我刚要

拿出相机照相，被一住户喝住了，他说这是私人住宅，不得擅自闯入和摄影。说明再三，看看老房子，但也无济于事，只得遗憾地退出。

到第二进，徐女士介绍说这是花厅，进门有一庭院，种着花木，一排房屋也是落地长窗，厅前坐着一位中年妇女，我有点犹豫，是否进去呢？还好这妇女与徐女士似曾相识，我们一说来意，她就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还介绍起了这务本堂的现状。现在务本堂住着 10 多户人家，其中四户是私产，只有一家叶家的后代住在这里。前面船厅的主人在广州，而这花厅，是她家从同里叶家买下的。这建筑群的形制，犹如一只朝南伏卧的仙鹤。居中狭长的备弄是鹤颈，一进又一进的房厅是鹤身，备弄东西两区的建筑群，是仙鹤的翅膀。花厅，还保持着原有建筑，但建筑雕刻最好的是船厅。

她指着园子里的一颗茶花树说，这花是原来主人种植的，已有 100 多年历史。顺着她的指点，果然见园中花坛上有茶花，这茶花枝叶茂盛。那女士说，现在不是开花的季节，如果冬末春晓来，这茶花开满了双瓣的花，真是好看。这可是务本堂唯一保存下来的名花了。原来船厅园内有金桂银桂，可惜在几年前都死了。

这花、树是住宅的点缀，也是住宅的生机。这 100 多年的茶花，目睹了这住宅 100 多年的历史，住户能细心地照料保存她也真不容易。

她又向我们介绍，里面正厅，有走马厅。我担心闯入人家家里，会发生在船厅那样的不愉快，她热情地说陪我们前去。刚出门，迎面走来了 4—5 个人，他们手里拿着同里的门票。在弄堂里交头接耳地说话。“四十多年了，这弄堂还是老样子”，一个老太太的话引起了我的注意。一问，原来是叶家后代寻根

来了。这是巧遇，也是缘份，我们把他们招呼到了花厅里面坐下。

那老太太虽已头发花白，但看上去身体还清健，一进花厅，她就不时地上下左右看着，说“房子还是老样子，这窗也是原来的。看这雕花窗，我那时擦过多少回呢。只是屋内的东西全变了”。原来她就是这宅主叶仲甫的孙女。

叶老太太向我们介绍说，这花厅，中间三开间，两边有厢房，原来有落地屏风，厅内有面大镜子直到屋顶，这种大镜子在同里镇实属绝无仅有。

听到这里，我就向她了解了叶家的家史。她说着在我的本子上写下了三代人的名字：祖父叶仲甫，父亲叶顺初，兄叶与露、叶与时，本人叶思华。

叶思华老太太，今年 79 岁了，但精神很好，或许也有回到老家的兴奋，她不时地说着；祖父死得早，她未能见过，她父亲没有工作，在家里靠家产度日。叶老太太生下来 10 天后，母亲死了，只得寄居在芦墟外婆家，此地来得不多。他大哥叶与露在东吴大学毕业时，正遇抗日战争爆发，也在家靠家产生活。叶与露的三个儿子，后来都读了大学，大儿子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现在兰州，二儿子西安交通大学毕业，现在西安，三儿子，毕业后分配在杭州。他二哥叶与时原在上海“小吕宋”工作。

这时一位年轻人抱着一个小孩进来了，一介绍，这手上抱着的孩子是叶家第七代孙了，大家很是兴奋，于是，我们与他们全家在茶花前留了影。

叶老太太说，她在外婆家长大，18 岁外婆过世，她就到上海，曾在上海纸币厂工作，后来很少来叶家墙门，50 年代来过一次，至今已经有 40 多年了。就想回老家看看。住户告诉她，现在镇上对古建筑保护很重视，前几天党委严书记还来看

过房子，叶老太很高兴。

坐了不一会，我们与叶老太太一行一起游览了务本堂。先到了船厅，托叶家的福，我终于能进去了。一边走，叶老太一边介绍说，这宅房屋密集，没开挖池堂，建了船厅，就象江湖一样。这船厅果然非同一般。刻意仿效画舫，厅里分隔成五个“船舱”，舱全面用雕花窗棂遮隔，左右船舷是轩，不知谁说了句“如果用竹杆撑搁船舱，俨然似游艇荡漾于湖光波影之中，富有诗情画意”。获得了大家的赞同，退思园有“岸船”，这里有“船厅”正有异曲同工之美。

走出“船厅”到后面走马楼。叶老太说，这是“叶屡顺的房子”。我也来不及问叶屡顺是属叶家哪一辈人。进入砖门，走马楼也就出现在了眼前。走马楼西面两幢房子相连接。叶老太指着南边的房子说，这可是明代建筑。

这务本堂是清代建的，怎么会是明代建筑？我疑惑了。叶家人告诉我，明中期，同里有务本堂，是顾宏的宅屋，不在这里，在成字宇，还有陆宇题额，中有浣松轩、勤本堂，是诸生顾我绮所居，直到乾隆甲子年，有后代顾我钧考上了举人。而现在的务本堂宅地，原为明光禄寺监事顾纲的住处。顾纲的父亲顾宽是顾宏之兄，同为盘窝主人顾昶之子。叶仲甫在清光绪年间买下了顾纲的房子而改建务本堂，建时，见这幢房子还完整，就没有拆掉，在西面建房，二房连接，明清建筑珠联璧合倒也是奇观。

来到了这宅园中唯一的叶氏家庭叶后明先生家，大家坐下，虽然以前未曾相识，但也一见如故，叶家一脉团聚在这里，可谓兴高采烈。说着陈年往事，叶老太说，这大厅就是务本堂，堂上原有“乐善好施”匾额，同来的她表妹插话，听说是李鸿章所题。但叶老太却认为另有其人，可一时未能记起。叶后明先

生说是黎洪元所题。

离开了“务本堂”可我的心还留在那里，因有两个谜未能解开，这名“务本”是沿用顾氏的，还是叶氏自取？这“务本堂”是李鸿章题额还是黎洪元题额，还是搬用陆宇字样？还是另有人题写？恐怕这还得后人去稽考。但是，随着同里镇旅游规划的全面实施，“务本堂”必然的会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新咏楼

《黎里续志》记载：新咏楼在镇作字圩，待诏徐达源所居。随后录了周霁的《过新咏楼即事同秋士竹书作》："楼居咫尺断尘缘，到及新晴二月天。水鹁鸪啼平野树，竹笆篱巢隔溪烟。好诗喜自无心得，小别愁从见面牵。相对莫嫌仍故我，急沽村酒醉花前。"可见这新咏楼是个吟诗、饮酒、赏花、闲情的好地方。

徐达源，字岷江、无际，号山民，别号小峨山人，他由太学候选布政司理问改翰林院待诏。布政使为一省最高行政长官，司理问即布政使下掌推勘刑名的官。翰林院待诏是兼掌制诰、史册、文翰之事，考议制度，评正文书，备皇帝顾问的官员。他为随园弟子，性冲淡，轻仕途。在翰林院任待诏一年后，即回到黎里闭门著述。他工诗、古文，善画墨梅，简老疏古，得杨元笞法，山水小幅亦有独特风格。冯登府曾写有《乞徐山民待诏画梅花山水》诗："能事曾传扬补之，自将淡墨写清姿，春风画里吹难落，不管江城笛一枝。虹亭家世黎花里，待诏风流水石间，更乞写将平远意，江南秋雨郭门山。"

他尚风义、好施与。在黎里，与人合作协建黎里众善堂，重葺徐高士祠，修凌太常祠墓及秦太尉庙。徐高士是明孝廉徐枋，凌太常是明太常寺少卿凌信，秦太尉是宋护明太尉秦乾。

徐达源所居楔湖，宾朋不绝，“斗室之中，多四方之客”。我写黎里八景时就看到了两则有关徐达源的轶事：有个叫叶树牧的，下雪天也去访徐达源，他从徐家回家时，在揽桥被风所阻，写出了“封姨无赖滞行舟，悔别文箫写韵楼。此是家乡非客里，风波也受一宵愁”。也有文人在徐达源家作客后去登中立阁，在中立阁上寻觅徐达源家而吟出了：“眼光到此十分宽，四面窗棂八角盘。贪看故人家一面，负他三面好栏杆。”

徐达源斗室之中诗筒词版流布人间，曾以朋斋投赠，刻有紫藤花馆藏贴，流传海外，日本国人藏之圣庙中。他著有《黎里志》，有善化唐仲冕序；著《吴都甫里人物考》，长乐梁章钜、吴县石韫玉、北京杨承湛及本乡程邦宪、迮鹤寿都有序；《吴郡甫里诗编》有唐仲冕、贺长龄序。他建徐高士祠造徐高士像册，由林则徐、唐仲冕题诗。

新咏楼成了我心中的一个仰慕之地，探访新咏楼也就成了我的夙愿。

5月的一天，我到殷安如先生处，他热情地接待了我。说到新咏楼，他说在写韵楼东西两面有两条弄，都有古建筑，哪里是新咏楼现在还未考证定夺。我说，两面都看看。

先到了西徐家弄，进入一户人家，这里是一幢五开间两厢房的楼房。庭院里有花木，南面沿墙有砖雕门楼，里面住着徐老太太一家人，殷老先生与他们相识，就让我上了楼，房上几小间，房屋结构倒没有破坏，西厢房的旧木窗还散发着古朴之气。殷老先生告诉我，据金松岑先生的学生蔡吉铭说，徐达源原来住在这里。

《黎里志》记载，有“新咏楼之易蔡侯”之句，说明徐家的房子后来买给了蔡家，这蔡家，兄弟二人都是举人，经常与地方文人在新咏楼聚会，还有诗记载。据此说，新咏楼可能在西蔡

家弄。于是，我们走过一条弄堂来到西蔡家弄，这弄与西徐家弄相同，都是100米左右的小弄堂。一进去也是一种幽静、清凉之感。黎里的弄堂着实不少，而且弄堂深处还保存着较完好的清代和民国建筑，仍不失为宝贵的文化遗产，有待于有识志士的开发。

在遐想中我们已经来到了蔡家，殷先生介绍说，这里原叫候桃花馆，是藩掾蔡湘居住的地方，这座旧木房子，原来也是文人雅士吟诗寻乐之处，徐晋镕曾写有《过候桃花馆》诗："候桃花馆月赏筵，忆我前游瞬廿年。倪瓒已空清阒阁，张恁难觅孝廉船。楸枰小劫余残局，玉树多情弄晚妍。今日同来一回首，碧栏红榭故依然。"当然，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当年的繁荣情景，这屋已象一位奄奄一息的老人，进入了风烛残年。然而，风骨还在，豪气尚存，如果给他以血肉，那他仍然能焕发出青春的气息。

无法确定徐达源新咏楼故居有点遗憾，回来查看《黎里志》、《黎里续志》，只说在作字圩。而西徐家弄，西蔡家弄所在原来都叫作字圩。而发现徐达源住处何止一处：

新咏楼，在镇作字圩，徐达源所居

写韵楼，在镇作字圩，徐达源室吴琼仙所居

紫藤花馆，在镇发字圩，徐达源所居

南溪老屋，在镇染字圩，徐达源所居。

这西徐家弄、西蔡家弄正好在写韵楼所在的老医院弄的两边，具体还有待于今后的考证，但有保存价值。如今，开发旅游业已成热点，黎里，这文化古镇也失势于其他乡镇。我看了殷安如先生的《关于发展黎里旅游事业的一点意见》，5000字的建议，7000多字的附件写得很详尽，听说都上报给有关部门，我想，我就拜托殷安如先生再考查这新咏楼所在，我说他

若不能查证，后人就更难了。它会得到有关部门重视的，黎里古镇的进一步开发也会有希望的。

过了一周时间，我的文稿已完成，殷先生打电话来，说他走访了老医生徐景枋先生，据徐先生及其儿子讲，他们现在住的地方，也就是我们去看过的徐家弄里的徐家宅院是徐达源的新咏楼。他约我再去踏勘。

这里是新咏楼，那这“新咏楼之易蔡侯”又是怎么解释呢？一个星期六，我带着这个疑惑又去了次黎里。殷先生与我一起再次去了西徐家弄、老医院弄、西蔡家弄，拜访了徐景枋先生，才恍然大悟。我们原先被一种假象迷惑了。这老医院弄，原来就叫蔡家弄，这新咏楼与写韵楼在一条直线上，而写韵楼院门向西开，从老医院弄出入，这新咏楼院门朝东开从西徐家弄出入。我们就以为这两幢楼在两条弄堂内。这次黎里之行，不仅知道了新咏楼的确切位置，而且对新咏楼的文物价值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徐景枋先生告诉我，这新咏楼园内的砖雕门就是能通往写韵楼的，这门上四个砖刻字是“兰桂俱芳”。徐景枋先生不是徐达源的后代，他祖上从盛泽黄家溪迁居黎里，向姓陈的人家买下了这新咏楼。这新咏楼大厅上原来有一块黎元洪为徐世泽题写的匾额，上有四个大字：“白首完贞”。

回到吴江的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我变成一只鸟，在黎里镇上空遨翔，我逗留在中立阁、禊湖道院、东圣堂，我穿梭在柳亚子故居、徐达源故居、张曜故居、殷明珠故居，我飞翔在状元坊、进士第、写韵楼、端本园、鸿寿堂、青龙桥上空，我荡漾在禊湖御儿溪、鬼头潭……黎里，已挤身于同里、周庄、角直、乌镇、西塘、光福、朱家角……等江南古镇的行列，黎里也成了人们注目的人类文化遗产……

写韵楼

黎里镇黎花街徐家弄有写韵楼，为清代中叶著名女诗人、画家吴琼仙的书斋。

写韵楼原为一楼厅，面积 108 平方米，高爽明亮。厅前为庭院，原有砖雕门楼和花坛，主人吴琼仙，字子佩，号珊珊，平望镇人，幼年在家塾读书，爱好诗文。嫁黎里人徐达源。夫妻感情甚笃，可谓天造地就，曾令时人羡慕不已。陈基《呈珊珊夫人》诗云："公然新妇嫁参军，清福修来海样深。论到新诗开笑口，提将春梦替酸心。解围客避青绫帐，写韵帘垂碧柳阴。好似彩鸾重降世，忍寒扶月夜听琴。"

吴琼仙夫妻相敬如宾，夫唱妇随，曾在当时传为佳话。文学家袁枚在乾隆五十年（1785 年）来徐家小住三天，见其夫妇"天机清妙"，就双双收为徒弟，袁枚《随园诗话》里有如下记载：

"余过黎里，诗人徐山民邀余住在其家三日，率其妻珊珊夫妇双拜为师。二人诗天机清妙，已分别同人集及女弟子集中矣。又见山民寄内云：心随书至，何嫌十里之遥；船载人归，当在一更以后。榻见倡随风致，有刘纲夫妇之思。"

袁枚把徐达源、吴琼仙比作刘刚夫妇，这刘刚夫妇是神话中的人物，晋葛洪《神仙传》有记载，刘刚是上虞令，有道术，妻

子樊夫人，与他同有仙道，二人平坐，冉冉如云气之升，同升天而去。白居易曾有诗句："刘刚有妇仙同得"，可见袁枚认为徐达源夫妇非同凡人。

芦墟文学家郭磐与姚鼐、袁枚最为知己，也很敬佩吴珊珊，他在《樗园消夏录》中，曾有过如下描述：

"吾乡闺秀能诗者宜秋夫人而外，有吴姗姗琼仙、袁柔仙淑芳。珊珊为徐君山民之配，山民刻意为诗，闺房中自相师友，清丽之词入其家《玉台集》中，亦当不愧。柔仙为湘湄笙生之妹，陈君秋史之室，答大雷之书，传谢家之学风，美流发其来有，自与姗姗居近论茗过从，论诗谈艺亦闺中美谈也。"

吴琼仙不仅作诗还能作画。曾自写小影勒之于石。在写韵楼写下了不少诗篇，我曾读过她的莺脰湖词，不仅欣赏了诗韵，而且增添了对莺脰湖的情感："湖光十里碧粼粼，画出江南二月春。逢着桃花侬要问，此中可能避秦人。近水人家先得月，垂杨时节未闻莺。徐忱旧馆分明是，何处东风第一人。"她36岁英年早逝，但她的《写韵楼诗集》却使她的英灵流芳千古。她的《写韵楼诗集》由沈璟作序，我开始很疑惑，沈璟是明代词曲家，"吴江派"领袖，他生的年代应早于吴琼仙，怎么会由他作序呢？后来查了《江苏艺文志》，才知道吴江出过两个沈璟，同名同姓。一个沈璟出生于1553年，卒于1610年，字伯英，号宁庵，唤号聃和，别署词隐生，明吴江松棱人，精研曲律，形成了以其为中心的戏曲创作流派"吴江派"。另一个沈璟出生年月不详，卒于1816年，字树亭，一作树庭，号云巢。清吴江西濛港人。他三上春官不得志，遂设教莺湖，所造就甚众。为吴琼仙《写韵楼诗集》作序的应该是后一个沈璟。

沈璟在序中对吴琼仙的诗作了如下评价："写韵楼诗集不吟绮语，不作壮语，花前月下，泠泠清清，一句一字，皆从肺腑

流出，譬之光音天人，未食地肥积雪，满林明漪见底，有真情存焉者也……。”

写韵楼诗集在吴琼仙逝世后刻印，刻版后，当地名流纷纷提笔为其题咏，为吴琼仙哀鸣：

赵翼：“一卷兰苕点笔成，清才值得被它卿。若非萧史亲传出，谁识秦楼引凤声。醾桃咏絮也清新，未便能惊贺季真。今日麻姑坛下拜，始知世有女仙人……”

杨復吉：“九天咳唾，珠玉随风堕。引凤箫吹锦瑟和，领取绿窗清课。彩鸾写韵家风，闺房秀出江东。何以南州都讲，西河一瓣香供。”

洪亮吉：“人间奇福都曾占，郎是兰成，妾是双成，读书敲诗岁屡更。三生慧业终难昧，写韵前生，用韵今生，尚剩灵根付再生……”

写韵楼上，吴琼仙写出了《写韵楼诗集》，《写韵楼诗集》也使写韵楼成了当地名胜。人们经过这里，就会想到《写韵楼诗集》，想到吴琼仙，于是，也会涌出勃勃诗情。

赵筠《雨后登写韵楼》题了如下诗句：“众绿纳窗里，湿烟浮远村。春酣万家梦，云卫一楼尊。旧句笼纱澹，奇书对酒温。不禁枨触在，鸿雪认前痕。”

郭氏过写韵楼，见壁画兰团扇，怀念吴琼仙而徒发感慨：“含墨空斋有所思，瑶华何处寄相思，露条雨叶江皋路，愁绝烟螺澹扫时。”

现在的写韵楼，已不是当年模样，我随殷安如先生进得庭院，只见一个廊屋式楼厅，里面住着居民。老殷介绍说，门庭上面槅子上原有木雕，但现在已经全部毁坏，原来有半残的漏窗两个，但也只剩一个了。他引我到了东面墙边，只见这漏窗，中间是空荡荡的，不知原来雕有什么人物故事或花鸟动物，然两

边云彩，上下四只蝙蝠倒还在，层次分明。但已如残柳败絮，日晒雨淋，长此以往，恐怕寿命也不会长久了。

望着这遗屋残墙，我感慨万千，当年诗韵缠绕的写韵楼，如今却是这般模样，找不出半点诗意，只有万般的无奈和遗憾。猛然天空中传来一声啼鸟哀鸣，使我心中一颤，是子规？这里这时是不可能有子规的，可能是我的幻觉，然而，我的心底里着实盘旋着子规的哀鸣，是哀叹这写韵楼的败落，还是哀叹吴琼仙的早逝？一种幽远绵缈的愁思萦绕不绝，渐渐地、渐渐地化成了这么两句诗："碧海青天忧渺茫，空楼写韵倍神伤，可能代乞楼头月，重照诗魂返故乡……"

古芬山馆

我们穿过浒泾街鸿寿弄，经过鸿寿堂、洛雅草堂，跨过一条小街，才来到古芬山馆。

弄堂是古镇的特色。盛泽以七十二条半弄堂著称，而黎里的弄堂，更可称吴江之最。我查了1998年市镇里、巷、弄、小道简况表，黎里有记载的弄堂有89条，大部分是暗弄，100米长以上的有9条，最长的达145米。这些弄堂里，藏着不少明、清和民国的古宅。而黎里弄堂鸿寿弄最具特色，一条弄有九进住宅，是“一落九进”式的布局，105米长，充分显示出了对纵深空间序列的极力追求。这串联式纵深布局群组的建筑结构，成了苏州民居的典型，被写进了侯幼彬先生著的《中国建筑美学》一书。

这鸿寿弄里，有鸿寿堂、洛雅草堂。原为清乾隆时工部尚书周元理之从兄周王图的旧宅。共七进，现存五进。

一进弄堂，仿佛进入了一条幽深的隧道。弄堂两面是宅院，上面盖顶，长长的、黑黑的，有一种阴幽的感觉。没走多久，殷安如先生告诉我，来到了鸿寿堂。我驻足定了定神，看到了左边有一木门，门的右边有漏窗，左边有一块牌子，牌上写着：吴江县文物保护单位鸿寿堂、洛雅草堂。

鸿寿堂的门紧闭着，里面无人居住，不能进去，只得听殷

先生介绍，这鸿寿堂是鸿寿弄的第三进，有一平厅，建筑面积171平方米，里面有木头鼓墩，经省文管委鉴定为明代建筑。不能进去，我带着十分遗憾随殷先生继续往里走。

走到第4进，打开木门，来到了洛雅草堂，这洛雅草堂是三开间两厢楼房，建于清嘉庆、道光间，结构基本完整，厢楼是宫式和合窗，中间嵌有花结子。副檐下有廊，有普通的万川挂落。大厅有落地长窗，厅内月梁与柱头节点构件有“梁垫”、“蜂头”、“棹木”、“蒲娃头”。我进庭院观赏、照相，这里面的住户大概见惯了参观，他们只顾干自己的活，并不在乎我们的到来。

走出洛雅草堂，来到了一条小街，跨过小街，又进入了一条小弄，我未注意弄名。拐了一个弯到了古芬山馆。这古芬山馆，是周王图的孙子周逸坡所建。周王图的鸿寿堂、洛雅草堂是市文保单位，黎里志上却没有详细记载，而周逸坡建的古芬山馆倒记得清楚。我读过徐达源的《古芬山馆记》，因而对它的过去的事先有所了解：

周逸坡在祖居后建屋三楹，“左右周列图籍，几案间皆古香古色，无奇巧具，庭广二丈许，杂植花木，垒石齿齿为小山，有台可登眺，有洞可绕经，出后有轩为‘养愚地轩’，北面修竹丛丛，绿蕉扶苏荫墙隅，山雨欲来诸花嫣然，主人坐卧于此，望古怀清芬，时作耕耘钓濑之思，有非尘埃中人所能领其旨趣者。”稍东为“求真是斋”，“自古以来是非真伪之别，判然不淆，亦最冥然难辩，大而天地民物，小而草木虫鱼，虽洪纤不同，实事求是则一样”，周逸坡以此命名有其特殊意义，旨在求真求是。南望一桁皆疏楞，光明洞达，爽豁心目。稍折而往南有稼墨庄，四壁多是名人字画，主人在这里纵览古今碑板墨迹暇辄临池作书，有“纸为良田，笔为锄耒，墨为稼墙”的豪迈之气。古芬山馆庭园内有泉，名叫“沁雪”，“晴日水涓涓滴出，自石罅西

流，老梅下有潭，渊然深不见底，时有游鳞拔刺声，”客人至此，不知水之由来，感到惊奇。又南为读书室，藏书数千卷，主人在此课子讲学，兴致来时吟诗自乐。当时文人曾集古芬山馆饮酒赋诗，殷寿彭有《同人集古芬山馆即席作》诗：“桂花香里一樽开，垒石疏泉傍水限。蒋径喜从三益过，越州新见五径来。客称大户胜杯酒，我愧微名恋草莱。羡杀秋灯摇画舫，又闻打鼓月中回。”

现在的古芬山馆已非从前，一扇木门，就进入一幢楼房的厢房，过厢房是厅堂，厢房与厅堂上都有拱型的檐子。里面住了人家，住屋主人与殷先生相识，就让我们入座。这里住着周家的后代。一对四十左右的夫妇，是周逸城的五世孙，他们见我拿着相机拍照就给我指点，这厅堂的梁上有纱帽翅雕刻，我看到了三对，犹如同里嘉荫堂上的一般。他们说，这厅堂原也有落地长窗，现在已拆下藏在屏风后面。长窗外是廊，廊的外面是格子窗。

这时，从里屋走出了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先生，自称是周逸坡的四世孙周伊生，他看着我们兴致勃勃就说，这屋子是文物，并指点着给我看柱，看梁、看石鼓墩。说着说着，还回到屋里拿出了一包东西，慢慢地打开一看，是一本复印的书《古芬山馆遗书》和一张他父亲的照片与像赞。原来，他父亲在当时也是名流。我翻着书，看着跋、序，听着老者的讲述，才知这书的来历，也有一段不平常的故事。

周逸坡善诗文，工书翰，著有《古芬山馆诗》二卷，《遂生居诗》一卷，都藏在家中，后因战事，家藏图书、碑板散佚殆尽，《古芬山馆诗》亦遗失。后在辛酉年，玄孙周赓唐在外读书，暑期回来，在友人处借得《古芬山馆诗》钞本一册。周赓唐是沈昌眉的学生，生性聪明，喜读书，外文好，结婚后仍去浙江求学。

周逸坡的孙子、周赓唐的父亲周孚先见书后十分喜欢。周孚先是黎里绅士，与柳亚子等人有交往。他得到《古芬山馆诗》如获至宝。民国十一年周赓唐坐船归乡，天热，躺在船头，船过杨家荡时，不幸一个浪头把他冲入荡中，落水身亡。周赓唐的亡故对周孚先打击很大，为了纪念儿子，周孚先就将周赓唐所得的《古芬山馆诗》刻印。民国十二年三月书成，周孚先自己作跋，由金祖泽、王德钟、柳亚子作序。柳亚子在序中，对周赓唐等作了高度评价："赓唐君以龙骧虎变之姿探美锦欧花之秘，尤长数学卓然尽倾其曹，又能匡济为怀，尽瘁国事，奔走讲演孳孳弗倦……"周赓唐死了没有儿子，为继承香火，就在族中领养了周伊生，作为周赓唐的后代。我听了故事，再翻这书，也是爱不释手。

看完书，来到了庭园里，一进庭园，我立即被庭园的景色所吸引了，虽然当年的小山、池塘已没有踪影，但小小的庭园里也是花树成荫，树丛中有几许假山点缀，而最令我惊奇的是园内的一片竹子，这竹子长得茂盛，而且竹杆是方型的，这倒是奇异的竹子，可以称当地一绝。我久久地，久久地，不忍离去。

这鸿寿堂，这洛雅草堂，这古芬山馆组成一条观赏带，也不失为古镇的几个好景点。

殷家老宅

平望镇南河街20号殷家老宅，为殷兆镛侄子殷达泉所建。

我在平望时就听老人说过，镇上有殷凌黄唐四大家族，这殷家名列榜首。后来编《人才史话》查了志书，对殷家，特别对殷兆镛有了了解。

殷兆镛，字序伯，号谱经，吴江平望人，道光十五年中举，二十年成进士，因文学、书法优秀，入选翰林院庶吉士，后直上书房，并主持过湖北、陕西、福建等省乡试和京城会试，任职大理寺少卿，礼部左侍郎。他曾为道光皇帝讲解经书，也得到过紫禁城骑马的荣誉，不少王公贵族做过他的门生。殷兆镛虽为一介文儒，但当英法侵略军肆意践踏中华国土、不少大臣屈辱求和之时，他不畏强夷，力主抗战，受到了中外爱国志士的敬仰。

据史载：清光绪五年（1879年），日本使臣竹添进一来到中国，写信给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想拜谒殷尚书、张太史。书称"夙仰殷尚书、张太史名，欲登龙门，未由介绍，求为代达请谒。"慕名之诚溢于言表。这张太史是张之洞，殷尚书即殷兆镛。

原来在清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焚烧

圆明园。不少大臣主张议和，而殷兆镛抗疏数千言，力排和议。虽最终未被朝廷采纳，但消息传到英国，上疏亦被英人传诵。英国国王钦佩其才其志，命人探访。后得知其为吴江人，便令上海的英军头目到吴江查询。

殷兆镛痛恨清廷软弱无能，曾作悲秋诗以示其志，其中有两句是“靦颜几辈容台议，惭对晶莹月镜痕”。注释道：我国文武大臣同英法两国集视部换和约，英国人用大镜照各官，画了图献给国主。他深为自己的国家遭此耻辱而悲愤，为自己无力扭转议和局面而惭愧。

这次，日本国使慕名而来，总理衙门奏报皇上，获准后，即让张之洞、殷兆镛召见竹添进一。竹添进一对殷兆镛深表敬重，想起当年上疏主战英法联军之事，说：“十多年前在海外读到疏章，感到中国大有人在。你的文章志气为我们诸国敬慕。”

殷宅原在平望东溪河畔。后来在河西街重建。去年，我们《人才》报曾发了殷家后代、南京农业大学殷恭毅教授的《情系东溪河》一文，他对殷家在平望的情景作了如下回忆：

六世祖竹楼公殷焕，于清朝乾隆丙午年（1780 年）从黎里长田乡迁居平望镇东溪河三官桥堍，经营油坊，继为儒商。殷焕是殷兆镛的祖父。竹楼公得周夫人相助，创造经营，恢宏宅第。宅地渐次扩展，自旧时三官桥畔向南延伸至旧苏嘉公路由北转向西的东溪河木桥堍。竹楼公有大埙、垣、增三子，他将三子分立福、禄、寿三房，堂名次第为怀新堂、日新堂、录志堂。殷兆镛就出生在东溪河畔殷宅，他是殷垣的儿子，为殷氏八世。在咸丰庚申十年太平军占领平望，殷家东溪故园被毁。

殷家祖辈避乱时曾将一些财物埋藏地下，劫后从废墟中发掘出来复构新屋。清同治二年战争平息，福记大埙孙葆澄（达泉）与葆冶（安斋）兄弟俩迁至镇中南河西街重建新居，同

治十一年(1872 年)落成，堂匾"怀新堂"由殷兆镛书。

殷恭毅先生的文章发表后，曾引发了原国际大队官倪徜噢先生的一阵感慨。他通过《人才》寄信给殷先生，信中表达了殷殷乡情：

"最近读本年二月份吴江《人才》报，所载尊文《情系东溇河》文情并茂，不仅生动细致，西草荡、石家港、河西街、大运河等等使我回忆当年历历如绘。我一读再读，几乎不忍释手。我家在河西街中木桥北，和你家及凌家仅隔典当、染坊、费御岩家，不是贴邻，也是近邻……"

倪家与殷家还是姻亲，当年，两家都住在平望河西街。于是，两老相约，借苏州大学百周年校庆机会，同游平望。

5 月 20 日，他们来到了平望，在平望镇上寻觅当年的踪迹。已是平望医院的南河西街 14 号和 20 号，是他们的故居，倪家在 14 号，殷家在 20 号。在 20 号殷家老宅前，殷恭毅先生向我介绍了当年殷家的情景，他说，建这屋子的是殷兆镛的侄子，也是他的曾祖父，这沿街的是门厅，里面第一进的大厅即"怀新堂"。他的祖上是书香门第，祖父辈三人，皆学有所成，殷大埙为震泽学生，著有《棣香文稿》；殷垣是国学生；殷增是贡生，著有《孤鸿编诗》四卷、《历代年号考》、《人参谱》、《剪烛闲谈》、辑《松陵诗征》前编续篇，名列《苏州府志》人物传。

殷恭毅先生现是南农大教授，国务院特贴享受者，他在这里度过了童年，他跟嗣祖母生活，他在这里听故事，读书、种花，了解了家史、国史、社会史，他兴致勃勃地说，当年嗣祖母曾请照相馆的人来家中厅北廊摄下一张祖孙两代人的照片，嗣祖母抱着才满周岁的殷恭仁，殷恭宽提着小篮，殷恭毅拎着一本书。这照片至今幸存，如今他们兄弟三人都是门发苍苍，然三人都有成就。宅门已砌砖墙，不能走进去瞻仰，只能在外

面照了相。

殷家老宅的故事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前几天去平望，在黄积苏先生家，我说要看看殷家旧宅，他说，陪你去，里面还有旧楼和砖雕门楼呢。这倒是闻所未闻，我十分惊喜，顾不得下雨天，便与黄积苏先生一起撑着伞欣然前往。

黄先生告诉我，上次，他就陪着殷恭毅先生等人去拍过照。

入平望中医院，向右弯进一个庭园，里面杂乱一片，只有一棵桂花树孤立地生长着。北面是平房，有鹤胫轩，素面月梁的荷包梁两头雕有象鼻花纹。南面四开间是楼房，有雕花门楼，门楼上有四个字，可惜已经破坏，看不清什么字样，黄积苏先生说，上次殷氏兄弟来，也没有识得。

我离开门楼沿着靠西墙的楼梯走上了楼，里面无人居住，四间房，有一间没锁，我推门进去，只见空空如也，但房子的结构尚完好。忽然有一奇想。周庄把沈万三的后代住的沈厅炒得火热，如果这里修饰一新，恢复“怀新堂”原貌，再设个殷兆镛陈列室，也不失为平望的一个景点，定会引起人们的注目。

不久前去南京开会，我特意去南农大找殷恭毅先生打听雕刻门楼上的字，他说很遗憾，无人知道，但他说，他已拜托黄积苏先生，如果将来要拆掉这房子，他愿化钱把这门楼和木雕买下。他一股乡情，一股亲情，一股无奈，我心中也徒然一凉。他想到了不是如何修复而是拆掉。我这才想到他在《螽斯港情怀中》有这么一段话：“一别平望九年，直到抗日战争胜利，1946 年我从四川成都回过平望一次，此后的 1994、1995 年连接两年秋天偕胞弟三人回故乡访亲寻旧，摄下了情幽景美的螽斯港照片一张留念。孰料 1997 年秋季再返故乡观光时，螽斯港已湮没了。改筑道路了。见状不胜唏嘘感慨！我不知地方

当局为振兴新平望的设计规划意向如何，然窃思螽斯港应有存在的价值。疏浚水港与适应拓宽道路便于行驶机动船。双管齐下，似乎不悖的。江南水乡小镇的底蕴与悠远的人文特色，及淡雅的自然景观，宜多加保存，为之增色，有利于环境保护和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发展”。这里交集着殷先生对家乡的百感。兴奋、遗憾、期盼、憧憬，这不仅是殷老，也是每个游子对家乡共同的情怀。

那天到殷先生家已晚上七点了，但一说起殷家老宅，他兴致勃勃，拿出了一张自己画的殷家老宅的平面图，将抗战前的殷宅展示在了我的眼前。他指着平面图说，当时，这殷宅前面是三开间墙门，进砖雕门楼，第一进是一幢二层楼房，楼上当时租给凌家，楼下大厅，就是怀新堂。第二进是中厅。第三进后厅为主人卧室。南面小天井种有腊梅、海棠。后花园是如今平望中学操场所在地，中间有花坛，种有海棠、梅花、碧桃、山茶、玉兰，靠墙有竹林。北边三进边屋，天井里有假山石。这殷家宅院在平望首屈一指。清同治十一年，殷兆镛曾回平望，在怀新堂与殷葆澄相聚。这宅院抗日战争时期被日军司令部占领，后花园成了养马之处，遭到了严重破坏。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殷家后代都离开了平望，这宅院也就逐渐破落，后成了平望中医院。如今只剩下了破旧的门厅、残缺的门楼和摇摇欲坠的怀新堂。说话间，殷先生发出了声声叹息。

告别殷先生，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现在坐在书房里浮想联翩，保护文化遗产和开发旅游业的热潮方兴未艾，或许家乡会给殷恭毅先生一个惊喜的。

周龄老宅

梅堰镇镇志办沈文龙老师来电话说，梅堰进士周龄旧居有砖刻门楼在，于是抽了一个空闲前去探访。

吴江是鱼米之乡，也是人文荟萃的地方。在封建时代，旧时读书求取功名也是吴江人所企求的。地方上考中进士的多寡也反映了当地的文化水准。去年，沈春荣先生送我一本他们编的《吴江札记》，有进士一节，使我了解了科举制度与吴江进士的情况：

科举制度始于隋，形成于唐，到明清而至极盛。学童有塾师的启蒙，经童生试进入正规的县、州、府学习，成为生员，即所称“秀才”。成绩优异者可选送国子监这全国最高学府深造。明清两代每三年举行一次乡试，清制每逢子、午、卯、酉年八月举行乡试。秀才参加了省城举行的乡试，取得名次即为举人。乡试第一名称解元。江南风流才子唐伯虎就是解元。举人进京，首先要参加礼部主持的会试。明清两代每三年举行一次会试。清制每逢辰、戌、丑、未年举行会试。每年遇有登基或皇帝太后大寿开恩科，则正科提前一年举行。会试考取名次者为贡士，意即地方向朝廷进贡的人才。会试第一名称会元。贡士参加殿试合格后称进士。进士名次分三甲：一甲只取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二甲

赐进士出身，第一名称传胪，三甲均赐同进士出身。从进士中挑选文字功底好的进入翰林继续深造，称庶吉士。

据府志、县志、乡镇志记载：吴江进士共有321名，宋代44名，元代3名，明代157名，清代120名。按明清制度，吴江进士中没有出过一名真正的状元。同里的宋淳祐四年甲辰科（1244年）魏汝贤是特奏状元，实是第二名即榜眼。除了魏汝贤，榜眼还有清乾隆五十八癸丑科陈云，探花有宋绍兴十二年壬戌科杨邦弼，淳祐四年甲辰科王南，清康熙五十一年壬辰科潘葆光，传胪有道光二十年庚子科殷寿彭。这些进士中明代周道登仕至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金之俊位达中和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清代沈桂芬位至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都是前朝所称的宰相。吴江还有24名武进士，最有影响的是明万历四十四年丙辰科(1616)的洪祖烈。我写《毛啸岑》一书时查及毛啸岑祖上出过四位进士：明嘉靖的毛衢，三甲七十九名；隆庆的毛图南，三甲二百九十名；万历的毛寿南，三甲一百九十四名，毛以淳，三甲一百零四名。

《吴江札记》列入了全部进士名单和介绍，我翻到184页，找到了周龄的条目：周龄，光绪三年丁丑科（1877年）王仁堪榜，二甲三十九名，字作朋，号鹤亭，一号萼庭，梅堰玉堂村团栾浜（即团圆浜）人，选翰林院庶吉士，十一年任河南乡试主考官。

想不到梅堰还有周龄旧宅，这可能是吴江境内保存下来的唯一的进士府第了，我很有兴趣，但没有查得更多有关周龄的资料，打电话向苏州地方志办公室陈其弟先生询问也没有收获，只期望在梅堰能找得片言只语。

那天，我们一行四人去了梅堰，沈文龙、费建明先生等陪同我们前往，又去小学叫了周老师，周老师是周家后裔，对周

家情况了解更多。

车子到了村口已不能进去，我们下车步行，走了 10 分钟，穿过一个荒草堆，看到一排旧房子，只见并排连接着几间房，西面有三开间，木头格子翻窗，屋脊飞翘，边上一间是柴房，堆满了柴草。我想这就是周龄旧宅了，走进了西边屋里，周老师上来说，这西边房子是后来建的，东边的柴房才是原来的墙门间。顺着周老师的指点，我又进入了柴房，果然是清代建筑格局，里面黑沉沉的，顿生一种隔世之感。

走出柴间，沿着屋墙向北走，来到了一个庭院，只见西北面矗立着一个砖雕门楼。楼顶有三层，雕花清晰，中间有四个大字，我仔细地辩析着，这四个大字是“明德口馨”第三个字已经掉落。这门楼气势宏伟，静静地肃立在那儿，有一股浩然之气。

周老师告诉我这是西大厅的雕花门楼，原来东面还有两个门楼，中间的门楼砖雕比现有的更为精细、宏伟，说着他给我画了一张当年周宅的平面图。原来，这里东西走向有三个门，三个门有三间墙门，向北进去有三个砖雕门楼，走过门楼有三个天井，走过天井中间是正大厅，东西各有两个偏厅，后面才是住宅。

周龄的父亲原来是御医，给皇帝看病的，大厅中间原有光绪皇帝题写的匾额。我以前知道吴江有个御医徐灵胎，想不到这梅堰也有御医。可惜详细资料不及查清。周龄是周老师的曾祖父，周老师曾保存着一份周龄的家谱，现在沈文龙老师处。他又告诉我，周龄出生在东面的宅园里。现在已经拆除，只剩下了一段残墙。我绕过去，在荒草杂树中看到了半堵残墙，孤单单地立在那里，如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摇摇欲坠，我真怕就此倒塌，上前扶了一把，只见墙上竟长了青苔。这墙算是与

周龄直接有关的遗物，我急忙照了相。

回到镇上，沈文龙老师给我一份复印资料，是周龄的家谱，了解了周龄家的世系：高高祖周云章是梅堰周氏一世，为书香门第。曾祖周学良、本生祖周文彬朝议大夫候选同知别一级。祖父周文魁。父亲周丕德。他父亲号墨樵，笃学力行，屡困场屋，著有《墨樵制艺》。妻子陈氏，是奉政大夫、晋赠朝议大夫户部主事加三级、邑生陈嘉漠南崖公女。家谱后还附有周龄考进士的试卷，最后有《赋得露苗烟蕊满山春》诗一首："春意罗浮满，山中药草鲜。灵苗青浥露，嫩蕊细笼烟。颖被零珠压，葩偕暖玉莲。滴从花幄外，飞出茗炉边。秀擢千茎湿，香含一缕旋。逸情商火候，生气盎壶天。景煦探芳路，纵寻饵术仙。曹唐幽兴寄，寄祖擘吟笺"。

人已作古，房已残破，而这诗却将永存。让人们从这诗中，去品味周龄，品味那往昔的历史。

竖头斋匾

芦墟镇东北街有一条弄堂名“竖头斋匾”，据说原是清朝乾隆年间湖南巡抚陆耀的府宅，因府宅悬挂着乾隆皇帝御笔竖题“龙章宠锡”匾额而名。当时，两旁还有一副对联，上联为“修身治国无双士”，下联为“教子传家第一人”。

陆家住宅是清季其后代陆续营建的，据《芦墟镇志》稿文物古迹卷记载，这陆家住宅解放前后，还具备一定规模，临市河有淌水河桥和水阁，骑街楼上滩就是门厅，进入院内，北边是佛堂。正厅“德光堂”，东南方有书房和大片内宅。再往南是花园，东端临后河有更楼等。宅院仪门上方有乾隆皇帝赐给陆耀的“龙章宠锡”四个大字，为蓝底金字匾，匾框四周有浮雕翔龙和卷云。门厅坐东朝南，面向大街，路人抬头即见金匾，久而久之人们就称陆氏住宅为“竖头斋匾”。人们看到“竖头斋匾”，就会想到陆耀。

1998 年 10 月出版的王建中主编的《江苏清官》一书，列了欧阳修、苏轼、海瑞、况钟、归有光等 111 位清官，其中有两位吴江人。

一位是松陵镇人沈珖。这沈珖是明万历年间人，曾迁刑部主事，升郎中，处理滞案，昭雪冤案。经吏部郎中张风翔推荐，出任山东东昌知府，到任后将张凤翔的叔父，谁也不敢碰的张

某治罪。万历四十三年考绩中，沈珑名列第一，擢山东按察副史，负责兖东道。此时兖州旱蝗大灾，又有刘好问、孙可训作乱，僚属均借故不做事。他开仓赈济，擒杀罪魁。捐俸设常平仓，招抚逃荒的百姓回来耕作。他在任上出行不用仪仗，只乘简陋的轿子，在驿站用餐自己付帐。当官20余年，两袖清风，结果连自己子女都养不起，只好寄养在别人家。

另一位就是芦墟陆耀。民间传说，乾隆皇帝南巡路过吴江，微服私访陆耀，问他，有多少家产，他回答有“九当十三车”。乾隆皇帝大惑不解，他从门后拿出九张当票，又指给乾隆看十三部旧纺纱摇车，这使乾隆感叹不已，便赐他御书“龙章宠锡”。因这字是竖写的，所以俗称竖头斋匾。

有关陆耀，我在编《人才史话》时曾专门查过有关他的史料，编过一则《陆耀洁身自律》：

陆耀，字青来、号朗夫，父亲陆璨擅长书法，在北方做过小官，陆耀从小有志于学，乾隆十七年中举，珅恩科明通榜进士，授内阁中书，入军机处，曾出任过山东登州府知府、济南运河道按察使、布政使、湖南巡抚等职。

陆耀为官清廉，经常告诫部下守律，曾手书廉政官箴三则。当时和珅当权，行贿之风盛行。陆耀书道：“燕雀处堂，自谓无患。黄金、白璧来则受纳。独不念天外高而听则卑哉”。他教诲部下，“院司贪，不能令知府不贪；知府贪，不能令州县不贪。诚使上下一心，各矢廉洁，则不言兴利，而利已甚博，不言除害，害已潜消”。

陆耀任湖南巡抚时，曾作诗两句：“能开衡岳千重云，但饮湘江一杯水”。各地督抚都要搜索民间奇珍异宝，进献京城，以取得上司的喜欢，但陆耀不与此种官员为伍，即使对乾隆皇帝亦不过进献几种当地土产而已。对和珅他不拍不媚，从不孝敬

一金一银。据史书记载，有年湖南大旱。总督钮钴禄特升额以阅兵来长沙衙门，陆耀招待尽是蔬肴，并说："此间不雨久矣，祷雨戒屠杀，从是不茹荤"。总督深深为陆耀虔诚求雨解民于倒悬之心感叹："吾日前入境，所至馆舍，酒肉淋漓，奴隶醉饱。而家人莫以告，是吾过也"。随即，连素食也不吃，令人撤去餐具，以表悔改之心。

陆耀身体力行，持节不变。乾隆五十年，湖南复旱，陆耀与当地官民一起抗旱救灾。六月，因带病在酷暑中求神降雨，劳累过度而殁，遗物只有几箱被衣，乾隆皇帝知其忠廉，朱批"可惜"赐祭。

我想寻找乾隆皇帝手书的竖头斋匾"龙章宠赐"。但实物已在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初破"四旧"时被砸毁。现在"竖头斋匾"则成了东北街21号与22号之间的弄堂名。

我跟着芦墟镇志办的顾永翔先生来到了"竖头斋匾"弄，这里并排着四条弄堂。南为"陆家弄"，北为"南陆家弄"，再北为"北陆家弄"，这些弄是否都与陆耀有关不得而知，这"竖头斋匾"弄与其他弄堂亦无区别，我们寻找着陆耀故居的遗迹，在竖头斋匾弄里来回走动着，在弄堂底看到一座楼房比较陈旧，但谁也说不出是否与陆耀有关。回了出来，在弄口2号门牌的人家门口看到一块万川式木栏杆，漏式回纹形状，有几分古气，我站在那里凝视了许久。这时从门内走出一人，与顾先生有几分相识，我们就上前询问这拦板的来历，这一问问对了头。这位先生姓侯，他的外婆家是陆耀的后代，他从小在这里长大，说到陆耀旧宅和竖头斋匾，便热情地向我们讲述开了。

这陆宅原来是这等模样：宅门口有一墙门，进墙门是天井，过天井有一仪门，这仪门是青石大门膛，有很高的门槛。进仪门是一片场地，场地左边是陆家祠堂。过场地是正门，进正

门为横屋，左边有备弄、廊屋、花墙，花墙后是小天井。过横屋进入三开门大厅，大厅左边有一堂，名德光堂，匾额是中国最后一位状元张謇所题。大厅后面还有天井。

侯先生说他亲眼见过这竖头斋匾，匾是长方形的，两边各雕有一条龙，龙攀缠着匾板，上面顶端有一大珠，是双龙戏珠图案。下面有梅花桩。中间是乾隆题写的“龙章宠锡”大字，竖着两排，一排汉文，一排满文。可惜这匾毁于“文革”，侯先生一声长叹。现在唯一的遗物就是刚才我们注视的栏杆了。

我回头再次注视这约 1 米×1.5 米的旧栏杆，有了一种别样的情绪，这，是清朝的遗物，是陆耀古宅的遗物，是可以进博物馆的东西，我急忙打开了相机。

走出弄堂，再一次凝望着这弄堂口“竖头斋匾”四个字，眼前仿佛出现了陆耀的身躯，耳边仿佛响起了陆耀的话语：“利，莫大于阜民之则。害，莫深于夺民之食”。陆耀的人生格言，于今不也有着积极的意义？我们共产党人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么，我们的所为准则就得要一切代表人民的利益，否则，我们还不如封建官僚陆耀，有什么面目面对后人呢？“竖头斋匾”如果能竖起来，这对当今的人们应该也是一种警示。

师俭堂

那天在震泽，徐雪昆先生给我一套介绍震泽的明信片，其中有师俭堂的照片。

以前来震泽，徐先生就曾给我介绍过师检堂，这师俭堂座落在震泽镇宝塔街，建于清同治年间，主人是震泽人，为清礼部郎中。徐家从晚清到民国，传到重孙徐启丞是经营米行的巨商。他还曾带我去看过师俭堂，记得同去的还有许建华、刘延华等人。

师俭堂还未对外开放，住着住户，我记得里面也有玲珑剔透的雕刻物，落地长窗上的花鸟图案惟妙惟肖，而印象最深的是里面有一园子，园子里有假山亭阁，虽然已陈旧破残，然而在吴江境内还是颇有特色的。那天没带相机，后来周建新先生陪我去过一次，可惜园门紧闭，一敲门传出的是一阵狗叫声，十分遗憾，只拍到窗棂门楼而未能拍到假山亭阁。很想找写镇志的李廉深先生了解一下师俭堂的故事，可是他去了上海，于是，写师俭堂也就搁下了。

前几天，周先生打电话来说李先生回到了震泽，带着一种探幽的心情我又到震泽，拜访了李廉深先生。

周先生带我到了梅场街的一个旧宅院，一进院子，我感到这宅园倒也有几分古气，进了李先生的屋才知道，这宅院叫致

德堂，也是市级文保单位，李先生说北面一进雕刻着梅、兰、竹、菊及《西厢记》人物故事，屋面上也有飞檐翘角。里面原有堂匾为清状元陆润庠手笔，南面还曾悬挂过清末翰林钱崇威所书的“松筠小筑”匾额。然而就在不久前，雕刻被当地某部门拆了，我不由一惊，听说有关部门正在处理此事，才有一丝宽慰。但愿它能恢复原状。

李先生见我们到来很是兴奋，滔滔不绝地给我讲起了师俭堂的故事：

这师俭堂建于清同治三年，师俭堂的主人徐氏在震泽镇上是望族，世代经商，积累了一定的家产，在震泽镇上做了不少有影响的事。师俭堂由徐汝福所筑，徐汝福，字寅阶，授礼部郎中。而徐汝福的先祖徐邦闻，字学健，是国学生，轻财好义，道光年间，他在震泽镇上倡建了保赤局和荻塘义塾。这保赤局是收养遗弃的婴儿的场所，道光三年，从三月到五月大雨不止，六月份更是有大冰雹。人死伤无数，河中有从浙江流来的数千具死尸无人认领，道旁有不少被遗弃的婴儿。徐邦闻看到后于心不忍，他说：“天降灾眚生灵荡析，朽骨何辜重遭此劫，诚可怜也”。就与人一起雇人将死尸捞起。在浙江乌程小梅山购地十三亩，建了广善堂义冢，将这些尸体安葬，共计化费银两一千五百多两，三分之一由徐邦闻捐出。他同时借慈云寺的积谷仓，收养了这些婴儿，但后来感到穷困人家的弃儿人数较多，不独灾年，在丰年也有，并且佛寺也非久寄之所。于是禀告县官后，在下字圩建屋若干间，作为育婴之所，把这屋堂称为“保赤”，即有保护赤子之意。婴儿渐渐长大了，徐邦闻认为，养而不教是“禽视而兽息”，于是就办起了荻塘义塾，请了老师，使孤寒童子都能进入了学校。后又置田数百亩，以收租用作日常开支。第二年春天，在塘南建楼屋九楹，附近贫困人家

的子弟愿意求学者都可上学。对学业优秀者外出应试，还提供应试费。

徐邦闻还出资在镇上建筑桥梁，方便于民。震泽镇上的政安桥，俗称张湾桥，明洪武中沈子进重建，清代道光十年徐邦闻与谭琨等再建。众安桥，明成化中邑人周麒建，清代道光十年徐邦闻与杨堃、谭琨、陈德培、程庆余等重建。这桥使震泽人大受益处，有张鼐曾写有《张湾桥晚步》诗："烟霭净天空，芳塘一望中。远峰堆晚翠，飞阁入流虹。网晒榆梢日，帆移柳外风。偶随邻叟语，不觉过桥东"。

徐氏家族仗义疏财，为他人造福留在了震泽的历史上，镇上发生重大事情就少不了徐氏参与。咸丰十年六月，太平军打到了震泽，徐家后代徐汝福从护卫乡里及维护自身利益出发，就组织团勇，招兵买马，购洋枪洋炮，与太平军为敌，还出军饷请来了湖州团总赵忠节，与太平军作战，据说徐汝福由于镇压太平军有力，得到江苏巡抚李鸿章的器重，到上海任了江苏抚恤总局局长，后授安抚礼部郎中。徐氏宅院在咸丰年间毁于战火。江苏抚恤总局从上海迁到苏州后，在同治三年，徐汝福就告假回震泽重建家园，就是现在的师俭堂。

李廉深先生介绍说，重建的师俭堂，坐北向南，三面临水，南临荻塘市河，西接斜桥河。北背藕河，街中建宅，宅中含街，它集河埠、行栈、店铺、街道、厅堂、内宅、花园、下房为一体，东隅锄经园有假山、亭子、船阁、回廊、佛楼……而我印象最深的倒是李先生介绍的二则轶事。

一则是关于堂名。这师俭堂堂名，我们都认为是"崇尚节俭"之意。但李先生说，有一次，镇上有人给他打电话，说费孝通先生问及"师俭堂"的堂名，他也说是"崇尚节俭"。但此事过后不久，李先生在 2001 年 4 月 16 日的《新民晚报》上看到

了一篇文章《匾额诉说几多风云》，介绍了安徽泾县博物馆的"百匾堂"，讲到了该馆有明匾《师俭堂》，是章渡镇"世进士第"的堂匾，这"师"是效法的意思，这"俭"即是东汉的张俭。张俭是当时一位有名的清官，在汉桓帝时，他敢于举报宦者、中常侍侯览的罪恶，请皇上杀侯览。侯览伺机没收了他的章表，使他不能上达。张俭得知后，便捣毁了侯览的第宅，进一步揭发了他的罪状，侯览反诬张俭为"钩党"。当时，党锢之祸盛行，朝廷便搜捕张俭，张只得亡命外逃。过了19年，"党事解"，张俭才得以回乡。后人为纪念张俭的高风亮节，题写了这块《师检堂》匾。李先生曾写了《师俭堂探微》一文，发表在2001年7月27日《吴江日报》上，他在文中说，震泽师俭堂徐氏先祖为西周或春秋时徐戎（族）首领偃王，统辖今淮、泗一带，偃王的后代徐旷，于明季自淮渡江至苏州，十传后始定居震泽，至邦闻已是十四世后裔了。徐氏在明代时定居震泽已有"师俭堂"之名了，震泽"师俭堂"与章渡的"师俭堂"的祖先原籍同出于淮，也许有亲故因缘，堂名典故应同出一意。徐汝福重挂"师俭"匾额也可见他的思想情感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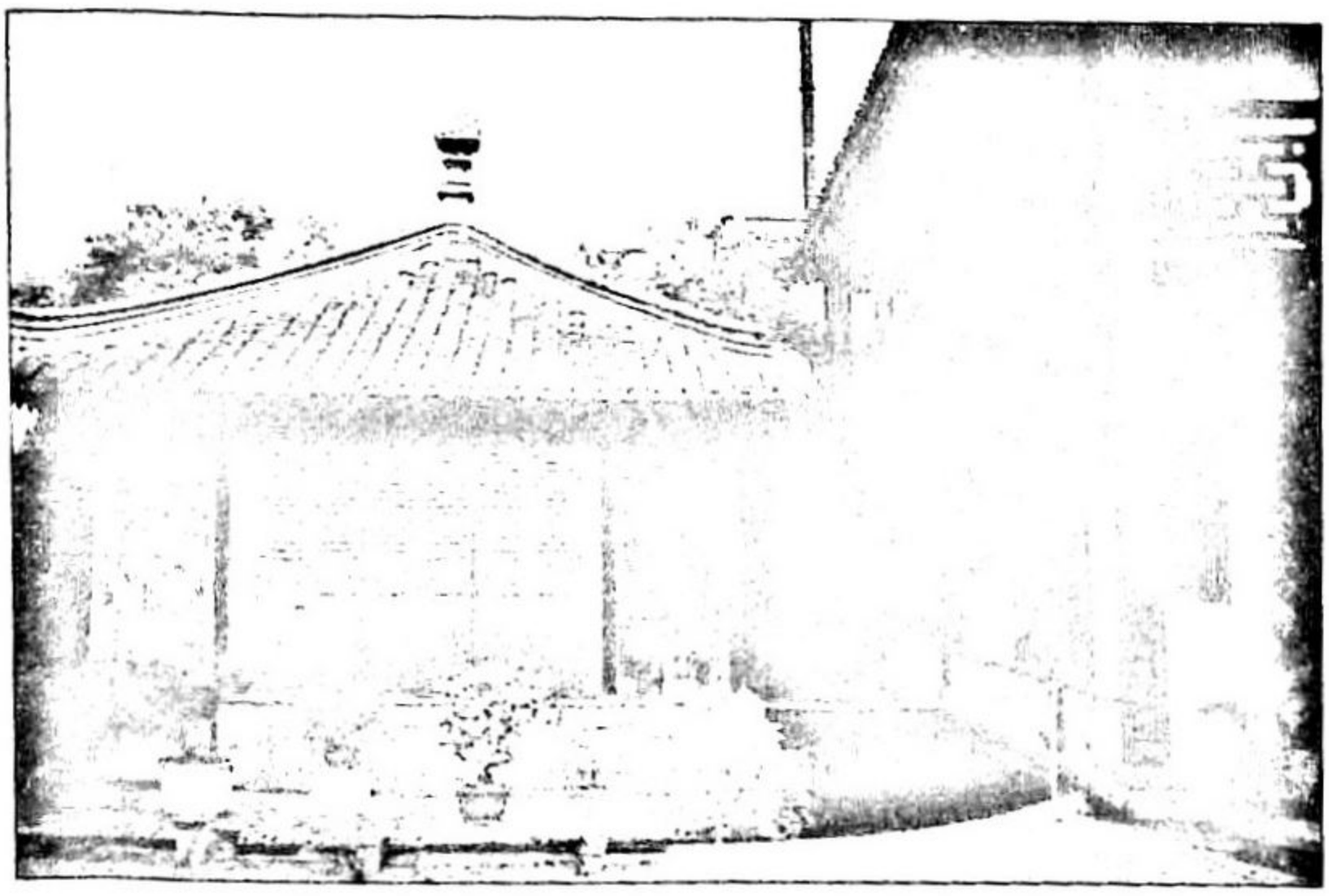
另一则是徐家后人徐启丞与戴季陶的关系。我只知道黎里人金诵盘与戴季陶的关系，这金诵盘与孙中山、蒋介石、戴季陶四人曾结义为兄弟，后金、蒋、戴的四个后辈，由孙中山取名为蒋经国、蒋纬国、金定国、戴安国。没想到这"师俭堂"的徐启丞竟是戴季陶的女婿。徐汝福的孙子徐启丞是个大学生，被戴季陶看中，戴决定将女儿嫁给徐启丞。但后来因徐启丞生了某种疾病使婚姻出现了周折。戴季陶是个官场人物，不能赖婚，就将女儿身边的丫环收为养女嫁给了徐启丞，戴家的嫁妆很丰富，徐启丞迎娶那天，很是有排场。据说在文革后徐家的后人从报上发表的有关蒋纬国的文章中了解到了戴安国的近

况，两家又开始通讯了。

离开了震泽，我还在想着“师俭堂”，想着徐家的故事。据徐雪昆先生说，镇上已有计划要拨款修葺“师俭堂”。“师俭堂”的开发将会使吴江增添一个新的旅游景点，于是，在《思鲈石》一书第二次校样时，补进了这篇文章。

第八辑

故居寻芳



柳亚子故居

柳亚子故居座落在黎里镇中心街13号，是一座典型的清代早期古建筑。柳亚子是在1922年9月、他36岁时迁居此地的。

柳亚子故居，原是清乾隆时工部尚书周元理任直隶总督后另建的新宅，名周赐福堂。据有关专家考证，这座建筑，在太平天国时候，清咸丰十年，太平军攻占黎里曾作为驻军最高将领的府第，因为花边滴水瓦上有“龙凤图案”，正厅落地长窗有“团龙”雕刻，当时，太平军的将领府第如苏州忠王府、常州侍王府檐头的滴水瓦都被改为“龙凤”瓦当。1922年，柳亚子移居此地时的住宅情况，张明观先生在《柳亚子传》中作了详细的描述：

这是一座临街面河的深院大宅，八开间宽，六进深。厅堂楼室气宇轩昂，长窗画梁雕龙绘凤。第一进是门厅，六扇黑漆大门庄严肃穆。第二进茶厅起过庭院，就是第三进大厅，这就是有名的赐福堂，据说乾隆皇帝当年曾赐周元理九个“福”字，周元理衣锦还乡，就把御赐“福”字恭悬厅上。第四厅为生活起居之所，厅前一座精雕砖刻门楼，花鸟水族栩栩如生，上有许汝霖“诒谋燕翼”四字题额。此进楼上为卧室、客房，楼下为花厅、小客堂和夏季卧室。第五进为藏书楼，楼上，东西厢与前楼

相通，构成江南水乡所特有的走马堂楼。厅堂也有砖刻门楼，所雕娇凤采牡丹、狮子滚雪球，中有“天锡纯嘏”四字题额。该楼东、西两头用作箱橱间，其余五间便是藏书之所。楼下为大内厅，大内厅是会客之处。

柳亚子搬进赐福堂后，就将大内厅东一间铺有地板的小室作为书房，取名磨剑室书斋，这磨剑室意取自唐诗人贾岛诗：“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是以刻苦自砺，报效祖国民族自励。一堂精巧雅致的宫窗，将书斋一隔为二，南窗前摆有书桌，坐椅，东墙下有一列书橱。柳亚子在墙上挂起了“磨剑室”题额，题额两旁是副对联：上联“青兕后身辛弃疾。”下联：“红牙今世柳屯田”。此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柳弃疾”。这对联将“柳弃疾”三个字镶嵌其中以效仿抗金名将辛弃疾进行反袁活动。

我曾多次陪人参观柳亚子纪念馆，也曾多次听李海珉先生的讲解，这次我约殷安如先生一起来到柳亚子纪念馆，让他们专门给我讲讲柳亚子先生在这里的故事。

在磨剑室书房前，看了里面陈列的柳亚子先生当年用过的写字台和书橱、书架，看了写字台上安置的孙中山像和文房四宝。然后坐在小客厅里。这平常的小客厅包含着不平常的故事，在这里他们给我讲了柳亚子先生一搬进这赐福堂，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就干了三件在当时产生了强烈影响的大事：

柳亚子搬进赐福堂不久，就开始投身新文化运动。柳亚子在这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与毛啸岑一起创办了《新黎里》报。就在这磨剑室里，柳亚子起草了新黎里报的《发刊词》。《新黎里》报一下子成了宣传新文化的号角。柳亚子在这里做的第二件大事是创办新南社。辛亥革命后，南社已经开始分化，柳亚子作为南社的盟主，在历史转折关头，决定改组并发起成立新

南社，1923 年 10 月 14 日新南社成立大会在上海举行，到 11 月《新南社通讯录》出版，已有社员一百五十三人。到 1924 年 5 月发展到二百十三人。柳亚子在这里做的第三件大事，是成立国民党吴江县党部。1923 年 12 月柳亚子以同盟会老会员资格，由叶楚伧、陈去病介绍加入国民党，不久受上级委派返乡秘密组织地方组织，三个多月时间组成了 5 个区党部 13 个区分部，1924 年 8 月 24 日国民党吴江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盛泽召开，中共党员侯绍裘和邵力子等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县党部，党部设在黎里镇，这是东南地区最早建立的国民党地方组织之一。

柳亚子先生在这里最惊险的一幕，也就是李海珉先生讲得最有声有色“柳亚子复壁避难”。这故事在 1991 年出版《黎里镇志》里亦记载得十分详细：

1927 年“四·一二”事变，国民党反动派在江浙一带大肆屠杀共产党人，风声很紧。5 月 8 日半夜，柳亚子一家人都在熟睡，忽然，申姑母手持烛台，走来告知柳亚子夫妇：外面有不寻常的叩门声。柳亚子夫人郑佩宜立即意识到定是有人来抓柳亚子。她机智镇静，让柳亚子起床穿衣，藏身复壁。还吩咐佣人搬几幢箱子把复壁小门挡住，不露一点痕迹。郑佩宜回到睡房，依旧卧着，叫侍女阿吟睡在旁边。果然，敲门的是国民党士兵，他们打开大门，冲进屋内，指名捉拿柳亚子，他们先抓到一个男仆，可不见柳亚子，于是到处搜查。待士兵到柳亚子夫妇卧室时，柳亚子已藏进复壁。他在复壁中认为此次凶多吉少，就口占绝命词二十八字：“曾无富贵娱杨恽，偏有文章杀祢衡。长啸一声归去也，世间竖子竟成名”。

我曾听李海珉先生解释过这绝命诗：汉代杨恽和三国祢衡都因笔杆子和嘴巴而遭杀身之祸，那杨恽还在世上享受了

人间富贵，亚子先生却并没有此等福份，但杀身之祸的遭遇却一个模样。古语云“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亚子先生长啸一声回了老家，让你小子蒋介石成名去吧！可是，中国的英雄好汉是杀得完的吗，那竖子又怎么成名，想必只能成就恶名与千古骂名。李先生讲这段解释时声色并茂，在我脑海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士兵在宅院里四处搜查也未能找到柳亚子。后来，几个士兵终于在楼下天井角落里找到一个穿长袍的男子，如获至宝高声嚷道：“柳亚子在这儿”。一个为首的士兵问“你是柳亚子？”这是在柳亚子家作客的妹夫凌吉子，他当时吓得艾艾的说不出话来，另一士兵说：“不错，就是他，他是哑子，柳哑子”。北方话“亚”与“哑”同音，这北方士兵这么一说，国民党兵就一拥而上，把凌吉之带走了。这凌姑夫第二天由柳亚子母亲请苏州的舅公费仲深设法营救才被释放。士兵走后，天还未明，柳亚子从复壁中出来，大家默默庆幸他的脱险。他立即打扮成农民模样从后门坐小船一路摇到了上海，几天后便与夫人等东渡去了日本。

有游人到柳亚子纪念馆，李先生总会领着到楼上去看复壁。这复壁是当年周元理所建，为避土匪袭击的密室，在第五进楼上西首箱橱间内，有西厢楼可通前进柳亚子夫妇卧室。箱橱间板壁深褐色靠墙有扇小门。小门开启，里面有个狭小黑暗可以藏身之处，人们站在这房间里，如不注意亦难以发现。想不到周元理自己没派上用场，却救了柳亚子的命。现在，这里挂有柳亚子“绝命诗”镜框，成了柳亚子纪念馆的点睛之处。

柳亚子离开黎里，就又投身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之中，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他是吴江的骄子，是吴江人的骄傲。

柳亚子故居现在是柳亚子纪念馆，这纪念馆于1987年

5月28日正式对外开放。这里成了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了研究柳亚子和南社的基地，我成了省南社研究会会员后，1997年在这里参加了纪念柳亚子诞辰110周年和南社发起90周年、柳亚子纪念馆开馆10周年的纪念活动。那次全国各地的南社社员后人、南社研究者汇集柳亚子纪念馆，就在这会上中国文联常务副主席、中国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会长尹瘦石先生将1945年毛泽东致柳亚子信及词《沁园春·雪》真迹复制件、柳亚子和毛泽东词《沁园春·雪》等真迹复制件，无偿赠给了柳亚子纪念馆。也就在这会后，我与殷安如、张明观、许建华先生专程到吴江宾馆拜访了尹瘦石先生，请他为我们《人才》报题了词“人才——第二希望工程之桥”。这也是我的意外收获。

离开了柳亚子纪念馆。殷安如先生说：柳亚子故居，从周元理建造至今，经过了200多年沧桑，基本保持完整，这在江南尚属少见，中央古建筑研究所的专家特绘制了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作为古建筑的珍贵资料加以收藏。南京博物馆早在50年代初就将第三进正厅前面的砖雕门楼件卸下来，运往博物馆收藏。已故书画家费新我先生曾评论说，其艺术水平超过东山雕刻大楼。但这里面还有个谜，现存砖雕门楼上依稀可以辨认上面刻着“康熙”年号的字样，而周元理建这“赐福堂”是在乾隆中期。这乾隆时代的宅第，怎么有康熙时代的砖雕门楼，这个谜还有待后人去解……

我想，如果这柳亚子纪念馆能得到进一步充实完善，如果在南京博物馆的原砖雕门楼能够归还，如果原周元理私邸的第六进也能修复开放，如果能与柳宅后东侧的端本园等能成为一个旅游群体，使宅园与园林连成一片，这样，这柳亚子故居将更能充分发挥他的历史价值，吸引更多的中外游客……

王绍鏊故居

同里富观街东段，有王氏老宅“留耕堂”。中国民主促进会主要发起人之一、新中国第一任财政部副部长王绍鏊先生早年就生活在这里。

王氏在同里这古老的小镇上也是个望族。相传是明代辅国大臣、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王鏊的后代。王绍鏊出生时，王家已经中落，长辈给他取名绍鏊，意即望他继承先祖王鏊之业。后王绍鏊取字恪成，也是继承先祖文恪公的意思。

王绍鏊的曾祖和祖父都曾当过地方官，而他的父亲却一直不仕，在镇上当了名中医，不幸在王绍鏊四岁时早逝了，遗下绍鏊兄妹二人。王绍鏊的母亲也出身名门，知书达理，治家有方，年轻守寡以后，便把自己全部精力和希望倾注在孩子的身上。就在这“留耕堂”里，王绍鏊听母亲讲苏武使匈奴，讲薛仁贵东征，讲杨家将，讲岳飞、文天祥。后来王绍鏊要出国留学，此时，他已成婚并有女儿，族里长辈兄弟指责他，但他母亲对他大力支持，毅然卖掉了自己的陪嫁田，并又亲自出马，用合会的方式去亲友中筹措，终于使他如愿以偿，考入了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这些，在王绍鏊的心扉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他以后常对人说，母亲是第一个真正的老师。三年后毕业回国，王绍鏊就开始投身革命，他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系在

了一起。

前年，我接受了撰写人物传记《毛啸岑》的任务，于是就大量翻阅了与毛啸岑革命经历相关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对毛啸岑一生影响最大的人物，前期有柳亚子、侯绍裘，后期就是王绍鏊。我从中了解了王绍鏊支持家乡抗日和关心家乡人进步的故事。

王绍鏊早年曾在同里参加金松岑、薛公侠创办的理论研究会，辛亥革命前夕从日本回国，参加了章太炎发起的中华民国联合会，担任交际科主任干事。后倡导走议会政治的道路，南北呼号、联络同志。他曾致力于国家政治改革，组成“少壮派”，竞选当上了议院议员，曾成立新共和党，意在救国救民，却处处碰壁，一事无成。国共合作使他看透了军阀的腐败，王绍鏊热情高涨起来，在中共党员侯绍裘的帮助下，他在家乡秘密组织了“新苏公会”，后又暗中联络“全浙公会”、“全皖公会”组成苏浙皖三省联合会，积极开展反对孙传芳，响应北伐军活动。就在这时，侯绍裘介绍毛啸岑与王绍鏊结识，于是毛啸岑参加了三省联合会和新苏公会的工作。

1936 年初，王绍鏊赴山西策划阎锡山参加抗日阵营，被人告密，在返回途中被国民党中统特务秘密绑架。1937 年 7 月“七·七”事变不久，国民党迫于形势，宣布释放在押“政治犯”，他作为第一批释放者出狱，出狱后，在八路军上海办事处工作，同时，担任中共上海特科外围组织“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会”的领导工作，并利用各种关系收集敌伪情报。

在上海吴江同乡会内，王绍鏊见到了毛啸岑，特别关照毛啸岑，要利用吴江的关系和影响，支持家乡抗日救国工作，毛啸岑首先把沈月箴介绍给王绍鏊，沈月箴见了王绍鏊，就向王绍鏊介绍了家乡的动向，说吴江东部条件比较好，不少青年希

望来上海找共产党。王绍鏊听了沈月箴的介绍感到吴江发展抗日力量的条件很好，就派共产党员“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会”的领导成员李愈秋化名丁秉成带20个同志奔赴吴江协助工作，于是吴江地区的抗日救亡工作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

王绍鏊积极鼓励家乡青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曾在上海创办文治大学的老同盟会员倪羲抱先生在辛亥革命时期和王绍鏊是忘年交，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倪老先生去世，临终前要求王绍鏊照拂子女，王绍鏊找到他的长子倪之璜，开导他投身抗日，不久，倪之璜便参加了武装组织，并受命到程万军部进行工作。随后王绍鏊介绍倪老先生的女儿倪青、次子倪璞以及孙子倪耐安参加革命队伍。

1939年的一天，王绍鏊到毛啸岑家里来，坐下后一声不语，不一会竟失声痛哭起来，原来他获悉了一个不幸的消息，丁秉成的队伍，在吴江七都隐渎村南20里处，突然遭到国民党62师和吴兴县常备队有预谋的包围袭击，丁秉成英勇牺牲了。王绍鏊悲切地讲述着，他不时为自己缺乏经验未对具体领导这支队伍的丁秉成加以更多的帮助而痛悔不已。

1940年毛啸岑到了香港。当时王绍鏊已到香港，在潘汉年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王绍鏊的单身租房离毛啸岑住的地方不远，两人经常交往，毛啸岑希望能再度跟王绍鏊干革命工作。一天，毛啸岑应邀去王绍鏊住所，屋子里已另有一人。王绍鏊介绍，那人叫徐明诚，是共产党情报人员，并说“你想工作的请求，潘汉年同志已经同意，以后由徐明诚同志与你单线联络……”自此毛啸岑就在徐明诚领导下，为共产党做情报工作。为了与杜月笙、吴开先、许世英等人周旋。王绍鏊把毛啸岑带入了杜公馆，以后毛啸岑常去杜家赴宴，潘汉年、王绍鏊、毛啸岑等人的努力对杜月笙的思想产生过一定影响，杜月笙曾对

共产党的抗日力量表示友好，向潘汉年明确表示不让部下妨碍中共的救国活动。

1946年下半年，上海共产党组织根据形势需要，决定创办自己的银行，一则可以为党筹集活动经费，二则可以以此来团结一批中小银行、钱庄中的上层人物，以便将来在公开政治活动中有人出来讲话。王绍鏊又找了毛啸岑，要他出来工作。这以后，毛啸岑就担任了共产党领导的中级信用信托公司的总经理。

1949年12月新中国刚刚成立，王绍鏊已在中央人民政府工作，他还没有忘记关心毛啸岑的成长，与毛啸岑见面后，向毛啸岑讲述了全国的经济形势和新中国的发展前景，同时告诉毛啸岑各民主党派也正以新的姿态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建议毛啸岑参加中国民主建国会，毛啸岑欣然同意，他参加了中国民主建国会，还任了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委员会委员。

王绍鏊帮助关心家乡人进步的事迹，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我们来到同里富观街，瞻仰他的故居。王绍鏊故居即现在的文物陈列室，里面有同里名人展，展柜中有王绍鏊的相片和简历。

看完陈列室，寻找着王绍鏊的居住处。有人告诉我，王绍鏊的居室，在后面的楼内，于是，我们走出大门，从东面弄堂内进去，见得一幢很普通的楼房，现在有居民住着，门关闭着不能进入，我只得对着楼台窗户拍了张照，不无遗憾地走了出来。

出弄堂，陪同我的徐女士介绍说，由于工作需要，王绍鏊在解放后继续以民主人士身份出现，他严守党的纪律，在子女面前也不暴露自己是共产党员的真实身份，以致他在文革中

受到了一连串不幸遭遇。“民主人士”这一称号，在是非颠倒的年代，王绍鏊成了革命的“对象”，直到1981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奋斗不息的忠诚战士王绍鏊同志》的纪念文章，才首次公开了王绍鏊的党员身份。

我看着，听着，想着，王绍鏊长期在“地下”工作，任劳任怨埋头苦干，以党和人民利益的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在贯彻落实“三个代表”的今天，共产党人要继续和发扬的不正是这种精神吗？

陈去病故居

这次去陈去病故居，去了三次才得以进门。5月1日与女儿到同里，来到陈去病故居，“绿玉青瑶馆”大门紧闭。后来，又来过一次，与徐宏慧、王彩凤一起瞻仰了王绍鏊故居、计成故居、费巩故居，但还是未能进陈去病故居，因持钥匙的文化站长去了吴江。第三次从金家坝回来，找到了叶站长才终于进了门。在陈去病故居大门前，望着“陈去病故居”五个大字，我肃然起敬：

对陈去病先生，我是仰慕许久了，当年曾经有写作《辛亥风云人物陈去病》的想法，后来因种种原因而未成，1999年南社成立90周年，省南社研究会举办纪念活动，柳光辽先生约稿，于是我与殷安如先生合作写了《陈去病年谱简编》，为写作年谱简编，走近了陈去病，也了解了陈去病。

陈去病一生轰轰烈烈，转战南北，但这同里故居，是他的血地、是他的革命阵地、也是他的避风港……

1874年8月12日，陈去病生于苏州娄门内平江路庆林桥旅次，因名庆林，后改名去病。先世因避元末战乱，自浙江兰溪迁于吴。清中叶，陈家一支由周庄迁青浦后又置产吴江同里。从祖父起入吴江籍。先生为遗腹子，倪太夫人就医吴市，诞生于娄门，旋返同里。

童年时，陈去病先生在这里，倪太夫人设塾延师教读，并纳戚族子北以伴读。还取《史记》、《汉书》双书所载忠孝节义，明体达用及近世、经世文篇且诵且教。

青年时，在这里，他与金松岑、荣冶民等组织雪耻学会，竭力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参加者有柳亚子的父亲柳念曾等四十人。在这里，他开始网罗乡邦文献，始编纂《松陵文集》，第二年始编《笠泽词征》，以后在地方文史资料收集整理上一发不可收。

中年时，他在这里，意取白居易《浩歌行》筑浩歌堂。他约柳亚子等人泛舟分湖、雅集西塘西园，唱和周庄迷楼，陶醉于古迹与诗文之中。

晚年时，他出入酒茶坊与故旧老乡闲话桑麻。发起秀餐会邀约里中秀才同赏牡丹。他在范烟桥编的《珊瑚》杂志上开辟了“浩歌堂近谭”，发表了《孙总理家世表》、《癸丑革命史料》、《巢南轶诗》等。

陈去病故居，面街临河，照墙高耸。叶先生引我们进了门，他介绍说，这陈去病故居，占地二亩二分半，共有房屋四十二间，大门西面，原有楣额“孝友旧业”。一进门遇见一位老妇，叶先生忙介绍说，这是陈去病先生的女儿……陈女士见我们来很高兴，迎上来向我们介绍，她指着大门说：这里原有半亭，人都是从左边弄堂出进，我回头一看，在大门上面还有亭子屋檐的影子。

看到陈女士，我就想起了去年来陈去病故居的情景：去年我到同里参加了“陈去病故居捐赠仪式”。陈去病故居为陈家私宅。1995 年被列入省文保单位。9 月 19 日，陈去病的儿子陈达力、陈瑾及亲属，将这故居捐给了同里镇政府。政府领导向陈达力、陈瑾发了证书。市领导周留生、舒亚丁、姚海兴等人也

参加了捐赠仪式。捐赠仪式后，参观了陈去病故居，当时人多，我随着人群走马观花，浩歌堂、百尺楼、绿玉青瑶馆……。瞻仰了故居，但对故居的故事却不甚了解。真正对陈去病故居的了解，是这次来故居前，专门看了殷安如先生的《浩歌堂与绿玉青瑶馆考》：

南社社员、著名词曲家吴梅曾作《陈佩忍先生五十寿言》叙，叙文称："陈子家同里，距县治十里，春雨桑柘，秋水鱼虾，俨然得村居之趣。近方葺治老屋，颜其堂曰"浩歌"，将以追其乡之先哲沈宁庵、顾道行之余韵"。可见浩歌堂乃以旧屋为基础，新筑未久，金世德《陈去病年谱》有年代可稽；民国九年，庚申，公元一九二０年，先生四十七岁，返里筑浩歌堂，意取香山《浩歌行》，时香山作此年四十七，先生适与之同，作诗记之，兹录其诗并叙，以及自撰之两副对联如下：叙云："茅舍初成，适阅香山《浩歌行》，欣然有会，因取以名命吾堂"。诗曰："摧枯拉朽事寻常，易位移方尽向阳。苟美苟完粗自在，一花一木任裁量。香山诗味醰醰咏，杜老秋怀淡淡忘。正好齐年四十七，兰楣和署浩歌堂"。浩歌堂落成后，先生自撰联语二："平生服膺明季三儒，沧海归来，信手抄成正气集。中年有契香山一老，白头老去，新居营就浩歌堂"。其二："其人以骠骑将军为名，垂虹亭长为号。所居有绿玉青瑶之馆，淡泊宁静之所"。此两联为先生之自我写照。陈去病最服膺的有三大儒：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也因敬汉骠骑将军霍去病而更名去病，恋吴江垂虹桥而号垂虹亭长，取白居易《浩歌行》意而筑浩歌堂。

绿玉青瑶馆之名，最早见于1919年，金世德《陈去病年谱》有如下记述："民国八年，己未，一九一九年，先生四十六岁，作绿玉青瑶馆图卷，题者遍海内，夹注云：倪云林晚年遁迹吴江之同里，绘《叶湖别墅图》以见志，所居在叶泽湖边倪家

汇。先生母夫人即云林逋胤也，因绘《绿玉青瑶馆图》即取云林旧句，一慕高士之风，一志乃母之节”。是年，为南社友高吹万《题寒隐图》，亦有句提及摹成此图，夹注亦类似，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为此图是否系先生所作，一为先生老屋是否原有《绿玉青瑶》之馆。虽然先生于 1920 年浩歌堂落成时曾自有联：“所居有绿玉青瑶之馆”但找金世德所撰年谱和陈绵祥《先考佩忍府行略》，都说绿玉青瑶之馆建于 1932 年，此谜至今无有人解。

我们走进大门，在南侧看到一月洞门，楣额“绿玉青瑶馆，”，叶先生说这五个字原为近代书法家、里人杨天骥书，殷于文刻。1994 年钱仲联教授重书。进门，就见一幢砖木结构的楼房，楼房共十三间、五楼五底两厢房，叶先生介绍，这一式落地长窗的楼下中三间是厅堂，两侧有屏门相隔厢房。北厢及楼，为陈去病书房及卧室，南厢房二层为一西式楼台，我独自走上梯，看楼上空荡荡的，只有我的脚步声在空中回荡。

走出绿玉青瑶馆，可见“百尺楼”，对这“百尺楼”，我以前了解甚少，徐宏慧向我介绍：百尺楼的楼名见《三国志·魏·陈登传》“犹言高楼”，又出秦湛《卜算子》词“极目烟中百尺楼”而名，这百尺楼是陈去病藏书和写作之处，他在此编了《百尺楼丛书》，以前还有他自撰的楹联一副：“百尺楼高兴正酣，元龙笔气冠江南”，可谓豪气十足。

百尺楼前，院落以花墙为隔，墙那边有一庭院筑有花坛，有一颗高大的黄杨已有 50 多年树龄。这就是浩歌堂的座落处。我到了浩歌堂，可不是我想象中的浩歌堂，这浩歌堂面阔三间，有落地长窗，却相当破旧，完全看不出当年陈去病浩歌堂的豪气、霸气。要不是徐女士的介绍，我真不敢相信，这一排不起眼的平屋竟是“浩歌堂”，她说，浩歌堂中，原是挂“浩歌

堂”横额以及孙中山先生为褒扬陈去病母亲倪太夫人“鞠看教诲以致于成”而亲笔题额“女宗共仰”匾，抱柱就是陈去病自己撰写的一副楹联。

这陈去病故居，由于年久失修，至90年代初已破败不堪，1993年市管会、文化局与同里镇政府，进行了维修。修复面积几乎涉及绿玉青瑶馆的每个角落。

我了解了绿玉青瑶馆修复情况，然而对殷安如先生提出的绿玉青瑶馆起源之谜却还是未能破解，然不管怎样，这次瞻仰陈去病故居，使我的心境有了进一步的开拓，离开故居，在我心中回荡的还是那副对联：

“其人以骠骑将军为名，垂虹亭长为号；所居有绿玉青瑶之馆，淡泊宁静之所”。

费巩故居

在教师进修学校资料室借到正棠、玉如合写的《费巩传》一书，才知道爱国民主人士费巩教授是吴江同里人。

翻开第一页，就见到陆定一的题辞："向费巩烈士致敬"。第二页，见到费巩夫人袁慧泉作的中国画《出污泥而不染》，复旦大学苏步青的挽联："香曾灯火下风雨几黄昏护学偏忘己临危独忆君，沉冤终已雪遗恨定长存恩德属于党泪沾碑上文"。第三页上是当年延安《解放日报》和重庆《新华日报》等报刊登载有关费巩失踪的消息、报道和费巩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部分著作照片，第四页上是费巩烈士纪念会会场一角的照片。后面三页是费巩的照片和手迹。我翻阅着这本十五万字的册子，不时地被费巩的事迹所感动，有几则故事，我至今难忘。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对中国东北的进攻，蒋介石为了集中全力进行内战，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了"绝对不抵抗"的政策，以至日本侵略者在短短的两个月之内占领了东北全境，使东北三千万同胞、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沦入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之下。费巩当时刚从牛津大学政治科毕业，踌躇满志欲改革中国的腐朽政治，却闻听了这丧权辱国的消息。看到海面上横行的膏药旗，他的义愤填膺，把唯一的西装抛入大海，自此正式把自己的名字费福熊改名为费

巩。

1935年费巩应邀在浙江大学任教，兼任注册课主任。当时的浙大校长郭任远是他的复旦校友，郭任远在学校实行法西斯教育。为了清除进步学生，要注册课主任发信，以成绩不及格为由开除学生学籍。夏天，郭任远要费巩开除十余名学生，其中有胡乔木。开除胡乔木，主要是政治原因，因为胡乔木曾出过一期壁报，题名《沙泉》，内中用了当时上海英文左翼刊物《中国论坛》刊登的一幅苏联青年的照片，而开除的表面理由是学习成绩不及格。费巩是注册课主任，他知道学生的考试成绩，胡乔木的成绩明明有八十多分，怎能改为不及格，于是他与郭任远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公开揭露了这件事。

1940年7月，浙江大学把极其反动的训导长姜琦赶下了台，浙大一时无训导长。竺可桢校长深知费巩最孚众望，“三顾茅庐”请他出任。不少熟悉的朋友、同事也劝他出来，学生的代表更是几次找他，欢迎他出任。费巩思想很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出来干事，明明要冒风险。但从学校学生的利益考虑，训导一职也不能长久空缺，他思考了两周时间，以不参加国民党和不领训导长薪俸为条件，同意就职。8月10日学校送来聘书，聘为训导长及主任导师，无期限、无薪给。

1943年春，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鼓吹法西斯主义，诬蔑共产主义，叫嚣要在两年内决定中国之命运，准备兵分几路，闪击延安，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力量。费巩对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极端憎恨，他不顾白色恐怖，以大无畏的精神公开发表演讲和撰写文章抨击朝政，《实行宪政应有之准备》、《论治权与政权之分配》、《吾国有政制与民主政治》、《王之反对党》、《政治风气之转移》等。在《宪政》、《东方杂志》、《民宪法》、《思想与时代》、《大公报》上发表。文章对国

民党蒋介石法西斯独裁政治进行大胆地抨击，并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自己对现实的看法。

1941 年 3 月，费巩在重庆托人买到了去北碚的轮船票，准备去复旦大学，3 月 5 日凌晨，由邵全声陪着到千厮门码头。到达码头时，通向轮船的浮桥靠岸一端的木栅门尚未打开。为早起上船，易于找到座位，费巩叫邵全声把寄放在附近屯船仓库的行李搬来。邵全声离开了，谁知由一国民党特务上来哄骗费巩离开码头，当费巩一离开码头，一群特务便蜂拥而上，死拖活拉把费巩推上囚车。疾驶而去。费巩被押在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而后即关进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的特别监狱。费巩关押于此，天天痛骂反动派，骂声传出牢外，特务们软硬兼施，灭绝人性地施毒刑也无济于事。蒋介石下达了极其机密、极其迅速地把费巩“毁尸灭迹”的密令。在杨家山附近有一个“化学池”里面注满了强烈的硝镪水，特务们把费巩残酷地杀害之后，为着灭迹，竟惨绝人寰地将尸身丢入硝镪水池里“化”掉了。

费巩教授对革命忠心耿耿，党和人民对费巩教授也非常关怀。1946 年中共代表团在要求释放政治犯的名单中，把费巩与张学良、杨虎成将军、叶挺将军和廖承志同志列在一起。解放后，华东军政委员会对费巩家属给予了特殊的照顾和破例的生活补助。粉碎“四人帮”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又追认费巩为革命烈士。

费巩的故事不时地在我脑海里回萦，但费巩的故居却一直未能去过，那天，我特意去同里找徐宏慧，要她带我去费巩故居。

到鱼行街，过串心弄往东去，147 号是同里浴室。徐宏慧告诉我，费巩故居就在这里。

见一古老的墙门，进门是三开间的楼房，这楼房门顶有木雕，雕着龙一类的东西，二层楼的满天星的木窗尚完好，下面的裙板已退色，看上去十分陈旧。屋左边有一小门，门上是廊式建筑，有垂莲柱。门开着，里面一小间有一方桌，桌子后面是一楼梯，我喊了几声见无人应答，为了能全面观赏到费巩故居，就冒昧地进去并上了楼梯，见楼上有三间房，结构尚完好。这时，从右边屋里走出一位老人。他刚在睡午觉，我忙表示了谦意。听说来看费巩旧屋，他热情地招呼我坐下，说这三间不是费巩家正厅，正厅有七楼七底，是里面一幢。

我下得楼来，出门往里面走，这七楼七底的房子已经修建过，不象古建筑，中间是过道，东面有一个门，我探头见里面有楼梯，正想进去，就被一人喝住了，这楼上是女子浴室，我只得在楼梯口拍了照而退出。到了门口，碰上了一位姓戴的老人，谈到费巩故居，他说，他 1964 年来这里，原来里面还有园子，园子内有荷花池，70 年代挖防空洞，曾挖出荷花池的形子，现在这石库门的石阶还是原先之物，我忙问，费巩当年住在哪屋。

“费巩并不出生这里，这里是费巩的祖居，费巩实际出生在苏州。”徐宏慧告诉我，“费巩的祖父已从同里搬到了苏州，居苏州长庆里，俗称混堂弄。”我这才了解了费巩的家史，费巩的曾祖父费元镕，为休宁训导，祖父费延溎，清同治乙丑进士，督学河南，盛年引退，与同乡吴望云、昆山朱研生有“吴中三高士”之称。

费巩并非出生这里，但这里称“费巩故居”却在介绍同里的书籍中赫然有记。我开始不理解，但细细思考也就猛然有悟，费巩是同里人的后代，血管里流的是同里人的血。浙江大学校园内建成了“费巩亭”，立了“费巩碑”，对费巩烈士永久的

纪念。同里人敬仰费巩，有了这个费巩故居，这里也就为同里增添了一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人们来到这里缅怀先烈，将会使同里人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

严宝礼故居

严建新、徐宏慧两人把我领到了同里环翠山庄，他们告诉我这里是严宝礼的故居。

我最早是从风物丛书《吴江》收录的汤海山先生的《严宝礼初创文汇报》一文中知道严宝礼的。严宝礼是吴江同里人，就读于上海南洋公学，20岁时辍学到铁路局工作。我国有两张《文汇报》，上海《文汇报》和香港《文汇报》，这两张报纸都凝聚了严宝礼的毕生心血。后来我在苏州古旧书店购得一本书，是有关《文汇报》的，书名《从风雨中走来》，是《文汇报》报史研究室为纪念《文汇报》创刊55周年而编，其中都是老同志的回忆录，有徐铸成、余得翔、毕志奋、宦乡等，他们都是当年严宝礼的办报同仁。

徐铸成的《文汇报的诞生》一文，对严宝礼在创办《文汇报》的事迹作了详细的描述：

1938年在上海南京路有一家新新公司，是旧上海的四大百货公司之一，新新公司有附设的新新旅馆，这旅馆313号，被一“俱乐部”包租了，这“俱乐部”的主要人员就是以严宝礼为中心的一批京沪（南京、上海）、沪杭（上海、杭州）铁路局的中级职员。

严宝礼在铁路局任会计稽核，又集资开办了一个交通广

告公司，主要经营路牌广告，也代办报纸的广告。因此，他和若干大小报馆的人员有关系，如新闻报的严独鹤、徐耻痕以及社会日报的胡雄飞等也都被吸收进了这个“俱乐部”。

“八·一三”抗战爆发不久，路局遣散了绝大部分职工，严宝礼等拿到从千余元到几千元不等的遣散费，拿到这笔钱干什么呢？他们在“俱乐部”里议论开了。严宝礼一向被称为“智多星”，他想出个注意，说租界已发生粮食恐慌，而他的家乡吴江是盛产大米的，他自告奋勇，愿意冒险去采办。于是有的出1000元，有的出500元，集资了1万元。但正当严宝礼准备动身的时候，敌军侵占了沪西和南市，并宣布粮食禁运。他们的计划落空了。怎么办？胡雄飞、徐耻痕等提出，“目前好几家报馆停刊了，而上海市民十分关心抗战，如果以这钱办一张报纸，不愁没有销路”，大多数人赞成其议，主张立即着手，也有胆小的或认为是冒险或认为无利可图，借口退出，有的则缩回去一部分，结果实际集资约7000元，这就是《文汇报》的开办费。

要刊载抗战新闻，避免日方检查，就必须挂洋商招牌。恰好“俱乐部”成员中，有个叫方伯奋的，是跑马厅的职员，便找到了跑马厅的英国人克明。不久筹组了董事会，并根据英国公司法，向上海英国总领事馆立案。董事会由克明任董事长，其中有5名英国董事，5名中国董事，严宝礼为中国董事之一，然后组成报社班子，严宝礼任经理，胡雄飞任协理兼广告科主任，徐耻痕任编辑秘书。

报社聘请徐铸成任主笔，执掌全部编辑工作。1938年1月25日，上海《文汇报》正式创刊，发表的第一篇社论为《松沪之战六周年纪念》。缅怀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战，希望读者学习他们的爱国精神。进步作家柯灵为副刊编辑，创刊初期的《文

会》刊载了从延安和敌后寄来的书简和上海一些进步作家的文章、小品。《文汇报》创刊后，得到了上海市民的欢迎，但被敌伪当局视作眼中钉。2月初，上海纷传敌人将在南京筹备组织伪政府，温完尧、梁鸿志等跃跃欲试。2月18日《文汇报》刊登了一篇《告若干上海人》，对那些民族败类作最后的警告。2月10日，报社的人员正在聚精会神地工作，突然，从大门口窜进一个年约30岁左右、穿蓝布衫裤的汉子，只见他拿出一颗木柄手榴弹往里掷，“轰”地一声，顿时一片烟雾腾腾，四周的玻璃窗全被震碎，写字台被毁坏，顶上的天花板吊灯也都掉了下来，营业员陈桐轩殉职，广告员毕祉芬、萧岫卿被炸伤。

发生了这情况，报社面临严峻的考验，社论要不要继续写？储玉坤打电话给严宝礼，严宝礼斩钉截铁地嘱咐，务必照样写下去。2月11日，副刊《文会》改为《世纪风》，开始连载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行进》。

以后《文汇报》编辑部恐怖事情接连发生，一次收到一个热水瓶盒子里面装着血淋淋的手臂，又一次，有人送来一筐水果，里面所有苹果和桔子都有注射了毒药，还有一次，敌伪买通了一个印刷工人，把一枚小炸弹带进机器房，差一点将印刷机炸毁，在频频威胁下，严宝礼坚持抗日立场，不改初衷。3月15日，发表社论《西北大战之展望》，热情歌颂了八路军，“陕北现为八路军之中心，人民经两年之余严格训练，抗日思想最为浓厚。武装民众，遍地皆是。彼等已厉兵秣马，准备保卫故土，献身祖国。八路军的主力，现集中于陕西边境者无虑20万，经多年之苦斗，万里之长征。耐劳苦，守纪律，有浓厚之政治意识，高远之政治理想，每一个士兵，均能成为一个作战单位……”最后则指出：“西北为中华民族发祥地，数千年来，屡摧强敌，驱逐胡虏，保卫中原。今日中国男儿，又跃马横戈于西

北疆场矣！”

下半年，《文汇报》出版了晚刊，12 月 1 日的创刊号连载了《鲁迅先生日记》。《灯塔》副刊，还刊登过一幅讽刺画，画面上有一人正在饮酒，桌上放着两只横行的螃蟹，饮酒人一手举杯，一手拿起一只螃蟹，标题是“横行者已到了末日”，读者看了都会会心一笑。

从徐铸成的回忆中，我了解了严宝礼，了解了严宝礼创办的《文汇报》在当时上海滩的影响。如今到了严宝礼的故居，我深深为同里感到兴奋和骄傲。

进门就见庭院里树木郁郁葱葱，一棵石榴、一棵桂花特别高大，把一栋楼房遮得严严密密。我绕过树丛，见有一座小石桥，桥栏攀满了藤蔓，远远望去仿佛是座墨绿色的小山岗。小桥对面是石船舫。船舫有船厅，船厅成正方形，四面都有落地长窗明亮透风。船舫的四周环有荷花池，南北都有小桥连接，但水流不畅，池水绿荫荫的。我们经过小桥走上石舫，“船头”面东，“船头”上有一石条，象栏杆，人又可坐在上面歇息观景，在这里，凝望环池而筑的假山和绿树，静听水流潺潺、鸟鸣阵阵，别有一番风情。我想当年，严宝礼与文朋诗友在这里饮酒品茶、吟诗作画、谈笑风生，也可称得上是神仙过的日子。

徐宏慧告诉我，严宝礼故居，原为清同治中叶同里画家严友兰所建，又称严家花园，占地约 5 亩。这园中原广植翠竹花木，有环翠之意而得名。此地原宅院以荷花池为中心，池周除了现在能看到的假山、四面厅外，还有八角亭、梅花馆、观梅台、花厅、绿云小憩、曲桥……说话间，我们又经过了一座小桥，进入了一栋两层楼的楼房，楼房看上去是重修过的，屋脊上飞檐高翘，楼下南北有落地长窗，东西有八边形的大窗户。屋子里面堆着杂物，窗上有积尘，看来是已长时间没有使用

了。东面的假山紧靠屋子，走出屋廊就可进入假山，我沿着石级盘旋而上，来到了二楼，楼上有朱红凭栏，楼道能四面环通。落地长窗、大窗户，格局与楼下一样，站在楼台上，可以把四周景色尽收眼底：青翠碧绿的荷花池、玲珑精巧的太湖石、枝叶如伞的大树。特别是那棵高大的石榴树，火红的石榴，如一只只小灯笼挂在绿叶丛中，显示着硕果累累、生机勃勃。不由想到了严宝礼办报的累累硕果，这《文汇报》至今成了上海的大报成了中国新闻界的一支劲旅。

环翠山庄里走出了严宝礼，使我不得不对这小庄园肃然起敬。我想起了《从风雨中走来》一书，想起了范长江对严宝礼的评价："办报能手"。严宝礼办报，有他的热情，有他的执着，有他的胆识。1938 年 1 月他与同仁创办了上海《文汇报》。1948 年 9 月他又与同仁创办了香港《文汇报》。1949 年 6 月他又与同仁复刊了解放后的上海《文汇报》。严宝礼的名字，与《文汇报》共存，留在了报业发展的历史上，留在了上海、香港的历史上，当然也永远留在了同里的的环翠山庄，载入了千年古镇的史册。

计成故居

在同里镇，出耕乐堂，过会川桥，可以看到一幢石库门的二层楼房，门上有砖雕，房屋的墙壁已很陈旧，处处斑驳。门口有一块牌子，写着：计成故居。

计成是我国明代造园专家，字无否，自号否道人。我国园林发展史记载：对园林艺术理论贡献最大的是明末计成。计成从小喜爱绘画并有很广的游历经验，中年以后开始从事造园，他以毕生精力撰写了《园冶》一书，成为我国园林艺术的经典。书中，作者明确指出了“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艺术目的论，并指出造园必须“巧于因借，精在体宜”这两点作为主要线索，全书分章论述了园林艺术总的规划布局，园址选择，掇山和借景等设计原则，同时，还对建筑的“立基”、“柱杆”、“铺地”、“叠石”等具体的处理方法进行了综述。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园林艺术进行的全面、系统的理论总结。

计成的造园艺术成就，计成的《园冶》一书都有着一段不平常的经历。我从陈植教授注释的《园冶注释》中，了解不少计成造园的故事。

计成字无否，自号否道人，幼年聪明毓秀，性喜山水风光，园林名胜，爱作诗作画。所画有五代山水名家关仝、荆浩的笔意，作画时，常常取法他们。他常游历在外，北京、湖南、湖北、

江南……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计成常在常州、南京、仪征一带访游山石，中年定居镇江。镇江四周山水风景甚佳，有一次，他游历之时，看到有几个人把形状奇巧的山石，布置在竹木之间，叠成假山，觉得不伦不类，毫无景致，便不禁失声发笑。有人问“为什么笑”？他说：“听说有‘真’的就有‘假’的，为什么不模仿真山的形态，假要假的象。”旁人以为他出大话，叫他当场试试。计成二话没说，手起石落，几下堆叠，一座有嶙峋之势的壁山即刻而成，众人叹服不已。见到的人都说：“居然像一座好山”。自此以后，计成“叠山”的名声遍布镇江。

就在这时，在武进有位吴又予，是万历进士，原来做过江西布政使，他在城东得到一块面积十五亩的基地，是元代温国罕达的旧园。吴又予闻得计成名声，就找到计成，对他说：“其中用地十亩建筑住宅，其余五亩可仿效宋温国公司马光在河南洛阳所筑独乐园的遗制造个园林。”计成答应了，他观察了这块基地，见形势很高，水源纵深，还有乔木高耸，上干直冲云霄，虬枝低垂，下拂地面，就谈了自己的想法：“在这里建造园林，不但要叠石更高，还应该挖土更深，配合着古树上上下下地高据在山腰，就屈曲的树根嵌补山石，好像一幅图画，沿着池旁的山上，构造亭台，疏疏落落地影入水面，并加上回环的洞壑和飞渡的长廊，境界之美，使人出乎意想之外”。吴又予采纳了计成的建议。这园除了山水亭台外，还有小型建筑，虽属片山斗室，规模不大，但计成把胸中所蕴育的不凡的构思充分发挥出来了，园既落成。吴又予十分满意地说：“从入门以至出园，虽仅步行四里，但自以为江南胜景，为我们尽收眼底了。”后来，又有江苏仪征的中书汪士衡请计成去营造花园住宅，两个园林，并称于大江南北，颇得时人好评。

此后，计成将自己的造园心得，整理成了图式文稿，题名《园牧》。那《园牧》怎会改成《园冶》呢？这里面也有一个故事，当时鞍山人曹元甫来仪征参观汪氏花园，汪士衡叫计成陪曹元甫在园中盘桓，并留曹元甫在宅中过夜。曹元甫对汪氏花园结构赞不绝口，认为看到的仿佛是一幅关仝、荆浩的山水画，他问计成，能不能把这些方法用文字叙述出来呢？于是，计成就将自己所作的《园牧》给他看，曹元甫看了，深深为图文并茂的文稿吸引住了。两人便坐在一起，促膝谈起了我国造园历史，造园实践，曹元甫指着《园牧》对计成说："这真是千年以来没有听到的，为什么叫作牧呢？这是你的创造嘛，应当改称为'冶'"计成欣然应允，于是对原稿加以整理，配了各种描图232幅，正式命名为《园冶》，于明崇祯四年定稿。

明崇祯五年前后，汪氏花园来了一位人物，就是曾任光禄寺卿的阮大铖。这阮大铖是安徽人，为魏忠贤的党徒，明天启八年（1627年）御史毛羽健劾其媚事魏而被罢官，崇祯二年（1629年）名列逆案，后赎罪为民遣回故里，不久迁居南京。阮大铖虽然人格低劣为世人唾骂，但其才学却声名颇大。南京离仪征不远，他偶然雇一小船，到了仪征，驶往寤园柳淀之间住了两宿，觉得非常安适，感到这园将所有幽美的丘壑都罗列在了篱落之间，使园林之胜、菽水之欢兼而有之，不必外求了。顿时乐而忘返，还即兴写了《宴汪中翰士衡园亭诗》其中有句发出如此感慨："神工开绝岛，哲匠理清音。一起青山寤，弥生隐者心，墨池延鹊浴，风篠泄猿吟。幽意凭谁取，看余鸣素琴"。他在这里，领略了园林风光，听说了这造园者是吴江计成，也看到了计成的书稿《园冶》。他对计成十分推重，曾作《计无否理石兼阅其诗》："无杏东南秀，其人即幽石。一起江山寤，独创烟霞格。缩地自瀛壶，移情就寒碧。精卫复摩呼，祖龙逊鞭策

……”阮大铖对《园冶》一书十分钦佩，他把书稿带回了南京，后来请安徽人刘炤手刻，将其于崇祯七年（1634年）出版，阮大铖为该书写了序。其中有曰：“无否人最质直，臆绝灵奇，依气客习，对之而尽。所为诗画，甚如其人。”

计成《园冶》成书，得益于阮大铖的帮助。但也因阮大铖的插手，计成被看作“阮氏门客”遭人白眼，《园冶》一书也被打入冷宫。然而，“园冶”的艺术成就是抹不掉的，它的出版，引起了国外园林艺术家的重视。

《园冶》一书不知道怎么传到了日本，引起了日本园林界的重视，中国的《园冶》出版时参考了日本的《园冶》，陈植教授在《重印园冶序》中，记述了这则轶事。

1916年，日本首先援用“造园”为正式学科名，并尊《园冶》为世界造园学最古名著，这是世界科学史上中国科学成就的光荣一页。1921年，陈植教授在他的老师、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造林兼造园学权威本多静六博士处，见到《园冶》一书，共三册，听说是从北京书肆购得。陈植教授回国后，在国内各地求购，但遍觅不及。1931年，陈植教授在中央大学农学院讲授造园学时亟待参考，曾函请日本东京高等造园学校校长上原敬二博士雇人代录，因“一·二八事变”而中止。这时。有位叫朱启铃的先生搜集到《园冶》残本，补成三卷，由陶兰泉收入《喜咏轩丛书》内，于是年印行问世，而阙铎又参阅日本内阁文库内该本藏本，校正图式分别断句，第二年（1932年）由中国营造学社付印出版，尤便阅读。解放后，《园冶》一书亦引起了新中国园艺界的重视，1965年《园冶》重刊问世，1981年，陈植教授注释的《园冶注释》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我们走进计成故居，看见一个墙门，墙门间是过道，左右有住户。左边有个门，我走了进去，看见这天井的南面有砖雕

门的痕迹，天井北面是一幢旧式楼房，屋子里有几个人在聊天，我打听计成，打听计家后裔，他们告诉我，这故居旧有五进共三十五间，清代时曾作过“当铺”，称“老典堂”，此宅有计成的后裔居住过，但现在这宅院内已没有姓计的人家了。他们也说不出计成在这里的具体时间与故事，甚至有人认为计成根本没有在这里生活过。

回到吴江，心里老想着计成，想着计成故居。也听人聊起了计成。有人说辽宁博物馆有位研究计成的曾认为计成出生在盛泽，因盛泽有计氏望族，有计东等计氏人物；也有人说曾看到过有建筑造园方面的书籍中写到计成是松陵人，有人说《仪征县志》中记载了计成是仪征人；有人说，当今园林界的泰斗陈从周教授曾在“文革”前来过同里，在同里看见计氏家谱，确认计成是同里人；有人说计成年少时在同里住过，后来迁到松陵。吴国良先生告诉我同里有位计孝余先生，现在还健在，可能对计成有所了解。

计成是吴江人无可非议，因为他的自叙中写得明白，但计成是同里人的依据是什么？在介绍文章中都没有写得仔细。我再次来到了同里，在新填街底找到了计孝余先生。在他那儿，我听到了一些计成是同里人的说法：计孝余先生的父亲计志中，祖籍同里，后来到上海，抗战前，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过，与叶圣陶先生共过事，计孝余先生说他父亲在 1932 左右在上海创办了新中国书局，过两年，又创办了上海沪江图书公司，抗战爆发，他父亲去了江西，在吉安和瀚州办了沪江图书公司分店，深得叶圣陶先生器重。解放后叶圣陶先生在当出版总署署长时，又请叶志中先生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他父亲曾跟他说过，叶圣陶跟他父亲说过，计成是他们家的祖上，也就是说计成是同里人。在现在计成故居里住过的是计孝余的

姑母计重华和姑父周卓人，而这房子是他姑母当年典下来的，文革前，陈从周教授曾来同里，访问过计重华。

1991 年，园林学家陈从周再次来同里考察，当地人特意领他瞻仰了计成故居，他对计成很敬重，就提出了建议在同里建造“计亭”以示永久纪念，这倒是个好主意。这次同里之行，我找到了计成是同里人的新线索，可留待专家们去考证。我想，不久的将来“计亭”、“计成故居”、计成的故事，将引来了无数的中外游客，计成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会因此而升华……

张曜故居

由殷安如先生陪同，坐三轮车来到新蒯家弄，这里面有“退一步处”，是清末爱国将领张曜的故居。

张曜是个传奇式的人物，我曾在清俞樾的《春在堂随笔》中，看到这么一段文字，竟然说他是张飞后身：

张朗斋军门曜，为蒯士芗廉访贺荪妻昆弟之子。余与廉访同年旧好，而与军门未谋一面。光绪元年，军门曾以贺兰小猎图寄浙江，介廉索余与彭雪琴侍郎题诗。余为题七言古诗一首，仍交廉访寄还之。未得其复书，廉访旋即下世，未知此诗得达否也。顷有人从杭州来，言于众安桥河下岳忠武庙中，见蒯廉访手书楹联，有跋云：“咸丰中，荪丁外艰，奉命墨经赴光州任。时贼氛方炽，过汤阴及朱仙镇，谒王祠。夜梦王延入，旁坐者为张桓侯。王指谓荪曰：‘汝妻侄张曜，乃桓侯后身，今以助汝’。是时，贼围固始七十余日，力战解围，曜有力焉。嗣后在豫二十年，转战数千里，皆曜为先锋”云云，廉访不应作妄语，然则军门之为桓侯后身，信矣。世传桓侯后身在唐为张睢阳，在宋为岳忠武。故前人作桓侯祠楹联，有‘唐曾显姓宋留名’之语。今在我朝为张军门，则又一显姓矣……

张桓侯即三国时张飞，张睢阳即唐朝时的张巡，岳忠武即宋朝时的岳飞，都是爱国将领。这种转世之说，当是无稽之谈，

但将张曜比作张飞、岳飞相当的人物，可见张曜人物之奇特。

在三轮车上，殷安如先生给我讲述了张曜的故事：

张曜，字朗斋，浙江钱塘人，年幼时随亲来黎里蒯士芗处投亲。这蒯士芗即蒯贺荪，是审查清代“四大奇案”之一“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三堂会审”之一的清按察使。字则钦，号士芗，年十九游京师补大兴诸生，道光二十四年恩科顺天举人，任职不遗余力。《黎里镇续志》记载：“奉旨赏布政使衔，寻迁浙江按察使，辛未入观召对称旨，蒙两宫皇太后有劳苦功高之褒。”因为余杭知县刘锡彤上下贿赂，买通官场，故在“三堂会审”时仍维持“杨乃武谋夫夺妇”的原判。后来沉冤得以昭雪，杨乃武无罪释放，凡经手该案的官员全部获罪。蒯士芗伏地知罪，遂即吞金自戕。

张曜在蒯氏家塾读书，但读书成绩不好，后就在黎里镇上学生意，有臂力，咸丰三年(1853)，打了芦墟巡检司衙门的人而离开黎里，去河南投奔任固始知县的蒯士芗。当时，蒯士芗正被捻军团团包围，他就帮助蒯士芗协办团练。仗打了许久乃未能打退捻军。蒯士芗很着急，就召集文武官员和团练开会说，谁能打退捻军，解县城之围有重赏，并且将自己的女儿许配于他。张曜自告奋勇愿担此重任。他增加了土炮门数，重新调整了步骤。有一天，他听见外面声音大作，原来是捻军加紧攻城了。就冲了出去，在城墙上从士兵手中夺得一门炮，瞄准捻军，拉燃了火药线。

一炮打退了捻军的进攻，张曜也就立了大功，蒯士芗就作媒将族弟蒯秀培的女儿嫁给了张曜。咸丰四年至黎里完婚。这蒯小姐出身在书香门第，是个才女。咸丰五年，张曜又去河南带练勇越境打捻军，连连获胜。张曜因镇压捻军有功，被升为总兵，后又升河南布政使。他当布政使后有人就向上反映，说

他目不识丁，如何能胜任布政使这重任，于是，朝廷就撤了他的布政使，仍为总兵。这时，蒯小姐就劝夫读书并亲自任教，从此，张曜就刻苦求学，学问做得很好，诗作和书法都有建树。同治三年（1864 年）来黎里居退一步处，有退隐之意。而正在此时，中亚浩罕国军官阿古柏入侵新疆南部，建立残酷统治。1871 年，沙俄又悍然出兵强占伊犁地面，朝廷混乱，主战与主和派针锋相对。时任东阁大学士的左宗棠主张收复新疆，抵抗沙俄入侵。光绪元年（1875 年）左宗棠受命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事务，他在兰州制定西征战略，筹备粮饷、整编军队。左宗棠是冒着必死的决心去的，当时，他已为自己准备了棺木，并招摹有识志士一起前往。张曜主动报了名并担任了左先锋。他跟随左宗棠进兵，相继收复了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底定天山北路。到 1877 年，收复了除沙俄侵占的伊犁地区以外的新疆全部，重创阿古柏军队，阿古柏身亡，残部逃往境外，清军取得了粉碎阿古柏殖民主义的胜利，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张曜在这场战争中立下卓越功勋，被授于协办新疆军务之职，相当于现军区副司令。1884 年，中法战争爆发，张曜奉召保卫京畿，后历任海军帮办，广西、山东巡抚之职。他精通水利，曾亲自督治山东境内黄河，死于工地上。

由于张曜在镇压捻军中升职，对他的功过一直未能很好评估。后来王震对左宗棠作了“功大于过”的评价，张曜的名誉才得到定性。

说话间已来到新蒯家弄，这是一条有 100 来米的狭长弄堂，里面黑漆漆的，白天也见不到阳光。进弄找到了 3 号门牌，门口有“退一步处”的牌子。进门见一小小的庭院，庭院的北面就是“退一步处”。这“退一步处”为船厅建筑，四楼四底，结构尚完整。有住户给我们指点，西面“船头”的窗是原物，中间“船

仓”原有吊脚窗，因有一住户做新房而拆掉了，东面“船艄”也已面目全非。

正厅是葵式落地长窗，裙板上雕有花纹，走进厅堂只见顶上通镶木雕图案，北面板壁上方中间有两只铜配，住户介绍这配上面原有“退一步住”匾额，“文革”时被红卫兵取下后在庭院里踩毁了。

走出“退一步处”，殷安如先生又介绍说，这房子原产权属蒯家，蒯士芗的后代蒯斯曛，1924 年入复旦大学学习，194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中军区司令部秘书、第三野战军司令部秘书处主任，1954 年任上海译文出版社社长兼党委书记。他将这“退一步处”捐给了国家。

在“退一步处”，想着张曜，想着蒯斯曛，我心里有着一种特殊的情绪。他们已经作故，但他们的遗物仍在。这“退一步处”的房屋结构未遭破坏，如想修复，睹物思人也是一处不可多得的人文景观……

殷明珠故居

那天在黎里，与殷安如先生一起去了中心街46号，殷先生告诉我，这里面有殷明珠故居。

一说殷明珠，我的脑海里立即浮现出了一位西装革履、风流潇洒的20年代上海电影女明星的形象。原先知道殷明珠是黎里人，就想找找她的故居。

这46号原是殷明珠住宅的墙门，殷家早时从这里出进，而现在已经变故。殷先生领我从边上的弄堂进入，在弄堂转弯口，见一座二、三十年代时期的房子，二层楼房，上面有西式阳台，墙壁由红砖扁砌而成，窗子比较大，窗上面有砖头砌成的窗檐。殷先生说这就是当年殷明珠住过的房子了，急急忙忙找屋门。门在院子里面，我们进入院子，就见这屋子的墙体很高，我们沿墙找到了进屋子的门，里面住着人家。碰上一位年轻人，问这里是否就是殷明珠的故居，她不知道，但我们进屋观看，她倒没有阻拦。进屋，感觉不出与现在民宅有什么区别，但一看楼梯，才感到有点非同一般，这木头扶手木楼梯，原是红漆漆就，而现在漆已经褪色，特别这楼梯踏板，已经露出木头的本色，一看就知道是已被无数人践踏过，经历了一定的年轮。楼门关着，我们只得退出。这楼房虽然已被住户改造，但还留着当年的影子，保存着20年代的痕迹。

1996年编《人才史话》，收集到张帆的一篇《殷明珠投身电影界》文章，写了一位在中国早期发展史上留下重要一页的吴江女性殷明珠。张帆在文章写道：

殷明珠（1904—1989年）名尚贤，吴江黎里人。她出身书香门第，曾祖为道光间翰林，祖父在浙江乌镇为官，父亲擅丹青。13岁那年，殷明珠到了上海，就读的中西女学是西人办的。受环境影响，她渐渐沾染上了欧风，穿西装、跳舞、骑马等样样都会。学习成绩在校内一直是名列前茅，特别是一口流利的英语，常常令人惊叹。天资聪明，加之相貌较好，她的名声渐渐在社会上传扬开来。不少杂志、报刊竞相刊出她的“美人照”。这时，后来成为她丈夫的但杜宇已办起了上海影戏公司，自编自摄自洗，在电影界也有点名气，但杜宇钦慕殷明珠的风范，通过他人介绍与其结识。经过几次交往，殷对电影产生了浓郁的兴趣，不久，就加入了上海影戏公司，并主演了但杜宇特地为她编写的爱情片《海誓》，这是我国第一部国产无声影片。殷明珠上影投入，演技出众，此片一炮打响……。

为进一步了解殷明珠，我去翻《吴江县志》、《黎里志》却未能查得有关资料，只是从王福荣的《倪寿芝输财办学》中知道殷明珠曾是“吴江县第四区女子学校”学生。

20年代吴江分九个区，城区为第一区、同里为第二区、盛泽为第三区、黎里为第四区、震泽为第五区、芦墟为第六区、严墓为第七区、横扇为第八区、平望为第九区。这第四区黎里有一位女子倪寿芝创办了一所女子学校。这倪寿芝出生黎里东栅的书香门第，上海成东女校选科学习肄业返黎里，毅然变卖首饰创办了当时镇上第一所平民学校“求吾蒙塾”，自任学监，亲自教育。这学校“男女同校”遭致了封建遗少和顽固势力的指责、攻击。但也赢得了社会进步人士的赞扬和支持。1907年

春倪寿芝在自己的住所设立了女生部，同时创立了“女子放足会”、“嘤鸣手工会”等，鼓励女子放足并学习技能，自食其力。1914年倪寿芝的女校同镇上的另一“明懿女校”合并，成立“吴江第四区女子学校”，由私办改为公立，倪寿芝任校长。殷明珠就读于这所学校。当时就读这所学校的还有后来成为吴江妇女运动的领导者张应春等。这是一所冲破封建礼教，提倡男女平等的学校，殷明珠这里受到了启蒙教育，思想上打下了反封建、反礼教的烙印，对她以后的人生应该说有深远的影响。

后来，我在旧书店里购得两本书，朱剑、汪朝光编著的《民国影坛》和周观武著的《民国影坛风云录》。于是对殷明珠在电影界的地位，对殷明珠从影的过程有了更深的了解。

殷明珠就读于上海中西女塾，不仅会跳舞、唱歌、游泳、骑马，还会骑自行车和驾驶汽车。尤善交际，有首席校花之称。平时西装革履，模仿美国电影明星宝莲的装束，风流潇洒。因而人们呼之F·F(Foreign Fashion)女士，意为“洋派人物”。中文名字反而不传了。

20年代初，上海租界有三位洋气闻名全市的中国时髦小姐，一曰AA，AA是Ace Ace的缩写，意为王牌。二曰SS，SS是Shanghai Styie的缩写，意为上海派。三曰FF，FF就是殷明珠。AA叫傅文豪，能驾汽车，领有上海公共租界第一张女子驾驶执照。SS叫袁澹如，也一洗封建尘埃，西装革履，洋气十足。当时上海旧俗尚存，大姑娘待字闺中，谁敢抛头露面？而这三位中国洋小姐，竟敢跳舞、游泳、开汽车招摇过市，这在当时简直是奇迹，是创举，一传十，十传百，全上海都知道了。AA、SS均曾从影，但昙花一现，很快便在银幕上消失了，唯有FF即殷明珠，献身影坛，终身不渝。

殷明珠的丈夫但杜宇，世居江西，是曾经批点过《聊斋志异》的但明伦的曾孙，父亲下世后，家道中落，无以为生，遂扶老母到上海，以卖画为生。电影东来以后迷上了电影，在中国电影史上，从画家当摄影师，但杜宇是第一人。殷明珠在交际场中结识了但杜宇，两人志趣相投，殷明珠很羡慕西方影星生活，但杜宇想尝试拍电影，于是他们珠联璧合振撼了当时的中国电影界。

上海影戏公司推出的第一部影片是《海誓》，这是我国生产的第二部长故事片，也是我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爱情故事片。内容写一女子福珠，初与画师周选青恋爱，私订婚约，并海誓山盟，将来如负婚约，当跳海而死。后来福珠被富有的表兄诱惑，毁弃前约，答应与表兄成婚。当她与表兄在教堂举行婚礼时，忽然良心发现，念及前誓，不顾婚礼，逃奔画师。画师怒而拒之，她便如誓投海自杀，幸而画师追到，将她救出，两人终于结成佳偶。

这是一部地道的洋化影片，是从外国模仿来的，开了中国新式恋爱故事片的先河。在中国银幕上，这种新式情节、新式人物、新式服装、新式布景、新式思想感情、新式结婚方式和新式生活方式是有史以来第一遭，促成了中国电影史上所谓的新式时装戏。

影片是在闸北天通庵路露天搭景靠自然光拍摄，福珠由殷明珠扮演。她天生丽质，加上美化的摄影，分外漂亮。洋化的演出虽嫌不伦不类，但在欣赏水平普遍低下的时代，颇能使人耳目一新。社会人士久慕 FF 大名，都想一睹为快，所以 1922 年 1 月 23 日该片在上海夏令配克影戏园首映后，大为轰动，票房收入超过了舶来片。殷明珠因此而成了中国第一个担任电影主角的女明星。

此后，殷明珠又主演了《重返家乡》、《传家宝》、《盘丝洞》等近 20 部影片。在拍片过程中，殷明珠与但杜宇产生了诚挚的爱情，1926 年春节他俩结为夫妇。

殷明珠、王汉伦、杨耐梅、宣景琳是中国电影史上成名较早的女影星，与她们同时或稍后成名的女明星还有许多，但杨耐梅的妖冶放荡、王汉伦的端庄贤慧、殷明珠的青春美丽，恰恰代表了 20 年代电影女影星的三种基本类型。以后若殷明珠者，有黎明晖、李旦旦等。殷明珠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后来曾有不少人写过殷明珠，我曾在殷恭毅先生处看过郑逸梅写的有关殷明珠的文章。

为了更了解殷明珠，殷恭毅先生介绍我认识了殷明珠的侄子殷质刚先生，从殷质刚先生处我了解了殷明珠在黎里的情况，并知道中心街 46 号不是殷明珠的唯一故居。

殷明珠出生在黎里北长田村，她的祖父叫殷梦琴，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殷明珠的父亲，也就是殷质刚的爷爷叫殷星环。在殷明珠 10 岁的时候，由于长田村有土匪，殷梦琴就带了全家搬到了黎里新蒯家弄。这新蒯家弄里，七开间楼房是黎里殷家老宅。殷明珠在这里度过了童年时代。13 岁殷明珠到上海读书，成名后在 1923—1944 年间就出钱在黎里中心街造了洋房，即我与殷安如先生一起去看的屋子。殷明珠父母从新蒯家弄搬了出来，殷明珠不时从上海至黎里探望。但不到五年时间，她父母将洋房卖掉而在黎里哺坊弄典了汝家的房子。以后，殷明珠来黎里与父母团聚就住在这里。70 年代殷明珠曾来此居住过。

不久前，我又去了黎里，去寻访殷明珠故居。殷家所居哺坊弄的屋子。前面三楼三底已经烧毁而不存，只有后面的一排平屋，一个天井和二楼二底门关着不能进去，在门口端详，也

只是一幢普通的楼房。乡人告诉我，这里曾住过电影明星殷明珠，而殷明珠成名后仍不忘乡亲。她曾出5000两银子修了黎里西栅轮船码头和石子路。家乡人没有忘记她。

我是带着一种崇敬的心情离开这幢普通的民居的。那一幢屋是否作为殷明珠故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殷明珠的所作所为能长留人间。黎里这小镇，确实不同凡响，从这里，走出的新女性，不仅殷明珠一个，而是一批，有女诗人吴珊珊、女教育家倪淑英、巾帼英雄张应春、“吴江花木兰”沈月箴、女外交家柳无垢、新四军报社工作的烈士顾齐纨、民进中央委员柳无非、一级高级女工程师鲍乃贞 ……

后　记

改完最后一篇，看着打印机里输出的文稿，才感到这本集子终于完成了。走到阳台上，推开窗户，看着星星闪烁的夜空，心情顿时轻松了许多。

由于吕锦华、王慧骐等老师的帮助，在市有关领导的支持下，我们文学协会组织出版丛书的计划得以实现，我心中由衷的喜悦。我的业余文学之梦做了十几年了，这时，又激起了我出这本集子的梦。

我的第一本散文集《莲子雨》出版于五年之前，1996 年 5 月，正是松陵垂虹文学社成立十周年的时候。一晃五年过去了，五年来，我还是在业余文学之路上执着地走着，积极地参与吴江文学协会的工作和有关的文学活动，这也使得我不能停笔，不能游离于文学创作之外。于是，我的业余时间，大部分还是在书房、在书店、在图书馆度过。6 月 18 日，参加了垂虹文学社成立十五周年的纪念活动，我在这时候出这本书，倒也别有一番意义，因为我的业余文学创作正是与垂虹文学社一同起步的。

为了结集，我翻出了以前的稿子，这几年，文字写得不少，

但积累的都是些关于吴江的文史与掌故，虽然也有几组随笔，但似乎有点“明日黄花”的感觉。我作为吴江人，对吴江有着深深的恋情，凡是吴江出的书，凡是吴江人出的书，凡是与吴江人文有关的书、有关的资料，我都如获至宝。前几年，写了历代名人与吴江、吴江十湖寻踪，近两年写了七大镇的旧八景，编写了《人才史话》、《毛啸岑》，还交了一批忘年交，结了一批文朋诗友。在收集史料中，在写作中，在与人的交往中，我了解到吴江有不少文保单位、有不少人文景观、有不少历史遗迹，这些随笔，两个多月时间成稿。如果这本书能对旅游者，对旅游开发者，对吴江人，对关心吴江的人带来一些帮助的话，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这本《思鲈石》得到了不少热情者的帮助，凝聚了不少人的心血。我写的都是还存在的或者还能看到遗迹的人文景观，于是我走遍了我所写的这六十多个景点。在走访中，我积累了知识，结交了新的朋友。在写作过程中，也得到了不少老师朋友的鼎力支持，有的在我的随笔里已有记录。当我有困难时，就有人出手相助，殷恭毅、殷安如、吴国良、张明观、徐鉴明、王立权、黄积苏、顾永翔、许惠福、周德华、李炳华、张舫澜、徐宏慧、刘延华等等。成稿后，丁福勤、沈文荣、倪明、吴国璋等人帮我看了稿，出清样后，苏州地方志办公室陈其弟先生帮助作了校阅。在此均表深切的感谢。

我父亲赞许我写这本东西，他在灯下，凑在书前，不顾眼疾的障碍，兴奋地看着我的书稿，还为我写了序。而我的手稿成为打印稿，是通过了妻子的手，晚上，她喝着咖啡强打精神坐在电脑前。这，也是我写作的动力。

这是我的一本随笔集，集子里的东西，有的是史书记实，有的是掌故传闻，有的是已有定案，也有的是历史之谜。确切

地说，这也是一本笔记，一本读书、旅游的笔记。其中一定有不少遗漏，有不少误讹，有不少疑惑，结集意在抛砖引玉，我衷心期待读者的批评。同时也期望能通过这本小册子，引得更多的吴江人文掌故，解开更多的历史之谜。并通过本书作为纽带，与同仁们一起采撷更多的吴江人文之花，为吴江增添光彩。

作　者

2001 年 6 月